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九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十二卷

〔明〕徐渭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一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五卷

〔明〕王國賓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五四

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四卷

〔明〕呂坤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呂應菊重刻本

.....四七九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一）

〔明〕張鼎思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陳性學刻本

.....六五四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十二卷

〔明〕徐渭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池秘集

十二卷》提要

序

余謂文章自秦漢而下皆脂粉也不獨六朝或難余曰誠然則今之文人皆鬚眉丈夫而粉黛者耶余笑曰燕趙多美女而越之西子獨傳可見國色之難有國色者淡粧濃抹無所不宐不謂國色便可廢脂粉也夫西子沒千百年後人慕其名尙且心熱當時

序二

見者寧不銷魂無怪其以吳
爲沼也今之文章自經傳圖
史家傳戶誦若以爲日用飲
食而不知味好奇者搜索所
未見之書而讀之如西子復

序一

生而不可得余偶詣友人見
徐文長所摘秘集十二品自
詩歌辭賦以及時物率多古
今人逸書耳目不經見者披
玩一過如醉宿酒而飲香茶

數碗泠然風生亦脂亦粉非
脂非粉所謂濃淡相宜都可
人意可以續騷可以補史可
以訂誌可以佐月令可以品
花神種種清奇豁盡睡目讀

序三

之儘足廣聞見不徒醒酒却
睡而已是集之所以行世不
終秘也然余謂是集若壺中
日月方外神仙不可摹擬學
之者或科頭蓬鬢以爲淡塗

睂畫臉以爲濃失其真色則
不第粉黛是西子蒙不潔余
將掩鼻而過矣余所以言時
壬戌初夏華亭董其昌題

序四



序秘集

春來名花競秀好鳥喚人余
訪友人於西湖之別墅觀其
竹影環堦爐烟繞室明窓雪
案圖史盈几因徘徊不忍去

序一

者久之而友人適出一秩以
示余乃其素所秘惜者輒玩
之際珠璣觸目彫繪滿紙如
行山陰道上無暇應接更有
一種幽異之趣令人情超神

遠至詰其所由來則文長先生所破萬卷而滙衆芳者也嗟乎文長先生學淹今古生不逢辰素所著述久已膾炙人口然往々借悲歌慷慨之

序二

句以寫其牢騷豪邁之懷茲集所載大都類是目請友人付之梓以公諸海內令天下人知文長先生尚有此未傳之奇珍未經剖發而今始現

身於世也遂名其篇曰秘集間有秘集中所未及收而秘集中所必不可少者妄以已意增定一二庶幾為文長先生之功臣併希無忝同志者

序三

之清玩云爾

錢塘後學孫一觀敘



總目	一卷	韻粹	二卷	調雋	三卷	韻叶	四卷	麗章	秘集	五卷	筆華	六卷	誌林	七卷	談芬	八卷	曠述
----	----	----	----	----	----	----	----	----	----	----	----	----	----	----	----	----	----

譜史	十卷	別紀	十一卷	致品	十二卷	清則	秘集	秘集總目終
----	----	----	-----	----	-----	----	----	-------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一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韻粹

五言古

子夜吳歌

李白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韻粹

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

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玉華宮

杜甫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生。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送別

王維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陂。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西施詠

王維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脂粉。不自着羅衣。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沙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幽居

韋應物

韻粹

二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小兒

蘇軾

小兒不識愁。起來牽我衣。我欲喚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

飲月巖別王侍御

王守仁

高山久係念。魂處限形蹟。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
即軍旅。起哀庭。驅馳。道息前。旌道回。國取捷上
崎側。新構鬱層嶺。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
羣卉析。聲靜響江聲。窗虛海色夕。陰下西岑涼。
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
何因得良覲。南徼方如燬。救焚豈辭。來歸幸有
期。終遂尋幽僻。

七古

滕王閣

王勃

韻粹

三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
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閣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
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公子行

劉廷芝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
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迥上爲砂。青雲離
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
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
簪。飛去飛來公子傍。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

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
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
况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爲明鏡分
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
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
秋萬古北邙塵。

代悲白頭翁

劉廷芝

韻粹

四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
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
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
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
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
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
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
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
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
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烏夜啼

李白

黃雲城邊鳥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內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江上吟

李白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縣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讀杜

五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央。一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二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三宗之滿瀝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四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五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六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七焦遂五斗方

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韋員外家花樹歌

岑參

讀杜

六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入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岑參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答張五弟

王維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贈喬林

張謂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
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

湖中對酒作

張謂

韻粹

夜坐不厭湖。七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去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吳官怨

衛萬

君不見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

吳人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丁仙芝

曉幙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
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續麗人行

蕭立美

蘇軾

深宮無人春日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
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

韻粹

八

風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塵。杜陵飢客眼常寒。寒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心醉歸來茅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齊眉。何曾背面傷春啼。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蘇軾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寧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湓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

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盃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殘紅。

過子陵釣臺有感

方孝孺

正人須正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

五言律

野望

王績

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

續粹

北

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

采薇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杜審言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

沾巾

和康五望月有懷

杜審言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圓。露漉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貴妃宮中行樂詞四首

李白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入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續粹

十

其二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

其三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釐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夜。留著伴嬌娥。

其四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游。春風聞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欲半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臨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過香積寺

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韻粹

王維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旅夜書懷

杜甫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處一、地一

江陰

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聖果寺

釋處默

路自中峰上。盤厓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霽。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韻粹

王維

發廣州

蘇軾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蒲澗疎鐘外。黃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大白山下早行

蘇軾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幃。落月淡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閑媿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聖果寺

王安石

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蒼。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

題隱居

林逋

竹樹遶吾廬。情深趣有餘。鶴閑臨水久。蜂懶得花疎。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嘗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

送張紫岩北伐

岳飛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燕。

韻粹

王

幽馬蹀躞。關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過劉伶宅

曾子榮

舊宅無人住。荒墟有路岐。一生渾是醉。萬古復何悲。白首啣盃處。青山依錦時。最憐獨醒者。高塚亦累累。

賦魚叢

張天錫

誤入在泥沙。青山是故家。無心棲燕雀。有意戀魚蝦。春到萍爲葉。冬來雪作花。莫教張子見。錯認作

仙槎。

禁中遇雨

唐順之

紫閣肅陰陰。重門寒意深。忽看百里霧。來作九秋霖。灑道先清蹕。霑花度禁林。楮郎方夾陛。立雨濕永簪。

五言排律

靈隱寺

駱賓王

鷲嶺鬱巖峩。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

韻粹

王

泉過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白帝懷古

陳子昂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昔漢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占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生何窮。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宋之問

候曉踰閩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

陽。薜。荔。搖。青。氣。枕。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裊。石。梁。
泉。回。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悅。北。思。
日。悠。哉。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
翦。故。園。萊。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說

西。嶽。鎮。皇。京。中。峰。入。大。清。玉。鑾。重。崩。應。綬。騎。薄。雲。
迎。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
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群。臣。願。封。岱。迴。駕。
斯。鴻。名。

韻

七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軍

張九齡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
城。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旌。寵。賜。從。仙。禁。光。華。出。
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倡。仍。題。
瑤。劍。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
侯。功。復。成。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
吾。君。聽。履。聲。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清宮

孟浩然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寧。忘。經。濟。日。不。憚。五。寒。
時。洗。憤。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
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辯。四。維。晚。來。風。稍。紫。冬。至。
日。行。遲。獵。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浩。官。何。處。是。川。
暝。欲。安。之。

重經昭陵

杜甫

草。昧。英。雄。起。謳。歌。層。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
衣。翼。亮。真。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

韻

七

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率。微。再。窺。松。栢。路。還。見。
五。雲。飛。

早秋與諸子登號州西亭觀眺

岑參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
低。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
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
望。不。迷。

昭君

庚信

鈿眉光祿塞。遙望夫人城。片片紅粧落。雙雙淚眼生。水河牽馬渡。雪路抱鞍行。朔風人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作胡笳聲。

宋行宮

劉基

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華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常寧奏。不見立庭呼。鬼域邪華表。忠良賜錫餼。何勞問社稷。

韻粹

十七

且自作歡娛。杭稻米吳會。魚鼈出具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獨首馳文筋。龍鱗舞繡襦。殺沙橋。壁積涼月浸。瓊稔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螯。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鰲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白馬連京雉。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吊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海。歌咏已唐虞。鴟章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尊鱸。

鳴琴玉堂音

沈一貫

玉署閑清畫。幽齋撫素琴。繁絲曉刻雨。疎節乍鳴金。杳異巴人調。遙分楚客心。冷冷隨妙指。槭槭振空林。韻底巫山碧。弦中越水深。松風樓切律。波月暗傳音。出沒魚竿藻。翩跹鶴在陰。知希人已遠。曲罷思難禁。

好鳥鳴春

楊德岐

帝城春色動。上苑鳥聲多。日煖寒猶重。陽回物自和。交臨遠水歷。歷傍層河度。柳疑傳曲。啼花似

韻粹

太

散歌韶光驚逝水。芳意遶烟蘿。池館摧詩酒。園林媚綺羅。旅愁聽不極。歸夢曉如何。自作長安客。年年幾度過。

七言律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玄菟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澠湖山寺

張說

空山寂處。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山。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黃鵠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讀晉書

王維

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絳幘鸛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繞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珥聲歸向鳳池頭。

敕賜百官櫻桃

李愔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纔是春園春

薦後。非關御苑鳥啼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酌酒與裴迪

李愔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艸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贈盧五舊居

李頎

物在人亡無見期。閒庭繫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鑿葉。噴舫枯

讀晉書

王維

柳宿寒鴉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爲誰。

五日觀妓

萬楚

西施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鬪麗華。眉黛奪將萱艸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飲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高適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嘶杯問謫居。巫峽啼猿聲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

邊古木。跌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處

岑參

柳輶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

韻粹

主

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閒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秋興

杜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其二

杜甫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

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其三

杜甫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盤霄漢閒。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其四

杜甫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韻粹

主

吹笛

杜甫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閣夜

杜甫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風雪竄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返照

杜甫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應有未招魂。

祭高

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盃。

美人手

韓偓

暖白膚紅玉笋芽。調琴描線露尖斜。背人細捻垂

韻粹

三

烟鬢向鏡輕勻。襯臉霞悵望昔逢。塞繡幔依稀曾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藤蘿又一枝。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郎士元

石林精舍武夷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咏梅

林逋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斷東風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

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

巢居閣偶書

林逋

遶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汰。湘纍何若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

咏潮

蔡襄

地捲天回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一信全疑渤澥空。寂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理真難測。隨月圓虧亦未通。

韻粹

三

送胡銓貶新州

王盧溪

大厦原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春

蘇軾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羅幕。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爲誰。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

夏

蘇軾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箔低垂紫
燕忙。密脾已滿黃蜂靜。高樓暗起眉顰。比破針
紅未肯勻。玉腕半揎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

秋

蘇軾

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餘香在簾竹。象床素手熨
寒衣。燦燦風燈動華屋。夜香燒罷掩重扃。香霧空
濛月滿庭。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

冬

蘇軾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斗覺羅衾薄。夜風搖竹
聲。曉岸酒醒夢回聞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鴉。靜
白視眼。真態香生誰畫得。玉奴纖手送梅花。

岳墳

趙子昂

岳王墳上艸離離。秋日荒涼石獸西。南渡君臣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歿嗟何及。天下中
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岳墳

趙子昂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
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

咏白燕

袁景文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
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

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

春日游東苑應制

朱泚

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
龍馭。更惜春流泛羽盃。堤柳欲眠鶯喚起。官花乍
落鳥啼來。宸游好把簫韶奏。京谷於今有鳳臺。

咏鳳仙花

瞿佑

金盆玉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鵲
鵲啄。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豔。戲擗花
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官砂。

題人影

夏原吉

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灯前同
靜坐。每於月下共閑行。昨朝離去天將曉。今日歸
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頭身湏要待時明。

咏作繡鞋

沈愚

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一灣暖玉凌
波少。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窗立
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晚春漫興

劉泰

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飛
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因睡淺醒難解。詩爲
多句未工晴日漸長。兒女懶教。鞦韆閑在曲欄東。

咏五峰言志

丘濬

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盪銀河摘
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
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往觀陶臺使誇其分司桃花獨樹

李空同

韻粹

李

老懶今來特爲花。花奇親見主人誇。入門風片時
時墜。近酒春枝故故斜。湖海一樽憐舊侶。乾坤雙
鬢愧年華。明朝許赴柴門約。共醉東園萬樹霞。

出塞吟

李空同

黃河水遠漢宮牆。河上秋風駕幾行。客子過濠追
野馬。將軍鞘箭射天狼。黃塵古度迷飛輓。白日橫
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

隈邊楊柳詞

楊用修

垂楊垂柳管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蘭抱春來

食後玉蛾翻雪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
邊與柳邊。游子魂消青塞外。美人腸斷翠樓烟。

寄楊用修

楊夫人

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
薄命。六部風烟君斷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
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寄桑民懌

沈石田

驅馳一倅厭爲州。歸就高閒未白頭。竹篋理詩春
艸亂。糟床聽酒夜泉流。桑農舊課今家事。山水清

韻粹

王

談昔宦游因愛西湖風。月好近時知買木蘭舟。

題虎丘山

朱桂英

梵閣頻臨入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
千里。烟鎖吳城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
隴接平沙。老僧不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宮詞

王思九

寂寞西風翡翠樓。黃昏斜抱玉搔頭。彩鸞影逐秦
簫斷。紅葉新隨御水流。天外行雲難入夢。手中幽
扇易驚秋。愁來只恐嫦娥笑。明月涼氣不上鉤。

致仕出京馬上口占

文徵明

白髮蕭疎老秘書。倦游零落病相如。三年虛索長安米。一日歸乘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爽。夢回東壁夜窗虛。玉蘭堂下秋風早。幽竹黃花不負予。

懷宗子相

李攀龍

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尊感歲華。病臥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春來鴻雁書千里。夜色樓臺雪萬家。南越東吳還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

咏杏梨春燕

申時行

韻辭

壬戌

群芳爛漫吐春輝。雙燕差池雪羽飛。玳瑁梁間寒色瑩。水晶簾外曙光微。輕翻玉剪穿花過。試舞霓裳帶月歸。一自啣恩金屋裏。年年喜送傍春闈。

咏桂花芙蓉山雀

何洛文

墨華點綴九秋容。寶簫看旋御苑逢。金粟半含青桂樹。錦雲初燦木芙蓉。芬香宛自清風發。艷色翻從滿月濃。更喜雙雙枝上雀。輕颺翠羽近飛龍。

月下聞琴

張應元

蕭颯商飈入夜清。獨將古調寫秋聲。青天不動危

雲。迴蛟月猶懸千嶺鳴。流水高山心自遠。陽春白雪聽來明。曲終忘却今何夕。人倚危欄一雁橫。

賦得雨中春

王肯堂

春雨霏微散曉陰。蒼茫樹色暗千林。河邊弱柳垂方重。檻外飛花落更深。城郭參差迷列雉。掖垣寂歷聽鳴禽。懸知萬象含新意。總被皇州一夜霖。

同蟬

李維禎

獨坐虛堂對午陰。山蟬處處遞悲吟。沈酣玉露還芳樹。漸送涼風到碁砧。鎮日繁聲迴客夢。滿天清

韻辭

壬戌

鎮澹肅心。蕭森正起驚秋興。聽罷冷吟轉不禁。

秋聲

許國

銀漢滄浪淨碧空。天街一葉下梧桐。霜前凄切和砧杵。月裡悲涼斷塞鴻。何處羈人驚伏枕。幾迴中夜感飄蓬。由來志士輕搖落。莫向西風憶柱叢。

秋夜讀書

葉向高

禁城疎雨肅仙曹。秘館涼生北斗高。夜靜芸香浮露浸。月明人夢在江皋。當年螢火分青燭。此日光照綠袍。聖主恩深天賜。不勝殘渥更何求。

五言絕

易水送別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汾上驚秋

蘇頌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靜夜思

李白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韻粹

三

鄉。

怨情

李白

美人捲珠簾。深坐嚬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秋浦歌

李白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越女

李白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

京

臨高臺

王維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竹里館

王維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麗人曲

崔國輔

紅顏稱絕代。欲並真無侶。獨有鏡中人。向來白相。

韻粹

三

詩

春曉

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答武陵田太守

王昌齡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長干行

崔顥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新

詠史

高適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岑參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罷相作

李適之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韻

三

來

左掖梨花

丘爲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杏花

溫庭筠

細雨長安道。鶯花正及時。莫教風便起。滿地濕胭脂。

怨婦

劉商

淨掃黃金堦。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

尺

婕妤怨

皇甫冉

花枝山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題竹林寺

朱放

歲月人間促。烟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思君恩

令狐楚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韻

三

過

古別離

孟郊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勸酒

于武陵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秋日湖上

薛瑩

落日五湖遊。烟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長

伊州歌

蓋嘉運

聞道黃花戍。頻年不解兵。堪。吟。可憐聞裏月。偏照漢家營。

書春陵門扉

周惇願

有風還自掩。無事盡常關。開閣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清夜吟

邵雍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韻辭

王孟

題贈田辨之琴姬

蘓軾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梅

李少逸

素艷明寒雪。清香任晚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

秋日有思

劉基

梧桐生碧砌。密葉暗金井。驚心昨夜月。愁見樓前暈。

應制題虎額豹彪周

解縉

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三回顧。

美人撲蝶

王儼

爲惜韶華去。春深出綉幃。撲將花底蝶。祇爲妬雙飛。

春日吟

顧氏女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

韻辭

王孟

臨刑

楊繼盛

浩氣還太虛。丹心耀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七言絕

劉廷琦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卽今西望猶堪思。况復當時歌舞人。

涼州詞

王翰

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西施醉舞

李白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清平調詞三首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李白

韻粹

李白

一枝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

李白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峨眉山人歌

李白

峨眉山人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李白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越中懷古

李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春夜洛城聞笛

李白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韻粹

李白

春宮曲

王昌齡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西宮春怨

王昌齡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王昌齡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聞怨

王昌齡

箇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
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
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少年行

王維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
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韻粹

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
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春思

賈至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吹
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山房春事

岑參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
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昭君

儲光華

胡王知妾不勝悲。樂府皆傳漢國辭。朝來馬上
簇引。稍似宮中開夜時。

其二

儲光華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殿看
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除夜作

高適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
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韻粹

高適

別董大

高適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
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送杜十四之江南

孟浩然

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
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寄韓鵬

李頎

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
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九日

崔國輔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驚裳。

送人使河源

張謂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爲君愁。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韻粹

聖

少年行

吳象之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櫛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劉長卿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僚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送魏十六還蘄州

皇甫冉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長陵道回首始知蘊是白雲。

宿石邑山中

韓翃

清雲不共此山齊。山雷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

美人

盧綸

自拈裙帶結同心。緩處偏知香氣深。愛促征夫問閑事。不知歌舞問黃金。

聽角思歸

顧況

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哀。此夜新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韻粹

聖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十五夜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漢苑行

張仲素

回鴈高飛太液池。新花底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御中卽事

羊士諤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紅袖倚闌干。

題延平劍潭

歐陽詹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淩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

思婦眉

白居易

春風搖蕩自東來。折盡櫻桃綻盡梅。惟餘思婦愁眉結。無限春風吹不開。

韻粹

聖主

昭君

白居易

滿面胡沙滿面風。眉銷殘態臉銷紅。愁苦辛勤頓頓盡。如今却似畫圖中。

胡渭州

張祐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號夫人

張祐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柳絮

薛濤

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梅

薛濤

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入得來。

蘭

裴度

天產奇葩在空谷。佳人作佩有餘香。自是淡粧人不識。任他紅紫鬪芬芳。

韻粹

聖主

繡婦

無名氏

不洗殘粧併繡牀。却嫌鸚鵡繡衣裳。迴針刺到雙飛處。憶昔征夫淚數行。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秋思

許渾

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

折楊柳

段成式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_○曾_○霑_○雨_○露_○恩_○。風_○聲_○不_○來_○春_○。
欲_○盡_○空_○留_○鶯_○語_○到_○黃_○昏_○。

宮怨

司馬禮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
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華清宮

崔魯

草遮回磴絕鳴鶯。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
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韻粹

聖

新上頭

劉商

學梳新鬢試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爲要_○好_○多_○心_○。
轉_○過_○却_○將_○宜_○稱_○問_○傍_○人_○。

春女怨

朱絳

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荊枝上轉黃鸝。欲知無_○限_○傷_○。
春意併在_○停_○鍼_○不_○語_○時_○。

長門妃冬怨

劉史

獨坐爐邊結夜愁。暫將_○恩_○去_○亦_○難_○收_○。手_○持_○金_○銷_○盡_○。
紅_○淚_○亂_○撥_○寒_○灰_○不_○舉_○頭_○。

美人綰髻

胡令能

日暮堂前花蓋嬌。手拈小筆上_○牀_○描_○。繡_○成_○安_○向_○東_○。
園_○裏_○引_○得_○黃_○鸝_○下_○柳_○條_○。

宮女

朱慶餘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_○瓊_○軒_○。含_○情_○欲_○說_○宮_○。
中_○事_○。鸛_○鵲_○前_○頭_○不_○敢_○言_○。

長門怨

女郎劉媛

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_○昭_○陽_○。淚_○痕_○不_○學_○君_○。
恩_○斷_○拭_○却_○千_○行_○更_○萬_○行_○。

韻粹

果

長門怨

劉阜

宮殿沉沉月色分。昭陽更漏不堪聞。珊瑚枕上_○千_○。
行_○淚_○不_○是_○思_○君_○是_○恨_○君_○。

宮詞

李建勳

宮門長閉舞衣閒。略識君王_○賢_○已_○斑_○。却_○羨_○落_○花_○春_○。
不_○管_○御_○溝_○流_○得_○到_○人_○間_○。

西施石

樓穎

西施昔日浣沙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
復返。岸傍桃李爲誰春。

城東莊

崔敏童

一年始有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能向花前幾
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

奉和同前

崔惠童

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看春色如
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

明妃

楊凌

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駝絃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
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顏。

韻粹

聖

自咏

寇準

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
須問。且向尊前聽豔歌。

謝王佺寄丹

程頤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
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水口行舟

朱熹

昨夜偏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公
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小開窗

朱熹

寶鑑當年照胆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斥盡明
今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望海樓

蘇軾

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語笑中。為問少年心
在否。角巾歌倚髯如蓬。

觀潮

蘇軾

萬人鼓噪憐吾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
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韻粹

聖

宣和御畫

康輿之

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
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過鴈山

王梅溪

三宿山間後出山。出山心尚在山間。浮名奪我林
泉趣。不及高僧一味閒。

水流石罅如琴聲賦此

陳鵬

月作金徽風作絃。清聲豈特指中彈。伯牙別有處
山調。無在松風亂石間。

同陳孟潔住候劉伯川咏雪言志

楊士奇

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

題爛柯山圖

張以寧

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

宮怨

張尚禮

庭院沉沉晝漏清。閉門春艸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

王寵

就宸扆批答奏事作

方孝孺

斧展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

過朱買臣妻墓有題

方孝孺

青艸池邊土一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楊妃醉臥明皇顧笑圖

鄭憲

龍顏回首顧紅顏。醉臥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

不起。只緣恩愛重如山。

嘲客居京別娶

王綬

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奉准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

題官人鈕釦

解縉

一幅絞綃剪素羅。美人體態勝嬌娥。春心若肯牢關鎖。鈕釦何須用許多。

半身美人圖

解縉

百般體態百般嬌。不盡全身畫半腰。可惜良工無

見識

陳繼

動人情處不曾描。

題月下裁衣

陳繼

香幃風捲月團圓。騰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

秋日見蝶

朱靜庵

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林百艸凋。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

菊

鄭養真

不共春風鬪百芳。自甘籬落傲風霜。園林一片蕭

幾朵依稀散晚香

春閨

丘潛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拒館人女夜奔

陸容

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還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

題焚書坑

陸容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

讀

聖

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

咏春歸

孟淑卿

落盡棠梨水拍隄。淒淒芳艸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咏桑

于謙

一年兩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教桃李聽笙歌。

咏石灰

于謙

千鎚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

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自題言志

唐寅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嘲尼姑從俗

戴宗吉

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

獄中寫懷

鄒智

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

讀

聖

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題焦山礙月亭壁上

楊繼盛

楊子懷人渡洋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間。

賦牡丹花

謝茂秦

花神默默殿春殘。京洛名家識路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欄杆。

懷人

湯顯祖

無情無盡却情多情到無多。得盡麼解到多情情

盡處月中無樹影無波。

七夕咏

湯顯祖

露冷風殘月影微。今夜南枝鵲不飛。橫向人間窺
點枕開從天外看支機。

秘集一卷終

員卒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二卷

武林系一觀我生父校

調雋

小令

閨情 馮夢子

李後主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笋嫩。爲誰和泪倚闌干。

春景 憶王孫

秦少游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

調雋

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空閉門。

冬景

六一居士

同雲風掃雪初晴。天外孤鴻三兩聲。獨擁寒衾不
忍聽。月籠明。窗外梅花影瘦橫。

春景

如夢令

秦少游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行到
碧梧金井。人靜人靜。風弄一枝花影。

春景

嘴啄花紅。酒燕尾。點波綠。嫩指冷。玉笙寒。吹微

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春閨

長相思

馮延巳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厭厭睡起遲閒庭花影移
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花朝

山花子

楊孟載

鴛股先尋闌艸釵鳳頭新繡踏青鞋衣裳官樣不
須裁○雕玉鑲成鸚鵡架泥金鵲就牡丹牌明
相約看花來

秋思

點絳脣

蘇東坡

詞集

二

獨倚胡牀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
我○別乘一來有倡終須和還知底自從添个風
月平分破

春閨

何籀

鶯踏花翻亂紅堆徑無人掃杜鵑來了梅子枝頭
小○撥盡琵琶總是相思調知音少暗傷懷抱門

掩青春老

春景

浣溪沙

周美成

小院閒窗春色深重簾未捲影沉沉倚樓無語

瑤琴○遠岫出雲催薄暮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
欲謝恐難禁

秋韃

六一居士

雲曳香綿綵柱高絳旗風颭出花梢一校紅帶往
來拋○束素美人羞不打却嫌裙慢褪纖腰日斜
深院影空搖

覓茶

蘇東坡

軟款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綠車半依古柳賣
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門

詞集

三

試問野人家

春恨

李景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
勝衣○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
惟有落花知

春閨

張子野

錦帳重重捲暮霞屏風曲曲闌紅牙恨人何事苦
離家○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蕭庭
芳草觀殘花

夏景

周美成

參差竹徑成新荷。跳雨波珠。傾曲欄斜照。小池亭。○風約簾衣歸燕急。木搖扇影戲魚驚。柳梢殘日弄微晴。

秋思

李後主

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欄干。

彈箏

賀方回

調舊

四

錦韉朱絃瑟瑟徽。玉纖新擬鳳雙飛。縹緲煙烟花幕暗。就更衣。○約略整環釵。影動遲回顧步。鳳聲微。宛是春風蝴蝶舞。帶香歸。

詠酒

歐陽永叔

堤上道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山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樽前。

閨情

菩薩蠻

李太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欄干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秋閨

秦少游

蛩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幌。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詠梅

朱淑真

濕雲不度溪橋冷。嫩寒初透東風景。橋下水聲長。一枝和雪香。○人憐花似舊。花比人應瘦。莫凭小

調舊

五

闌干。夜深花正寒。

閨情

無名氏

牡丹帶露真珠顆。佳人拆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挾花打人。

詠箏

張子野

哀箏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湘波綠。纖指十三絃。細將幽恨傳。○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雁。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

詠雪 醉臥見冷

康伯可

為。夷。剪。破。澄。溪。練。飛。下。同。雲。着。地。無。痕。柳。絮。梅。花。
處處春。○山陰此夜明如晝。月滿前村。莫掩溪門。
恐有扁舟乘興人。

離思 卜筮子

宋希真

碧瓦小紅樓。芳草江南岸。雨後。曉。幾。陣。寒。零。落。
梨花晚。○看到水如雲。送盡鴛鴦。成點。南北東西處。
處愁。獨倚闌干遍。

送春

僧皎如晦

調寄

六

有意送春歸。無計畱春住。畢竟年年。用看來。何似。
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
帶愁。點點飛紅雨。

孤鴻

蘊子瞻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
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
肯棲。楓。落。吳。江。冷。

幽居 好事近

秦小游

春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看黃

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
陰藤。下了。不知南北。

閨情 憶秦娥

孫夫人

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開將柳帶。試結。
同心。○耳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
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

楊花

楊孟載

東風惡。一溪春水楊花落。楊花落。惹人衫袖。又。
簾幕。○縷飛却。墮能纖弱。條來還去。無拘着。無拘

調寄

着山遶水遠。任伊飄泊。

春恨 調金門

韋莊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柳外飛來雙羽玉。弄晴相。
對浴。○樓外翠簾高軸。倚遍闌干幾曲。雲淡水平。
烟樹簇。寸心千里目。

春閨

馮延巳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聞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
杏。○關。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
不至。舉頭聞鵲喜。

詠雪 清平樂

孫夫人

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聽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晚。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烟霧。騰騰扶上金釵。

秋思 更漏子

溫庭筠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春閨 阮郎歸

秦少游

春風吹雨。遠殘枝。落花無可飛。小池寒綠欲生漪。雨晴還日西。○簾半捲。燕雙歸。諱愁無奈眉。翻身整頓着殘棋。沉吟應劫遲。

初夏

蘇東坡

綠槐高柳咽新蟬。薰風初入絃。碧紗窗下水沉烟。棋聲驚畫眠。○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然。玉盆纖手弄清泉。瓊珠碎又圓。

春怨 畫堂春

徐師川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花憔悴惜春歸。

無奈春歸。○柳外畫樓獨上。凭欄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春曉 海棠春

秦少游

流鶯窗外啼聲巧。睡未足。花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烟裊。○宿醒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早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

閨情 浪淘沙

康伯可

感損遠山眉。幽怨誰知。羅衾滴盡淚。夜過春寒愁未起。門外鴉啼。○惆悵阻佳期。人在天涯。東

詞集

九

風頻動小桃枝。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

旅况

朱希真

風約雨橫江。秋滿蓬窗。箇中物色儘淒涼。更是行人行未得。獨繫歸航。○擁被換殘香。黃卷堆牀。開愁展恨翦思量。伊是行雲。儂是夢休。問家鄉。

懷舊

歐陽永叔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重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年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詞怨 錦堂春

趙德麟

隱上繁簾弱絮。墻頭殘月低花。年年春事關心事。
腸斷欲棲鴉。舞鏡鸞余翠減。啼珠鳳蠟紅斜。重
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

懽飲 賣花聲

六一居士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潋灩柳條柔。如此春
來。又去。白了人頭。好效好歌喉。不醉無休。勸
君滿酌金甌。縱使花前常病酒。也是風流。

春景 眼兒嬌

王元澤

楊柳絲絲弄輕柔。烟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
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遶秦樓。相
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

春景

秦少游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
殘。綺牕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閒。也應似舊。盈
盈秋水。淡淡春山。

有感

無名氏

薄雨江上。落花秋。做弄許多愁。半竿落日。兩行新

雁。一葉扁舟。惜分長。怕君先去。直待醉時休。今
宵眼底。明朝心上。後日眉頭。

游女 柳梢青

蔣 達

學唱新腔。鞦韆架上。釵股敲雙。柳雨花風。翠鬆裙
褶。紅膩鞦韆。歸來門掩銀缸。淡月裏。疎鐘漸撞。
嬌欲人扶。醉厭人問。斜倚樓窗。

佳人

周美成

有箇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朝紅。羞怯凝
綠。一笑生春。爲伊無限傷心。更說甚。巫山楚雲。

詞情

士

斗帳香消。紗窗月冷。著意溫存。

勸酒 西江月

黃山谷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
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避。慙
慙行到手。莫畱殘。不道月斜人散。

春閨 桃源憶故人

秦少游

碧紗影弄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
粧點知多少。嬌雲恨雨。腰肢裏。眉黛不堪重掃。
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草。

冬景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鴦。悶則和衣擁。○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曉行 少年遊

林少瞻

霽霞散曉月猶明。疎木掛殘星。山逕人稀。翠蘿深處啼鳥兩三聲。○霜華重。逼雲裘冷。心共馬蹄輕。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做許多情。

重陽 醉花陰

李易安

詞集

十三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廚。半夜秋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

春行卽事 鷓鴣天

辛幼安

着意尋春懶便回。何如信步兩三杯。山纔好處行還倦。詩未成時雨蚤催。○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開。誰家寒食歸寧女。笑語柔桑陌上來。

春閨

秦少游

以上龍鸞和淚。問新啼痕。問舊啼痕。一春魚鳥無

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無一語對芳樽。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

車中

無名氏

紫陌朱輪去似流。丁香初結小銀鈎。凭闌試問秦樓路。瞥見纖纖十指柔。○金約腕。玉搔頭。儘教人看却。伴羞欲題紅葉。無流水。別是桃源一段愁。

詠酒

晏叔原

綵袖慙慙。捧玉鐘。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

詞集

十三

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春景

玉樓春

晏同叔

綠楊芳艸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寒食

謝無逸

弄晴數點梨梢雨。門外畫橋寒食路。杜鵑飛破草間烟。蛺蝶惹殘花底霧。○東君着意憐樊素。一段韶華天付與。粧成不管露桃噴。舞罷從教風柳妬。

妓館

歐陽永叔

妖冶風情天與措。瘦肌膚。冰雪如百年心事。一
宵同愁。聽雞聲窗外度。○信阻青禽雲雨暮。海月
空驚人兩處。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

杜鵬

木蘭花

六一居士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
花紅。恨過千家烟樹杪。○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
成時驚覺了。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佳人

蘇東坡

詞情

上

箇人丰韻真堪羨。問却伴羞回却面。若言無意向
咱行。爲甚夢中頻夢見。○不如及早還心願。免使
牽人魂夢亂。風流腸肚不堅牢。只恐被伊牽惹斷

琵琶

檀槽響碎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爲
誰愁。一曲行人畱未發。○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葉
調張彈未徹。試將深意祝膠絃。惟願絃絃無斷絕

聽琵琶

蘇軾字木蘭花

朱希真

劉郎已老。不省桃花依舊笑。要聽琵琶重院啼。前

爭歸家。○曲終人醉多似潯陽江上淚。萬里東風。
故國山河照落紅。

風情

虞美人

周美成

落花已作風前舞。又送黃昏雨。曉來庭院半殘紅。
惟有游絲千丈。裊晴空。○慙慙花下重攜手。更盡
盃中酒。美人不用歎歌眉。我亦多情無奈酒闌時

感舊

李後主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

詞情

上

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夜景

南齊子

黃叔賜

萬籟寂無聲。金鐵校校近五更。香斷燈昏吟未穩。
淒清只有霜華畔。月明。○應是夜寒凝。惱得梅花
睡不成。我念梅花花念我。開情起看清水滿玉鉤

荷花

六一居士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
藏照。出輕盈。半面妝。○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
房。意在蓮心。無問處。難忘。淚浥紅腮。不記行

江人

韓文璞

泊雁小汀洲。冷淡湘裙水漫秋。裙上唾花無處覓。重遊。隔柳惟存月半鉤。○准擬架層樓。望得伊家見始休。還怕粉雲天凍起。悠悠。化作相思一片愁。

西湖

晏叔原

綠水帶青潮。上下朱闌小渡橋。橋上女兒雙笑靨。妖嬈。倚着闌干弄柳條。○月夜蒸花朝。減字偷學。按玉簫。柳外行人回首處。迢迢。若比銀河路更遙。

春暮

雨中花

無名氏

詞

上

問說海棠開盡了。怎生得夜來一笑。翠綠枝頭。紅點裏。問有愁多少。○小院閉門春悄悄。禁不得。瘦腰如裊。豈堪濃時。茶縻香處。試把菱花照。

詠佳人吹笛

醉落魄

張子野

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生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櫻桃萼。倚闌人。在闌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款款秋落。

落

佳人

小重山

朱豐之

花樣妖嬈柳樣柔。眼波流不斷。滿眼秋窺人。伴整玉搔頭。嬌無力。舞罷却成羞。○無計與遲留。滿懷禁不得許多愁。一溪春水。泛行舟。無情月。偏照水東樓。

中秋雲掩月

風落梅

解縉

嫦娥面。今夜圓。下簾不着群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

曉寒

荷葉杯

楊用修

枕上一聲雞唱。天亮好夢。忽驚殘錦帳。香消翠被。

詞

上

單寒麼。寒麼。寒。

江上晚歸

金字經

窗紙風偏透。余燭冷不勝欹枕挑燈詩。又成聽更鼓。最無憑。同雲暝。簷花滴到明。

書所見

望江南

王元美

春睡足。釵玉自欹斜。立傍鏡臺還脉脉。枕痕纖甲印桃花。來試雨前茶。

晚步

隨意步。芒屨破蒼苔。半壁雨收殘日去。滿江風送。

漸來此景亦悠哉

九月八日邀客賞菊 意汪孫 楊用修

西風庭院咽玄蟬。薄露濃芬採菊天。老去悲秋強自寬。假嬋娟。且向樽前醉管絃。

春 轉應曲

雙燕雙燕。金屋往來長見。珠簾半捲。風斜何處。來落花。花落。花落。日莫長門寂寞。

夏

黃鳥黃鳥。飛過花枝。梟梟綠陰青干。初新流水。

調舊

陽晚春。春晚春晚。望斷東城上苑。

秋

促織促織。聲近銀床。轉急熏殘百合衣。香消息。蘭膏夜長。長夜長夜。露冷芙蓉花謝。

冬

青鳥青鳥。來自十洲三島。樹頭梅蕊春催。枕上殘粧夢回。回夢回。夢城角曉聞三弄。

題雪景便面 如夢令 王止仲

滿眼落花飛絮。回首玉樹驢背。是何人得了。

灞橋詩句歸去歸去。春在醉鄉深處。

春景 陳道復

吟罷池邊楊柳。酌盡幾壺春酒。水面上。風來吹亂一天星。斗消瘦。消瘦。正是憶人時候。

其二

從自海棠開後。淚濕香羅衫袖。何事不歸來。平地把人消瘦。低首低首。怕見陌頭楊柳。

感懷 王元美

剛是子規催去。又被鷓鴣畱住。行不得。哥哥。烟雨。

調舊

江南何處。難據難據。央箇醉鄉爲主。

閨情 長相思 楊用修

雨聲聲。夜更更。牕外蕭蕭滴到明。夢兒。怎麼成。望盈盈。盼卿卿。鬼病懨懨太瘦生。見時。他也驚。

春閨 昭君怨

樓外東風到。早染得柳條黃了。低拂玉闌干。怯春寒。正是困人時候。午睡濃。于中酒好。夢是誰驚。

一聲鶯

苦雨 生查子 吳原博

南風吹雨飄雲時。鴈外過春潮。端愁西望不
山漂。翠繞玉河牽荇菜。綠搖金水舞蘭花。田中
宿麥恐無苗。

秋夜花下作

點絳脣

吳純叔

玉筆金波波中花。映臘脂透銀燈如畫。愈益花容
秀。花影低垂把酒和花漱。新詞就。愛花新茂。秋
夜新長漏。

越城晚眺

菩薩蠻

劉伯溫

西風吹散雲頭雨。斜陽却照天邊樹。樹色滿湖波。
波光艷綺羅。征鴻何處起。點點殘痕裏。月上海
門山。山河莽蒼間。

太白酒樓作

王元美

高樓百尺攀星漢。東秦十二誇雄觀。野曠覺天低。
天迴海樹齊。誰教狂李白。獨起千秋色。而我亦
歌呼乾坤一酒徒。

迴文

白楊長映孤山碧。碧山孤映長楊白。春暮別傷人。
人傷別暮春。雁歸迷塞遠。過塞迷歸雁。樓倚孤

深愁深獨何樓

又

斷風依約愁砧亂。亂砧愁約依風斷。無語對燈孤。
孤燈對語無。冷香畱去影。影去畱香冷。思後夢
來期。期來夢後思。

秋夜

卜算子

文徵仲

酒醒夜堂涼。雨過湘簾捲。時見流螢度短牆。乍見
依然遠。欲睡更遲迴。徒倚闌干徧。不覺西窗換
月斜。寂寞桐陰轉。

美人

正山一良雲

楊夫人

巫女朝朝豔。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媚眼
暈紅潮。阿母梳雲髻。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
蘭若。一見又魂銷。

登保叔寺湖光閣

憶秦娥

史明古

湖邊寺樓臺舊是春遊地。春遊地。千山張錦雨。山
橫翠。西風欄檻秋無際。青山不改朱顏異。斷橋
殘柳伴人憔悴。

落花

詞金門

楊用修

風漸離排比。饒花春酒。憔悴一枝紅。欲教問花花
總不。寂寞乍長清晝。無計與他。拖逗猶勝銷魂
人去後。折來還在手。

題倦繡士女圖 阮郎歸

吳原博

日高碧樹午陰圓。纖絲人未眠。回文錦字綠絲纏。
停鍼還悵然。乘絮底落花邊。青春將暮天。遙陽
人去幾時還。真將詩意傳。

咏月華五色 朝中措

吳純叔

銀蟾煜煜貫空青。輕霧滅還明。錦色爛圓珠影。天

詞集

圭

容圓抱雲英。○瑤臺金界光華炫耀。布瑤鍾靈。夜
氣欲餐沆瀣。仙才好瀟蓬海。

秋閨 眼兒嬌

劉伯溫

烟草萋萋小樓西。雲壓雁聲低。兩行疎柳一絲殘。
照數點鴉棲。○春山碧樹秋重綠。人在武陵溪。無
情明月有情歸。夢同到幽閨。

杏花 柳梢青

楊用修

暈雪融霞若。烟非霧。何處人家。宋玉墮東。文君墮
下。占斷韶華。○柳樹已罷橫斜。條條猶未藏鴉。

春瓊枝晨月。畱醉仙娃。

感舊 桃源憶故人

劉伯溫

淵明籬下黃金蕊。還共空庭憔悴。今古這般滋味。
想得都相似。○牛山落日悲風起。回首舊歡無幾。
長夜清涼如水。獨立星河裏。

愁 少年游

王元美

萬羣哀雁破蒼茫。無語立斜陽。遠山幾點。高城千
堞。縱是向昏黃。○欲將杯酒和情。闌情至酒先降。
剝掠腰圍。撥扶心淚。釀作鬢毛霜。

詞集

圭

春情 浪淘沙

楊用修

春夢似楊花。繞遍天涯。黃鸝啼過綠窗紗。驚散香
雲飛不去。篆縷烟斜。○油壁小香車。水渺雲餘青。
樓珠箔那人。家舊日羅巾。今日淚濕盡韶華。

梅谷杏 迎春樂

王止仲

裁霞剪雪芳枝艷。正微醉潮丹臉。露華濃洗淨殘。
烟染更不用閒粧點。○碎錦穠香空復念。臨曉鏡
碧波微澹。無那似嬌嬈。笑口有春能占。

病中憶陳氏牡丹

文徵仲

秀石倚空春照屋。粉露團圓。想見可憐人。不到
經春此意還誰屬。○自憐不帶看花福。病與愁相
續。病起定何時生。怕春歸零落紅。栖綠。

題梅花圖 鷓鴣天

劉伯溫

玉骨冰肌萼綠華。騎龍飛下太清家。衣飄碧落星
芒動。佩拂玄冥月影斜。○江水瀾嶺雲香。香魂散
作歲寒葩。畫圖驚見春風面。陡覺精神冷不邪。

乙酉九日

楊用修

早歲辭家賦遠遊。東西南北任萍浮。熟知津路無

調焦

圭

勞問憤聽陽關不解愁。○臨遠水望歸舟。流波落
木又驚秋。多情黃菊休添淚。且向尊前泥玉甌。

秋風

文徵仲

拂草揚波復振條。白雲千里雁行高。時飄墜葉驚
寒雨。還入長松捲夜濤。○情漠漠意蕭蕭。綠帷統
扇總無聊。潘郎愁鬢添清雪。滿鏡蕭疎怕見驕。

秋月

澹澹溶溶缺又盈。秋清寒重轉分明。玉關羈雁年
年度。桂殿寒潮夜夜生。○積玉氣溢金精。照人離

別更多情。長風不斷吹秋色。何處江樓有笛聲。

秋雁

萬里南來道路長。更將秋色到衡陽。江湖滿地皆
繒繳。何處西風有稻粱。○隨落日度清湘。晚鴉衝
敵不成行。相呼莫向南樓過。應有佳人惱夜涼。

秋菊

捲翠鈴金別樣粧。寒英翦翦弄輕黃。郊原慘淡風
吹日。籬落蕭條夜有霜。○霜雪操歲寒香。已應佳
節近重陽。年年輸與陶彭澤。獨對南山把一觴。

調焦

圭

夫容

沐雨凝烟洗玉翹。幽芳偏向曲池幽。錦城月落春
常在。仙掌風微露未消。○揚桂楫倚蘭橈。涉江無
那美人遙。自家閒淡堪遲暮。不逐東風一樣飄。

書懷

王元美

中酒朝來仗酒醫。愛花身老妬花飛。扶持白髮無
長計。點染朱顏有片時。○悲落鳧笑支離。世情原
與世人宜。青山不用金錢買。只礙當頭二小兒。

西莊 思佳客

楊用修

水澄清勝酒。醉野烟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山
和。尚。驚。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
裏。記。徘徊。正。思。修。襖。明。年。約。無。奈。鳴。驕。得。得。催。

送人秋試

鵲橋仙

文徵仲

壁水浮秋天香汎夜。銀海三星徐度。玉洞仙郎自
有。期。誰。說。道。蟾。宮。無。路。○。月。殿。虛。明。雲。梯。遙。遞。剛。
得。娉。娥。回。顧。看。取。金。莖。入。手。不。在。了。袖。中。柯。斧。

七夕

楊用修

水盤薦巧珠簾堆瑩半捲生綃光綵娉娥如眠便

詞集

手

西沉又早倩羲和催轡○多情瑞鵲填橋度我何
不曉來迴避但教三萬六千年也不若人間閒耳

歲

顧氏隱居

虞美人

王止仲

黃花翠竹臨溪處正是幽人住不嫌拄杖破蒼苔
便道有時烟雨也須來○隔簾塵土紛紛起久厭
襄陽市若能招我作西隣從此一溪春水兩家分

春思

玉樓春

劉伯溫

春來觸處花成綺春去可憐花委地催耕布穀

知時去國杜鵑空有淚○雙魚不見八千里落
牽愁和夢起芭蕉多事惹東風故作雨聲驚客耳

克振弟賞牡丹作

史明古

名花綽約東風裏古斷韶華都在此芳心一片可
人憐春色三分愁雨洗○玉人盡日慙慙地猛被
笙歌驚破睡起臨粧鏡似嬌羞近日傷春輸與你

春恨

劉伯溫

東風太惡夜來盡把花吹落餘寒燕子烏衣薄對
語空梁似歎人離索○江山滿眼今非昨無情芳

詞集

手

草年年綠霧雲不見遼東雀野鳥聲聲只叫思歸

咏游絲

踏莎行

弱不勝烟嬌難着雨如何館得春光住甫能振迅
入雲霄又還旖旎隨風去○高拂樓臺低黏花絮
如狂似醉無歸處黃蜂浪蝶漫輕盈也應未敢窺
芳樹

一春閨

唐伯虎

可怪春光今年偏早閨中冷落如何好因他一

不歸來愁時只是吟芳草○奈爾雙姑隨行隨到
其間况味予知道尋花趁蝶好光陰何須步步回
頭笑

夏閨

日色初騎何妨逃暑綠陰庭院荷香清冰壺玉掌
足追歡還應少箇文章侶○已是無聊不如歸去
賞心樂事常難濟且將悲酒送愁魂明朝再去尋
佳處

秋閨

調情

夫

八月中秋涼颺微逗夫容恰是花時候誰家姊妹
闌新粧園林散步頻攜手○折得花枝寶旄隨得
歸來賞翫全憑酒三杯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
還又

冬閨

寒氣蕭條剛風凜冽薄情何事輕離別經時不去
看梅花廳前一樹通開徹○急喚雙鬟爲儂攀折
南枝欲寄憑誰達對花無語不勝情天邊雁叫
愁絕

中調

離別 一剪梅

李易安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
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
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
上心頭

清明 蝶戀花

趙德麟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朱簾人在深深處紅杏枝
頭花幾許啼痕止恨清明雨○盡日水沉香一簷

鬲風

手札

宿酒醒邊惱破春情緒飛燕又將歸信誤小屏風
上西江路

春暮

蘓東坡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遠枝上柳
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
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只
被無情惱

一深秋

晏叔原

庭院碧苔紅葉遍黃菊開時已近重陽宴日日

倚。湖。綠。扇。粉。塘。烟。水。明。如。練。○試。倚。涼。風。醒。酒。面。
雁。字。來。時。恰。向。層。樓。見。幾。點。護。霜。雲。影。轉。誰。家。蘆。
管。吟。秋。怨。

紀夢

夢。入。江。南。烟。水。路。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睡。裏。銷。
魂。無。說。處。覺。來。惆。悵。佳。期。誤。○欲。盡。此。情。書。尺。素。
浮。雁。沉。魚。終。了。無。憑。據。却。倚。闌。干。歌。別。緒。斷。腸。移。
破。秦。箏。柱。

懷舊

俞克成

詞集

手

海。燕。雙。來。歸。盡。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海。
棠。春。睡。重。綠。鬟。堆。枕。香。雲。擁。○翠。被。雙。盤。金。縷。腰。
憶。得。前。春。有。箇。人。人。共。花。裏。營。聲。時。一。弄。日。斜。鶯。
起。相。思。夢。

舞妓

劉雲閑

一。剪。晴。波。嬌。欲。灑。綠。愁。紅。愁。長。爲。春。風。瘦。舞。罷。金。
杯。眉。黛。微。背。人。倦。倚。晴。窗。繡。○臉。暈。潮。生。微。帶。酒。
催。唱。新。詞。不。應。頻。搖。手。閒。抱。琵琶。調。未。就。羞。郎。道。
又。垂。紅。袖。

休蓮

六一居士

思。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
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鴻。鴻。灘。頭。風。浪。晚。
霧。重。烟。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
着。江。南。岸。

懷舊

范希文

碧。雲。天。黃。花。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
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夢。畱。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

詞集

手

腸。化。作。相。思。淚。

秋思

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畱。意。四。面。邊。聲。連。
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
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
軍。白。髮。征。夫。淚。

漁父

謝無逸

水。無。痕。清。見。底。蓼。花。汀。上。西。風。起。一。葉。小。舟。烟。
雨。暮。柳。條。帶。雨。穿。雙。鯉。○自。歎。直。鉤。無。處。

使笛聲吹散雲山翠。簷落霜刀紅縷細。新酒美。來獨枕簑衣睡。

漁父

張仲宗

釣笠披雲青嶂繞。綠篴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嘯。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

春閨

醉春風

趙德仁

陌上青明近。行人難借問。風流何處不歸來。悶悶悶。

鬪雉

圭

悶。閨。雁。峰。前。戲。魚。波。上。試。尋。芳。信。○夜。永。蘭。膏。燼。春。睡。何。曾。穩。枕。邊。珠。淚。幾。時。乾。恨。恨。恨。惟。有。窗。前。過。來。明。月。照。人。方。寸。

述懷

行香子

蘓東坡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景

錦

宋子京

子呢喃。景色乍長春。畫觀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胭脂透。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

傷春

鳳凰閣

飛道卿

遍園林綠暗。渾如翠幄。下無一片是花夢。可恨在風橫雨忒煞。情薄。盡底把韶華送却。○楊花無奈。是處穿簾透幕。豈知人意正蕭索。春去也。這般愁。沒處安着。怎奈向黃昏院落。

鬪雉

圭

詠雪

青玉案

陳瑩中

碧空黯淡同雲繞。漸枕上風聲峭。明透紗窗天欲曉。珠簾纔捲。美人驚報。一夜青山老。○使君命客金尊倒。正千里瓊瑤未經掃。欹壓江梅春信早。十分農事。滿城和氣。管取來年好。

水閣

天仙子

沈會宗

影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關千水。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馬。臨別。是。人。間。關。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

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

春思 江城子

謝無逸

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烟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春晚 風入松

康伯可

一宵風雨送春歸。綠暗紅稀。畫樓整日無人到。與誰同。燃花枝門外。舊苔開也。枝頭梅子。酸時。○玉

詞集

辛

人應是數歸期。翠欹愁眉。塞鴻不到雙魚遠。欲樓前流水難西。新恨欲啼紅葉。東風滿院。花飛。

春晚感舊 金人捧露盤

曾純甫

記神京繁華地。舊游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筦。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離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寒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春情 葛山溪

易彥祥

海棠枝上畱得嬌鶯。語雙燕幾時來。並飛入東風院。字夢回芳草綠。逾舊池塘。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東郊拾翠。襟袖沾飛絮。寶馬趁雕輪。亂紅中香塵滿路。十千斗酒。相與買春閒。吳姬唱。秦娥舞。拚醉青樓暮。

自述

宋謙父

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逕。俯清溪。修竹裁教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畱連更。

詞集

辛

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秋思 千秋歲引

王介甫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楚臺風。庾樓月。宛如昨。○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他情擔閣。可惜風流總聞却。當初謾畱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時。思量着。

詠雨 洞仙歌

李元膺

簾纖細雨。瑞東風如困。縈斷千絲。爲誰恨。向楚宮
一夢多少。悲涼無處問。愁到而今未盡。分明
是淚。泣柳沾花。常與騷人伴。孤悶。記得當年得意
處。酒力方酣。怯輕寒。玉爐香潤。又豈識。情懷苦。難
禁。對點滴。簾聲。夜寒燈暈。

閨情 江城梅花引

康伯可

娟娟霜月。令侵門。怕黃昏。又黃昏。手燃一枝。獨自
對芳樽。酒又不禁花。又惱漏聲遠。一更更總斷魂。
○斷魂斷魂。不堪聞。被半溫。香半薰。雁也睡也睡。

調寄

三六

不穩誰與溫。存惟有床前。銀燭照啼痕。一夜爲花
憔悴損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

春景 魚遊春水

阮逸女

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
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苗。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
上林魚。遊春水。○幾曲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桃李。
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望斷
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將至家寄所歡 臨江仙

楊用修

數了歸期。還又數。今朝才是歸期。獨眠孤館。費相
思。夢闌難。叫早。心急馬行遲。○寄語同心。雙帶結。
休教瘦損腰肢。花明月滿。儘來時。先憑雙喜鵲。報
與箇儂知。

對景寫懷

徐元玉

歲歲看花。看。不厭。與花似有姻緣。一尊相對。且留
連。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關情最是花間月。
陰晴圓缺。堪憐。時光有限。意無邊。安得人長在花
長好。月長圓。

調寄

三六

昭君出塞圖 折桂令

楊用修

亂紛紛。玉蘂水花。氣結愁雲。淚濕胭脂。霞高闕。千
停驂。一顧。漠漠黃沙。只見三隊五隊。柳旌旗。舞風
番馬。千點萬點。繞穹廬。幾陣寒鴉。一曲琵琶。幾拍
胡笳。日斷飛鴻。恨滿天涯。

屢挑以可。不應聞花已謝。再寄謠語。

文徵明

花事闌珊。春欲老。雨洗風吹。一夜都如掃。憶故不
聞樽不倒。油閣辜負傾城笑。○我試撩君。君不報。

吾自無情得我旁人惱。花若有知花亦懊。明
不虛開了。

夏景題茶

王敬美

竹牀涼。松影碎。沉水香消。猶自貪殘睡。無那多情
偏着意。碧碾旗鎗。玉沸中冷水。○捧輕甌。沾弱
色。授雙鬟。喚覺江郎起。一片金波誰得似。半入公
風。半入丁香味。

佳人二調

楊用修

柳似腰肢。目似蛾眉。看子嬌。百媚堪憐處。有紅

詞集

王太

當筵金蓮親步。玉筍彈碁。○心事一春誰問。同心
結斷。腸詞。歎雙魚不見。征鴻遠。蕉心綠。展微唇。紅
滿梅子黃肥。

其二

錦帳鴛鴦。繡被鸞鳳。一種風流千種態。看雪肌雙
瑩。玉簫暗品。顰舌偷嘗。○屏掩猶斜。香冷回嬌眼。
盼檀郎道。千金一刻須憐惜。早漏催。銀箭。星沈。細
戶月轉。迴廊。

雨景

風家傲

雲弁遙。山山掩翠。雨聲急。戰荷聲。碎綠錦離披。紅
墜。花葉背波。間驚起。鴛鴦睡。○漱澗芳樽。人共
對。碧筒涼沁。初消醉。濕烟香。霧籠歸袂。玉轡南風。
馬上聞蛙吹。

杏贈梅

品字令

王止仲

飛瓊環珮。立縹緲。香雲影裏。水絲螢。感霞綃。縠瑤
階。玉砌雪。月看初霽。○不奈妖妍相嫵媚。任天然。
風致。綽約仙姿。真絕世。衆芳無地。先得春風意。

佳人

灼灼花

楊用修

詞集

王元

誰把纖纖。月掩在。湘裙。鳳翠花明。猩紅珠。瑤
紗雪。墨顛。窺窺一對。玉弓兒。把芳心生拽。○掌上
呈嬌快。痛惜還輕捻。戲藥含。蓮齒痕斜印。凌波羅
襪。春回露濕。怕春寒。倩檀郎溫熱。

寫懷

青玉案

文徵仲

老去無管。心境淨。白髮不羞明鏡。世事從渠。心不
定。小鈴停雲。山房玉磬。自與幽人稱。○春色惱人。
渾欲病。把菊無由。馳贈吳楚。江山雲月。更清真。迤
少風流。安石想。見人清瑩。

遊虎丘 江神子

吳原博

手人石上可中亭僧說法鬼來聽。此事休談。但愛石峻嶒。二十餘年身再到。頭已白。樹猶青。○劍池一道更清冷。第三名。載泉經。斜陽啼鳥。酒初醒。小閣半間重徙倚。蘓子語。是詩銘。

陳氏牡丹盛開而不速客戲作此詞

文徵仲

東風已到牡丹花。錦蒸霞。玉籠紗。應事春韶。粧點貴人家。去歲花時人在病。深負却。好鉛華。○而今

調寄

早

半擬醉琵琶。鼓頻。酒須。除。莫待風吹。委地作泥沙。却笑東君殺風景。剛辦得。一杯茶。

夢中作 天仙子

楊用修

蓮葉爲舟絲作索。渡口梅風歌扇薄。一聲畱得滿城春。金鑿落。銀鑿落。醉裏不知愁緒惡。○別後那回華表雀。一點芳心無處著。雲中誰寄錦書來。春寂寞。人寂寞。綠遍汀洲生杜若。

酷暑

王元美

雲堆浴照。一抹青山連晚燒。不教蘋帶。

天轉晴。星仍開。長安冬就。紅鱗小。○枝上忽聞蟬語噪。爲問西風。何日到。男兒失足墮京塵。炎也噪。涼也噪。不如消夏滯中好。

送別 千秋歲

劉伯溫

淡烟平楚。又送王孫去。花有淚。鶯無語。芭蕉心。一寸楊柳絲。千縷。今夜雨。定應化作相思樹。○憶昔歡遊處。觸目成前古。良會知何許。百杯桑落酒。三疊陽關句。情未了。月明潮上迷津渚。

夏日露坐 風入松

文徵仲

空庭人散語音稀。獨坐漏遲遲。風掠團扇無聊賴。桐陰亂露下沾衣。斗轉銀河東瀉。月斜烏鵲南飛。○無端心事集雙眉。睡思轉迷離。牆西突兀高樓靜。流螢度。疑是星移。何處一聲長笛。等閒喚起相思。

咏盆中金魚

白頭自笑似兒癡。汲水作盆池。臨池盡日看金鯽。悠然逃羣咏羣。嬉朱鬣。時翻碧藻。錦鱗或漾清漪。○金梭來往。柳如飛。斗水樂恩私。較他玉帶高懸。

思波浩。滄海無稽一段江。湖真樂只應我與白如。

咏秋葵

秋來炎豔試宮粧。蚤染薄羅裳。翠翹斜映鷺兒淡。比鷺兒却自芬芳。舊恨相心。暈紫新嬌。粉額塗黃。
○湘袍新剪菊英長。露冷浥天香。晚涼似是無聊賴。低垂首。默默傾陽。剛被西風。欽却合情自倚東墻。

咏燈花

調舊

單主

了知無喜到貧家。底事燭生花。累累銀樹垂金粟。紅雲緩火齊騰霞。風焰微消。清淚春心細吐。聖葩。
○短屏雲母護緋紗。人影共交加。沉沉深夜淹春酌。虛簷外雨脚斜斜。別院閒敲棋子。頓閒雲落船華。

竹堂看梅

江南二月晝初長。艸綠淡烟光。相期野寺探春去。殘梅在過臘猶芳。春意已調鶯舌。柳絲漸染青。
○暖風新試薄羅裳。春酒鬱金香。清歌宛轉傳。

處。觥籌亂賓主相忘。來醉不嫌歸晚。西郊月缺。

詠蝶 傳言玉女

劉伯溫

爲問韓憑何事化。爲胡蝶。妬風羞雨。一身輕似葉。園苑晝永。麗日晴烟相接。舞回柳眼。拍翻花頰。○
殢粉迷香。困酣猶自未醒。錦雲深處。更愁濃露浥。何況素秋。枝上曉霜披。披鼠。低應無奈。翠銷紅壓。

題古松贈壽 千秋歲別

唐伯虎

調舊

單主

薛疊蒼鱗。羅經翠角。禹丈髯龍奮騰躍。深更他雲宿。夜澗清朝。捧日登秋。整挺風霜傲。泉石倚寥廓。
○下有茯苓上有雀。守護他丹竈藥。栗粒沾唇。世緣却。九時細調白玉髓。藏來密鑠黃金索。祝千齡。向初度齊天樂。

長調

春閨 滿江紅

周美成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幃。睡足臨寶鑑。綠雲絲亂。未飲粧束。蝶粉蜂黃都過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畫欄脉脉悄無言。尋棋局。○重會面。何時卜。無限事。

縈心曲想秦箏依舊尚鳴金屋芳草連天迷遠望
寶香薰被成孤宿最苦是蝴蝶滿園飛無心撲

秋望

趙元祺

慘結秋陰西風送絲絲雨濕凝望眼征鴻幾字暮
投沙磧欲往鄉關何處是水雲浩蕩連南北但修
眉一抹有無中遙山色○天涯路江上客腸已斷
頭應白空搔首興歎暮年離隔欲待忘憂除是酒
奈酒行欲盡愁無極便挽將江水入樽壘澆胸臆

詠雨

張安國

調雋

單四

斗帳高眠寒窗靜蕭蕭雨意南樓近更移三鼓漏
傳一水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裏也不
管滴破故鄉心愁人耳○無似有游絲細聚復散
真珠碎天應分付與別離滋味破我一床蝴蝶夢
輸他雙枕鴛鴦睡向此際別有好思量人千裡

杜鵑

康伯可

惱殺行人東風裏爲誰啼血正青春未老流鶯方
歇蝴蝶花前顛倒夢杏花枝上朦朧月問天涯何
事苦關情思離別○一聲一喚腸千結闕嶺外江南

陌正長堤楊柳翠條堪折鎮日叮嚀千百遍只將
一句頻頻說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傷情切

晚景

滿庭芳

秦少游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
其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霏紛紛斜陽
外寒鴉數點流水遠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
解羅帶輕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
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調雋

聖五

警世

蘇東坡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忙事皆前定誰
弱又誰強且趁閒心未老儘教我些子疎狂百年
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
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
月若箇展雲幙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
芳

離別

鳳凰臺上憶吹簫

李易安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

日上簾鉤。生怕離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春行 水調歌頭

黃山谷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祇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坐白石。飲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盃。我爲靈芝仙草。不爲朱唇丹臉。長嘯亦何爲。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詞集

吳

中秋

蘇東坡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上元 蜀影搖紅

吳大年

初雪初消。麗譙吹罷單于晚。使君千炬。起班春。吹香風。暖十里。珠簾盡捲。人正在。蓬壺闌苑。賣薪買酒。立馬傳觴。昇平重見。○誰識鰲頭。去年曾侍傳相宴。至今衣袖。帶天香。行處。氤氳滿。已是春宵苦短。更莫遣。歡遊意懶。細聽歸路。雙月光中。玉簫聲遠。

咏鶯 黃鸝兒

柳耆卿

詞集

吳

園林晴晝春誰主。暖律潛催。幽谷暄和。黃鸝初。乍遷芳樹。觀露濕。縷金衣。葉映如簾。語曉來。枝上綿蠻。似把芳心深意低訴。○無據。乍出煙烟來。又趁遊蜂去。恁狂踪跡。兩兩相呼。黃昏霧。吟風舞。上苑柳濃時。別館花深處。此際海燕。偏饒都把韶光與。

春恨 帝臺春

李景元

芳艸碧色。萋萋過南陌。絮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獨賞鳳城寒食。到今來。芳艸碧色。萋萋過南陌。絮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獨賞鳳城寒食。到今來。芳艸碧色。萋萋過南陌。絮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獨賞鳳城寒食。到今來。

偷滴。設遍倚危欄。儲黃昏也。只是暮雲凝碧。人。柳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詠燕 雙燕

史邦卿

過春社了。度廉幙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就。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

詞集

史邦卿

畫欄獨凭

桂花 金菊對芙蓉

僧仲殊

花則一名種分三色。嫩紅。妖白。嬌黃。正清秋佳景。雨霽風涼。郊墟十里。飄蘭麝。滿灑處。旖旎非常。自然風韻。閒時不惹。蝶亂蜂狂。○携酒獨指蟾光。問花神何處。離。中央。引騷人乘興。廣賦詩章。幾多才子。爭攀折。嫦娥道三種清香。狀无紅。是黃。爲。榜眼白。採花郎。

八月念奴嬌

朱希真

天翠柳被何人。堆上一輪明月。照我藤牀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露冷笙簫。風清環珮。玉鎖無人。掣開雲收盡。海光天影相接。○誰信有藥長生。素娥新煉就。飛霜液。雪擊碎珊瑚。爭似看仙桂。扶疎奇絕。洗盡凡心。滿身清露。浸瀟瀟。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

西湖

辛幼安

晚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壁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游魚。吹浪慣聽笙歌。

詞集

史邦卿

席生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雀隨人去。已作飛仙客。非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望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

秋旅

桂枝香

張宗瑞

梧桐雨細。漸滴作秋聲。被風驚。碎潤遍衣篝。線裏。蕙爐沉水。悠悠歲月。天涯醉一分秋。一分憔悴。紫簫吹斷。素艷恨。切夜寒鴻起。○又何苦。淒涼客裏。草堂春綠。竹溪空翠。落葉西風吹老。幾番。風吹老。幾番。

前請盡江湖味。聽商歌歸興千里。露侵宿酒。涼簾淡月。照人無寐。

楊花 水龍吟

章質夫

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燕盡
青林。全無才思。閒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
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玉人
睡覺。怪春衣雪霜。更綴。繡牀漸滿。香氈無數。幾圓
却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昔
金鞍遊蕩。有盈盈淚。

詞集

辛

端午 齊天樂

周美成

疎疎幾點黃梅雨。佳時又逢重午。角黍包金。香蒲
泛玉。風物依然荆楚。衫裁艾虎。更釵鬟朱符。臂羅
紅縷。撲粉香綿。喚風絞扇小牕午。○沉湘人去已
遠。勸君休對景。感時懷古。慢轉鶯喉。輕敲象板。勝
讀離騷章句。荷香暗度。漸引入陶陶。醉鄉深處。臥
聽江頭。畫船喧韻鼓。

春遊 歸朝歌

馬莊父

聽得提壺沽美酒。人道杏花深處有。杏花狼籍烏

啼風。十分春色。今無九。麝煤銷永晝。青烟飛上庭
前柳。畫堂深。不寒不煖。正是好時候。○團圓寶月
憑纖手。暫借歌喉。招舞袖。真珠滴破小槽紅。香肌
縮盡。纖羅瘦。投分須白首。黃金散與親和舊。且銜
杯壯心。未落風月長相守。

秋晴 秋霽

李後主

虹影侵階。乍雨歇。長空萬里。凝碧。孤鶩高飛。落霞霞
相映。遠狀水鄉秋。秋色黯。然望極。動人無限。愁如織。
又聽得。雲外數聲新雁。正嘹唳。○當此暗想。盡關

詞集

壬

輕拋。杳然殊無些箇消息。滿聲稀。銀屏冷落。那堪
殘月照。照白衣帶。頓寬猶阻。隔簾此情苦。除非宋
玉風流。共懷傷感。有誰知得。

錢塘 望海潮

柳耆卿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
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
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
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
艫。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賞

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誇

遊湖賀新廟

劉攽之

懸覺啼鶯曉醉西湖兩峰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
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
乘風翻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蘓小
○神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參差樹有烟花遶人
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
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忍
先老

詞集

聖

題朱思陵與鄂王手教墨本石田先生同賦

滿江紅

文徵仲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
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
辜堪恨。更堪悲。風波獄。○豈不念中原感。豈不念
徵欽。辱念徵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
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題宋高宗賜岳忠武手詔次文待詔先生韻

王元美

御墨淋漓到飛字。百身難贖。彈指罷遺黎夢斷。舊
都淪覆。十二金牌丞相詔。風波片紙。君王獄恨。何
奴巧放。兩人歸乾坤感。○翹首地。青衣辱。回馬地。
朱仙哭。大江東去。一龜茲足。北面生看臣。構在南
枝。死望中原復。痛他年降表出。皋亭。鳴夷目。

尋梅未開

吳純叔

日日輕寒都勒住。江南春色無可奈。風力顛狂。雨
絲霖霖。淑氣縱生。冰底煖。韶光未見。枝頭溢。問水
邊何處有梅花。渾無跡。○山霧重。村烟積。日影淡。

詞集

聖

鶯聲澀。幽香和嫩蘂。凍葩難拆。身老不嫌妍。景晚
鬢衰已先。瓊葩白。待晴和載酒。賞芳菲。窮南陌。

早起納涼 滿庭芳

趙栗夫

梅雨初收。荷風微扇。早涼庭院無塵。林霏開處。紅
日上城闌。任我科頭箕踞。悠然坐。細草如茵。誰相
伴。此時瀟灑。玉塵白。綸巾。○高齋新卜。築遠門流。
水魚鳥親人。愛江湖浪跡。軒冕閒身。但苦青雲丹
詔相催促。未許沉淪。休辜負。吳松好景。少住待鱸
尊。

春夜不寐

王元美

尖側東風迷離烟雨。只解排比黃昏。一燈清映。烟
烟淚珠痕。熏盡銅鑪香地。相思被。熨帖難溫。那堪
更穿花玉漏。點點出長門。○無端千萬種新愁。舊
事來往紛紛。總成就天涯。一病身。捱得隣雞報也。
權撒下幾件消魂。還禁絮絮。花燕子。遲日悄庭開。
閏六月初七夜戲爲天孫賦此

玉露初零。金飈微送。銀浦垂靜。還波七裏人倦。纖
手擲魚梭。記得年時此夜。雙星聚。樂事還多。生綃

詞集

辛酉

底天雞唱醒。低語別牛哥。○黃昏腸斷處。無情烏
鵲忘却。滇河漸轉。低瑤斗。感損青蛾。方悟朱明寄
閨排年月。恨殺羲和。常記人間天上。要好便多磨。
咏百舌 水調歌頭

吳純叔

落日青蕪岫。移棹綠蘋洲。清和天氣。碧樹陰合暮
雲稠。忽聽林間百舌。巧作千般妙語。嘸啞更啞。啞
側耳行吟。眸如對好歌喉。○車音細。機韻杳。櫓鳴
柔。誰家兒女呢呢學語。不能休。乍止猶啼。死轉吹
徵。阿宮迭奏。百鳥杜鵑。翹片上林苑。好共鳳凰

邊

題樓居 花犯念奴

楊用修

雲軒不輟地。仙居多麗譙。湖海念年龍臥。錦連清
雪。若甫里筆牀茶竈。山陰楸枰方罫。香簡記昏朝。
醉鄉無畔。听北斗。挹天瓢。○樓中人。誰是伴。有松
喬。靈文綠映。齊物與逍遙。肯念草玄寂寞。暫遣喜
公縮地。風御幕。琅霄。闌干憑到景。共和曉仙謠。

中秋無月 醉近月

文徵仲

詞集

辛酉

華剛被晚雲瀾漫。人何負。月月負佳期。不與人相
見。懸望眼。安得破雲絃管。○莫道嫦娥無意。意爲
仙郎畱。取清光滿。十里輕風送馬蹄。屈指明年非
遠。兩袖天香。滿身金粟。直抵瑤華館。眼前羣彥。總
是看花仙伴。

賞梅杏 解語花

王止仲

寒消雪點。腰弄烟絲。又去年時候。蕙芽初透。輕漸
盡。威威翠波風皺。黃暈柳微。隱映瓊芳。孤秀最愛
他。纖指輕。輕折暗香。盈袖。○艷質故應低首。却休

漸穠麗。不似清瘦也。還知否。可人處。飛燕玉環。都有羅浮夢。後更莫問前村沽酒。但好教。膩白嬌紅。鎮年年如舊。

題美人捧茶

王元美

中冷乍汲。穀雨初收。寶鼎松聲細。柳腰嬌倚。熏籠畔。鬪把碧旗碾試。蘭芽玉蕊。勾引出清風一縷。翠蛾斜捧金甌。暗送春山意。微裊露鬢雲髻。瑞龍涎猶自。沾戀纖指。流鶯新脆。低低道。卯酒可醒。還起雙鬟小婢。越顯得那人清麗。臨飲時。須索先

詞集

卷六

管添取櫻桃味。

題美人捧觴

檀槽細壓。紫溜冷。冷滴碎珠千斛。鸛鷀初贖。誰揩醒。卓女遠山黛綠。朱櫻小感。風裊處。山香幾曲。捧屈危。徐露春芽一樣。纖纖玉。何事錦圍翠簇。只枝頭一點。買斷金。靈犀輕燭。微酣後。記取夜來。題目雙鬟趁逐。扶柔此際。平生足。

揆豔 王翺蝶

記得秋娘家住。皋橋西弄。疎柳藏鴉翠。袖初翻金縷。鉤月暈紅牙。啟朱唇。含風桂子。喚殘醉。微雨梨花。最堪夸。玉纖親自濃點新茶。嗟呀。顚風妬雨。落英千片。斷送年華。海角山尖。不應飄向那人家。惹新愁。高樓燕子。賺人淚。芳草天涯。況。陽偶。然江長一曲琵琶。

秘集二卷終

詞集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三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籟叶

大風歌

漢高祖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

籟叶

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鳳求鳳

司馬相如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卜遇無所將何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方適爾從還愁我腸何緣交頸似鴛鴦

其二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字尾永爲妃交體通情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翔高飛母感我

心便餘悲

寶劍歌

郭震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瑠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交結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

籟叶

短歌行

魏武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皓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從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短歌行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把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復還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聽。鍾鼎玉帛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賢達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簾川

三

其二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滴酒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春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微服前事。莫惜醉臥桃園中。

襄陽歌

落日欲沒岷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鐃。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鸕鷀杓。鸕鷀盃。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

簾川

四

其二

頭傾三百杯。遙看漢中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時。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金鞍駿馬喚小妾。笑坐金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盃。君不見晉朝公羊一牯石。龜龍剝落生莓苔。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無人推。舒州力士鐵臂李。白與君同死。生襄陽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烏棲曲

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楚歌聲
未畢。青山猶對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
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爾何。

醉時歌

杜子美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
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
才過宋屈。德尊一代常坎壈。名垂萬古知何用。杜
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斗
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

續詩

五

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
雨簷前落。但覺高歌有鬼神。雨如餓死填溝壑。相
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
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
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怛。生前相遇且銜杯。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灩
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
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

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
雲黑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
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
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呼
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
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姍姍月三五。二八盈

續詩

六

又缺。翠眉蟬髮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
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
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
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今爲
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茶歌

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
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首閱月
闌三百片。聞道新年人山裏。蠻虫驚動春風起。天

子頂膏腸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蔕
蕾。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先封裹。至精至好
且不吝。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
反開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
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
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
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膚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
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
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

高隔風雨安

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
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蘓息否。

太行路

白樂天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
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若不常。好生毛
髮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爲參商。古
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鬢鏡
中。妾顏不改君心改。爲君熏衣裛君鬢。蘭麝不馨
香。爲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
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
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
水。不在山。愁在人。情反覆間。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
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
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
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活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
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
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
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轉夜。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
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
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
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
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

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死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
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繁
紆登劒閣。蛾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
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
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
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處處。君臣
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
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
苑多秋草。葉落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
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
眠。遲遲更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
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
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鬼魅。
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慙慙覓。排風御氣奔
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偏。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三
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續

九

續

十

雲冷瓊花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玉
真。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宸。轉教小玉
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曉天
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遞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
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
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
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
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
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
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
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
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
綿無盡期。

浩歌行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髮髮蒼浪牙
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
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

顏。印。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
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今。如。長。河。東。流。赴。海。
無。回。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
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
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苟。不。來。知。
奈。何。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搜。來。蓬。半。垂。手。提。孤。篋。曳。
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辭。云。太。古。萬。萬。古。民。俗。野。

續

十二

并。無。風。期。夜。棲。正。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
而。號。曰。有。巢。氏。民。共。敬。貴。爲。君。師。當。時。只。效。烏。鵲。
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鑿。穿。破。一。派。前。導。
一。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
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照。照。風。波。不。獨。因。一。士。
凡。百。器。具。皆。能。施。展。疎。滄。腐。鱸。膾。脫。止。失。檢。馭。無。
譏。庇。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
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爲。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并。
我。豈。所。以。腹。欲。散。不。散。臥。陸。離。行。散。仕。之。適。坐。散。

散。酸。醞。宜。書。散。混。真。草。酒。散。甘。淳。滴。屋。散。勢。斜。直。
樹。散。行。參。差。客。散。忘。替。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以。一。
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墜。
毘。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鑊。具。帶。未。嘗。識。白。
刃。殺。我。窮。生。爲。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
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
羽。林。仗。繪。畫。日。月。蟠。龍。螭。太。宗。某。業。甚。牢。固。小。隗。
背。叛。當。藏。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
必。然。大。段。剪。克。逆。頂。召。勁。勇。扶。軍。麾。四。方。賊。壘。猶。
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饑。歸。來。輒。擬。荷。鋤。笠。詎。吏。已。
責。租。錢。遲。與。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低。
今。利。口。且。箕。歛。何。暇。俛。首。哀。惻。廢。均。方。補。敗。豈。無。
術。布。在。方。策。撐。額。幟。水。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
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義。皇。傲。吾。皇。
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續

十二

百舌吟

劉禹錫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聞。啼。啼。花。枝。滿。空。之。

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啞音韻多黃鸝春
聲燕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
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綿蠻宛轉似娛
人一心百舌何紛紜酖顏俠少停歌聽墮珥妖姬
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頭避鷹隼廷尉
張羅自不開潘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
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驚
下飛

短檠歌

韓退之

蕭子

十三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
戶閉風露氣人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
挑移近床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
書細雨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此時提挈常案
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
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

浩浩歌

馬子才

浩浩歌天地萬物如吾何用之解帶食太倉不用
拂枕歸山阿君不見渭川漁父一竿竹竿野耕叟

數畝禾黍來起作商家霖怒後便把周王戈又不
見子陵橫足加帝腹帝不敢動豈敢訶皇天爲忙
迫星宿相擊摩可憐相府瘕邀請先經過浩浩歌
天地萬物如吾何屈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餓西
山披丈夫竿竿不可羈有身何用自減磨吾觀聖
賢心自樂豈有他蒼生如命窮吾道成蹉跎直須
爲吊天下人何必嫌恨傷丘軀浩浩歌天地萬物
如吾何玉堂金馬在何處雲山石室高嵯峨低頭
欲耕地雖少仰面長嘯天何多請君醉我一斗酒

蕭子

十四

紅光人面春風和

畫山水歌

吳融

良工善得丹青理輒向茅茨畫山水地角移來方
寸間天涯寓在筆鋒裏日不落兮月長生雲片
兮水冷冷經年蝴蝶飛不去累歲桃花結不成
片石數株松遠又淡近又濃不出門庭三五步觀
盡江山千萬里

七夕歌

張文潛

人間一葉梧桐飄薄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

靈鵲直渡銀河橫。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
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
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
紉。綠鬟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責歸却賂
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見。七月七日橋邊渡。別多
會少知奈何。却意從前歡愛多。勿勿萬事說不盡。
玉龍已駕隨義和。河邊靈官催曉發。今晨不肯輕
離別。便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我言織
女君莫嘆。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嫦娥不嫁人。夜
夜孤眠廣寒殿。

行路難

張毅

湘東行人長嘆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敝裘羸馬苦
難行。僮僕盡餓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
無顏色。龍蟠地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勸酒惜別

張乘崖

春日遲遲。轍碧空。綠楊紅杏。描春色。人生少年。不
再來。莫把青春。枉拋擲。思之不可令人驚。中有萬
恨千愁。并今日就死。始暢飲。坐中行客。酸離情。我

欲爲君難長。劍歌若悲人苦。願我欲爲君彈瑤
琴。淳風死去無同心。不如轉海爲飲。化爲蜺。龍取
青春片時榮。明朝正馬嘶春風。洛陽花發。胭脂紅
車馳馬走。走狂似沸。家家帳幕。臨晴空。天子聖明。君
正少。勿恨功名苦不早。富貴有時來。偷閑強歡笑。
莫與離憂買生老。

桃源行

王介甫

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
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一來種桃不記春。采花食
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
郎放舟迷遠近。花開忽見驚相問。世上空知古有
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
亦沾巾。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紛歷幾秦。

塞上曲

黃魯直

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方力強。虎皮裁鞍鵬
羽箭。射殺山陰雙白狼。青氈帳高雪不濕。擊鼓傳
觴令行急。戎王半醉擁貂裘。那猶抱琵琶泣。

薄薄酒

蘇東坡

清酒勝茶湯。粗布勝無裳。醜妻悲妾勝空房。
五更得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
襦玉匣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鵲下結繩。坐貞
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火齊
盜竄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琵琶行

白玉蟾

長江浩浩送千古。江流不斷魚龍舞。蘆花秋花愁
暮雲。天風吹我客淪浦。移舟回首思故人。凄然一
登琵琶亭。琵琶亭上秦天遠。琵琶亭下楚江橫。鳴

雜

七

呼我祖唐少傅。兜率天中已歸去。客來倚棹問漁
翁。香山居士今何處。水菟雪兔挽不回。嵩山浪屋
空崔嵬。橋烏驚起水鷗睡。遠船明月夜徘徊。謫官
江左秋風慘。江上黃昏月黯黯。那看送客聞琵琶。
況對怨女不傷感。洛陽城下蝦蟆陵。下有甲妓何
娉婷。花落色衰婚船客。獨守孤舟伴月明。手撫琵
琶意鳴咽。挑攏然林緩復急。大絃哀哀小絃悲。孤
舟婆娑豈不泣。霓裳纔歇六么鳴。四絃盡作裂帛
聲。碧落黃泉兩淒苦。幽愁暗恨不堪聽。涼如狼咽

雜

大

梧桐晚秋若鶯啼。春盡暖鴉絃轉處。如胡笳宮調
彈時。若羌管。江州司馬一斷腸。燈前老淚如雨滂。
老婦低眉嬌滴滴。琵琶掩面羅衣香。初彈如珠後
如縷。一聲兩聲落花雨。訴盡平生雲雨心。盡是春
花秋月語。羅衣濕淚向人啼。妾是秦樓浪子妻。流
落烟塵歸未得。青樓昔在洛陽西。今嫁商人豈妾
意。一曲蕭騷夜無寐。秋風吹破居士心。琵琶聲聲
隨珠淚。居士左遷鬱小邦。鼎雋志願猶未降。聞其
曲聲。見其語。萬斛愁腸如秋江。江花江草蘆山下。
春江花朝秋月夜。江風颭颭江水寒。不見長安十
年話。當時風月亦有情。為伊翻作琵琶行。居士悲
樂似此婦。此婦激發居士情。居士還朝此婦死。琵
琶古聲今已矣。邦人江上建此亭。古往今來亭下
水。柿葉翻紅楓葉黃。荒烟壓蓬月墮牆。星霜磨老
香山句。香山骨冷今如霜。亭空江濶情何極。一思
古人一歎息。兩岸黃蘆今盡樓。山水窟中安樂園。
江國淒涼人自愁。香山一去三百秋。長江不管愁
人恨。族與江波還共流。九江風月嗟無主。孤月依

幾今占江頭愁絕到三更琵琶不作亦悲
來適足九世孫思賢懷古獨銷魂悲風如舞琵琶
調哀鳥如歌琵琶絃古人去去不復返孤亭寂寂
寒江遠琵琶無聲萬艇橫留得廬山遮醉眼

六歌

文天祥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
虎狼鳳飛翩翩失其風將離一二夫何妨豈計國
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
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一歌正長悲風北來起

續呼

十九

傍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携諸兒北風吹沙塞
草萎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濱三男一
女同歔歔惟汝不在割我朋汝家零落母不知母
知音有腹月時嗚呼再歌今歌孔悲鵲鴿在原我
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
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傍雁兒
隊秋無梁隨母北言誰人將嗚呼三歌今歌愈傷

非兒女淚淋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
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電
飄泥途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嗚呼
呼四歌今歌以呼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命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
血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落雁飄瓊瑤風花飛
墜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鳳俎美
人塵土年哭母嗚呼五歌今歌鬱紆爲爾朔風立

續呼

二十

斯淚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暖重
然人北風隨我鉄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
肉重憐我汝在空令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
生百年何麗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今勿
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思美人咏

劉伯溫

雨欲來風蕭蕭披桂枝拂陵苕繁英隕鮮葉飄揚
烟塵靡招搖激房帷發綺綃中髮膚惜寂寞思美

人。獨。青。宵。水。茫。茫。山。岩。崑。雲。中。鳥。何。修。修。欲。寄。書。
天。路。遙。東。逝。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搖。琴。閣。
玉。簫。竟。寂。寂。心。搖。搖。望。明。月。歌。且。謠。聊。逍。遙。永。今。
宵。

明月篇

何景明

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
銜。初。照。歛。歛。黃。金。波。團。圓。白。玉。盤。青。天。流。景。披。紅。
紫。白。露。含。輝。汎。紫。蘭。紫。蘭。紅。葉。西。風。起。九。衢。夾。道。
秋。如。水。錦。幌。高。寒。香。霧。開。瑣。闌。斜。暎。輕。霞。舉。霧。沈。

簾中

王

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月。明。裏。月。明。皎。皎。陌。東。西。
柏。寂。迢。迢。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
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楊。柳。覆。金。堤。鳳。凰。樓。
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繼。錦。妻。別。有。深。宮。閉。深。院。年。
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籠。燕。入。昭。陽。
殿。趙。女。通。宵。侍。御。牀。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
照。金。微。榆。黃。沙。白。路。逶。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
窗。前。想。畫。眉。上。林。鴻。雁。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裏。悲。
書。中。笛。裏。空。相。憶。幾。見。盈。虧。淚。沾。臆。紅。閨。貌。減。落。

簾中

王

春。華。玉。門。鴈。斷。逢。秋。色。春。華。秋。色。通。如。流。東。家。怨。
女。上。粧。樓。流。蘇。帳。捲。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鉤。河。
邊。織。女。期。七。夕。天。上。婦。娥。奈。九。秋。七。夕。風。薄。還。可。
渡。九。秋。霜。露。迴。生。愁。九。秋。七。夕。須。臾。易。盛。年。一。去。
真。堪。惜。可。憐。揚。彩。人。羅。幃。可。憐。流。素。凝。瑤。席。未。作。
當。爐。賣。酒。人。難。邀。隔。坐。援。琴。客。客。心。對。此。嘆。蹉。跎。
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土。佳。人。挾。
瑟。歌。此。時。憑。闌。垂。玉。筋。此。時。滅。燭。斂。青。蛾。玉。筋。青。
蛾。苦。絨。怨。絨。怨。合。情。不。能。吐。麗。色。春。妍。桃。李。蹊。遲。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麗章

神女賦

朱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眇眇。乍若見。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

麗章

不樂。張爾失志。於是極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壞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甚飾也。則羅綺綺縠。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綉衣被袿裳。襪不短。縵不長。步喬喬兮。耀殿堂。兮。改容。恍若青。其羽。被服。悅薄裝。沐蘭

合若芳。性和適。生於旁。順序。謂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翫。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鄠秋。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吾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我。我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睇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

麗章

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暉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愔。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

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晃晃以無端。合然
諸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頽薄怒以自持兮。曾
不可乎犯于於是。搖佩鳴玉。鸞整承服。飲容顏
顛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
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矚精彩相授。
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
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倒腸傷氣。顛倒
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
悵番涕求之至曙。

神女宛乎如在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知宋玉曰。玉爲人體貌
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
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
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
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麗者。莫若臣里。
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
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

麗章

四

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
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耳齕唇。
歷齒。旁行。踵。僂。又。赤。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
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
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爲美色。愚
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
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
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

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鄭衛。秦浦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鶴鳴。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蘇榮。繁齊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傾其義揚。遂不退。

華藻可賞

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朱玉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諍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譟而迴車。譬於防水火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居獨處。室宇寥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素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漆浦。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閣畫掩。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親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

靡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鉏薰香黼帳低垂衾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裏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緜然高逝與彼長辭

光景如繪聆言欲絕

六門賦

司馬相如

天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覓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廊獨潛而專精兮天颺颺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辭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

慶章

人

聲象君之車音飄風颺而赴闕兮舉帷幄之襜褕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醴烈之閭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會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瑰以造天兮爵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嘈吶而鐘音刻木蘭以為棖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瓊木之櫺檻兮委參差以櫛梁時髣髴以物類

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耀。兮煥爛燁而成光。繳錯石之瓊瓊兮。象瑋珉之文章。張羅綺之帳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雀嗽以哀號兮。孤雌峙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抑。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悵而增欷兮。蹉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

麤章

九

數昔日之誓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博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蕙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鬼若君之在傍。陽寐覺而無見兮。竟廷廷若有亡。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蒨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舊誓其不可再。更潛假寒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獨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改志。

如怨如慕。自是刺心。

洛神賦

曹植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衡臯。秣驂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以則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接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私

麤章

十

菊華茂春松。鬋鬋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涼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環姿媚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瑱。戴金翠之首飾兮。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躋兮。步如

歸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
蔭桂旗攘皓腕於神霄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
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
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
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琚以和予兮指潛
淵而爲期執春春之欸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
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孤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
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
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

麗章

十一

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
而彌長爾題衆靈襍還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
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
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誅牽牛之獨處揚輕珩之
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
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
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
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
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

龍保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來轂水禽
翔而爲飾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
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入神之道殊怨盛
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淹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
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徵情以效愛兮獻
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
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
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
上沂浮長川而忘返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

麗章

十二

寐雷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于東路
攬騏驎以抗策悵懸桓而不能去

嬌鶯嫩蝶堪愛堪憐

歸田賦

張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以徵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長辭。於是仲春月令。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食餌吞釣。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鱖。于時睢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一塵不染萬障悉空

秋興賦

潘岳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蔣之時育。今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之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時乃屏輕箴。釋纖絳。藉莞蒹。御袷衣。庭樹撼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不見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燿粲于階闥兮。蟋蟀鳴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于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駁駘以承升兮。素髮颯以垂頰。仰羣僞之逸軌兮。攀仁義以遊騁。登春臺。

今珥金貂之剡剡。起今之珠塗兮。庸詎識
其蹤。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于一指。彼知安
而忘危。今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客跡。今殆不
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今雖發葆而不發。龜祀
骨于宗祧。今思反身于綠水。且歛衽以歸來。今忽
投紱以高厲。耕東臯之沃壤。今輸黍稷之餘稅。泉
涌溢于石間。今菊揚芳于崖澁。秋水之涓涓兮。
玩游鱸之激激。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
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爽氣逼人

五

寒風

潘岳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伯孤
今痛切但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
音。情長感以永暮兮。思彌遠而逾深。伊女子之有
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
惠渥。顧葛藟之曼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懼身輕而
施重兮。若履水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
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羅掃以彌載。彼詩人
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悔。何遺命之奇薄兮。遭天
禍之未悔。榮華燁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門
以窮居兮。魂梵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苦席兮。代
羅幃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箴以舒悲。口
鳴噎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
提孤孩於坐側。時踈蹢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
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歛翼。歸空館而自憐
兮。撫衾裯以歎息。思纏綿以背亂兮。心摧傷以慄
慄。羸靈睍而遙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
霜兮。木葉落而墮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

披掛是爾悲於堂閣今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
疇昔今日髮髯乎平素雖突突而周覲今猶依依
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今將遷神而安厝龍輅銀
其星駕今飛旋翻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今馬悲
鳴而踟躕顧潛靈逸其不反今殷憂結而靡訴踰形
影於几筵今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次兮踰
履霜以踐冰雪靡靡而驟落今風瀏瀏而風興霜
冷冷而夜下今水漉漉以微凝意惚恍以遷越今
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今情惻惻而窮甚

離章

十七

願假夢以通靈今日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
今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今涕交橫而流
枕亡竟逝而永遠今時歲忽其道盡容貌儼以顛
頓今左右凄其相慙感三良之殉秦也甘捐生而
自引勒稚子於懷抱今嗟低回而不忍獨指景而
心誓今雖形存而志隕重曰仰皇寧今歎息私自
憐今何極省微身今孤弱顧稚子今未識如涉川
今無梁若凌虛今失翼上瞻今遺象下臨今泉臺
窈冥今潛翳心存今日想奉虛堂今肅清憩空宇

今瞻影廓孤立今顧影塊獨言今聽響顧影今傷
權聽響今增哀遙逝今逾遠網遺今長垂四節流
今忽代序歲云暮今日西頽霜被庭今風入室夜
既分今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闔闔今洞開悵
驚悟今無聞超惻恍今惻懷惻懷今奈何言陟兮
山阿幕門兮肅肅修隴兮嘒嘒孤鳥嚶兮悲鳴
松萎兮振柯哀鬱結今交集淚橫流今滂沱踰
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
今餘華憂吾君今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離章

十八

辭氣凜烈



閨情賦

陶潛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素領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曠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寒朱韓而正生。汎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懷皓袖之繽紛。聯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

離章

九

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警。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頽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滌煎。願在履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毀於華秋。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室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

離章

十

止之有實。空委素於前。願在畫而爲影。裳後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陰。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凄飈於柔檉。悲白露之晨零。願襟袖以綈遠。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客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覩。交欣懼於中。辭竟哀莫而無見。獨悄悄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燦燦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濟。臂綠曜而無攀。於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烟燭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欲鳴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懷。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動



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慰遙情於八遐。

宛轉寄情極艷極宕

舞雀賦

鮑照

散幽經以念物。偉胎化之仙會。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市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引圓吭之纖婉。賴修趾之洪煇。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薄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

舞章

主

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旣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遠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于丹墀。舞飛容于金閣。始連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鷺身蓬集。矯翅雲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杳杳於頽頽。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翔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睐分形。長楊緩驚。並翼連聲。輕

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參差。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魄。而當日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后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常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中拂兩臂。九劍雙止。雖耶。卿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民。而乘軒。出吳都。而領市。守駟。養。于千齡。結長悲。于萬里。

靈幻俊逸

麗章

三

別賦

江淹

黯然而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米。今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颺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丹。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擢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王柱而需軾。居人愁。臥。况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

麗章

三

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暮秋。羅綺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林。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成寂寞而傷神。乃。其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客燕市。謝慈。忍愛離邦去里。歷流共訣。拔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雁之時起。方銜感于一劍。非買價于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鸞。襲。
 青。氣。之。烟。煨。攀。桃。李。今。不。忍。別。送。受。子。今。霑。羅。裾。
 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今。故。里。訣。北。梁。
 今。永。辭。左。右。今。魂。動。親。賓。今。淚。滋。可。班。荆。今。贈。恨。
 惟。樽。酒。今。敘。悲。值。秋。雁。今。飛。日。當。白。露。今。下。時。怨。
 復。怨。今。遠。山。曲。去。復。去。今。長。河。涓。又。君。居。滙。右。
 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
 今。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
 流。黃。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
 今。畫。不。暮。冬。缸。凝。今。夜。何。長。織。錦。曲。今。泣。已。盡。迴。
 文。詩。今。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
 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灶。而。不。顧。鍊。金。鼎。而。
 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蹙。遊。萬。里。少。別。千。年。惟。
 世。間。今。重。別。謝。主。人。今。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
 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
 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
 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
 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

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門。之。諸。
 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
 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無限別離情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今相逼。山與雲。今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雙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對階砌。生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似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聲騷而渡河。妾怨題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黃鸝逢而

唐章

王

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榮翠眉。欽啼多紅粉。漫已笑哉。秋風起。今秋葉飛。春花落。今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庚信蕩子賦云。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又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池前怯對。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鳥無恨而恒啼。數語與此並絕。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拙子秘思。騁子研辭。伴色搖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唱發詠於來思。姬藉甲歌於黃竹。曹風以豳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

唐章

王

丈則表沚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炭。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涸。炎火不興。北戶墜扉。裸壤再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霧。掩日韜霞。霰漸灑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漉漉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亮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涓於墀廡。末繁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踰隙則其項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遠似連

路庭列瑤階。林挺瓊樹。暗雀奪鮮白。鵬失素純袖。
慚冶玉顏掩。芳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芳若
燦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水。綠雷承隅。聚芳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鶯之貌。皓汗皎
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
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
而多懷。風觸幌而轉。聲月承視而通。暉。酌湘吳之
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鵬之雙舞。瞻雲鴈之孤
飛。折園中之萱草。擿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

唐書

王元

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鄰
陽聞之。潸然心服。有懷研唱。敬接末齒。於是乃作
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帷。援綺衾兮
坐房櫺。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
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醺兮
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灑紳。怨年歲之
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
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詠。撫覽扼腕。顧枚叔起
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兮。

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融。其潔太陽
暉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真。憑雲升降。從風
飄零。值物賦像。任他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
心皓然。何慮何營。

玉骨冰肌

唐書

王元

月賦

謝莊

陳王既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階。時
馬。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花騰吹寒。山弭
蓋。秋坂臨瀟。整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
左界。北陸南驅。白露曖曖。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
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
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惜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
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
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麗章

三

朧朧警闕。朧朧鬼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
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
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登暉之
藹藹。列宿掩緡。長河輻映。柔祗垂。凝圓靈水鏡。連
觀霜縞。周除水靜。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
弛清縣。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芳若乃涼夜
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遙進。聆臯禽之夕
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線響。音容選和。徘徊

房露。寓張防阿。聲林虛。藉淪地。賦波情。紆其何
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千里
兮共明月。臨清風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
響未終。餘光就畢。滿堂變容。廻遑如失。又稱歌曰。
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
玉音。復之無斂。

馬情寫景色色可人

垂拱三年。余奉命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
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顧瞻圯墻。有梅一本。敷葩
於榛莽中。喟然嘆曰。斯梅託非其所。出羣之姿。何
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
遂作賦曰。高齋寥聞。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
悄悄以亂吟。坐窮檐以無朋。命一觴而孤斟。步前
除以躑躅。倚藜杖於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
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梓。擢秀敷榮。冰玉一色。

麗章

三

胡離選於衆草。又無沒於蕪棘。匪王孫之見知。羌
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
是謂何郎。清馨諸蕋。疎蒨蓋脂。嗅又如鼓。香是謂韓。
壽凍風晚淫。風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
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
雲晝闕。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擁柔。
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
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慎子。正容
物悟。或焦萃若靈。均或歆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

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倫。彼其仇蘭
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
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
奇。名著於風人之托。然而艷於春者。望秋先零。盛
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發而速謝。或夕秀而遙衰。
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冱。擅美專權。相彼百
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螫。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
其天。至若栖迹隱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廛。甘遯巖
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寂不怨。懷迷陶淵明之三徑。
麗章

三

芬芳口吻正不碍鐵石心腸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惟茲禽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夫其入翫於人。見珎奇質。狎蘭房之妖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於羅袖。代危巢以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難通。顧形影而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鸚於池側。對皓雀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思無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嚙花而不言。每投

羣章

三

人。以方息。慧性孤寡。雅容非飾。令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筐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絕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僅見借其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修潔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張何

粵惟如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瑩障紫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卽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纖翹文之重錦。艷傾城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編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嚙蛾暮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盈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顏

羣章

三

始映。珍篋方啟。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花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岷。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迴鶯。全分舞鳳。戲蝶時遠。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加。青爲禁柳。紅作官花。能使御尉榮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夢縑。豈非細殺之與輕紗。

柳浪鶯聲花間蝶舞令人色色會心

晚晴賦

杜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於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雨晴秋客新沐兮。欣遶園而細履。而平池之清空兮。紫閣清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縱縱。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菱。

唐書

三

姹然如婦。歛然如女。墮紫黥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遶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所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濶疎。敖敖休休兮。真狗其愚而隱居者乎。

傳景外之情領意中之趣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乎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

唐書

三

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穴。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凜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雀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臬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

我知之矣。曉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空靈奇幻筆筆欲仙

懶翁齋賦

白玉蟾

眉山蘇森老于懶。以懶翁名其宅。翁其真懶耶。雖曰鷗不入鴛鴻也。其如蒼生歟。望何吾聞翁兒時不甚懶也。以黃卷鞭心。以青衫結髮。以勲業覽鏡。以文章磨鋒。折旋俯仰于周孔之間。軒昂軼蕩于韓柳之外。彼時黔黎見翁者。以手爭指。以目爭覩。皆有望吾懶翁以禹臬爲心也。今何爲其懶乎。一班未露。而仕意已飽。儒林烟薄。學海波寒。豈不孤明替拭目之望。自嘉泰間。牧釣陽時。翁既乞祠建

龍章

子

作衡陽侯。復有武夷歸隱之請。蓋懶翁欲心于仕。而寃情如秋。故于縉紳間無苞苴。直從臾之欲。所以龍蟠而不雨也。翁今已過于從心之一年。宜乎暫懶于前。而投閒終老于雲水堆中矣。翁有金華之浮家。卽其先侍郎之故廬也。堂前有丈餘空隙。遂以八九椽而宇之。三面開牖。粗可容膝。砌板代磚。濡灰飾壁。蓄一枝花。立綠桐之。琴事三尺。汝陽碧蒼之劍。翁欲睡時。化爲蝴蝶。飛上登華。國翁欲飲時。伸頸如玉虹。一吸酒。海乾翁欲吟時。玉樹忽

生風珠璣吐落紙。翁欲棋時縱橫星斗亂。剝琢玉
聲哭翁欲舞時。谷神移玉山飛劍。指空碧翁欲行
樂時。橫拖七尺筇。松間一長嘯。翁欲狂歌時。一聲
轟鐵笛。喚起玉淵龍。謂如溪山得名草木無咎者。
翁亦從而詩之花。竟無主月魄不歸者。翁亦從而
酒之。翁但懶于世事。而此皆不懶之懶也。事各付
事。無心于事。此則翁之懶也。晞顏之坐忘。傲菴之
喪偶。漸入希夷。與物俱化。至于忘寢忘食之地。則
謂之真懶也。翁也。心若殿清閑。白眼視朱紫。政所

塵章

聖

謂杜鵑。罵鴻鵠。丹棘笑梗楠也。翁居空山。惟嬾所
適。雨送添硯之水。竹供掃榻之風。雲展遶山之簾。
草鋪坐石之褥。畫則傳山飛碧蛇。夜則銀缸泛紅
粟。飲酒吞風月。吟詩咬水雲。研竹斬春風。移花鋤
曉月。此則翁之嬾中不能懶也。客從武夷來。見翁
如此嬾。遂造嬾翁。坐醉筆自淋漓。應問嬾翁曰。東
風開柳眼。黃鳥罵桃花。坐中有春不喜出郊飲。
公于此時。懶于踏青。手出軒風雨。過明月一池。蓮
筆下生薰風。此心不受暑。翁于此時。懶于入林。手

落葉隨孤鴈。呼霜要辦寒。秋光滿乾坤。萬象自滿
漉翁于此時。懶于登高。手冰浸梅花影。猿呼一樹
霜。芋火煨地爐。爐烹自煮雪。翁于此時。懶于採梅
乎。翁曰。然塵埃刺服。名利焚心。豈能一旦頓然似
翁如此。懶也。壁上之琴。幾日蒙塵。窗間之硯。幾日
無水。翁懶之故也。清風而開門。留月而待榻。翁懶
之甚也。嬾翁有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供饋
有子。可以嗣承鉢。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
乃一老禪也。

塵章

聖

每一翻閱身骨皆輕

嬌女賦

唐寅

臣居左里有女未歸長壯妖潔聊賴善傾態體多媚窈窕不妒既間巧笑流連雅步二十尚小十四尚大凡行出買長嫂持戶日織五丈罷不及莫三丈縫衣餘剪作袴袍布買絲厭汜行露負者下擔行者竹路歸來室中噴噴怨怒策券折閱較索羨貨着履入被不食而餓雙耳嘈雜積宕神怖形之夢寐彷彿會晤咀桂嚼杜北像陳賦塘蜩夏蛻頤廣平而春蛾出甬修眉揚而白雲懷山黛浮明而

麗章

聖

朝星流離日端詳而華瓠列犀齒微呈而含桃龜膚口欲言而齒齒承露舌含藏而蝦蟇蝕月顛髮圓而游蠶搖尾髻含風而鴉羽齊奮飾梳妝而游魚吹日口輔良而蝶翅輕暈鼻端中而恒月沐波大宅黃而琵琶曲項肩削成而蟾蜍李頌文章而霧素一束腰無憑而鼠姑舒合體修長而酥凝脂結衽微傾而鵝翎半擘爪有光而玉鈎聯屈指節纖而蓮本雪素臂仍懷而角弭脫鞢履高墻正輕颺捲霧行寒裳而梨花轉夜睡未明而溫泉浸

玉潔蘭湯而陽和駭容醉款翔而咏曰繼火齊今填木難簪鳴鳳兮釵珥玕絡瑟瑟今銀指環破珠綬兮龍係臂珮瑣而滄兮裙翡翠金裾鈎兮繡曳地襜黃潤兮襍方空綈側顛兮玉膏蒲葦丹殺今素五紵麗炎炎今倫無雙

是寫生手是傳神筆

荷花賦

何明

曲池兮清波綠葉兮丹華叢生兮若屯並蒂兮連
葩爾其耀靈林之荻綴兮搏輕荷而低昂呈紅顏
以流睇兮麗紫星之焯焯技婀娜以承裂兮媚清
漣而揚芳委微吹以披靡兮紛若纖羽之同翔條
烟霏而霧滃兮態隱約而凝妝蔽華月於鮮雲兮
晃朝日之照虹梁乃若遠兮益清近兮愈研接泉
蘭以被綳映堤楊而聯娟垂青房以綴珠結翠萍
而連錢美曼如前女翩跹若飛仙恣意態之橫出

星

星

匪擬像之可踴於是有效如連秋或三或五貌傾
名郁香出洛浦秋微桂御輕紗標木蘭揭衡蕙
中流而競綠渚弱體而揚波於是稱曰綠波
清風會歌宛轉兮聲流鳴花為房兮翳荷蓋弗
胡為今時欲適又稱曰製綠菱今為永把瓊枝今
餐玉漿夜已央今風露微明河繁宿兮橫參差
中樂兮樂忘歸

無窮碧別樣紅得此更增色澤矣

秘集四卷終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五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筆華

與相如書

卓文君

群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
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贅於淫而
不悟朱弦齧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
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答文君書

司馬相如

筆華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
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于嘉吟
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今亶通儒少好學今綜群書縱橫劍技
今英敏有譽尚慕往哲今更名相如落魄遠遊今
賦子虛畢爾壯志今駟馬高車憶昔初好今雍容
孔都憐才仰德今琴心兩娛永托為妃今不恥當
鱸生平淺促今命也難扶長夜思君今形影孤步

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今抑鬱不舒。訴此悽惻。今疇忍聽予。泉穴可從。今願捐其軀。

真奇女子

琴瑟文

曹植

早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覽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頓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穀。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賢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鬻者名。所徇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恬靜之宇。坐子以寂寞之非。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

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共養神之模。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翔翔。於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起。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讀此真堪立破愁城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上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撥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通道。蓋至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天下遂不寧。至平末孫桀紂，怒而昇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竝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遊焉。

焉故爲之記

隼空立論有上古之遐思

此篇查宋刻坡集中有今爲王樸誤也坡集中尚有醉鄉記一首

行雨山銘

庾信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
開。新妝旦起。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
面似。開年寒盡。正月游春。俱除錦帳。併脫紅綸。天
絲劇藉。蝶粉生塵。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
一箇河神。

冷吟振玉

後堂室美八六銘

徐陵

高唐峻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峰因五
婦。石是三侯。險逾地肺。危隣天柱。禁苑斜通。春人
恒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諸窗併開。遙
看已識。試與便回。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景物空靈

筆華

九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水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靡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雀嘆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彌衡晉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行邁烟景晚色慘爲愁客繫飛帆於半天泛綠水於遙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寢中趣逸天半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琴余寔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鱸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會心不遠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逸興幽懷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
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
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
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
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不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
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
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
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無忽因馭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好意態

月雨尋菊序

路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辭塵成契月雨相邀問涼燠
則鴻雁在天敎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
載酒之園析葉低松直汎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
雲將野雀俱飛滴瀝公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
巾於畫閣行間飄飈挹雅步於琴堂坐聞流水宇
中科斗競落文河羣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
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濕印龜之岸泛蘭英
於戶牖應接難談下木葉於中厨池烹野雁墜白
花於濕桂落紫蒂於疎藤踰物序足悲而入風可
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
叔夜云

景色如畫

凌雲臺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克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問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

筆華

十六

將石崇筵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于楊家。得吹簫于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于更衣。西子微舉。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駁娑。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于度曲。莊鳴蟬之薄質。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鸞鴛冶袖。時飄韓椽之香。燕燕長裾。宜結

陳王之瓊。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

陽臺而無別。六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瑤瑤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栢館陰岑。絳宮晨嚴。銅螭畫靜。三星未夕。不事懷柔。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鍾。

筆華

十七

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饒。爭搏齊姬。心賞窮于六著。無怡神于暇景。惟屬意于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絕歌。凡爲十卷。曾無參于雅頌。亦靡濫于風人。淫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選。龍伸蠅屈。一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奪。

之文。碎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壇玉
函。鴻烈仙方。長惟丹枕。至于青牛帳裏。餘由既終。
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
對玩于書帷。長循環于纖手。豈知鄧學春秋。儒者
之功難習。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因勝西蜀豪
家。託情窮于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于洞簫。變彼
諸姬。聊同棄日。荷與彤管。麗矣香奩。

筆筆化工豈烟火中物耶

補龍山文

魏賦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
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座歎伏。恨
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
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帔。胡
為中觴一笑。榮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駿。文驚
驚寒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顙苗
髮。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
揚觴。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吾聞君子

筆筆

七

臨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
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
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
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替而附。
歌詩寧擇。請歌相鼠。此陋人俾出童。我右解嘲

為桓孟諸人生色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瘥。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外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伏臥而自足。不車不舟。極意而遠遊。冬而緇夏而纈。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厥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肱。脛脛無毛。剪介爲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微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辛莫觀。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途。大造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

筆筆

子

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于攻戰之具。足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僂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翳然樂而忘歸。後以爲之徒。不嗟夫子也。勿而勤行。長而疲。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睡鄉與睡鄉各自有致

筆筆

子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幾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

筆華

圭

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圍巾蘭衣手秉蕉筴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

至前有崩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架娑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偃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深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洵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人耳

筆華

圭

米公自是異人

湧翠亭記

白玉蟾

騷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窟。
江西風月窟。嘉定戊寅。瓊山白玉蟾攜劍過玉隆。
訪富川道經武城。雙鳬凌烟。一龍披月。憩武城之
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長嘯。環武城
皆山也。蒼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
峭壁數層。斷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雀。婉然如翠
烟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沙。魚浮碧波。
鷗臥素月。琉璃萬頃。烟爐千樓。杳然如霞。姬之俄。

筆華

王

湛然如游娥之穀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
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爲翠浪湧之句。觀其
風物披其景象。如章貢之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
亭者湧翠亭也。飛甍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
下如鏡。烟柳雲絲。高低如幕。綠牕漏蟾朱簷。咬兩
華。像躍風鱗。瓦鋪鴛四榻。無塵一間。如畫玉欄。截
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鰓魚。自樂適其酒量。任其
詩懷者。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桃眼。露浥桃腮。黃鸝
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媽紅宜其春也。碧

荷鑄錢綠柳。綠絲龍孫。脫殼鳩婦。晴雨釀黃梅。

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信鴈初來。秋英無
言。曉露欲結。蓴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
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巖見梅。一
雪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東杲。萬山青
紅。夕鳥南飛。群木紫翠。桐花落盡。栢子燒殘。閑中
日長。靜裡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驚霞。有時而琴胸
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碁剝琢玉聲。縱橫星點。
有時而書春蛇八章。暮鴈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

筆華

王

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清幽。收拾酒生涯。擁
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
浩蕩。江勢澎湃。松聲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
仰浮光。禽簣一聲。前後應和。飛青舞碧。凝紫流蒼。
於是而曰湧翠。蘆灣不盡。鳬渚無窮。挽回亭前。酌
以元酒。招入酒裏。詠入新詩。名公鉅儒。麟閣疊剛。
騷板如櫛。峻韻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
古亦莫聲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
浸水。表裏冰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鏡

無漲岸。孤蒲蕭瑟。月相往來。樂自無窮。也作亭者。
誰李亞夫也。一日。制城譚元振。上清黃日新。與余
抱琴而憩其上。風吹鶴。秋人訝水仙。聚薄數篇。酹
醕百盞。月影在池。馬僕。候門。援筆不思。聊述山水
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觴詠乎。斯亭
主人曰。然予亦酹酌。明日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
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雀不來抱琴。攫劍復起
舞於亭之上。神霄散吏書。

醉如錦繡韻似笙簧

世

慵巷銘

白玉蟾

丹經慵讀。道不在書。藏教慵覽。道之皮膚。至道之
要貴乎清虛。何謂清虛。終日如愚。有詩慵吟。句外
腸枯。有琴慵彈。弦外韻孤。有酒慵飲。醉外江湖。有
茶慵奕。意外工夫。慵觀溪山。內有畫圖。慵對風月
內有蓬壺。慵陪世事。內有田廬。慵問寒暑。內有神
都松栢石欄。我當如如。謂之慵巷。不亦可乎。

禪機獨參

筆

三

山居

羅倫

唐于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吸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荀媿供麥飯。歡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十數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昧子西此句。可謂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孤蘭疎可愛

熊校鼓聲記

祝允明

居臥龍街之黃土山北。鼓出郡熊。聲自西南來。騰騰沉沉。如莫知其在。嗚呼。嗚呼。霜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公微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冤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吊寒人。惋孤城。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於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憚孽。背燈之泣。崎嶇。斷。斷。劍之憤。壯。俠。撫肉之嘆。迫於悲雅。苦犬愁。蚤困。蚓且鳴。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淒。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爲記。妻其欲絕。

筆華

三九

雜說

李賀

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語于天。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益。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死。去。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于既竭者也。夫惟作者窮。

筆華

李賀

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耶。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爲文也。胸中有如許無。

筆華

李賀

狀。可知之事。其。開。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礪硯。斷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餐狂大呼。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義。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顥。義之獻之。而又過之。竟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事也。而以一杯一局。戲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冥書齋。獨自無賴。談。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

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語語化工

還魂記序

湯顯祖

天下女子有情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殞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冥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此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帝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拷譚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爲情痴者添一榜樣矣

與莫秋水書

屠隆

足下江左騷雅。烟月絲管。一路吳土。通都若
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
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
徧。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絲筆。奪
公繡腸。今足下化爲一稚男子。腹不過罷奇字。口
不復吐佳言。慙然臃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
生拊掌稱大快哉。足下謂世間必無此事。然宇宙
亦寥廓矣。風雷六丁而下。取人間書。一夕而徙其

筆華

三

山川變其人物。故鮑照才盡。少陵文而不貴。造化
播弄事。皆有之。足下不可不懼。吳中烟霞丘壑。甲
於天下。人文闢史。器物之盛。亦如之。足下坐而雄
據。噉其間。不可謂非大福。利人願言稍事挹損。
返於清疎。大要蘇龐雅俊之士。風華映人而忽患
多事。清真抱朴之夫。簡素是尚而常乏文采。亦名
缺。陷從古難。僕以規足下。足下必還以規僕。僕
則吾兩人務各去其所長。而取其所短可耳。

絕艷絕奇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蕭鼓與其美人西
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烟銷。美人
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
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
吳。殫力圖民。朝夕拮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
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
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嫻於詞賦。第一行作
吏。都成廢閣。閒或觸景起興。感事。擬詞有所題咏。

筆華

三

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
哀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依
嘗詣吳署。謁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
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
君執掌簿書。食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歎曰。同一
錦帆。耳。昔吳王之時。蕭船蕭鼓。及吳今之身。兩
部。鞭笞吳王用之。紅姝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
疲民祭泰。朝拊暮。照昔何以樂。今何以苦。夫七
尺相肖。胡所遭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

藥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操有窮之具。遊無盡之閒。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若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已出。思從底抽。披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盡者。此水平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薨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矣。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爲君捧硯。而令揆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泚治百花洲在其前。而

筆華

三

余日沾沾刑名間。不能有所題咏。撰著俾此地記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不逮茲。遠甚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筆。安在不依無辭置對矣。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配片垂不朽哉。袁中郎

袁宏道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子硯石。山作侂娃宮。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有泉常清。瑩晶可。所謂銀牀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早歲不竭。日卽散花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山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在

筆華

三

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麤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蹙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勳碧纔纔。鈎宛然。石髮中雖復鑲石作肝。能不魂消。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石有西施洞。洞中石貌其粗醜。不免唐突。或云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予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極香還。在山前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

可爲說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歛溪米氏硯史云。
蠟村不理粗發墨不慘。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
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
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承彩。竟虛待月之簾。岑骨埋
香。誰作雙鴛之霧。既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
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跌斷腸。虛無
之畫。屢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牀者。其
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
害伯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
罪豈獨在色。而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
懸鐘進百西施何益哉。

卓識名言

筆華

天

米氏硯史序

陳繼儒

予讀陸友仁米氏硯史序。其多寶未備。皆發意排
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
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
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傳人多矣。
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
耳。後人喜通脫而解檢括。查梳拉。羅沾沾籍米顛。
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
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劑。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

筆華

三九

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
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京
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游。出
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
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璫
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
祭服藻火。至襍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三公之顛
始不穢。冠帶衣冠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
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爲御屏。

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捲簾動色。撤賜酒果。文
其甚則。僉請御前視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控寄
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
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
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
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庭。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
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日。盡
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
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
筆華

筆華

四十

米顛亦應首肯

補孤山種梅敘

張 翥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
景遷而人不改。與會長新。是知有補斯究。無虧不
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繫此人功。雪
月風花。于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于瀛嶼栽梅。偃
伏千株。澹蕩寒嵐之月。峻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烟。
自崔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庚嶺之春。久
寂。羅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與關前堤之景色。奈
暗香疎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吳君異之。點綴水

筆華

筆華

花補其玉樹。種不移於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
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暑潤涓而棲白鳳。布置橫
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泠橋畔。
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
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鬪春光。亦將留山澤
之麗。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筇掃石。政堪
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
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景。盡入包羅。豈獨處
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想孤

讀葉月下之驢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雀來
看亭畔幾林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于好事云
爾時丙辰秋七月華亭張鶴題

筆端流麗詞藻鮮妍

劉徐文長先生秘集六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誌林

司馬相如傳

司馬遷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蔣相如
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
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詞賦是時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

誌林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
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載乃著子虛之
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
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
於是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
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
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
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
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

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三

誌林

二

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

發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誌林

三

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壹克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

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
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叩笮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開益斥西至沫若水南
至牂牁爲微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
子天子大悅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選
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美者臣嘗爲大
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傳居山
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倦意也乃遂就大人
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

誌林

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
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
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
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
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
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
之

獨饒風韻

初殺傳

李朝威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
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
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呼
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
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
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
者然而恨貫肌膚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
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

誌林

五

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
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
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
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
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審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
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
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
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
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

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
冠。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室
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問之。女曰。洞庭之陰
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纔帶來。以
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
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
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橘間解書。再拜以進。東
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
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

誌林

六

女曰。非羊也。甬工也。何爲甬工。曰。雷霆之類也。數
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
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
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
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
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
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纔有武夫出於波間。
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
謁大王耳。武夫搢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

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
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
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
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
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
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
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
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
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

誌林

七

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
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遂以
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閉。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
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
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
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
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
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
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

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詞
滿誠。但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
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
不診鑒聽。坐胎聲暫。使閨窗孺弱。遠罹詬害。公乃
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
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
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
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
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

誌林

人

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
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
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
靡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
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
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鏤。牽玉柱。
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電。一瞬皆下。乃擘青
天而飛去。毅初恐驟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
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

以避。役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
幸爲少盡。纒繞。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
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
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
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洎
曳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
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
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
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登神。溢立於君左右。君

誌林

九

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
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
彰。致達遠。寬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養德懷恩。
詞不諭心。毅揭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
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
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
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
中。後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
曰。所殺幾何。曰。六十。傷者千。曰。八百里。無情郎

公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艸艸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寬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簾鼓旌旄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銑傑氣顧驟悍傑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

誌林

十

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統緒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孤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髮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

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踞踞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瑤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嫵媚不服洎酒闌歡極毅

誌林

十

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

曰。跨九州。壞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鍊金。墾土。起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

誌林

十三

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官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常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

誌林

十三

毅始歸。不謀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畏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女。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櫛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

在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翦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成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惟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

誌林

古

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曰。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寬。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

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躊躇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處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感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

誌林

十五

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睹畫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涉。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

呼之曰柳公來候耳。暇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縣丞疾上山。有官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暇於砌。持暇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暇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暇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暇乃辭行。自是已後遂在。

紅線傳

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伴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將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

誌林

十七

交爲姻婭。使使日決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其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

賜。賜。遂具告其事曰。我承和父遺業。受國家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乃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廻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闥房。飭其行具。乃梳烏鬢。髻貫金釵。叙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

誌林

太

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諸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轂枕。前露一星。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

與北平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賜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燭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舂而彈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咸知酬德。聊副於咨謀。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

誌林

太

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人魏。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成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

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帶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貽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

誌林

干

亦甚矣。況國家治慶。且無疆。此卽達天理當盡。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

流歌竟。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意趣靈異筆典飛舞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勤於
肝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
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
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
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
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
然悅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
搜外官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髮鬋

誌林

主

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號楊
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
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
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
垂金鐘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絛是治其容敏
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
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
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暨後官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

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猶
致是蓋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
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
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
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
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
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
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
及安祿山引兵向關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

誌林

主

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
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
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
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
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
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
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
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
日冬之夜追憶昔年秋落黎園弟子玉管繁

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容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竟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處。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

一 諾林

主

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錦。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

於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燭。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侍衛於中。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

一 諾林

主

幽若溪流。閑如野草。

余貞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宮豪家黃衣闌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宦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資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

誌林

子六

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

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梳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

誌林

子七

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慙慙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臧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

誌林

美

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窺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起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太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

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
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
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
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
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
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
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
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

志林

九

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
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
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舜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
不宜如此。潘妃舜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
擬負他。綠珠舜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
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
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
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舜。昭君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

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空靈玄幻

誌林

手

鴛鴦傳

元 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潤澤。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餽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

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卜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感之。願致其情。無

誌本

三

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

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華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

誌本

三

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賤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

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

誌林

三

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論之。崔氏宛然。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

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悉數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

誌林

三

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

從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
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
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
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
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
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閉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
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
尋常幽會未終驚寤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

誌林

三

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
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
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
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
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
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
或達上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
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

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
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
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
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
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敝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
愁緒繁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
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疆
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
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

誌林

三

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
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
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
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
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
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
花明隱綉龍瑤釵行綵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
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頭顰顰動迴步玉塵蒙轉面

流花雪。經牀抱綺叢。鸞鵲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葉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情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慙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縈繞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闥。枕膩尚殘紅。羃羃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淮。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

誌林

三

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而張亦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夫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以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適。崔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

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并置今何道。當附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愚。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罵罵歌以傳之。崔氏

誌林

三

小名罵罵。公垂以命篇。歌曰。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罵罵。金雀姬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雅艷絕倫

柳氏傳

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
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
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
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
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
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恡
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
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

諫林

早

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餼食久之豈
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
衣接席李生坐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
十萬佐翃之費翃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
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
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
以濯浣之賤藉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竹
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齋粧具
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

且置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
遜自平盧節度潤青素藉翃名請爲書記泊宣
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諫費
鉅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
誰家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集金鴨
型左右悽悶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
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
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坊以歸第
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

諫林

主

師延竹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
以駝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中問曰
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
叱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
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
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香
車轉瞬目斷意迷失於鬼魄翃大不勝情會滯青
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強應之然意色皆
音翃有虞誤許俊者以付力自負撫劍言曰

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後曰：請見下數字當立致之。乃承繼前似雙健，得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祗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後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倭懼禍乃詣希逸大營曰：吾平生所難事，後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

誌林

聖

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于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可次

杜牧傳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提制科牧少雋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選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

誌林

聖

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成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達，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

鎮開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燈日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間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

誌林

卷

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艤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髮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

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常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纔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頭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

誌林

卷

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鼎善會鼎爲相乃併以三晟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卽政自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貌

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
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
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絕韻

李墓傳

墓開元中吹笛爲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
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醺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
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醪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
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尤敬人神以費多人少遂
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記得不遑
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
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
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身於湖心

誌林

聖主

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
始發之後昏曉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
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
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爲輕已意甚忿之良
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
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
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誦責之
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
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

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頃豪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怪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餐入雲，四座震慄。李生感踏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

誌

天

讀之令人爽然自失

崔玄微傳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號道餌術及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輩入嵩山採芝。三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添季夜聞風清月朗，不歷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輟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

誌

天

客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未必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青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脂消歇。又白衣人送

酒歌曰。終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件件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日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

其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謁謝各衆。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可稱解語花矣

獨孤還叔傳

貞元中進士獨孤還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還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郾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還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畫繫驢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幃於西牕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

誌林

圭

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牀席牙盤爇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還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舖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閒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憔悴側身下坐風韻似還叔之妻窺之大驚

卽下屋祇稍於脂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一見少年舉杯賜之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小人猶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宛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洗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今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還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陛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繞至地悄然一無所見還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成矣速

誌林

圭

驚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竝無恙還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承報娘子夢魘方寤還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日向夢與姊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凶暴者數十輩脇與裸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還叔所見竝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馬得甫異

崑崙奴傳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銷。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紅銷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晒之。遂告

誌林

李

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聞老夫也。命紅銷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臂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送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瑤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日。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

解遠近。必能爲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臂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達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

誌林

李

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搥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鸞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疲鄰近。罔然。生遂緩牽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款

生手曰知郎君頓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
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
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駝
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
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
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盞之香雲屏而每進綺羅
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
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爲
僕隸願待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

誌

幸

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
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
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
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
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
遂密扁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
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載因
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
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

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
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
下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
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
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
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
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
藥於洛陽市客顏如舊耳

是旋轉手段傳絕傳絕

却要傳

湖南觀察使李庚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昔年少狂俠。咸欲忝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綴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

誌林

宋

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遇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

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雅詭可人

妖柳傳

熙寧間。福人陶彖以令至秀州。携子希侃遊學。侃美丰姿。尚詠謠。涉山水而怡情。侶花酒以適意。長吟獨咏。慕景興懷。慨然有超天下志。而功名事不足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拂林。淡月漾水。希侃不能成寐。起未數步。而山鐘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假律一賦。獨得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睇間。一娉婷茶前。陶生驚謂曰。夢耶。祟耶。妖曰。美君高懷。特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

誌林

李

近。妖答曰。門崖壁石。願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菱葑我隣比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荒之寂。日飄遙於烟水之鄉。無所憐也。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堅永約。生曰。此中願耳。奈家尊赴宦。且屬意鄙身。固難舍也。妖撫然唏吁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君乃欲爲風中之樹耶。

誌林

李

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丘壑乎。妖曰。徒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爲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爲高。孰謂丘壑非賢者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氓氓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寶家五桂。不可謂不分。蘂也。今未幾而雨露凄涼。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子。採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清。未聞榮前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上。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言之。有步生蓮花者。有粧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蒸梨見逐者。有啖棗求去者。疎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弗若歟。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樑。天不我遇。則塗樗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由人乎哉。不然。謂之釣變傳之策。儲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版。朽爛濱岩。

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牧然曰：信如子言，甘與庸庸者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烟暮雨，同一丘耳。孰分梧、檟之與，楸、棘乎？生日：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爲可鄙也。垂涎富貴者，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松夢之思。懷懷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

誌林

主

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華茂未幾，枯稿隨至。方將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爲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日：人孰無死也，必欲高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徒朝求井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世途，憂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依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縱廟栢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此者乎？若夫托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食菊英，紉

蘭佩，逍遙於塢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雀同夢，雖片月浮雲，不足以喻其閑；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又享，歷焉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以此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話，足開心胸。子殆非山家者流歟？而何其興達也？妖復低容促膝曰：章臺舊喬，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霸陵之門戶，問者疎而隨者少也。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以避此耳。生嘆曰：然才容兼妙，

誌林

主

無怪乎不屑事人也。妖又太息曰：張君一別，腰際眉粗，眠臥含情，春春虛度，連理之樂，殆不可復於今矣。生日：然則有兄弟否？妖曰：紫荊伐後，箕相煎者多也。念本憐枝者，誰歟？生日：既爾孤獨，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色，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賣則擠矣。生日：若然，則人可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良幹，郡縣乏敷惠之甘棠，遠家喬木爲霜，背寒而蠹也數矣。又且放王

之牛羊株連善類顛仆之禍行將切於本根也。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愁雲十里苦荒蕪敗情颺竟消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晴暖一簇翠烟畫舫玉聽酒旗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月暮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吾君是以不辭李下私

誌林

太

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爲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嚙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卽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繡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款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塵於無驚雀伴鷗肩洗星澗於不染上躡華野之孤犂春田青靄下續桐江之一線秋水寒潭桂杖穿花一無留念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遶平松杉據弄床頭之笛日心飛於蘭桂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

切將與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臨慕紫微之臺開肩挨黃棘之門牆鎖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博洽多聞艷冶括目嫵娜醉心意必仙種也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禪鋪松陰之下欲求再會交接開極盡情事起與生別。鷄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情久已屬長條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願生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象欲發泊生意逗逗不進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

誌林

太

妖然不許曰妾奉蒲妾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採武安之藥種邵平之瓜。淡岩雲湖水中也願可自驅危枝爲人振落剪拂甚哉妾所不願也矣。生情不能舍哀哀懇乞約以季餘希侃忽遺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過秀令象亟詣告之師乃除地爲壇設觀音像取楊柳酒水咒之結跏趺坐引妖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妖答曰會稽之東汴山之陽是我之宅。古木蒼

茶師曰噫見蓋柳也吾嘗聞是見返性矣不道其
復爲幻也妖乃輒然笑曰陶君有緣兒將教以不
灰之術非祟也師不能審爲宜楞嚴秘密神呪令
痛自悔恨毋爲物邪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
生曰久與子遊何忍遽舍願觴爲別卽相對引滿
作詩泣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上多綠與子期今
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
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論議皆花木之事
然鑿鑿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爲希靖不求仕

離林

李太

進歸家享年壽云

語語不離本色思巧筆玄

僧圓澤傳

蘇賦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祿山脂東都
以居守灰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
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
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
勝交論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峽
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
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
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

裴林

李太

襦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
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
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
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
後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
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
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

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有異趣。

志本

志本

竹溪逸民傳

朱濂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名。燁燁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激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先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遠。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

志本

志本

月照。今頭成雪。頭成雪。今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已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息自怡。尚可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哀。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晚。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雀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

一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樵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于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藟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酒其名烏傷人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與

諸林

七

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與士之沈酣聲利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與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與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爲逸民傳神

刻徐文長先生集七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談芬

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術經旬不語人問何以日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視之謂公曰何不取之公投繯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人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

談芬

足語姓名哉

鵬冠子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喜此贖贖也免爲巢由洗耳清溪之濱

段干木請客供厨惟淪筍日家貧山居惟筍一味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荅曰吾欲汝知我心內苦

爲援初虞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

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與也。不則守錢虜耳。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輶。請

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滌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

量也。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

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

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

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

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德薄矣。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遠客。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

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司馬德操微。括囊謹默。人有以泰。實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實所疑。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答君之意乎。微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不能屈。

手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潘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覓。猶應登此。

畢茂世云。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談林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嘗以任放爲達。或有保龜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之其器。

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婿於禮不順。答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遠牀。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閣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子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績。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振而退。

談林

五

劉公榮與人飲酒。雅獷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琊王伯與。終當爲情死。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鄒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適曰賴有此耳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祖逖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此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

談夢

六

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衛洗馬玠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

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晉庾亮造周愷愷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忽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庾公常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談夢

七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卞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

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晉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語月泰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袁淑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宜武嘗問酒有何好而

談芬

八

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見可見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

親人

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劉尹道江道琴不能言而能不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王中郎以鬪碁是坐隱支公以鬪碁為平談

顏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臨左右啓依常處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談芬

九

戴仲若顯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顯答曰往

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

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為懷

王獻之夜臥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瑣我家

舊物可持置之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談芬

十

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寫恒恐兒輩覺。抑欣樂之趣。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言五車。何以無一言。

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共生於階庭耳。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問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談芬

上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子荆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峩巍。以嵯峨。其水沔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徒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雜著

十一

得得亦不賣

聖謨薦種。嵩於河南尹田。飲謂飲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飲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史耶。謨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王司州至吳興。甲渚中看嘆曰。非爲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人。

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淵明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秣稭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中臥。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雜著

十三

殷仲文勸來武帝。蓄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蓄酒解帝。曰。是解故。來蓄。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孝武問王夷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世祖至殷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悲。

加厚賞羊卽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忘妻耳

皇甫亮三日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
一日醉一日病酒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峻得臣筆測得
臣文美得臣義驥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
狂曰其狂不可及

劉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
憲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談苑

十四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顧長康啖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崔司徒每與盧玄談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

情更深

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粲每經其戶輒嘆曰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乎

齊武帝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
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
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

張思光爲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時人恨
古時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卿殊有

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
二王無臣法

談苑

十五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爲有爲無侍中

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北海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

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梁武帝嘗以棗樹蘭陵蒲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

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應聲曰陛

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君以戰栗

昭明太子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結

與竹山水有清音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常指其著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官商中聲。然每至

談藝

十六

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斗酒可樂耳。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溪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於清泉山中。不乏。

田游巖頗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此佳不。游巖曰。

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銅疾。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或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搜索。着亦可識。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祿者。睿宗道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石佳處。何必在遠。承祿徐答曰。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腸春。

談藝

十七

李太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語。來搔首問青天耳。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

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鈎。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

丞相悚然。

明王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

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
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
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李勉為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
盧杞姦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為姦也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詩曰今日北窗下自問
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酒
罷輒吟詩三友通相引循環無已時

蘇本

太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令公索句時元白首
唱次至楊汝士汝士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
此時金谷有高人在建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
澹生活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蔬達
者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今橋鼎小兒以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
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張祐字承吉苦吟時妻罕與之不應妻責祐曰

吾口吻方生花奚暇施汝

孔極侍郎朝迴過山道于一叟之廬下延入廳
妻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
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
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妓
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殉
猶帶淚

蘇本

太

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陽耳
魏仲先冠萊公同遊郊僧寺各留題後又同到
寺中見寇詩用碧紗籠魏詩則塵昏滿壁時有官
妓以衣袖拂之仲先笑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
勝似碧紗籠

歐陽修居洛時遊嵩山卻僕吏放意而徇至一寺
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于殿陛傍有老僧閱經
自若公問曰古之高僧臨死之際類皆談笑脫
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

戲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

荆公棋品不高。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勢將敗。便歛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志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頽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

談易

子

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願見坐中妓。卽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日本無心上。却有。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七十而猶有嬰孩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

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祕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棋。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蘇東坡在絳陽。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帝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

談易

子

曰。吾從衆。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云。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願。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慍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唱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字風調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

在齊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聽眉。
悲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以黨曰。無令中朝士
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

東坡在惠州與朝雲別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
淒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太白。唱花褪殘紅。朝
雲歌喉將轉。淚滿衣襟。公詰之曰。妾所不能歌。是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公翻然大
笑曰。是我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

讀本

三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
中。便覺面顏可憎。語言無味。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盞。公自負夫人以
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張商英少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
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
遂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
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

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心
內與自謂得其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隣屋烟氣所染。屋
乃貧人所寄。豐卽塗泥塞竈。張幕蔽風。久之折去。
其屋嘆曰。冰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
卽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比。驅爭先。然脂粉
之徒。正當在後。

讀本

三

張玄之頗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
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
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
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
歌。當墟。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
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速乎。曰。本領既
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習
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

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當望斯

言庶乎寡過

趙母嫁女臨嫁教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乎母曰好尚不可爲况惡乎

明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

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北之所本

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倪雲林善山水爲一代名匠獨不寫人物太祖高

皇帝問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

人物可盡耳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

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

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靖難時早敬不屈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

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文朝繼統陳迥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

上命割其肉塞迥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

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陛下豈不

聞乎

王光巷遁跡西山姚少師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

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

常書一紙寄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艷目不必牡丹

村酒酣人何須綠蟻

徐昌穀構別墅實邑之北邙前後塚累累或舉威

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日見

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張茂卿家居頗事聲伎一日園中櫻桃花開携酒

其下曰紅粉風流無論此君悉所伎妾

李延平云盈宇宙皆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爲鼓

吹一鶯啼也戴顓以爲鍼砭一蟋蟀也道賁以爲

蕭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三君之胸次耳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強起之王辭

曰豈有青年解組白首彈冠者乎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

勿填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異

目名可填此耳。

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終歸一致。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甌。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丘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僧。曰。老僧從此悟禪。丘問從何處悟。對曰。是怎

素芬

主

錢漣離去。秋波那一轉。丘笑而領之。

錢漣離去。告歸。門生葉守揚州。遣使迎公。應奉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杖來者。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踐。在人情也。

楊用修謫居滇。賦閑情詞云。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媚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悉腸蘭。烟同煎。愁和悶。經歲經年。

呂文懿好者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所夕。一

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不若得此爲快。

靈璧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則必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於江淮間。謂曰。君因遊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劉曰。卿看此。劉郎登靈璧。常有耶。

李崧明作詩。一句不工。卽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又還來。

王守仁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遂歷崑崙至之。其人正熟睡。公俟其醒。問最上一乘。其

素芬

主

人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公恍然悟。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報。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爲薄行。任夫不作厚顏君子。

李汝舟揚州倖不欲赴。人間之。輒曰。宗元小生。

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
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
拆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
終身絕之。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
拜他人猶可。余遇蘇亦不答拜。東橋答云。此所以
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嚴嵩謾曰。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

談本

不

王

陸平泉獨退處於夜。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
此處怕見陶淵明。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呼曰。男兒。
雙足當從此處插入。其他皆狼藉耳。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
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
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宗少文好山水。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少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宗少文問姪慤曰。若志何若。慤曰。願乘長風。破萬
里巨浪。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
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爲椿
杞。

李于鱗云。華歆管寧。邴原。游學相善。時號三龍。歆
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余恨不生遼。其時精
則爲領下。珠掛則爲鱗中耳。

談本

王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毗睨久之。譚曰。公能
遍識耶。汪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閔中耳。

江南明謂王十嶽曰。吾文與弇州何似。答曰。鑿海
志在容流。補天志在無漏。用志不同。各歸其極。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帙。曹臣常過之。數
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隣

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曰。汝終不戀
故人。忍捨此米家筆耶。復留累日。

晉書真曰。未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

自悠然

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層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經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釵麝有新蕩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與何如也吳花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醒便是調和手段

王百穀云從江干溪畔石上聽水聲浩浩潺潺冷

讀本

三

冷鄰鄰恰似一部天然之樂疑有湘靈者在水中鼓瑟也

李卓吾云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秋聲山禽聲陶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韻詩腸之鼓吹也然靜聽之適情之韻當以賣花聲爲第一

李卓吾謂歌中丞曰世人白晝作寐語公以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羅汝鵬多詩少年印白一日起吊喪家司喪者謂

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得不如

梅嶺懸峭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又小康人騎始得暫息態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羨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熊際華曰夢以昨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袁中郎作吳令當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扶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並便覺烏紗礙人

讀本

三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知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馮公昆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然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袁了凡云則何益矣若戰有如酒兵試妄言之談空不如說鬼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勾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
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自有致

有客過陳眉公巖樹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極
陳枯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
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
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有客來
相訪通名是伏羲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簾皆
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讀本

三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
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崔守菓遣
猿收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
得力落難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
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金陵女郎沙宛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遺吳鹿長

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引同送
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冕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
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

全集七卷終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八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曠述

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莫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灶更燃之。

曠述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嘗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

窮。輒痛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爐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

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妻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

曠述

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過肉。塊然復醉。常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起。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稽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醺酒熟。卓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縛而縛之。知

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饕餮側取醉而去。
荀粲娶曹洪女。有艷色。專房嬖婉。情義至篤。冬月
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後婦卒。傳
假吊之。粲不言。而神傷。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
難。子之謂也。遺才有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
佳人難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
也。痛悼不能已。已未幾亦亡。

陸士龍好笑。嘗着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
笑不已。幾落水。

曠述

三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
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詣
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
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第四姬奉酒。形色
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
家人何預卿事。

王羲之性愛鷺。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善鳴。求市
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
之。羲之嘆惜。彌日。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鷺。羲之往。

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馮道德經。當舉
羣相贈耳。羲之欣然。駕畢。籠鷺而歸。甚以爲樂。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
相識。遇桓於舫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
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問。云。聞君善吹笛。試爲一
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
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空室。命酌酒。四望皎
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

曠述

四

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
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
須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又
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
猷當往。乃掃地設席。相待。王肩輿徑造
竹下。嘯咏良久。主已失聲。酒釐還當通達。直欲出
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
質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
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
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
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我
素業

慎伯筠秋夜待潮江上置酒對月獨飲吟嘯自若
顧子敦偶至亦懷一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
與語酒盡各散去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以因附百詩函書既

贖還

五

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
安作置書壁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
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
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
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
去云何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
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
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羅友如何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管署牆肆不以爲
羞一日聞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
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
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退桓溫常責之云君
大不逮乞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

贖還

六

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
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
然則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
落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顧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咏
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
愷之不覺遂申止而止

長康嘗以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皆其深所珍
惜者南郡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之

詔云未開。長康見封題如初。但失去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爲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二壁。遂閉戶。往來百餘日。畫維摩一。驅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至百萬錢。

曠達

七

陶潛性愛菊。每對花。命酒獨酌。吟咏。移日爲彭澤令。宅邊有叢菊。重九日出坐。徑邊採菊。盈把。時無酒。忽有江州守王弘。令白丞送酒至。遂飲醉而歸。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郭忠恕放曠。雍岐陝洛間。常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大寒。鑿水而浴。尤善畫。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盡。卽自爲之時。與彼夫小民入市。肆飲。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郭恕先尤不與俗人在。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寶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

恕先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爲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戢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法。

曠達

八

李納性辨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親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志。

种明逸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劉邑性嗜於酒。以味似鯉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寒。瘡痂落牀上。邑取食之。靈休大驚。瘡未落者。悉褫取。邑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邑何顧見。瘡遂舉。體流血。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功竟飲子納奩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醵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屏至門方知是袁尹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甯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洒掃

續述

九

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宗測春遊山谷間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宗測樂閒靜好松竹常見日歸竹影上窗以筆備描之

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婉言以止之曰惜此笋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贈乃令人買大笋送之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

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袍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報神阻氣勢索莫累局連北

續述

十

梁公對御就襪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買胡琴者價百萬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

驚問答曰余善此樂明日可集宜陽里與公等操之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操琴

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轍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通

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于都下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然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詩瓢也接得之明皇春宴宮中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

明皇與太真晏賞牡丹召白作清平調三首以覆之管弦時白已醉乃以水堯面而見上上曰朕欲卿作清平調恐卿醉後不能立就耳白對曰臣平日只須十酒便成百篇今應徵醉正足展薄技耳

續集

十二

上命貴妃爲之捧硯三調一揮而就上覽畢贊嘆良久復以美醞勞之白連進三斗醉仆在地大呼曰臣酒中仙也上帝差臣下界爲陛下修文耳上顧謂貴妃曰此真狂學士也令力士翼之出俾至半門外白令力士脫足上靴力士有難色白揮拳而強之力士不得已從焉白唱咏以歸院

李白爲永王璘門客後璘作亂白亦坐罪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於夜郎因過采石江醉後見月在江中以手捉之溺水而逝

世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繩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張旭蘄州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助不可復得也世呼爲張顛

何修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

王維居輞川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續述

十三

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買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譙三詩人因避席俛映擁爐火以觀俄有娥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

絕句尋又一伶諷曰開簾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
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
又一伶諷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
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二人曰
此輩俱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陽春
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
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
須臾次至雙鬟餐聲則曰青沙遠上白雲間一片

曠述

十三

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愁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之渙柳榆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
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噉昌
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
飲醉竟日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閨門著書或獨行野中
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卽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
輿

唐穆宗宮中牡丹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

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枯香使

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
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
聲曰聊代清耳

李參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
賓客以爲盛會昭言予有表弟欲登末坐袞焚衣
而出滿座嗤笑少頃昭曰請表弟歌及喉轉一聲
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曠述

十四

可啞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每有宴集命僮掎苦
海於前共資諧戲極歡而罷
懷素貧無紙學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
洒名曰綠天作種紙庵

唐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
盤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候之人謂張籍花淫
侯穆有詩名因寒食郊行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
下穆長揖就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飲乃以梨
花爲題穆吟云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空

玉樹白蟻泛金甌。粧靚青娥。妬光凝粉。蝶夢年年。寒食夜吟。遶不勝愁。衆客闌筆。

雷威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酣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名曰松雪。前蜀王建判官馮涓。好戲。時風翔遣張郎中通好。來晨宴接。王慮馮公先語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機。乃令客將傳達。且請緘默。坐既定。而賓主寂然。無敢發其語端者。馮乃取青蒲。經然嚼之。四三流涎。因成大笑。

曠述

劉銀在國。春深。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膳訖。昔集角勝。負於殿中。官士抱關。官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屑。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竇壁柱。棋堦砌。並作隔筒。密插。穠花。榜曰錦洞天。

韓熙載。售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伴舒雅。執板。挽之。隨戶乞食。以爲笑。美。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焚香一炷。時號爲伴月香。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郁然。

曠述

宋

滿室。時人謂之梅香。

僧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賞花者。不同。親疎。謂之看花局。時人戲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于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九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宋子京。修新唐書。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橡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

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傾諸姬曰：汝輩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亦自不惡。乃闕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几達晨。

小宋好客。會賓於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

曠述

十七

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論所親令誦諫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喫齋者。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處同喫齋飯。是為甚底。

臨立本家代善。盡到荊州。觀張僧繇舊迹。初往觀之。曰：虎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其喜吟詩尤尚枯澀。每遇景物。搜奇抉異。忘返常野。中途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屬聲曰：得之矣。然夫瞿然驚駭。翠臂垂薪而走。遇游微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

魯宗道為論德。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

曠述

太

林逋隱居孤山。微辟不就。構巢居閣。繞植梅花。吟咏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雀招之。

范蜀公居許下。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餘醪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酬一大白。或笑語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

錢惟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

遊嵩山自頴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信遺厨傳歌姬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如此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巖莫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卽休三平二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密覘之子美讀漢

曠述

下九

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石曼卿謫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開映使人以泥累桃核爲彈拋擲於嶺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

陳隨家蓄數姬每日晚藏花一枝使姬射覆中

者宿時號花媒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浪不復爲吟咤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曠述

下九

帝知無爲軍見州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帝曰誠有否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僧教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元章得之抱之眠三日嘗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二品目不復省錄郡事時楊傑爲察使知米以好石廢事以正言責之米徑前於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皆具色極清潤舉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中又出一石疊嶂

層巒奇巧更勝。又納之袖中。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鑿之巧。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米芾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濯之。客去必濯其坐榻。每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于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偶有朝靴爲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復穿。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恒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

廣事

主

之手恐爲所洗。旣坐輜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冕以道。以道大笑。下輜握手問曰。冕四你道似甚底。冕云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用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于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你船法欲重攸。遂與之。

韓持國維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朱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能間死土。所能貯合。當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李涉嘗過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口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又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

廣事

主

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康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尤瑄狎。適睿思頗有微宗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瑄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以示康。康給瑄人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瑄出見之大駭。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示之。天威頓

齊

曠述

三

燭光香霧歌吹襟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張功甫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相

宋僧文瑩博學攻詩多與達人墨士相賓主堂前種竹數竿蓄雀一隻遇月明風清則倚竹調雀嗽

有張功甫錄宴客牡丹會衆賓既集一虛堂中又

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餐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

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殷絲竹次第而

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九首飾衣領皆牡丹首

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

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

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

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九十易所誣者皆前

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

曠述

四

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人跡罕至綠褥可愛居

蔚山中令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桶煎茶後

濯足人訝問之曰前者無觸故煎茶後者或爲

氣所穢故以濯足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

中有汗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

剗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杜

楊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于門曰客

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

吟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上

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

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

丁誠常令兩女妓掖侍上客於堂中後以好色致

疾既廢卜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

送令一婢子送至中門以故賓客之至者倍于

病時

倪瓚性好潔每盥頸易水數十次閣前置梧石

劉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趙子固嘗得_{自石所藏}武不損本襖帖乘舟夜汎而歸行至_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康對山嘗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者賣琵琶自

廣述

王

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通十世孫嗣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要無子客默然

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賜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李谷坪謫驛丞代巡某以同年招之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側坐代巡竟

使上座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踞月長安街席地而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即趨至輿拱曰盡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廣述

王

李空峒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止俞怪問足下何官李徐答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

鮑庵吳文定公初歸林下日拜謁親友忽見一業皮匠者乃公韋布時之故隣也即步入其門拜之且相與低坐矮簷下敘故舊皮匠者亦喜甚傾謂公曰欲沽壺酒以話舊可乎公曰諾皮匠乃沽酒脯對酌斗室中話濃忘返是日有貴官設宴候

公事不知公於此也。四訪之無所得。時有好事者指示之。始得達焉。見公與皮匠低生亦薄。然公頗謂吏曰。官府酒易。故人之酒不易。吾今日將盡故人情。汝善為我。吏笑而去。抵暮公始歸。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默才壯。香拜訖。徑升。偶坐。搢紳。拊其首而勸。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奸。虧我語畢。淚如迸泉。廟祝拉柱下。視神目淚亦湧出。

續述

子云

鮑無雄落魄無遇。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醉後。忽照水。照見影人。勸曰。丈夫三十歲。尚如此頭顱耶。

吳孺子每就中花枝狼籍。則以散余。間臥之。孫去初寓武。賁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翹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

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錢崔離里居。一日聞江都某妓名。遂造江都。既至。適鹽使者行部。乃崔離門生也。投刺視却。御史快甚。獨意其或有心。私屬吾事。崔離曰。適聞此中有佳妓。來求一見。乘便顧卿。煩為我訪問。御史因命人訊之。已屬鹽賈矣。還報。御史有難色。崔離曰。向苦無消息耳。既知去向。安藉卿為辭。出同逆旅館人。謂大賈買人。重其才名。遂留飲焉。酒間呼主人。其跋此間。特欲識妓某耳。近聞歸卿。幸賜一見。

續述

子云

主人出妓。傳花把酒。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皎若秋月。妓因出白綾。請留新句。遂題一絕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去。明晨竟歸御史踪跡。已不知遠近矣。

桑民懌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塔船。因擊桌曰。此同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桑民懌聞邑博士。按察觀學者行部。抵邑不見悅。乃使人之。記今安在。皆曰。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

往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圯，守妻子無暇。何暇候按察耶？按察久不能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卽按察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及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屬聲曰：「博士分不當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無賢于悅，奈何以皮面相恐？」廖廓天下士哉！因脫帽徑出。按察度無已，乃下雷之。

曠述

三九

無獻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剖擊，扯隣舡食之。曰：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爲散諸隣里。

楊用修戍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乞其詩，論不可得，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間首重賞妓女，購歸裝演成卷。用修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旦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爲怪。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故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

龍溪起綽綽不休，人遂呼顛主事。

龍溪少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王陽明偶與之，知其爲大乘法器，然龍溪極厭薄講良知者，絕不肯一會。陽明日便與門弟子陸博投壺飲酒，龍溪笑曰：「你們講學，酸腐之儒也，如何作此事？」答者曰：「這裏日日是如此。」卽王老師在家亦然。豈有此酸腐之語？龍溪便驚異，求見陽明。陽明一會，龍溪卽納拜矣。

曠述

三九

陽明充贊禮生，朝使者頗傲物，不以禮遇諸生。是時行禮，顧外謬失儀。陽明卽大唱失儀狀，語既峻切，詞又藻麗。若素練者，朝使並諸司皆慚息，不敢不俯伏以聽也。朝使恨甚，不得不引罪，照例納米以自贖。至三日，朝使又禮當詣學謁廟，升講堂聽講。乃默構博士官，命陽明充講。將藉此相辱。陽明以報前隙，至期陽明知之，乃欣然不辭，請於衆曰：「九經書子史在，諸生亦講之，有素在上司亦聽之。」已然。今日請以高皇大誥三篇一講。庶官吏軍民

唐伯虎易簪時取箱一幅題其上云生在陽間有
散場死歸地府亦何妨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
零在異鄉擲筆而逝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
無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倒

曠述

三

祝允明唐寅張靈皆誕節猖狂嘗雨雪中作乞兒
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
悉白知之又常被擊持籃相與躋虎丘爲道人唱
有客吟頗溫乃借筆疾書數韻雲烟滿紙翻然而
逝客蹤跡之更不可得遂就其仙

祝允明常傳粉黛從優伶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
之多齋金游允明甚洽海內索其文及書者接踵

金幣至門輒以疾辭不見時醉使館中獲之
累紙可得也

祝允明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
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更好
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詈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牀而聽遂乘興爲竹石一
幅詰旦尋訪乃太商也因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月
其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勵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
也亟索而碎之

曠述

三

王稚欽一日出候其師蔡潮潮謂曰生來候我
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稚欽曰善乃前迎之
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
罵曰蔡師悞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
守勿更待一府中惶伏亡敢問者分守窘不能具
朝餉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
王廷陳別秩歸家居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
見者稚欽多蓬首跣足因服應之間衣紅紵窄
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黃鍾之調。流傳雅卓。越罕罕。當上春官時。適日子
菴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往遊西
湖。盤桓累月。

胡宗憲宴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嘉則作饒
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甚。短兵相接處。殺人
如草不聞聲。胡起將嘉則。鬚曰。柯物沈郎雄快如
此。

儀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豪
侈嗜酒。每月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咸勸其後

曠述

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為財。用及業盡。不能
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給。曰。吾
學書。為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
日射水。鱗鱗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
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陸世明舉於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
為商。令納稅。陸叩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
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
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

蔣性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
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為他舟窘。辱二
僕。顧解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笑
謂曰。渠豈為伊哄耶。

秘集八卷終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九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諧史

武帝因方士之言以君山石穴中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帝齋戒七日往求得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嘗之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此酒曰不死酒殺之若死此酒不驗如其有驗殺亦不死帝笑釋之

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求報

諧史

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與足嚴曰買菜乎

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修爲君平設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魯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爲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逸未遭良匹不似妾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

諧史

王丞相枕周伯仁臂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王仲祖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此中出入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其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長史。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舫住在其間。上大笑。

領長庚盡謝。勿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

諸史

三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盧曰某聞所有。乃假黃蟲。賈曰亦聞不傷稼。盧多損耳。謝莊有口辨。宋孝武帝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辭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父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過其敵者。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故爲皮搨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

李彥古者。通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墨池皮搨。謹祇候參。到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僧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仲尼有何闕而居闕里。

劉焯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焯曰君馬何遲。筠曰只爲五更三燂。曰何不與他七上八下。焯蹄則下馬行也。

諸史

四

隋河間郡劉雙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柳着。焯曰終日柳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楊素並馬言語。路傍有槐樹。顧顧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日能。素云何計。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卽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回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

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擺機，答曰：不若孤獨獨登。」

唐敬業高崔見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爲來？」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諧史

五

筆九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果父不及昂父。」

狄仁傑戲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勞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狗。」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安西衙將劉文樹善奏對，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

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說，密貽黃幡綽，所不言之。幡綽進嘲曰：「可憐劉文樹，髭鬚共類，願別住，面孔不似，猢猻猢猻，枉似文樹上大笑。」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是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模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張祐柘枝詩有「鴛鴦繡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樂天名之爲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

諧史

六

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游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慰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啞郎不敢。」

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抑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啞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猥猥而走。

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拊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潛邸間。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廻。謂樞近曰。唱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雀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諧史

七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覲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壁曰。大丞相再從侄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詼訕。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

李崇爲尚書。入宮而伶倫食肉。止有雞茹。非道崇客李元祐。謂之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雞十八。問者大笑。

父子好飲。少羶。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謀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減。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麻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父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四臟乎。

諧史

八

出鎮洛官爲都統。以禦黃巢。携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王亦大笑。

五代時馮諱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褻急。顧吏詰責曰。

吾輩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
崔善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僂嘲之
曰崔子面如鈎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
有頭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上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
自此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
自乞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歡范病
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

諸史

九

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
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遂巡走入

晏元獻公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
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
此互相訛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
聲曰王琪摩月叶三聲一座爲之大笑

歐陽公語人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
子自遠颺喝來也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旦

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
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
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
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
簡州公婿既公先娶王夫人姊死再娶其妹故拱
辰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原
父思報之三人會間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
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音學究怒而責

諸史

十

之曰蛇當讀作姨字無得再誤明日學子觀乞兒
弄蛇飯後方來問何宴也曰遇有弄蛇者從衆觀
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爲之噱
然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
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
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
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呂忠卿語王荆公曰公固有野用園葵洗之當去

公曰吾面黑耳非野也呂曰園姜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姜其如予何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註侍立殿中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郭功甫常遊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自吟誦聲振左右因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驚

詩見

十一

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東坡常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端颺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姦頽然不悅而去影搖二句石曼卿松詩也

世以癩疾鼻塔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援躍而升木顏淵儒緩顧

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輒避之所謂石幢下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劉貢父晚年得風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屑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默然無言但感愴而已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林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來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

諸見

十一

子瞻且云某有事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墳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脊竈面有仇色曰伯夷也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疾竈者謂曰勸汝別謀

於他所沒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
故人大笑而去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
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矣
主人笑倒

劉貢父鵲客蘊子繕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餽
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坡答曰奈這事須當歸滿座
大笑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

諸史

十一

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米元章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蝗
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
力擠排若是數邑遣去須教貴郡發來聞者大噱
劉攽性滑稽熙寧爲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
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
御苑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
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

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豈
園內獅子乎衆大笑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石
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
見卽欲回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學
士見其喘其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
不問中立乃掩口笑別去盛乃悟罵曰奴乃以我
爲牛

諸史

十四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鞍馬驚曼卿墮地從
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頗我是石學士若凡學士
豈不跌碎乎

石動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
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
人未着冠博士口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筭曰已
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博士曰據何文
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
入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

劉子儀三人玉堂望人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上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傘也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淡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蘇太年少一日聘至燕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其人無甚奇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與自

諸史

五

求押到何也

潘滄邇近一客陸姓字伯陽潘晒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何堪命名

朱熹先生鄉薦居榜尾同榜者謂曰以先生之才

獨在吾輩之後我輩寧無愧先生寧無愧乎公笑

曰至矣盡矣纔呼小子之名顛之倒之又任諸君

之首

張子韶制策至臨未畢邵常促之子韶曰未也

談及公等

張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同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闊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開辦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開揖而問之彼疑開爲攫徒因譴開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開開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驚朝士駭曰是

諸史

十本

何官位開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王鈔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論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鈔曰前所見戒誠如公言已

大散矣客請問其名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婿各

與千貫矣

李安義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

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

後佳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十八

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餘慶呼左右曰燭蒸去毛莫切折須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餅一器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羹諸人強進而罷

劉魯風按謁所知爲典謁者所阻吟曰萬卷詩書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報知者名紙毛生不爲通

諸史

七

盧公暮年喪妻續絃祝氏甚少艾然祝以非偶每日攢眉盧見而問曰汝得非恨我年大耶曰非也抑或恨我官卑耶曰非也盧曰然則爲何祝曰不恨盧郎年紀大不恨盧郎官職卑只恨妾身生太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元時許先生叩虞文靖不遇題曰日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公歸見之即對曰朝朝來晤何許子之不憚煩

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因請約

明且即還與之生且往索請曰吾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于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北清燈窗所業書卽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之曰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興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香耳

我朝輔相以三楊爲首稱一時同相謂之三楊學士海榮皆登進士惟士奇由薦舉賢良致相位一日合席間以松竹梅爲題分賦一詩文敏文定二

諸史

太

公題畢各于後題云賜進士某文貞公見而怪之應賦梅詩乃奮筆題曰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文定文敏皆笑而謝之

王忠肅退朝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曰此婦甚有方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頃何以擊轉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李怒命從者縛神投之江中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

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面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耳

師召赴李西涯飲座中鬱色上呼下應師召茫然受罰無筭歸語友人西涯能前知而我不能故受罰而醉耳友問得其故乃笑曰君受欺矣散子上一下六上二下五上三下四未有不合七數者師召猶豫友因取以驗之始悟急趨西涯所撫掌曰

諸東

十九

君前行令誑我我冷能矣西涯知其必來預爲另造散色顛倒其上下之數復如是呼之西涯識之而師召以前說呼之皆不合遂大服曰西涯真聖人也豈欺我者哉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爲學士戲曰先生知幾故人職方陸應曰先生用熟故予入翰林

何中丞棟偕許中丞嘗輕車載衣過朱姬館或戲之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乃質所爲詩湯始稱

佳既倦屢請乃謝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無罪

陳進士爲歛令墨聲甚著後改爲南大理評事司徒方定之笑曰陳公昔爲富翁今爲評事怪哉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忽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

諸東

二十

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王文成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啓突入端廳端卽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端對曰按律諸

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

滁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妙滑稽當下祭畢見

諸生爭取祭物。乃戲作彈文曰。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開炒炒。爭猪肉的。你精我肥。爭飯頭。的你大我小。顏淵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夥餓草。

桑榆爲孟州分判。或稱縣長平似秤。明似鏡。漸不然。其言折之曰。却被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世廟時嚴分宜用事。適有怪見于宮中。其形多目多手。以問羣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官。對人擲

諸史

主

掄曰。人自不讀書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何謂。元美曰。大學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微聞之。深惡焉。

有公會而分宜于世蕃後至。座間客曰。何爲來遲。蕃曰。偶傷風耳。王元美唱琵琶語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

王元美適宴客。有以星術見者。座客爭談星命。元美曰。吾自曉大八字。不用若等問。何爲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全椒舊有項廟。余謂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殆爲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加靖間有縫衣者。賄得冠帶。顧霞山作詩以嘲之。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盡。盡分明兩箇剪刀爺。

王聖美爲縣令。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不顧聖美。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

諸史

主

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張真人彥頤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樂巴。哭酒。成都火。戒彥頤想乏酒。故有此災。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萱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識我。

松江張進士美容姿。過吳門訪范學憲。范奇醜。二人同步閭門市中。小兒無不隨觀。張謂范曰。爲我看也。范笑曰。還是看我。

皇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
入人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即起於
大人乘轎之年

豐南馬吏部素簡傲家居性益僻錯其友人葉蓁
者遣人致書而語有忤其意者令以泥塗其家人
之面坐客駭而問之蓁曰豈不開其葉蓁泥其
家人乎

馮祭酒具區僂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
於上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舟厲聲

諸史

二十三

日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
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
學士港矣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不
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則恐流
鼻白

孫一元隱居西湖矯情不娶倣林逋以梅窠爲妻
子後改度徙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過吳興謂
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一人寄語譙君君不得無罪

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已其八曰梅令眷
宿令郎耳孫無地

李至剛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
人李至剛於是館職中人故謔言曰差死人李至
剛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
羲皇以上人盡燃燭而行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信
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

諸史

二十四

武林鄉處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處
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針過者以其餽之
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秘集九卷終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十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別紀

竊藥

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昇妻嫦娥竊以奔月。將往收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

乘鳳

別紀

蕭史秦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遂妻焉。教弄玉吹簫。風集。乘之仙去。故秦人作鳳女詞于雍宮。

表裏鏡

漢高祖入咸陽。得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皆有明照。之則影倒見。以手捧心。可見腸胃血臍。歷然無疑。人疾病。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有邪心者殺之。

三寸珠

高后時。朱仲獻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長乳天星

漢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清水。乳長七尺。武帝恠其異。寬對曰。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舞鼠

昭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于王宮端門中。王使

別紀

史飼以酒脯。舞一日一夜不休。

柳汁染衣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聚饌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喫酒救火

後漢樂巴爲尚書郎。正旦上賜酒。向蜀喫之。有司奏不敬。巴謝曰。臣成都失火。故喫酒以救之。後歲

都奏失火得雨而滅雨中有酒氣

火井

蜀都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及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闢而更盛

狐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事可邀留之主人如言生不得已留宿然意不安以為偈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歎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生舉刀斫腰視

別絕

之乃狐也自此火遂絕

縮地脉

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之遠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呪桃

樊夫人與上劉綱俱有道術各是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開綱所呪桃走出籬外種瓜

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

與便從索辦投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需者反視所出實皆亡耗矣

千日酒

晉劉玄石往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以為死葬之酒家憶其期往問之曰死三

金環

晉羊祜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

別絕

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羊祜前身也

石鼓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令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聲聞十里

飲釜缸

晉薛願有虹飲其釜翁嘗便竭願輦酒灌之隨咽便吐釜滿器於是灾杜歲豐

童子劍

晉時前趙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常夜開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劍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飾背有銘曰神劍服御可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變化龍

陶侃少時漁于雷澤嘗撒網得一織梭挂于壁有頃雷雨梭化爲龍而去

劍蛇

五

黑崑崙

陶侃得古劍玉環各一復得一黑崑崙奴善沒水峴撫之曰此吾三寶也遇險深處輒投環劍使奴沒而取之以爲樂偶投洞庭最深處奴沒未久卽出勃如曰不可取也是二物者墮一竊龍前金色而利爪吾幾以身爲餌峴曰二寶矣汝王何益奴泣曰一入窮泉永不復矣復投而下忽躍出水面者三尺餘一金爪攫之沒不復可跡

人語雞

晉宋處宗置一長鳴雞於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吐火

葛仙翁冬月延客時天寒仙翁曰貧不能人人具爐請作一人火共致煖者卽吐氣火從口中出頃臾滿座皆熱客盡脫衣

叱石成羊

黃初平年幼牧羊有一道士引入金華山石室中數年教以導引其兄初起遍索之後見一道士問

別紀

六

之道士曰金華山有牧兒兄隨道士往與初平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隨往視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皆復成羊

石髓

王烈入太行山見山石破裂尋丈中有孔尺餘有青泥流出烈取視之氣味如梗餅烈啖之歷年數百按仙經云石髓五百年一出人服之壽可齊天

虎丘鬼

晉時僧生公在虎丘講法聚石爲徒聽講皆點點頭

一日有一鬼來聽生公謂鬼曰爲人去鬼不然之明日復來生公又謂之曰爲人去鬼又不然之如是者三生公勸不已鬼乃題一詩於石云做鬼經今五百秋也無快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上葉綾魚

楊隱之女有隱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蔥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

刺紀

七

青蓮花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清溪廟神

宋元嘉五年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欲共逐月游戲特遣相聞耳文韶亟邀相過

史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

隨問家在哪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耶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深會女心願謂婢子還取篋篋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冷冷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篋篋腰叩之以倚歌歌闌夜已久遂相行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

刺紀

八

屏風後則琉璃之在焉篋篋束帶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觀之皆夜所見者

刺畫致情

憶之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憶之因致其情女從之密去針而愈

龍角釵

大曆中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以賜獨孤妃與上同

遊龍池。有紫雲自叙上起。俄頃滿舟。上命取釵。置掌中。以水噴之。遂化。二龍騰空而去。

梅女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迎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惛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別紀

九

筭花

諸葛穎精於數。晉王廣引為參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王曰。吾臥內牡丹盛開。君試為一筭。穎持越策度。一二十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正合其數。但有一二筭將開。故倚闌看。傳記伺之不數十行。二筭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筭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十子。曰。吾過矣。乃九九八十一。

王告以實。盡歡而退。

行雨

唐李靖徵時。獵山中。暮宿一朱門。夜半一婦人請靖代行雨。命被青驄馬。一小瓶。戒曰。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乃地下三尺多也。既而靖下三十餘滴。夜半平地水三丈。

射鼠

唐宗置一鼠于罍。令衛家射之。皆曰鼠也。袁天綱子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其入為一。其出則四。發而視之。鼠在罍中生三子。

別紀

十

金椎子

新羅國人。旁色。上山止石側。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曰。你要何物。曰。要酒。小兒露一金椎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小兒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美炙。羅列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椎子插於石罅。旁色取之而歸。所欲隨擊而備。富因作國美人叩手。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召飲。具言於上。上曰。

此必術士所爲。昔再住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碗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寤即告帝。帝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而道士已遁去矣。

一捻紅

按明皇時有獻牡丹者。名楊家紅。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來歲花開。瓣上有指印紅痕。帝名爲一捻紅。

廣寒宮

明皇與申天師道士中秋夜遊月宮。玉光中見大

別記

十二

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嵯峨若萬頃琉璃之田。尋步而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嘈雜。明皇歸。因製霓裳羽衣舞曲。

北斗系

僧一行選奴二人。授一布囊。曰。常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至酉果有七豕至。奴悉覆而歸。一行且獲中詰朝。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

一行請大赦。玄宗從之。其夕一星見。後七日乃復。

雷公劍

唐開元末。武勝之靜江軍。忽見灘中雷公。踐微雲。逐一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人。戲以石投之。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蛇第三劍云。

青龍劍

開元中。宋青春每陣執誠而旋。後獲吐蕃生口。軍師令問何故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

別記

十三

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謂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畫驢

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於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盡踏破。惱亂不堪。僧知是道子爲之。悉塗却。畫乃已。

化雀

益州道士徐佐卿。有仙術。嘗化雀飛遊沙苑。遇玄宗出獵。射之。雀帶箭投西而去。歸觀謂弟子。

吾今日遊山中爲飛矢所中。以箭挂壁上曰。待箭
上到此。可付與之。後數年。玄宗遊蜀。入觀中。見壁
上箭。曰。此吾沙苑中射雀箭也。詰之。乃知佐卿化
雀故也。

麴生秀才

樂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忽有一人稱麴生。
秀士入中。內言語不凡。葉疑其非人。潛以飛劍擊
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飲之。同坐曰。麴
生味不可忘。

別紀

十三

蒼梧詩句

唐錢起。夜宿蒼梧驛舍。蓋娥皇女英泣竹處也。忽
聞窗外有誦聲。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怪
之。至天寶十載就舉。座主李暉。試湘靈鼓瑟詩。至
落句。意久不屬。遂以前一聯續之。乃中魁選。

蓮贈玉環

元和中有士人。蘓昌遠居蘇州。屬地有小莊。去官
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菱。忽一日見一女郎。素
衣紅臉。容質絕麗。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

莊爲幽會之所。蘓生感之。既其常以玉環贈之。蘓
繫殷勤。忽一日見臨前白蓮。花開數株。異於前。而
之。見花房中有物。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
遂絕。

龍弦

元和中。韋青出牧溫州。江波修永。舟舳燠熱。一日
臨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
青因縱步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青因熟視。忽
見新絲。絳絳周纏。蘆心有卽拔蘆伸弦。其長倍尋。

別紀

十四

則試縱之。應手復結。有奇駭。因寘於懷。後維舟入
亭。卽付竿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其新緊。試施於
器。以觀其妙。妓將安之。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食罷
就視。則已蜿蜒舒展。少則雙眸睒然矣。青驚曰。得
非龍乎。焚香致敬。置之孟水中。頃刻蒸雲。走電化
爲白龍。長百丈而去。

花朵詩聯

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
院內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

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遂令歸。具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惟資紫鑲。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初冬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雁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

別記

十五

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歸。歸江淮。竟不願仕。

飄桐

蜀尚書侯繼圖。倚大慈寺樓。見飄一桐葉。上有詩云。試翠欽蛾眉。爲憐心中事。擲管下庭除。題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後數年。小婦任氏。嘗諷此事。任氏曰。此是妾書。

浣花溪

唐戴國夫人任氏女。少奉釋教。一日有僧持衣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而出。異求僧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爲浣花溪。

西施奇遇

唐王遠軒因遊苧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丰韻飄飄。楊軒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又寂寞。野水浮白烟。帛花自開落。猿雀舊清音。風月閑樓閣。無語立斜

別記

十六

陽幽情人天幕。西子曰。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詩曰。橋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而散。期來日會于水濱。翌日軒往。西子已在焉。自是留逾月乃歸。

却火雀

唐順宗時。拘弭國貢却火雀。置於火中。火自散。迷虛以水晶籠。

埋瓜

唐主四月憶瓜。明崇儼有道術。遂索百錢以往。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焉。對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題桃復甦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啟關。以盂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屬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

別集

十七

病矣。因題詩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仍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雌雄龍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

狀不同。雄者角。邊門峭目。深鼻。豁唇。尖鬣。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眼平鼻直。鬣則薄尾。壯于腹。洞微曰。汝何以知之。二人曰。吾乃龍也。遂化為二龍。騰空而去。

宸瀛圖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訪青龍寺僧。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秩僧歸。東壁有宸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折塔前一竹葉作舟。翁

別集

十八

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然終舟。旬餘至家。更復登舟。泛江。遵舊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翁曰。六十日當自知耳。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死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章。始知非夢。

畫兒啼

元滄善畫人神。嘗至僧寺。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寺僧怪之。一日滄復至。僧

為言滄矣。曰：若欲止其啼，甚易耳。乃舉筆添孔人口，自此啼聲遂止。

聞吟再生

唐姑蘇顧況字逋翁，有子非熊，暴亡。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皆憫之，斷令再生。况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苦吟之事，弟妹小名悉遍呼之。

崔雛

別兒

十九

宋楊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人自言武夷仙君託化。既生，乃一雀雛，盡室驚駭，棄之江。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視之，則雀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毛，其長盈尺，經月乃落。

天榜

宋范仲淹知陳州，母病，召道士奏章伏地，終夜不動。良久，又謂公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及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註一字，遠不可辯。明春狀元王拱

名筆改為王拱辰

焦狀元

宋狀元焦煥，赴京會試，惟一主一僕偕行。道經一危樓下，偶樓上有盆水傾於地，鏗然有聲。其僕視之，乃一金戒指也。僕拾之，因焦前行，僕竟秘不語。行已兩日，始以其故告。焦憮然曰：此必其家僮婢之所誤也。主婦寧有不尋冤拷掠者乎？僮婢存亡且不可保，所當速還者也。僕曰：往返之間，必得致日，豈不有誤試期？焦曰：我之功名事小，彼之性命事大。即時回轉，馳付還之。然抵京之時，試期委已遲誤矣。是歲貢院忽被火災，至秋八月復補試。焦竟得狀元，及第故諺有之曰：不因這場火，怎得狀元焦。

采花生佛

熙寧中，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盛開，悉成蓮花。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計其數。臘乾其像，依然。

毫宿

宋徽宗一日敕醮道士拜章伏地又之方起上問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問奎宿何神爲之對曰乃本朝之臣蘇軾也

清涼丹

宋呂誨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碧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炎州命子爲糾正羣仙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捐館有朱明復渡湘見公乘玉角清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遊口占詩一篇落句云我今從帝爲糾正更有何事植栢臺數日間公謝世

劉幻接花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蜀道進一接花人口劉幻言其術與人異常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葉十已截去八九僞詰之劉所爲也呼而詰責將加杖笑曰官無憂今十一月少頃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極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技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

十二日到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葉品色迥絕醴醑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景繁絢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召戚里宗子連夕宴賞嘆其人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燈髮怪

宋潛爲甘陵逕僉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又不歸妾心傷

別記

幸

亦苦低迷羅箔風背泣西窗雨遂滅燈趙趙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惟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才辭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一燈紫耳焚之怪絕

西山頽悟

宋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

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北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問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于是其聲乃絕。時真西山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誦悟絕人。爲世儒宗。

別記

元

搜神記

于寶父。有雙人。寶母至。妬。壘壘時。因擁雙人。推入塚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與到家。終日而蘇。說壘。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內。輒語之。校之。悉。驗。徑平復。數年後。方卒。寶感嘆。因作搜神記。

花妓

漳州術士蕭韶。多幻術。嘗在郡守邸時。秀坐賞花。酒再行。戲曰。值此花辰。無以爲樂。欲召數妓。侑觴。

子守曰。可詔。乃作密語。俄見四妓。各携樂器。自後門出。前曰。妾等以花爲名。曰芍藥。曰梨花。曰牡丹。口餘醪。且云能詩。即令各咏其名。吟罷起舞。鶯喉纖麗。柳態輕盈。郎爲動情。將欲犯之。韶遽叱之。去。四妓悉化爲花矣。

青蓮實

陳豐嘗以青蓮子十枚。寄葛勃。勃唱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明晨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大如梅花。勃取置几間。數日方謝。剖其房。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

鬼市

元

鬼市

吳宰。宋時撫州人。于臨安聽調。嘗飲酒肆。賣酒婦中一人。乃吳故妾也。已死十餘年矣。吳呼問。妾乃引宰至闇處。與語曰。吾雖死。爲陰司所錄。令賣酒于市。今市中十之二三。皆鬼也。言畢不見。

栗戲

版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倡優。其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

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開。異香惟笑。七者栗化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所謝。不自鼻落。復爲栗花。鈿悉如舊。

玉女司花

潤州崔林寺有杜鵑花高丈餘。相傳正元中有僧自天台移栽之。以鉢盂藥養其根。植於寺中。或見二女子紅裳艷粧。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鎮

別紀

三五

浙西一日謂道人殷七七曰。崔林之花天下奇絕。開道者能作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花乎。七七乃往寺中。夜二女謂殷曰。妾爲上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不久歸閨苑矣。時方九日。此花爛熳如春寶等。遊賞累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歸苑之事信然。

玉基子

度宗朝有十二玉基子。上有十二時字。用盆貯水。置於水中。還時浮出。不差晷刻。

怪異

蕪隱夜臥。聞破下有數人聲。念杜牧阿房宮賦。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

作雷

莫月禺有異術。一日天色霽爽。世祖問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以手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

雷神

楊道和。田中值雷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法。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

別紀

主

六畜頭如獼猴。

謫龍

扶風馬孺子。與群兒戲郊亭上。有奇女墮地。群兒駭且悅之。稍狎焉。女怒曰。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取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因取。表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所終。

畫犬逐鷺

馬自然方春時。見一家好慈。求之不得。乃取紙

年書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某畦中啄粟其主
起又飛下再三自然又盡一獨子走趨從白鷺其
踐其菜碎盡不已俄而主人覺之哀求不已自然
乃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懷中視菜悉無所損

大節腰金

金大節海寧人也洪武中爲鄉老人國初重老人
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官員朝覲則老
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
廁恍惚有鬼廁中出指節曰此老人好值金肚皮

別紀

壬子

三〇九

遂不見時國憲峻其大節殊憂怖曰此行吾豈獲
罪腰斬耶比入朝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未耆民
無敢對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上首
肯再三卽命爲知府果腰金云

上清童子

岑文本家有扣門者云是上清童子其冠青圓角
冠其衣青衣其語皆漢晉間事問其服曰此上清
五鍊服後童子出門至墻下忽不見文本掘地乃
墓中得一古錢漢所鑄也文本家自是錢帛日盛

五官相類

蘇郡周時懋惠嗜少以痘疹壽死其家置之墻隈
偶有人噴其鼻出血竟甦而愈後以字藝官至工
部尚書有相士謂其鼻若不壞則與五官不相稱
不能貴矣

崔飛蓋

周益公以一湯盞贈貧友歸以點湯纔注湯其中
雙雀舞翬盡始滅

不壞身

別紀

壬子

三五五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
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
視之見一僧儼然如生貌酷肖己曰此豈吾之前
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關
卽是閉關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

橋身碑出

武宗皇帝晏駕奉慈壽懿旨遣太宗伯毛公澄迎
世廟于興邸至湖廣一橋駕甫過橋而橋柱忽折

磨石內得一小碑上有文曰。橋頭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時毛公乃狀元也。

李鎮

嘉靖初陝之三原人李鎮者。師事雲巖先生。通史籍。晚年生子良心。課其學業。日以顯揚期之。值大比。良心往應鄉試。及放榜日。鎮病篤。已屬續絕氣。一二日矣。偶報者造門云。良心中若干名。鎮忽驚起而問之。乃再生二年。

張陶角術

別紀

三九

世宗時陶真人得寵。上欲奪天師印以與之。命二人闢術以角勝負。時上令闢人覆活鷺一隻於甕中。又密告陶。令彼先射。且云二人不得齋猜。陶急應聲曰。活鷺也。天師已知是活鷺。但恐再猜。則墮彼計。因暗中書符祝呪。速召回祿神。肆烟以炙之。乃復上曰。燒鷺也。上大笑曰。此番張失術矣。敕鷺視之。第見毛羽盡落。骨脆皮焦。上大驚異。即事遂定。

昆湖佳兆

常熟瞿昆湖景淳會試第一。少時道巢湖。夜中若有千炬引前後。淳叱之。遂隱。又嘗湖中觀虞山影。水中沉沉紫蔚。異于平時見者。故頗自負。後果如其志。

金侃夢

嘉靖乙卯。南畿鄉試時。有楊州岸生金侃者。三場雖卑。自揣卷中俱不協意。不候揭榜。竟先遁焉。抵家之夜。即夢一老叟謂之曰。子已得二十七名。胡為歸耶。侃寤以為夢中語。不以為然。次夜復夢其

別紀

三九

老謂之曰。二十七名我豈誑耶。言若甚確。侃驚寤。始狐疑語于家人。家人勸之往。由是泛舟前進京。諸友覘之。詰其去而復來之故。侃以夢事告之。友人咸歎異。轉相傳語。遂遍播聞。然止云二十七名之數。原無姓名之指。監試者亦與聞之。竟指為口實。而不察其為夢也。監試密戒主司。曰。外有二十七名之議。不可不謹。主司聞之。怒乃以二十七名卷。竟棄不用。另于落卷內取一卷補之。亦不暇計其當否也。但求止謗而已。及視其卷。即金侃也。

一時爲之悶然。

方翁

莆田方翁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于地也翁筆端役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翁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翁爲館職偶談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座同年也默不一語翌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數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扶掖而

別錄

圭

出試卷亦莫記所在也已絕望矣一旦榜至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各之偶同幸表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葉卷觀之儼然有績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看吾恩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鄉場飛紙

萬曆甲午八月初九日南郡鄉場中東號房有一士以廟諱黃紙掛于簷下蔽日色紙忽爲風飄起交霄而上有二鷹見之爭撲焉紙直上鷹亦不能

近此紙焉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竟入雲漢焉
鸞觀時有評者曰此號房士飛騰兆也是科朱
囑諱之蕃應天衛籍在場聯捷中乙未狀元

雞鳴石

分寧陳至甫山莊有礎稿石陳夜步月忽聞雞鳴於石上卽而視之不見也移石於數步外次宿鳴如故陳竭石以歸每當月夜置之月光中雞必鳴其子剖石視之中有雞雄三雞支采燁然可觀

拱宸前生

別錄

圭

楊拱宸名觀光前身中丞公也一日暴卒生招遠一庠生家記憶前生事悉了了心竊自惟曰吾形胡驟小口胡遽乳臭恐父母恠而棄之噤不敢發一語長四歲許庠生者錄所爲文將呈之學博時偶他適四歲兒竟塗抹其上父歸錯愕問誰點汚者兒曰非他人我也具道已前生履歷狀且曰以若郎爲文老諸生耳如我則黑霄姿也我讀書多今亦無煩溫故姑同年長一寓日坊刻時義足辨場屋事矣父大奇之萬曆丁未弱冠成進士同年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十一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致品

良辰

春

首四時蘇萬彙者春也氣暖則襟韻舒日遲則湖
景媚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畯舉趾於南畝遊人
聯轡於東郊風光之艷遊賞之娛此為最矣

元旦

致品

元旦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
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
舒長為人生一快耳

元宵

元宵艷節也星月交輝烟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
叢中香肩影動綺羅隊裏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
下春歸之肺腑吾以元宵亦云

花朝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舉行古亦無此說蓋

後人以意創之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滿
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清明

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是前兩日謂之
寒食園林纖錦堤艸鋪裯水綠沙暄宇宙清淑東
郊緩步澹蕩神怡

夏

溽暑蒸人如烘爐鑄劍誰能躍冶須得清泉萬派
茂樹千章古洞含風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

教品

山鏡裏亭臺兩行書蠅湘簾竹簟藤枕石床栩栩
然蝶敗周歟吾不得而知也

端陽

端陽一日端午一日天中節是時赤帝當權黃梅
應午角黍蒲觴漫酬景物蘭橈桂楫笑倚風濤茜
羅聯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絲絲而並潔酒酣興發
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

秋

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雁孤雲寒蛩泣露良用凄

切可愛者雲歛長空水澄遠浦一片水輪皎皎碧
落間令人爽然南樓清嘯東籬暢飲亦幽人行樂
時也

七夕

七夕之節牛女佳期銀河清淺玉露微茫巨鵲橋
於長空渡天孫於碧落聞人乞巧文士摘詞亦良
宵也

中秋

銀蟾皎潔玉露淒清四顧人寰萬里一碧携一二

教品

良朋手酒淋漓彩毫縱橫仰問嫦娥悔偷靈藥石
安得青鸞一隻跨之憑虛遠遊直入萬頃琉璃中
也

重陽

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連平千家壺觴陳於四
座鴈聲嘹唳蟾影淒清紅葉點蒼苔片片殘霞落
地黃花泛綠酒重重蜀錦當筵龍山落帽東籬采
菊吾願與陶徵士孟參軍共之

冬

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桂點春色又或六花
飛絮滿地瓊瑤獸炭生紅蟻酒凝綠孤裘貂帽銀
燭留賓龍尾兔毫彩牋覓句亦佳事也至如駁馬
獵平原孤舟釣淺灘豪華寂寞各自有致

冬至

緹室氣動葭管灰飛日影有一線之長時節開三
陽之首侵凌雪色岩梅片片衝寒漏洩春光堤柳
垂垂弄影一元復始六琯迎祥律協黃鐘墨海起
雲霞之爛物歸玄寂歲寒高松栢之操

致品

除夕

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圓爆竹在庭桃符在戶栢
酒在壺如天親無故墟簾怡怡亦人生一樂也

美景

日

萬物光彩皆生於日日暄則景舒日麗則景媚日
長則景駐日霽則景明扶桑開曙則山嶽呈形羲
馭當空則樓臺生色暖烟堤艸青青王孫緩轡永
蒼樹陰冉冉高士鋪茵又如欄干乍轉花影參差

戶牖初明縹緗輝映鳥聲繁碎物態融和鰣魚
於江邊睇露珠於花上昔日之爲也至如巨麗之
觀射霞光則金緋萬縷映山色則紫翠千重遠樹
霏微長波晃漾晶瑩鮮潔縹緲虛無誠宇內之奇
觀也

曙色宜海夕陽宜山亭午宜天闕薄暮宜雲林日
麗宜花陰宜曲檻日永宜樹影宜閒庭日曉宜簾
櫳日霽宜亭榭日暄宜沙浦日朗宜綺疏日晴宜
鳥啼日曛宜樵歌春日欲艷宜桃溪夏日欲涼宜

致品

五

桂楫秋日欲清宜菊遲冬日欲暖宜茅簷宜松下
圍碁宜樓中柱笏宜虛窗即白四座牙籤宜飛閣
流丹兩行繡柱宜洵湧萬頃波中虹光撲肺宜迤
射千尋壁上紫翠盈眸

月

玉宇無雲嬋娟萬里金鈎斜控平疎簾松蘿爭媚
寶鏡平臨於孤榭烏鵲驚飛吹笛倚朱樓片片梅
花飄落飛鴈歌白苧枝枝桂影扶疎金井梧桐秋
瑟玉兔盡橋楊柳夜掛銀蟾涼侵萬頃琉璃光滿

三千珠翠山房得此清景無邊

月宜寒潭宜絕壁宜高閣宜平臺宜窗紗宜簾鉤
宜苔堦宜花砌宜小酌宜清談宜長嘯宜獨住宜
搔首宜促膝春月宜樽疊夏月宜枕簟秋月宜砧
杵冬月宜圖書樓月宜簫江月宜笛寺院月宜笙
書齋月宜琴閨闌月宜紗幘勾欄月宜絃索關山
月宜帆檣沙塲月宜刁斗花月宜人松月宜道
者蘿月宜隱逸桂月宜俊英山月宜老衲湖月宜
良朋風月宜楊柳雪月宜梅花片月宜花稍宜

致品

本

雲

無心出岫舒卷自如山中曾伴老僧天上修成蒼
狗芒鞋踏處迷樵逕以難尋玉洞封時叩僊扉而
不見澹籠竹樹深鎖樓臺氣維香篆齊飛色與朝
霞共燦益不特幽夢遙通巫峽而僊姿直至帝鄉
矣

雲多幻態多奇觀宜護帝城宜封僊洞宜伴老衲

宜單芒鞋宜氤氳疊嶂宜點綴太公春雲宜鷺
燕宜游絲飛絮秋雲宜鴈宜鶴宜楓葉蘆花夏雲
宜隴頭麥宜畫閣遙觀冬雲宜嶺上松宜寒江垂
釣晴雲宜殿閣宜樓臺宜金碧宜朱欄翠幕寒雲
宜招提宜林麓宜浮圖宜流水孤村鄉雲宜龍鳳
天闕恁雲宜蝌蚪古碑雲閒宜野鶴宜幽人宜茶
烟雲飄宜飛僊宜駿馬宜帆影雲散宜秋月雲停
宜春花雲孤宜渡口宜遊子宜山坡遠眺雲深宜
山家宜隱逸宜掃榻高眠

致品

七

霞

霞日遶氣也。盪胸縱目。明秀可餐。初升腸谷。絳彩
層層。將墜虞淵。金光片片。扈從義馭。輝映陽鳥。說
者擬之旌旗幡幢之屬云。

此物宜朝旭。宜夕陽。宜川光。宜山色。宜樓閣。宜籠
宜松筠掩映。宜流空繪泉石。宜剪取作道衣。宜孤
雀。宜飛。宜幽人嘯傲。宜漁歌唱晚。宜雁陣驚寒。宜
浮圖高插。金碧輝煌。宜雉堞斜連。烟光縹緲。

風

蕭蕭靈籟。徐起青蘋。入松則秋。濤漸瀝。敲竹則工。佩玕珍。或度碧湍。掀翻桃浪。或穿紙帳。吹動梅花。至於壁上孤琴。陌頭垂柳。悠揚不斷。奏七絃於瑤徽。嫋娜無端。弄千條之金線。對南薰而解慍。開北牖以披襟。大塊噫氣。妙至此乎。

雨

甘霖一降。萬象含膏。洗山光則積翠如新。淨陌塵則軟紅盡滌。上林流潤。娟娟花卉。剪朱霞。畫閣生寒。楚楚琴書瑩碧玉。又或滴梧桐之瀝瀝。深夜偏

致中

八

長打箇箇之蕭蕭。香風乍散。影對珠簾亂落。聲隨玉軫爭鳴。老樹紛披。鴉帶片雲飛去。小橋瀾漫。漁

霜

淒清之氣。結而爲霜。籬菊吐華。蒹葭改色。鴛鴦尾上。夜來半似粧銀。翡翠樓邊。秋杪全如良練。剪刀添冷。羅綺生寒。江頭楓葉搖丹。漁燈明滅。汀畔蘆花飄雪。鴻影廻翔。又如茅店雞聲。板橋人跡。孤念寂寂。一騎蕭蕭。青女漫闌。蟬娟素士。遠捐襪襪。

令潺暑潛收。絳塵屏絕矣。

雪

天工剪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窗輝映。明也。宜長松。宜修竹。宜老梅。宜片月。宜惟石峻峭。宜深林窈窕。宜寒江遠浦。宜斷岸小橋。宜古剎層巒。宜疎籬幽逕。宜老叟披蓑垂釣。宜騷人跨蹇尋詩。宜小酌清譚。宜高樓長嘯。宜船頭茶竈飄烟。宜座上黛眉把盞。宜老僧對坐。宜韵士閒評。宜披雀氈。宜步園亭。宜御貂裘。登臨山水。

致中

九

峰

峰以秀拔。插天爲佳。頂如紉如戟。青入雲表。翠色可餐。晴嵐欲滴。乃可倚秋空。恣睢望也。宜掛海月。宜迎朝霞。宜百雉斜連。宜雙虹橫亘。宜浮圖軒翥。宜樓閣參差。宜振衣絕頂。宜舒嘯長空。宜萬仞凌天風。宜五更看海日。宜杖藜閒眺。宜捲幔遙觀。宜烟中迷翠黛。意淡如無。宜雨後列青螺。色農似染。嶺

巖以起伏綿亘爲佳。須如臥牛眠象盤旋上下。平中有突險。中有夷。乃可通鳥道。容人蹤也。宜尋樵逕。宜吹牧笛。宜連梵宇。宜訪山家。宜步艸蒙茸。宜喬松夭矯。宜牛羊散布。宜羽衲閒行。

巖

巖以陡峭奇絕爲佳。須如廣厦千間。長橋百丈。向人欲落可望而不可攀。乃可舒眺。宜叢生佳樹。宜倒垂藤花。宜綠蘚斑斑。宜蒼松鬱鬱。宜猿啼夜月。宜雀唳秋空。宜掃壁題詩。宜倚欄待月。

教品

洞

洞以窈窕深邃爲佳。須如瓊宮瑤室。鬼斧神工。有天然之趣。無雕鏤錢削痕。乃可蓄道流。栖逸士。宜桃花萬株。宜寒雲一片。宜圍碁。宜藏書。宜辟穀。長生。宜忘形跌坐。宜澗水潺潺。宜松風謾謾。宜樵蘇作伴。宜猿雀同羣。

湖

湖以韶秀平遠爲佳。須如玻璃萬頃。澹然不流。涵烟霏。納霞景。披襟倚棹。魚鳥親人。乃爲妙景。宜佳

枰宜畫橋。宜白鷺眠沙。宜紅粧勸酒。宜漁歌答響。宜蟾影流光。宜柳線千條。宜荷花萬柄。宜青帘高掛。宜朱檻斜連。宜鏡裏開亭。重重簾幕。宜沙邊曬網。處處蒹葭。

溪

溪以峻激瑩徹爲佳。須如匹練曳白。宛轉逶迤。天空日皎。沙明水淨。鬚眉可鑒。游魚可數。微風盪之。汨汨而來。聲如環珮。乃可助雲樹之幽。生泉石之勝。宜白石。宜青莎。宜寒雲。宜嘉木。宜抱丘阜。宜

教品

子

烟村。宜泛小舟。宜開幽逕。宜白鷗片片。宜綠藻娟娟。

泉

泉以吞吐洶湧爲佳。須如萬斛之珠。纍纍不絕。或出山頂。或出石罅。或出平地。出山者宜深。出石者宜滴。出地者宜突。宜垂楊。宜孤樹。宜觀白石。宜跨朱欄。宜聲入空堂。宜光涵虛牖。宜松風瀟灑。宜竹韻琮琤。宜掛酒帘。宜曬魚網。宜汲歸茶甕。沸騰雪浪千層。宜引入蔬畦。濕透翠雲千頃。

瀑布

瀑布以飛流遙掛爲佳。須如銀漢傾翻。萬丈澎湃。又如高屋建瓴。峻坂走丸。直令觀者目眩神搖。宜翠壁丹崖。宜青天碧海。宜高松百尺。宜新月一鉤。宜林掛孤亭。高人讀易。宜苔封幽澗。老雀梳翎。

園

園須擇靜地爲之。近郊坳。遠市廛。車馬絕。紅塵隔。乃可徜徉於霞外。逍遙於天壤也。宜林霏。宜溪澗。宜名花百種。宜修竹千竿。宜鶯啼。宜蝶舞。宜蹌琴。

致品

十二

曉噪。宜蛙鼓夜鳴。宜樓對青山。宜門臨流水。宜草亭散布。宜畫閣憑虛。宜彩筆題詩。宜金樽送酒。宜怪石玲瓏。倒垂苔蘚。宜古松夭矯。高掛藤蘿。宜清池涵碧。出沒金鱗。宜花樹屯陰。掩映玉魄。

樓

語云。僊人好樓。居須岩巖。軒敞八面。玲瓏舒日。披襟有物外之概。霞表之勝。宜對山。宜臨水。宜待月。宜觀霞。宜夕陽。宜雪夜。宜岸幘觀書。宜倚欄吹笛。宜焚香靜坐。宜揮塵清譚。江干宜帆影。林麓宜烟。

嵐院落。宜楊柳。寺觀宜松篁。溪邊宜漁樵。宜鷺鷥。

齋

花前宜娉婷。宜鸚鵡。宜翠霧霏微。宜銀河清淺。宜萬里無雲。長空如洗。宜千林過雨。疊嶂如新。宜高插江天。宜斜連城郭。宜開窗眺海日。宜露頂臥天風。宜嘯宜咏。宜終日敲碁。宜酒宜詩。宜清霄對榻。

致品

十三

齋欲大雅不俗。須窗櫺虛朗。庭院清幽。門無輪蹄。運有花鳥。絕去腥羶。滌除塵垢。乃妙。宜圖史。宜屏風。宜著素琴。宜懸古畫。宜列彝鼎。宜設几榻。庭中宜翠竹。池裏宜金鱗。堦前宜片片落紅。窗下宜鄰淺碧。宜奇石。不宜名花。宜檀香。宜苦茗。宜麝尾清譚。宜蒲團兀坐。宜牙籤萬卷。靜養道心。宜玉磬一聲。潛消世慮。

池

池以盪心胸。以滌襟韻。書室前須有之。宜白石。宜青莎。宜游魚數頭。宜孤雀一隻。宜芙蓉出水。宜藻荇隨波。宜藜杖閒行。宜小橋跨越。

籬

籬以分界限。以護芳菲。山居中。須有之。宜霜前菊。
宜雪中梅。宜茅屋數椽。宜修篁萬箇。宜雞鳴犬吠。
宜花落鳥啼。宜席地開樽。宜倚欄覓句。

賞心

牡丹

牡丹以麗勝。取其姿。宜玉樓金屏。宜寶扇銀屏。宜
檀板瑤箏。宜珠簾翠黛。宜白鼻騮。宜紫絲障。用丹
青圖書。宜紺綠鼎彝。宜才子飛觴。宜人度曲。

芍藥

致品

十四

芍藥以芳勝。取其丰。宜亭臺。宜池沼。宜雕檻。宜紗
窗。宜彩牋。宜金鈿。宜修篁縹緲。宜怪石嶙峋。宜旭
日爭妍。宜清波照影。

海棠

海棠以艷勝。取其暈。宜玉砌。宜雕檻。宜憑欄。宜歌
枕。宜燒銀燭。宜障碧紗。宜臨晚風。宜沾微雨。宜朱
顏半醉。宜翠黛新粧。

蓮

蓮以鮮勝。取其膚。宜亭榭。宜池塘。宜朱欄。宜碧柳。

宜風噴麝。宜曉露擎珠。宜畫鶴凌空。宜紅粧照
水。宜晴雲開霽。宜晚色澄秋。

石榴

石榴以嬌勝。取其色。宜綠苔。宜粉壁。宜紅裙勸酒。
宜畫簾納涼。宜纖態臨風。宜落英滿地。宜胭脂點
點。宜翡翠娟娟。

蘭

蘭以幽勝。取其品。宜深谷。宜長林。宜皓月清蹊。宜
殘霞疎雨。宜岩邊舒嘯。宜澤畔行吟。宜匣劍冲星。

致品

十五

宜囊琴對月。

菊

菊以介勝。取其標。宜疎籬。宜幽逕。宜蔬圃。宜書齋。
宜玉簪餐英。宜瓊盃泛蕊。宜白朮送酒。宜彩筆題
詩。宜高人隱士。嘯傲林泉。宜候雁寒蛩。續紛簪際。

桂

桂以香勝。取其韞。宜寒巖。宜幽洞。宜僧家道院。宜
書幌貴宮。宜皓魄一輪。宜清風四座。宜潺湲流水。
宜窈窕孤峰。宜羽袖清吟。身依月窟。宜嬋娟徐步。

帶天香

木芙蓉

芙蓉以閒勝。取其襟。宜寒江。宜秋水。宜雙鴻遠去。
宜百雉斜連。宜孤劍蕭蕭。宜扁舟渺渺。宜幽人搔首。
宜啼鳥悲吟。宜天際涼颼。宜長空片月。宜蘆花
映白。宜楓葉搖丹。

梅

梅以清勝。取其標。宜微雲。宜疎烟。宜晚霞。宜對月。
宜初霽。宜薄寒。宜溪邊。宜橋畔。宜翠壁。宜寒崖。宜

致品

十

幽窗。宜惟石。宜翠竹。宜長松。宜疎籬。宜曲逕。宜孤
雀。宜珍禽。宜銅瓶。宜紙帳。宜林間吹笛。宜膝上橫
琴。宜美女淡粧。宜幽人獨嘯。

松

松以蒼勝。取其骨。宜絕壁。宜平巖。宜曲澗。宜鄰池。
寒烟漠漠。宜巢白雀。宜掛青蘿。宜近亭臺。宜鄰池
沼。宜惟石一片。宜修竹萬竿。宜對月操琴。宜臨風
吹笛。

竹

竹以冷勝。取其韻。宜岩畔。宜江干。宜書堂。宜僧

宜盤石。宜蒼苔。宜曲檻迴環。宜孤峰烹茗。宜酌酒
宜彈琴。宜白晝焚香。宜青天捲幔。宜流水潺湲。奏
成清響。宜寒烟縹緲。屏絕紅塵。

槐

槐以密勝。取其蔭。宜空庭。宜粉署。宜柴關。宜承
嶺無聲。宜苔逕涼生。一塵不到。宜細雨。宜
夏月圍棋。宜秋霄展簟。宜黃花點地。雜觀綠茵。宜
翠幄依窗。閉銷白日。

致品

十

柳

柳以柔勝。取其態。宜清鎖。宜御溝。宜長堤。宜廣陌。
宜小橋流水。宜曲檻雕欄。宜墻裏鞦韆。宜湖邊解
艇。宜鷗渚。宜漁磯。宜百轉流鶯。宜兩行盡鷁。宜柔
條贈別。宜清蔭徵歌。宜翠黛顰眉。宜金波流影。宜
春風嘶寶馬。宜秋日噪寒蟬。宜高閣凌空。千峰入
座。宜孤亭臨水。四面開窗。

桃

桃以冶勝。取其靨。宜玉洞。宜瓊樓。宜墻頭。宜溪畔。

宜渡口宜山阿宜小園宜別墅宜麗日蒸朱霞宜輕風落絳雪宜金釵席地粉面映紅宜綺席飛鵲瓊漿泛綠

本

杏以繁勝取其華宜丘樊宜林圃宜屋角宜牆頭宜疎籬宜小囑宜紫陌宜玉樓宜斜陽宜疎雨宜王孫芳草宜遊妓朱輪宜孤村酒帘宜遠浦牧笛宜橫欹粉壁宜斜插銅瓶宜翠黛紅粧低回幽逕宜金鞭玉勒遊賞芳郊

致品

十八

桐

桐以特勝取其幹宜高崗宜旭日宜金井宜瑤墻宜天漢長河宜掖庭疎雨宜九苞丹鳳宜一片銀蟾

楓

楓以晚勝取其致宜深谷宜寒江宜招提宜舴艋宜孤鴻嘹唳宜青女淒涼宜羈客獨行宜漁舟晚宜夜月啼猿宜夕陽鵲鴉宜紅葉搖秋風宜白

六抱幽石

鵲

霞骨相林壑風姿宜孤琴宜老衲宜閑雲宜霞外宜秋空宜丹丘宜碧海宜鳴九皋宜巢孤松宜苔堦宜石逕宜亭臺宜水竹高人作伴當以此物爲第一

鷗

悠悠泛泛烟水徜徉宜晴日宜寒雲宜碧石宜清波宜狎綸竿宜依釣艇宜忘機叟宜素心人

鷺

致品

十九

風格孤高性情閑適宜斜風細雨宜白石清泉宜蓼花灘頭宜蘆荻洲上宜詩客宜漁翁宜小舟一葉宜垂柳數株宜點秋江飛來白雪宜冲空碧橫帶明星

鷺

宜春風城廓宜晴日園林宜幽閨宜上苑宜朱樓翠閣宜茂樹垂楊宜柳外關關宜花間簇簇宜遊客宜佳人宜寶馬香車宜珠簾繡戶宜金罍把酒

彩筆題詩

燕

宜池塘。宜簾幙。宜藻井。宜雕梁。宜落花遊絲。宜輕風晴日。宜小橋流水。宜檀板金樽。宜點輕波。宜酒盡棟。宜營舊壘。宜啣香泥。宜雙雙來往。低樸飛蟲。宜對對呢喃。閒依閨秀。

鴉

流水孤村。斜陽古木。頗與此物相宜。又或飛帶白雲。啼殘曉月。暮烟伴衲子歸來。曙色驚羈人夢覺。至大雪之中。老柳扶疎。孤舟縹緲。數點飛翔。栖栖不定。尤如圖畫中景色。

致品

干

鵲

宜暖日。宜輕風。宜畫簷。宜早柳。宜宴會。宜笑譚。宜占行人。宜報佳客。

雀

簷際花間。頗宜此物。至柴門半掩。苔徑無人。或孤亭高榭之中。鳴聲上下。終日啁啾。噪暖弄晴。愈喧愈寂。

雞

山場園。宜籬落。宜巷陌。宜山窗。宜僊家。宜山叟。至樹巔夜宿。茅舍晨鳴。尤助幽人的致。

雁

宜長空。宜遠浦。宜簷外。宜樓頭。宜洲渚寒雲。宜關山片月。宜千家砧杵。迢遞秋聲。宜十里蒹葭淒其霜色。

鸚鵡

鸚鵡。閨閣中玩也。其為物以慧勝。而其色纖媚。不滑。舌雖巧。其如籠中何。畫樓之前。或有取焉。山齋不宜也。

致品

干

鴛鴦

池塘洲渚之間。鴛鴦其最高者。已如雜一二纖麗之物。濃澹相參。素絢互出。亦自有致。

鹿

豐艸長林之間。雲臥溪飲。壽數百歲者。莫如鹿。古來幽人隱士。多與同遊。

牛

宜隴畝。宜池塘。宜柳陰。宜郊外。宜苔徑。宜柴扉。宜

透迤遠坡宜咀嚼豐草。宜臥月宜耕雲。宜農蓑宜收笛。宜掛書漫讀。宜叩角長歌。

馬

宜芳艸。宜畫橋。宜青郊。宜紫陌。宜俠少。宜佳人。宜玉勒聯翩。宜金羈蹀躞。至如流水孤村。囊琴匣劍。更自蕭然。

驢

宜山房。宜溪澗。宜風雪。宜長橋。宜烟霞幽逕。宜田間訪友。宜林外尋僧。宜緩轡敲詩。宜携瓶沽酒。

手品

主

犬

宜紅葉蒼苔。宜白雲綠樹。宜吠柴門。宜眠籬落。宜僊家石磴。宜僧舍巖扉。

魚

清泉白石。小橋流水。得此爲佳。花塢書齋。尤宜蓄之。

蛙

此物在池塘間。清風明月。綠苔碧草。堪作幽人兩部鼓吹。

蜂

日麗風和。花香鳥語。遊蜂採藥。春色掠人。園林別業。不可無此光景。

蝶

宜花溪。宜蔬圃。宜竹籬茅舍。宜幽逕香堦。宜檀板金樽。宜舞衣歌扇。

蟬

吸露吟風。如歌如嘯。深林茂樹之中。有此更覺幽靜。

蟲品

主

螢

艸際苔堦。寒霄永巷。高高下下。閃閃燦燦。頗堪點綴幽居。

蟋蟀

蟋蟀。一日莎雞。一日絡緯。一日促織。哀響幽懷。良膏頗自宜人。

蜻蜓

宜水澗。宜花際。宜微風冉冉。宜斜日依依。宜紅蓼灘頭。宜綠楊樹下。

樂事

琴

琴雅樂也。用以養性。宜素室。宜閑庭。宜書堂。宜花
 運。宜幽澗。宜層樓。宜修竹。萬竿。宜蒼松。百尺。宜清
 風。明月。宜惟石。雕欄。宜焚香。宜調。宜道者。高僧。
 宜幽人。韵士。宜正襟危坐。宜屏息。欽容。宜雲鬢。風
 鬟。宜霞衣。玉佩。宜橫膝上。流水。冷冷。宜掛壁間。涼
 颼。颼。颼。

碁

茶具

手

碁妙筭也。用以銷日。宜倦家。宜處士。宜古洞。宜華
 堂。宜樵者。坐觀。宜青童侍立。宜茂槐。修竹。宜磐石。
 高松。宜澗水。潺湲。宜茶烟。縷縷。宜避世。高人。消磨
 歲月。宜忘懷。隱逸。滌盪。閑愁。

書

書心畫也。用以游藝。宜明窗。淨几。宜寶笈。華牋。宜
 玉檢。金函。宜古碑。斷碣。宜牙籤。萬卷。宜端石。一方。
 宜醉墨。淋漓。宜彩毫。飛動。宜鸞翔。鳳翥。宜霧散。雲
 斜。宜掃蒼苔。題壁。亂走。龍蛇。宜展古帖。臨摹。閉塗。

料

畫

畫清玩也。用以賞心。宜華堂。宜精舍。宜左右。圖史。
 宜表裏。湖山。宜茶竈。筆牀。宜藥欄。花逕。宜粉壁。宜
 綺疏。宜高士。閑情。宜名人。法眼。宜黯澹。古鼎。宜凝
 橫。牙籤。宜玉案。列珊瑚。枝。宜銅瓶。插孔雀尾。

墨

墨之属有麝煤。松烟。數種。要以清純為主。宜玉匣。
 宜錦囊。宜醉筆。淋漓。宜長展。揮灑。宜絹素。上點漆。

致品

手

烟雲。宜屏風。中國。馬山水。宜古鼎。蒼蒼。共爭翠。潤。
 宜香烟。馥馥。半雜清茶。

硯

硯之属有端石。龍尾。諸種。要以瑩潤為主。宜華軒。
 宜精舍。宜明窗。淨几。宜古鼎。名琴。宜高人。宜才士。
 宜臨池。滌墨。宜滴露。研硃。宜青童。翠黛。玉手。捧來。
 宜彩筆。花牋。銀鈎。飛動。

香

香能清心。悅神。暢懷。舒嘯。宜寶鴨。宜金猊。宜揮塵。

清譚宜簾燈夜讀宜紅粧窺鏡宜皓月當窗宜擁
高僧宜對隱逸宜瓊筵醉客宜珠箔蟬娟宜錦軸
牙籤芸蓀爭秘宜冰絃玉軫山水含清

茶

茶能滌煩去膩止渴消食宜精舍宜雲林宜磁瓶
宜竹竈宜幽人雅士宜衲子倦朋宜永晝清譚宜
寒宵九坐宜松月下宜花鳥間宜清流白石宜綠
蘚蒼苔宜素手汲泉宜紅粧掃雪宜船頭吹火宜
竹裏飄烟

酒

主

酒能導滯開鬱怡志陶情宜湖山宜風月宜園圃
宜樓臺宜華堂開宴價板輕敲宜旅邸談心青帘
高掛宜孤亭載去宜鄰舍餘來宜泛畫船紅粧雜
坐宜登古剎彩筆清吟宜紅粉當鑪宜銀燈銷夜
宜消磨歲月宜笑傲乾坤宜倦人暢飲宜俠客悲
歌宜席地開樽玉顏花下宜乘春取醉歸林間
簾幙

簾幙爲用凡亭館樓閣諸處皆可施之簾宜用竹

幙宜用布方稱山齋雅趣至如珠簾繡幙乃華堂
金屋中景色也此物能避露養素物靜生幽平分
草色斜捲山光紫燕飛飛幾度尋泥唧盡棟銀蟾
皎皎數番流影上金鈎霏微楊柳風來隱約芙蓉
面隔施之素室聊障輕寒閉以重門漫消永日

帳幔

帳幔本牀第之具或斗室中壁間亦可施之又樓
閣軒窗或垂之障紅塵捲之看青嶂亦不可少宜
用素紗及月白絹畫秋水芙蓉及梅花蘆雁之屬

簾幕

主

乃佳至於鋪金流蘇乃閨闈中物不宜用之山齋

牀榻

牀有石牀繩牀藤牀數種石取其清繩取其軟藤
取其涼復有匡牀匡者安也榻以木爲之狹而卑
蓋枕之屬山齋畫永懶仰北窗三物固不可缺

枕簟

綠陰清晝高臥北窗羲皇上人華胥樂國惟意所
適至於花間月出松下風來意致蕭然二物真爲
快活宜擇其妙者用之

榻席

近有用蘆花爲褥者。冬月溫軟。坐臥皆宜。席有葦蒲二種。葦宜夏。蒲宜冬。皆山齋所不可少者。

漆几

淨室之中。明窗之下。宜設漆几數張。上置古書佳帖。端硯彩牋。閒來開卷。興到揮毫。一切俗物。如算子帳簿之類。俱當屏絕。惟是四壁圖書。一庭花柳。互相映發。乃妙。

藜杖

杖

主人

杖老人所需。然山人濟勝。田夫荷篠。又如蒼筤。花陰香堦。玉砌緩步。敲詩開行。訪友峰頭。踏月谷裏。穿雲俱於是乎。有取。

蒲團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投刺。庭有落花。宜擊清磬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晌。消俗慮。

香爐

香爐古銅者佳。形製須蒼奇樸雅。可供几案之玩。

古鏡

鹿物佳者如寒潭秋月。可正衣冠。可鑒鬚眉。可察氣色。可屏妖邪。修潔之士。固不可一日少此。

寶劍

悲嘯之餘。醉吟之頃。宜啓匣取。干將。卬之。覺雙龍飛動。紫氣干霄。壯氣勃勃。或置膝上。斗文隱起。芙蓉錯落。山魃木魅。縮首屏跡。亦山齋之雄也。

石品

石品爲庭中磊落奇觀。有亭亭者。有累累者。有稜稜者。有噩噩者。有平平者。有突突者。鵲博虎踞。獅

紋帶

主人

眠此樓羅刹胡僧之屬。厥狀非一。山房得之。殊增嵯峨。宜碧池。宜蒼蘚。宜虬枝盤曲。宜鳥道斜通。宜烟雨濛濛。宜溪流澹澹。宜松邊畫閣。宜竹外朱欄。

盆景

盆景爲庭中清茶妙品。有笑口者。有紫烟者。有弄風者。有凌霜者。有爛朱霞者。有飛紅雨者。雲錦天章。絢如國色。瓊葩玉蕊。嬌若僊娃。山房得之。殊增飄采。宜晴日。宜和風。宜湘簾。宜雕檻。宜層層冰石。宜曲曲亭臺。

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十二卷

武林孫一觀我生父校

清則

花典

花榮辱史

郭橐駝

花之遭遇榮辱卽一春之間同其天時而所遇迥別故余述花雅稱爲榮凡二十有二其一輕陰蔽日二淡日蒸香三薄陰護蓋四細雨逞嬌五淡烟籠罩六皎月篩陰七夕陽弄影八開值清明九傍

清則

水弄妍十朱闌遮護十一名園閒靜十二高齋清供十三掃以古瓶十四嬌歌艷賞十五把酒傾歡十六晚霞映彩十七翠竹爲隣十八佳客品題十九主人賞愛二十奴僕衛護二十一美人助妝二十二門無剝啄此皆花之得意春風及時逞艷不惟花得主榮主亦對花無愧可謂人與花同春矣其嫉憎爲辱亦二十有二一在風摧慘二淫雨無度三烈日銷燦四嚴寒閉塞五種落俗家六惡鳥翻脚七鷲遭春雪八惡詩題咏九內厭賞客十兒

童板折十一主人多事十二奴僕懶澆十三藤草無覺十四木瘦不榮十五槎桎憔悴十六臺榭荒涼十七醉客嘔穢十八藥鐔作瓶十九分枝剖根二十蟲食不治二十一蛛網聯絡二十二麝臍薰觸此皆花之空度青陽芳華憔悴不惟花之寥落主庭主亦對此增愧矣花之遭遇一春是非人之所生一世同邪

花月令

正月

清則

二

柳穠杏乃拆蘭蕙芳瑞香初烈經草生百花始振

二月

梨花落玉蘭解桃夭紫荆吐辛夷發

李能白

三月

海棠睡牡丹始繁薔薇蔓芍藥翻堦楊入大水爲萍餘穠出

四月

五月	榴花明。葵傾赤。紫薇始葩。紫樵降于桑。	六月	菡萏爲蓮。玉簪發。鳳凰降。茉莉來賓。萱	七月	北鄉。凌霄結。	清則	桐葉落。木槿朝榮。蓼花紅。菱花乃實。露	葵折。雞冠環戶。	八月	槐花黃。桂子落。蘭陽始嬌。金錢夜落。白	蘋開。秋葵挺出。	九月	菊有英。蒹葭蒼。芙蓉冷。澹宮秋老。芰荷	化爲衣。山藥乳。	十月	
----	---------------------	----	---------------------	----	---------	----	---------------------	----------	----	---------------------	----------	----	---------------------	----------	----	--

十一月	芸始生。楓葉冷。水鏡負水。蕉花紅。枇杷	十二月	始華。朝菌歇。	蠟梅開。松栢後凋。山茶灼。梅蕊綻。剪綠	時行。迎春至。	總法	灌園一事其略有十。蓋拈花微笑。妙悟禪機。種樹	千言深藏治理。雖云小道。可質大方。紀總法第一。	一日下種。核宜排。子宜撒。其法收枝頭乾實。懸通	風處。臨種少曬。擇向陽所。以肥土鋪半。將核尖向	上排定。再以肥土蓋之。欲種蓮實。亦如此法。子則	不然。須以灰泥各半。將子雜拌於中。按法撒之。乾	濕得所爲妙。二日分種。先築肥地。以水滲定。擇根	傍小枝連處截斷。次年移之。或用木鉤。將條釘地。	以肥土壅之。或將豬竹一節劈開。納泥於中。合縛
-----	---------------------	-----	---------	---------------------	---------	----	------------------------	-------------------------	-------------------------	-------------------------	-------------------------	-------------------------	-------------------------	-------------------------	------------------------

枝上或剪尺許以濕紙包裹及插芋苗內埋土中
置陰處勿令乾卽活三曰接換必須相偶貼大宜
高截貼小宜低截對接上下各正去半寸偶接上
下各斜去半寸插接截平本根削斜分枝插皮內
令接同種兩枝各削去半邊俱用麻縛茂幫泥封
簪裏四圍扞棘以防鳥雀常將水洒更避日色若
遇狂風大雨急宜遮護否則不活四曰移植先記
枝之所向將竹刀掘起下勿傷根上勿損葉如前
種之再加肥土填滿四邊又以石竹扞定麻皮

清則

五

半以防風搖又以石子鋪面以防泥濺如泥一濺
葉卽黃脫仍須澆灌得宜謹避風日數日卽活或
云移栽果木宜在望前則子繁多五曰修補須得
意趣去澀水枝向下者剃身枝向內者剔紐枝連
結者冗雜枝多亂者風枝細長者傍枝新發者仍
將大枝截去以蜜塗之蟲窠其上自饒古意復以
馬糞和泥卷其潤處或用魚腥水澆之便生苔蘚
尤助野趣如欲曲折略割其皮隨意轉折以櫻縛
之六曰保護務令適時倘風日相侵寒熱恭至當

以布帳遮之或篾籃覆之如遇輕陰細雨淡日和
風出架庭中勿令着地恐致根長及引蟲蟻盆花
之法莫過於此或云花果忌麝富維種葱蒜若既
爲所觸急於上風燒硫黃氣以解之七曰催養須
於冬日將樹掘起洗淨勿傷根芽當量樹之老嫩
於日中曬數日乾極則灑水復用肥泥拌宿壤種
之若天暖澆糞數次亦可但不可曬一面犯則三
面無花矣又於元旦子時將斧斑駁椎之則結子
不落澆社酒則子繁又以社日將百果根則子大

常則

六

八曰却蟲每於元旦將火遍照植物上或清明子
時將稻草一根縛樹上或種時將大蒜一校甘草
一寸先放根下永無諸蟲之患若有蛀眼以硫黃
或芫花塞之有蟻窠以香油或羊骨引之有蚓穴
以鴨糞或灰水澆之九曰貯土須鋤青草以糞澆
之煨過再澆如此數次搗碎篩淨揀去磚瓦草根
收藏缸內安頓日照雨灑處或將黃泥浸臘糞中
年餘取出曬乾用之復將炭屑及瓦片浸糞窖中
以爲鋪盆用十曰澆灌必分蚤晚蚤宜肥水澆根

其法鋤嫩青草拌陰溝泥。全壘缸內。久則自然流出青水。澆之晚宜清水灑葉。其法取天落水或雨水。置缸內投石子數枚。澄過灑之。若晚間驟雨。切勿令見。恐烈日曬後熱氣蒸花故也。或云如欲催花。以馬糞浸水澆之。數日後開者。次日即開。

牡丹

牡丹一種。世稱花王。事物紀原云。唐武后冬月遣詔遊後苑。百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洛陽花爲天下冠。大抵此花宜秋社前。或秋分後。

清耳

緩去宿土。勿傷細根。隨坐壚內。用土輕覆。即以雨水或河水灌之。滿壚方止。俟次日土乾低凹。填滿復澆如初。和土宜白。畝末。每花一本。用末一斤。能殺諸蟲。或云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須直其根。屈之則死。此栽花之法也。種子則於六月收穫間。黑子風眼一日。盛以濕土。八月以水試之。取沉者。畦種約三寸一枚。來春芽長。驗是子活。次年八月便可移植。然性畏日炎。夏月須用葦箔遮之。此種花之法也。分花須揀科大枝多者。八九月間。全根

掘出。視可分處。用手擘開。以小麥一握。拌上栽如前法。此分花之法也。接花亦宜秋社前後。將本枝及分枝。各斜削去半。合如一株。用麻縛定。調泥塗之。以兩瓦圈合。內填細泥。待來春去瓦。隨以草簾圍之。或揀芍藥根。肥大如蘿蔔者。削尖如馬耳。將牡丹枝劈開。如燕尾。插下縛緊。以肥泥培之。即活。或云立春如遇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三月。即爛煨。此接花之法也。澆花亦有候。八九月旬日一澆。法宜雨水。立冬後五日一澆。法宜糞水。十

清耳

一月後。搜鬆根土。以宿糞澆一次。或二次。餘宜河水。至冬末地凍。春分花發。夏際天炎。俱不可澆。澆則花開不齊。且多損根鬚。或遇旱。則於凌晨以河水澆之。勿使濕其枝葉。一云牡丹芍藥。俱可澆。此澆花之法也。培養須八九月時。壘上二寸三年一次。春夏風日。覆以帳幕。秋冬霜雪。障以棘枝。花未放。去其小蓋。謂之打剝。花纔落。剪其故枝。勿傷花狀。又於冬至日。以鍾乳粉和硫黃少許。置根下。或撥開花根。以水中苔衣壘之。則來春花盛。此

壅花之法也。折枝插瓶。先燒斷處。蜂蠟封之。可浸數日不萎。或用蜜養。芍藥亦然。如已萎者。剪去下截爛處。用竹架起於水缸中。盡浸枝梗。一夕復鮮。此養花之法也。花所畏忌。如香麝油漆多種。葱蒜韭薤。以辟之。土蠶木蠹。漏填白紙。礮黃以殺之。孝子孕婦。庸僧猥尼。所剪折。廣設絕交論。以防之。此醫花之法也。至如清異錄載。擡舉牡丹法。以九月取角屑硫黃。碾如麪。拌細土。挑動花根。壅入土一寸。出土三寸。地脉既暖。立春漸有花蕾。生如粟。

養蘭

九

植即指去。惟留中心一莖。氣聚故花肥。至開時。大如盆面。物類相感。志載。腰金牡丹法。以白木放根下。諸般顏色。悉是腰金。則又幻花之法也。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花何可不珍惜哉。

芍藥

洛陽牡丹。廣陵芍藥。古來並傳。故芍藥亦號花相。治花之法。八九月時。悉出其根。潑以甘泉。隨用竹刀剖開。剝去老腐。先填猪糞和泥。分種。向陽處。然分不欲數。數則花小。種不欲深。深則花衰。種後培。

以雞糞泥。以黃酒。則花能改色。開時。扶以竹條。則花不傾倒。有雨。遮以草箔。則花堪耐久。花既萎落。亟剪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則脉理皆歸於根。明年花繁而色潤。

蘭

花有數種。一曰建蘭。莖葉肥大。翠勁可愛。若葉生白點。謂之蘭風。以魚腥水。或蚌水洗之。二曰杭蘭。取大本。種以黃土。用羊鹿糞澆之。花亦茂盛。三曰典蘭。一名九節蘭。花有餘香。實不足。所謂蕙也。四。

清蘭

十

口風蘭。幹短勁。花黃白。不用沙土。取竹籃貯之。懸於有露處。或盛以敝簪。用頭髮襯之。五曰若蘭。其葉如箬。似蘭無香。以上二種。俱可勿藝。別有一種。名賽蘭者。佛家謂之伊蘭。樹如茉莉。花作金粟。香特馥烈。尤堪簪插。好事者。易名金粟蘭。諸譜不載。殆非蘭種。亦猶蠟梅之於梅花也。相傳培蘭四時。日春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大要先於梅雨後。取溝瀆肥泥。曝乾。羅末。或團山頭黃土。猛火煨。出槌碎。俟九月終。挑起舊本。刪去老根。鋪以。

皮有分種盆內。移泥壅之。勿使根曲。長滿復分。三
 載為度。但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當即洗
 去。又忌春雪。着點即枯。頂以竹簾罩盆。計日轉曬。
 風雪既却。日色復勻。迨至花發。周圍如一。澆用雨
 水。河水。或皮屑魚腥水。頂四畔勻澆。勿得灑下。致
 令葉黃。黃則以清茶澆之。又間注茶瓶中。亦可。插
 花黃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茗汁。則芳良。有
 以也。故肥水頻澆。多生蟻。虱宜研大蒜和水。以筆
 蘸洗除之。或云。盆頂水壅。可隔蟻。蟻分宜毀。盆不
 清則

土

傷花根。最為得之。舊有李延平口訣。謹附如左。
 正月安排用坎方。離明相對。請陽光。雨淋日炙。都
 休管。要使蒼顏作改常。
 二月栽培。更是難。須愁葉變。鷓鴣斑。四時。揮竹防
 風。折惜葉。猶如惜玉環。
 三月新條出舊叢。花盆切忌面西風。提防濕處多
 生虱。根下猶嫌太糞濃。
 四月清和日似丹。沙泥立見漸時乾。新鮮井水休
 澆。離膩水時。傾儘若干。

五月新芽。舊葉綠陰深處最平和。此時葉退從
 他性。剪子剪時。又見多。

六月晴陽酷雨加。盆中蘭蕙正開花。涼亭水閣堪
 安頓。否則簷前作架遮。

七月新涼暑漸消。却宜三日一番澆。更防蚯蚓傷
 根本。肥水長將使尿調。

八月天時稍覺涼。在他風日也何妨。經年污水專
 為好。還用雞毛積漬良。

九月時中有薄霜。階前簷下慎行藏。若生白蟻并
 黃蟻。葉灑清油定不妨。

清則

土

十月陽春暖氣回。來年花芽又胚胎。幽根不露真
 奇法。盆滿猶宜急換栽。

十一月天宜向陽。夜間頂用密收藏。長教土面生
 微濕。乾燥之時。葉正黃。

十二月天霜雪欺。謹宜屋裏保孫枝。直須解凍春
 前動。纔是斯人道長時。

桃

桃為僊木。能制百鬼。故神僊家恒多種之。種法宜

有膠處寬深為坑先納濕牛糞埋爛核其中尖頭
向上覆土尺餘春深芽長移栽實地若仍置糞中
則實少而苦矣或云種時以桃核刷淨令女子艷
粧種之他日花艷而子離核又於春後以刀鑿割
其皮則樹不夭壯日春根下土或以刀橫斫其枝
則實不墜以煮猪首汁放冷澆之則子不蛀以多
年竹燈檠應掛樹間則蟲自落然桃性蚤實十年
輒枯世稱短命花不若多種碧桃人面桃或每歲
通植以易老朽

清則

十三

李

諺云種桃宜密種李宜稀法於臘月中取根土小
條移種別地待長行栽或云取桃樹接之則生子
紅甘又於元日或上元以磚着樹岐或於臘月以
杖擊枝間至正月晦日復擊可令足子其不實者
亦於元日五更以火把四面照之當年便生謂之
嫁李

杏

栽種之法與桃李同但宜近人家不得移動耳又

宋時揚州李冠卿家堂前一株杏花多而不實
一老嫗曰來春與嫁此杏冬深忽携一樽酒來云
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繫樹上已奠酒辭祝再
三而去家人咸哂之明年結子無數

梨花

花有二種瓣舒者佳春間下種三尺移歲或將旺
梨笋取作枒樣斫其兩頭火燒鐵器烙定津脉臥
栽於土來春發芽別取嫩條截長八寸名曰梨貼
削開原餘插入梨貼稻草繫縛不可動搖月餘自

清則

十四

櫻桃

餐長即生梨梨生用箸包裹勿為象鼻蟲所傷洞
庭山梨俱用此法或云接梨桑上生子甘脆一說接
梨以春分前十日接柿以春分後十日

櫻桃古名楔桃一名朱桃一名英桃為鳥所食亦
名令桃其法二三月間折有根枝栽於土中糞澆
即活仍記陰陽各遂其性否則難生且復不實矣
又聞之古語云鳥饒食而便墮雨薄灑而皆零如
遇結實即張網捕之以此為鳥雀更貯葦箔覆之

之修儀云

海棠

花計數種。昌州香海棠不可得矣。其次西府爲上。貼梗次之。垂絲又次之。栽花之法。宜於春間將貼梗海棠。攀枝着地。以肥土壅之。自能生根。來冬截斷。春半移栽。以櫻桃接之。則成垂絲。以梨樹接之。則成西府。以木瓜頭接之。則成白色。若欲其鮮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或酒脚澆根下。復剪去花子。則來年花茂而無葉矣。瓶花以薄荷包根。或用薄

清則

主

青水養之。或云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爲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相傳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涕淚灑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名斷腸花。性喜陰濕。宜種塔旁。謂之海棠者。取其似也。

木蘭

花開碧白。絕無柔條。隆冬結蕾。尚未放葉。大都玉蘭最忌水浸。以辛夷並植。秋後接之。澆以糞水。花開特種。辛夷一名木筆。又名望春。別名房木。或謂

之修儀云

瑞香

種法於芋種時。就老枝上剪取嫩條。破開折頭。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插入土中。根生壅好。勿令外露。復以燐猪湯從花脚澆之。或云左手折下。隨即扦插。勿換右手。無不可活。又云宜用小便可殺蚯蚓。然香花忌糞。瑞香尤甚。不若壅以頭垢。或用院衣灰汁爲妙。蓋此花根甜。灌以灰水。則蚯蚓不食。而衣服垢膩。復能肥花也。但此花一名麝囊。香

清則

主

氣繁烈。能損羣花。世謂花賊。宜獨處之。

紫荆

枝幹枯索。花如綴珥。其法開花。既能傍枝分種。然性喜肥。復畏水。當時護諸小兒。時其饑飽可也。

杜鵑

花極爛熳。以杜鵑啼時開得名。花性喜陰。畏熱。法用山泥。揀去粗石。羊矢。浸水澆之。更置樹下陰處。則花葉青茂。較之石巖。以映山紅接者。大不作也。

薔薇

注。候立春。折當年枝。連其梢。極杆陰肥地。築實其旁。勿使傷皮。外留寸許。長則易瘁矣。或云。芒種日。及三八月。皆可挿。如腦生莠蟲。以傾銀爐灰。撒之。別有野外叢生者。名野薔薇。香更穠郁。差比玫瑰。拌茶煎服。可驅瘴鬼。

玫瑰

宋時官院。多採玫瑰。結爲香囊。芬氣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大凡花木。不宜常分。獨此花。嫩條新發。勿令久存。卽移別地。則種多茂。若本根太肥。則致焦。

清則

十七

悴矣。或云。其性好潔。人溺之卽成。

墨栗

墨栗者。麗春別種也。一名米囊。種具數色。法宜秋夜。或重九日。裸形種之。兩手交換撒子。復以竹帚掃勻。則花重臺而千葉。須先糞地。肥鬆。後以墨汁拌撒。以泥蓋之。可免蟻食。出後始澆清糞。長則以竹條扶之。若土瘦。種遲。變爲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亦復不惡。別有剪羅二種。春名碎剪羅。秋名漢宮秋。二花相似。秋色較勝。性喜陰。尤

畏糞肥。土種。清水澆。春深芽長。方可分種。

藤藤

藤藤。木香。開花同時。若拔條入土。壅泥。月餘。俟其根長。剪斷移栽。並植檻前。堪爲執友耳。

石榴

栽花之法。於三月初。取指大枝。長尺有半。八九餘枝。共爲一窠。燒下頭二寸。勿使落失。先掘圓坑。深尺七寸。廣徑尺。豎枝坑畔。環布令勻。置礮石。枯骨於枝間。一層土。一層骨石。葉實之。令沒枝頭寸許。

清則

十八

以水澆之。常令潤澤。既生之後。復以骨石布其根下。十月天寒。以葉裹之。又有種子之法。先於樹頭號定向背。霜後摘下。以稀布囊貯之。仍依舊號懸掛。通風處。復敲堅細土。篩去瓦石。潑糞數次。收貯缸內。至次年二月初。取家用火盆。鋪土三寸。不得太厚。每隔數寸。按一小潭。納榴子數粒。蓋土半寸許。灑水令濕。置向陽處。候長寸許。每潭揀留一大株。肥水再澆。既長。分種盆內。盆須極小。種不宜深。仍令向陽。日澆數次。有雨。卽蓋。勿使淋去土味。或

以麻餅浸水。當日午澆之。則花茂盛。或云盆榴無
法。只須浸臘冬間。需下收回南簷。如土乾時。略將
水潤。至春深氣暖。可放石上。剪去嫩苗。勿令高大。
盛夏置日中。或曬屋上。免近地氣。致令根長。及為
胡蟻所穴。每朝用米泔水沉浸。花斛浸約半時。取
出日曬。如覺土乾。又復浸之。殆良法也。

葵花

大抵蜀葵。性喜肥地。收子曬乾。鋤地令熟。秋末種
之。春初刪去繁細。常以肥壅灌之。五月繁華。莫過

清劑

九

於此。秋葵種子宜在春時。以手高撒。梗亦長大。瓶
花之法。沸湯插之。以紙塞口。則不憔悴。可觀數日。
或以石灰蘸過。令乾。插之花。開至頂。葉亦不軟。風
僂芙蓉。均同此法。

蓮花

蓮花種色甚夥。散見諸帙。可異者。琳池有分枝蓮。
南海有睡蓮。滄洲有金蓮。流香渠有夜舒蓮。芸輝
堂有碧蓮。上井有十丈蓮。九疑澗有黃蓮。柳池有
斗大紫蓮。儋州有四季蓮。而釣僂池分香蓮。為冠。

郡人稱分香蓮。不用錢者是也。至如近日所傳。並
頭重臺品。字四兩。觀音品。目愈奇。風致愈減矣。大
約此花。白者藕勝。紅者蓮勝。種藕之法。驚蟄之後。
先取田泥。築實缸底。復將河泥平鋪其上。日曬開
裂。雨則蓋之。迨至春分。將秧分種。枝頭向南。壅好
勿露。夏日酷烈。勿令水乾。冬。天凍結。宜遮稻草。既
免花刑。且善後計矣。一說。半實田泥。壅牛糞少許。
隔以蘆席。令藕根上行。以河泥覆之。至如藕根之
下。糝放硫黃。或以臘糟塗藕少許。古法雖然。未可
輕試也。種盆蓮之法。將乾黑蓮。實裝入卵殼中。令
雞母同抱。候子雞既出。取天門冬。搗末和泥。安置
盆內。收蓮實種之花。開如錢。如欲青蓮。磨穿硬殼。
略浸藥缸。依法種之。昔湖州染工。世治靛甕。嘗以
蓮子浸於甕底。經歲種之。便生青蓮。事載太平廣
記。當信此法。不謬。養花之法。瓶貯溫湯。以紙蒙之。
則尖花枝隨手急插。或去根少許。以蠟封之。或將
亂髮密縛折處。仍以污泥封固其底。先插瓶中。然
後注水。或將竹針十字。穩蓋。使出白汗。方始插瓶。

清劑

十

蓋此花易萎。非是不可耳。至於池荷。別無他法。以缸種藕。俟併泥填入炭簍。沉之水中。自無不盛。譬如縱壑之魚。有不自得者哉。

薇花

薇花四種。紫色之外。有白色者。有紅色者。又有紫帶藍。類者曰翠薇。少爪其膚。枝輒搖顛。一名怕癢。此花易植。勿事功力。四月開。九月歇。俗謂之半年紅。山園植之。亦可作耐久朋友矣。

茉莉

清則

主

南宋禁苑。夏月納涼。多置茉莉素馨等花。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大都此花。性極畏寒。預於屋下掃聚塵土。堆積靜室。俟其熱過。篩取細者。將所得花。模去故土。實此種之。灑以米泔水。或燂猪湯。復於六月六日。以魚腥水澆之。霜降以後。移至廳下。如極乾燥。微濕其根。或於向陽屋內掘一淺坑。將盆埋下。以篾籠罩口。泥實其傍。勿使通風。或以木棉花核覆根。半尺。仍罩篾籠。用紙封密。數日一開。略澆冷茶。立夏去罩。山土一層。填新泥。用水澆之。俟芽

長始用糞。次年起根換土全栽。如此收十不幾。一或云。取溝瀆肥泥。爛草盒過。煨以和皮屑。鋪盆種之。如欲扦插。於梅雨時剪新。劈開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如年。

人家悉用此術。又聞吳中有隱者。每至秋後。輒從人家收買殘枝。開畦列種。結茅為棚。以蔽風雪。遇有日色。開簾曬之。畜鴨千頭。夜宿其下。花根雙暖。糞復壅之。來年花發。其息十倍。併記之以告花匠。

風僊

清則

主

其種易生。春時下子。花開纔落。即去其蒂。貼墻。久謂之團花。若以五色種子。同納竹筒埋之。花開五色。亦奇種也。挿瓶當用沸水。不爾連根種之。或用石灰入湯。可開半月不萎。

菊花

種法有九要。一曰養胎。冬初有殘折去。俟發掘地。作潭埋根。其內糝以新泥。澆糞數次。將本匪壯春苗。乃發。二曰傳種。凡遇奇種。用杉木鑽孔。挿秧其上。浮之。水缸俟其生根。移栽陰地。或挿泥光埋之。

土中依法澆灌。數日即活。若得接本。須於花後。將枝按下。橫埋肥土。每近節處。自然生苗。收其中幹。花本不變。三曰扶植。倒鬆肥土。加以濃糞。堆土令高。移花種之。仍覆碎瓦。以防泥濘。蔭苗既活。扶以竹杖。四曰修葺。先於春牛。擇取老根。淨去宿土。雨過分之。土不宜肥。肥則癯。頭仍以箔覆。勿經日色。交晨水澆。謂之分秧。分秧之後。俟高數寸。摘去其頭。令生歧枝。繁雜勿刪。以備傷害。長及一尺。用簋蓋覆。月遇九日。有出簋者。則撥其腦。秋分方止。夜

清則

主

去其簋。出以承露。花開平齊。謂之摘頭。菊頭既摘。葉間生眼。亦須掐去。勿使奪力。否則癯瘥。謂之掐眼。菊花貴少枝。畱一葩。挑去細莖氣力。既併花開。倍大。謂之剔莖。五曰培護。菊雖傲霜。實則畏之。俟莖未開。移至字下。根縛紙條。就盞引水。根潤花滿。可說月餘。若有黃葉。摘則氣洩。以韭汁澆根。青茂如故矣。六曰幻弄。先於春初。擇取老艾。剪其枝葉。故土培之。接以諸菊。各將本土封固。接頭俟其枝茂。然後去之。秋深花開。各依本色。或於九月收霜

貯瓶埋之。土中若有含藍調色。點之。透變各色。或取黃白二菊。各拔半邊。用麻紫合。所開花朵。半白半黃。如欲催花。於大蔬時。罩龍眼殼。先於隔夜澆硫黃水。次垂去殼。花即大開。依法畱之。可至春初。七曰土宜。須擇肥地。糞酵三次。去其浮者。收之室中。春初出曬。搜去蟲蟻。蒸羅既淨。取俟登盆。遇雨根露。覆以餘土。可收雨澤。不使根爛。八曰澆灌。春用蠶沙。夏用毛水。立秋之後。酌用糞水。初次糞一水。二次水倍之。三次糞水相半。花蕾既結。始用

清則

主

純糞。九曰除害。夏至前後。有黑色蟲。名曰菊虎。亦名菊牛。宜於茶間。及巳午未三時。尋殺之。或每朝搗活蟬。灑葉上。自不至如已。被啣傷。則此葉倘垂。急尋傷處。摘去些子。庶免毒攻。致生秋蟲。又有傷根者。曰蜥蜴。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癯頭者。曰菊蟻。以蠶甲置傍。引出棄之。瘠枝者。曰黑蚰。以麻裹筋頭。輕捫去之。賊葉者。曰象幹蟲。以鐵線磨鋒。尋穴搜之。能如此法。便堪為松菊主人。不減聰明矣。

桂

栽柱之法須俟夏初攀枝着地以土壓之逾年截斷含蓋移栽灌以猪糞沙壅之如患蛀損取之藤梗懸之樹間能殺諸蟲種樹書云木犀按石榴其花必紅別有草本名木犀二月分種香味不減又有月桂一種實非同族法於花謝摘去其蒂亦如鳳仙花發無已如遇蟲食魚腥澆之次第栽培真堪鼻選矣

芙蓉

栽花之法須於冬初剪花嫩條栽作二尺掘坑埋

清則

三五

之仍以土掩來春三月先取木針釘地作穴填糞令滿然後插入上露寸許遮以爛草花開分栽近水尤盛如欲染花須於漏夜以紙調紙蘸花蓋上仍裝其尖花開碧色五色皆然亦興趣也

玉簪

玉簪潔白如玉清香襲人法於春初移種肥土性復好水盆石亦可俟含蕊時納粉少許交晨得雨尤能助粧

金錢

金錢午開子一各子午花以子種之俟長過中扶以小竹亦一奇計

雞冠花

種花之法清明撒子撒高則高撒低則低盛扇撒之則如團扇散髮撒之則成環珞如欲雙色各披半邊紉麻縛之法與菊同別有十樣錦四種秋後收于撒肥土中毛灰蓋之春初即生並梅堦傍均堪點綴秋色

梅

清則

三五

背孤山處士以梅為妻以鶴為子幽人花伴梅實專房矣種法春間取核埋之糞地俟長數尺以桃接之若欲移種須去其枝梢大其根盤沃以滑泥無不活者或云於苦楝樹上接之則成墨梅瓶花之法將醃肉汁撒去浮油入瓶插之可至結實或用煮鯽湯亦可陳眉公云以乾鹽貯瓶插梅其中鹽梅相和尤覺清韻耳別有一種名蠟梅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計三種子種者佳夏間子熟採而種之秋後

發芽。澆灌得宜。數年之後。亦可分栽。梅譜又云。凡古梅多苦者。封同花葉之根。惟新隙間始能發花。花雖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絕。

水僊

水僊二種。單瓣者佳。五月初旬。竹刀起根。小便浸之。逾月取出。懸近竈烟處。至八九月間。純用猪糞拌土植之。不可缺水。凌波之名。殆不虛也。或云。和土。曬。暖。半月。方種。覆以肥土。槽水澆之。霜降後。搭棚遮護。霜雪。仍留南向小戶。天暖。即開。曬之。北方土寒。凡牡丹海棠。俱用此法。高深甫云。土近清。就花發。必茂。雖花忌水。鹹。然梅花水僊。極用鹽。當無所損耳。

竹

種法。須依五月十三日。岳州風土記。謂之龍生日。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一云。宜用辰日。一云。宜用臘月。一云。宜每月本命日。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然諺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市山。中無屑。莫此為便。須掘酒。

謂。以治今熱。以。為。養。和。泥。其。高。一。尺。許。如。無。馬。糞。以。替。糞。代。之。候。至。雨。後。剔。取。向。南。枝。斬。去。竹。梢。界。以。草。繩。移。種。東。北。角。每。數。竿。一。叢。以。河。泥。壅。之。勿。以。足。踏。及。用。繩。束。實。如。慮。風。搖。須。作。架。扶。之。蓋。竹。性。向。西。南。故。須。往。東。北。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是。也。若。生。竹。米。滴。林。輒。枯。法。於。初。時。擇。一。大。竿。截。留。一。三。尺。鑽。通。其。節。以。犬。糞。實。之。或。云。如。欲。引。竹。於。隔。籬。埋。雞。或。犬。貓。於。牆。下。明。年。筍。自。迸。出。惟。素。早。笑。刺。或。芝。蔴。箕。埋。之。土。中。可。以。障。之。別。有。草。本。

蒲葦

數種。一日。淡竹。開色青翠。設色不殷。或云。即詩。葉竹。一日。碧竹。一日。石竹。俱有小花。文采可玩。

芭蕉

芭蕉。葉實闊。廣極多。我地無之。遂為奇貨。種法。冬。間。去。根。以。稻。草。覆。之。俟。其。發。芽。分。取。小。根。用。油。簍。脚。橫。刺。二。眼。終。不。長。大。可。作。盆。玩。

菖蒲花節

菖蒲。九節。辟。僊。所。珍。蒲。種。有。六。曰。金。錢。牛。頭。臺。蘭。劍。脊。虎。鬚。香。苗。大。約。蒲。性。見。石。則。細。見。土。則。粗。洪。

夏初竹剪修淨細沙密種深水蓄之不令見
 秋初耳剪勿染塵垢及犯油膩霜降收藏川缸蓋
 之春末始開務避風霜年久不分漸成細密矣若
 石上蓄尤宜洗根澆以雨水勿見風燥夜移就露
 日出即收如患葉黃壅以鼠糞或蝙蝠糞川水酒
 之若欲其直以綿裹筋頭每朝將之或云四月十
 四菖蒲生日修剪根葉無逾此時宜積梅水新滋
 養之覆以疎簾微襲日燬則青翠易生尤堪清目
 古有四季訣云春遲出勿犯夏不惜秋深水深
 清則主

香禪

香評

屠隆

古之名香種種稱異或出自外夷或製自官掖其
 方其料俱不可得見矣余以今之所尚香品評之

妙高香生香檀香降香真香京線香香之幽閑者
 也蘭香速香沉香香之恬雅者也越隣香甜香萬
 春香黑龍桂香香之溫潤者也黃香餅芙蓉香龍
 涎餅內香餅香之佳麗者也玉華香龍樓香微蘭
 蘭香香之滋藉者也棋楠香晚以香波律香香之
 高尚者也幽閑者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
 清心悅神怡雅者四更殘月與味蕭瑟焚之可以
 暢懷舒嘯溫潤者精舍榻帖揮塵閑吟簫灯夜讀
 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佳麗者紅袖在側

清則

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
 也滋藉者坐雨閉關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吸茗味
 淡一爐初焚香霧覆覆撩人更宜醉筵醒客高尚
 者皓月清宵冰絃曼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
 爐焚香霧隱隱遠簾又可祛邪辟穢黃燠閣黑煖
 關官香紗帽俱宜焚之佛爐聚仙香百花香蒼木
 香河南黑芸香但可焚于卧榻客曰諸香同一焚
 也何事多岐余曰幽趣各別薰燎豈容繁施香僻
 甄藻豈君所知惜入香妙嗅辨妍媸曰余同心當

自得之一笑而解。

香爐焚香七要

官哥定窯。豈可用之。平日爐以宜銅。潘銅。彝爐。乳爐。如茶盃式。大者終日可用。

香合

用剔紅。熊段。錫胎者。以盛黃黑香餅。法製香。磁盒。用定窯。或饒窯者。以盛芙蓉。萬春。甜香。倭香。合三子。五子者。用以盛沉速。蘭香。棋楠等香。外此香種亦可。若遊行。惟倭檀帶之甚佳。

清則

爐灰

以紙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灶中。燒紅。取出。又研絕細。入爐用之。則火不滅。忌以穢火。惡炭入灰。炭穢則灰死。不靈。入火一盞。即滅。

香炭壑

以雞骨炭。碾為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以大小鉄塑。槌整成餅。以堅為貴。燒之。可久。或以紅花。檀代葵花葉。或爛棗。入石灰和炭。造者亦妙。

隔火砂片

焚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則香味漫然。頃刻而滅。取味則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須用隔火。有以銀錢。明瓦片為之者。俱俗不佳。且熱甚。不能隔火。雖用玉片為美。亦不及京師燒破砂鍋底。用以磨片。厚半分。隔火焚香。妙絕。燒透炭壑。入爐。以爐灰撥開。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擁火。先以生香焚之。謂之發香。欲其炭壑因香。焚不滅故耳。香焚滅。入方以飭埋炭壑。四面黃擁。上蓋以灰。厚五分。以火之大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香。則香味隱隱而發。然須以飭四圍。直搗數十眼。以通火氣。迴轉炭方不滅。香味烈則火大矣。又須取起砂片。加灰再焚。其香盡餘塊。用瓦合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承服。

靈灰

爐灰終日焚之。則靈。若十日不用。則灰潤。如遇梅月。灰濕而滅火。須以別炭入爐。煖灰一二次。方入香炭壑。則火在灰中。不滅可久。

匙筯

匙筯惟南都白銅製者。適用製佳。概用吳中近製。短頸細孔。插筯下重不仆。或古銅。或竹木。或磁瓶。俱稱。

丁子香 香譜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形似丁子也。卽丁香之大者。今謂丁香母是也。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郎舍香奏事。

龍涎

清則

龍涎出大食國。其龍多蟠于洋中大石。臥而吐涎。衆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芝而光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又有龍腦香。出婆律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瘦者出。龍腦香。香在水心。肥者出。婆律膏。膏在水端。

犀角燕口

沉香出真臘者爲上。占城次之。渤泥爲下。而香之

大槩生結者爲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爲上。黃者

次之。狀如犀角者謂犀角沉。如熟口者爲燕口沉。

如附子者謂附子沉。如梭者謂梭沉。文橫而堅緻

者謂之隔沉。又奇藍香出占城等國。誌書皆書奇

南。星槎勝覽又作棋楠。至海語又作伽楠。近世土

夫以制帶鐐。率多奏合。頗若天成。又云伽楠木。乃

沉香之生結者。

鷄骨馬蹄

沉香。青桂香。馬蹄香。雞骨香。棧香。同是。一本其木

清則

香譜

香譜

類椿櫟多節。取之先斷其根。積年皮輪俱朽。心與

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黑而沉水

者爲沉香。半浮沉者爲雞骨。最脆者爲棧香。又曰

沉者爲沉。浮者爲梗。似雞骨爲雞骨香。似馬蹄爲

馬蹄香。似牛頭爲牛頭香。大倦游錄。高竇等州產

生結香。山民見香木曲輪斜枝。以刀斫損。經年得

雨水漬。復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斑點。亦名

鷄鳴斑。

蝶甲

螺甲出異國者大如掌。青黃色。取屑燒灰。合香者多用之。謂能發香也。

鹿麝

麝之真香有三說。鹿羣行山中。自然有麝氣。不見其形。爲真香。入春以脚踢入水泥。藏之不使人見。爲真香。殺之取其劑。一鹿一麝爲真香。

薝蔔水

薝蔔水。大食國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祇欲試之。當用琉璃瓶盛之。翻搖

清則

三

數四其瓶。周上下者。爲真。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薝蔔水十五瓶。云得西域。以香酒衣衣。微而香不減。

金顏香

金顏香。出大食真臘國。乃松樹脂也。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掌開雪白者。爲佳。夾沙石者。爲下。其氣能聚衆香。香人以此之和香塗身。

生熟速

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介于地。木朽而

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棧。

黃紫檀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薝蔔水蘇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門曰靈芳園。按諸檀香。俱出自海南諸國。

蘼令香

蘼令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類薝蔔。按鴛鴦樹

清則

三

如松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爲白薝蔔。其香冬凝而夏融。因而取之者。名曰黑薝蔔。夏融時。土人盛之以匏瓢。其香多添于瓢。故斷瓢而焚之。名曰薝瓢。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國人呼爲辟邪樹。樹長三尺。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膠流出如飴。至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可通神明。辟衆惡。

滴乳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國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斧斫之。脂溢于外。結而成塊。上品爲棟香。圓大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又次曰乳樹。又次曰黑樹。又次曰水樹。雜品而碎者曰斫劑。最揚爲塵者曰塵末。今人通謂乳香爲薰陸。蓋薰陸是摠名。乳香是薰陸中乳頭也。

茗談

煎茶水記

張又新

清則

李

元和九年春。余初成名。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茶與李德垂先至。憩西廂玄鑒室。會適有楚僧至。置爨有數編書。余偶捆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一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雅。因之赴郡。抵洋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洋子南零水。又殊絕。今日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率旌旗舟詣南零。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

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擢舟深入。見者累

而敢虛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厥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齊至岸。舟蕩覆半。懼其渺。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是。所經歷處之水。優劣精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凡二十水。且曰。此皆余嘗試之。非係茶之精粗。遇此不之知也。夫茶烹於所產處。無不佳也。蓋水土之宜。離其處。水功其半。然善煮。潔器全其功也。李置諸筭焉。遇有言茶者。卽示之。

茶效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日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已矣。然率用中下茶。

茶緊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三尺至數十尺。其巴峽有兩人抱者。伐而極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枳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藝茶

藝茶欲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陽崖陰林。紫者爲上。綠者次之。

採茶

園黃有一旗二鎗之號。言一葉二芽也。九早取爲

清則

茶

茶晚取爲芽。穀雨前後。收者爲佳。粗細皆可用。惟在採摘之時。天色晴明。炒焙適中。盛貯如法。或云火作者爲次。生晒者爲上。更近自然。且斷烟火氣。淪之醴中。則旗鎗舒暢。清翠鮮明。尤爲可愛。

藏茶

茶宜藏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以蔴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管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宜以錫爲匣。以蠟固口。

制茶諸法

橙茶。橙皮切作細絲。一觔。以好茶五觔。焙乾入橙絲間。和用密麻布襯墊火箱。置茶於上。烘熟。淨綿被。疊之。三兩時。隨用建連紙袋封裹。仍以被疊焙乾收用。

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繫。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又將茶葉入別蓮中。如此者數次。取其茶焙乾。收用不勝香美。

清則

茶

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氣全者。量其茶葉多少。摘花爲茶。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茶一層。花按開至滿紙。簪葉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諸花倣此。

擇水

凡水泉不甘。能損茶味。故古人擇水最爲切要。山

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乳泉漫流者爲上。湯
沸。勿食。食久令人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
取汲多者。如蟹黃混濁。鹹苦者。皆勿用。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葉。去其塵垢。冷氣烹之則
美。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煙者。常
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

清則

聖

中則四邊泉湧。累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
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凡茶少
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擇品

凡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應。若瓶大。吸
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茶銚。茶瓶。銀錫爲上。甕石
次之。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
其坯微厚。焙之又熱。雖冷。最爲要用。由他處者。或
薄。或色異。皆不及也。

蒸餾

茶瓶。茶盞。茶匙。生銹。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
美。

增盞

凡點茶。先須增盞。盞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
浮。

茶禁

汲水不宜蓄久。惟新汲者爲貴。煎茶不宜竹木柴
薪。麝炭亦非所宜。惟堅木炭爲貴。煎茶不宜停手。

清則

聖

停手則有妄沸。蓋湯嫩則茶味不出。過沸則水老。
而有損寧。傾壞再煎爲妙。候火之法。先燒紅堅炭。
去其烟焰。始上茶。錯急急扇之。扇起須輕。而疾。俟
湯有聲。始重而疾。斯文武火也。愈速愈妙。蓋沸速
則鮮美。風逸。沸遲則老熟昏鈍。茶之美惡。皆由于
此。點茶不宜珍果香。草恐奪其真色真味。飲茶不
宜多人。以五六人爲率。多則爲市茶矣。醜不宜太
早。早則茶神未發。飲不宜太遲。遲則妙蘊全消。但
一吸而盡。是又不能辨味之輩矣。

名水

羅界。天池。松蘿。額清。武夷。龍井。大

盤。虎丘。靈山。高霞。雁宕。五華。泰寧。

日鑿。大安。鳩坑。朱溪。金華。清源。方

山。青陽。雀嶺。德化。羅山。石門。龍泉。

黃山。寶慶。鴉山。蒙山。

名水

廬山康王谷泉。無錫惠山石泉。新州蘭溪石

下水。峽州崩子峽陂口水。虎丘寺石泉。

清則

聖

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楊子江南零水。洪

州西山瀑布。桐柏淮源。廬州龍池山頂水。

丹陽國音寺井。揚州大明寺井。漢江金州中

零水。歸州玉虛洞香溪水。商州武關西洛水。

松。天台千丈瀑布。彬州圖泉。嚴陵灘水。

虎跑泉

白居易

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

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曰

夢楚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產靈孕和者

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產靈者何清醪

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為樂訥諸喉舌之內淳淳泄

泄醲醲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

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醉宜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

清則

聖

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醉將離

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

俊人宜益觥盞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

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則審其宜攻其景反

此則失飲之人矣

酒名

許慎說文曰醪酒母也醪酒本也醲重醲酒也酎

三醲酒也醲未泆之酒也醪汁滓酒也醲厚酒也

醲酒也醲一宿酒也醲酒微清而濁也黃封宮

也。上尊者糯米酒也。中尊者稷米酒也。下尊者粟米酒也。火酒者糟中液也。玄酒者明水也。四酒者四重釀也。三友者唐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今人言三酉為酒。音同之訛也。青州從事美酒也。平原督郵薄酒也。晉桓溫有主簿善別酒。以平原有扇縣。言簿酒至扇而止也。青州有齊郡。言美酒直至腹臍也。

崑崙觴

魏賈將有奴善別水。常乘舟于黃河中流。以

清劑

聖

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水色如絳。用以釀酒。名曰

崑崙觴

崔家酒

潮陵城中。惟崔家酒為最。五代張白詩。潮陵城裡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新豐酒

酒詩。昨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李曰。詩云。新豐美酒斗十千。

乾和酒

和一名河東酒。汾州河東。以此酒為貴品。即今時酒下酒之醇漿也。後用以此酒給逍遙公草環。即此。

荔枝綠

唐王績酒譜云。王公權家有荔枝綠。廖致平有綠荔枝。二酒為我州第一。

雲液

劉孝標送酒于東坡。答云。松子玉漿。衛卿雲液。謝云。楊雲液而如酥。又詩云。花前白酒傾雲液。

清劑

聖

歡伯

易林云。魏文帝曰。何以解憂。惟此杜康。華夷共甘而飲之。故酒名歡伯。

醉聖

李太白每醉為文。未常差人目為醉聖。白樂天自稱醉尹。皮日休自稱醉士。

椒菊酒

王莽臘日。令進椒酒。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名賈佩蘭。後出為段儒之妻。說在官之時。九月九日。佩

不與飲菊酒

橘酒

江北有橘酒。皮日休詩云。明朝有物克君信。橘酒三瓶駕夜航。

桑落酒

河南衛輝府陳州界地名桑落。前有一井。土人俟桑落時。取其水釀酒。孔子在桑落處絕粮。宋賢有詩云。四海樓樓一旅人。經年桑落死生隣。自是天心勞木屨。不妨陳國有愚臣。

桂漿

番禺雜記云。魏時頻斯國人貢酒。其色如脂。名曰桂漿。飲則長壽。

松膠

松膠即松明酒也。東坡有一友教學。讀詩云。歲晚略無雞可割。庖蛙烹鱸荐松膠。

魯酒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以趙酒薄。怒圍邯鄲。

淮南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桂醪

博羅縣地名蠻村。桂花時。醪酒置桂花子中。東坡詩云。爛煮葵羹斟桂醪。風流可惜在蠻村。

蓮花白

蕪子云。請君多釀蓮花白。一名菡萏秋珠。蓋以白蓮花辦釀。麴中釀時自然香美可愛。

梨花春

杭州及越梨花時。釀酒名梨花春。白樂天詩。青旗

沽酒

玉

唐時造甘醴。名玉練槌。味香美。杜詩云。山歌軟耳烏梅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紅酒

汀州謝家造酒。罈用紅泥封固。其色紅。其味香。唐李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

黃酒

酒色如金。味醇止苦。張九齡詩。玉鉉纔傾青蜜剖。

杜甫詩云。鵝兒黃似酒。東坡詩云。大杓瀉鵝黃。

綠酒

杜詩云。遙觀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白樂天詩。傾如中葉杯中綠。秦少游詩。翡翠側身窺綠酒。東坡詩。小舟浮鴨綠。孟浩然詩。鸛頭鴨綠變鵝黃。

紫酒

京州葡萄釀酒。其色紫。譚用之詩云。孟沽紫酒金螺用。

清酒

聖元

碧酒

列仙傳云。安期生與神女會于圃丘。飲玄碧之香酒。杜詩云。重碧沽新酒。東坡云。碧香迫出帝王家。擒奸。

五斗先生傳云。江東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甕盛美酒。于日中曝。經旬味不動而愈香美。飲之久醉。難醒。如盜過。以此酒飲之。盜醉被擒。故名擒奸酒。時語曰。不怕張弓挾矢。惟怕白墮春醪。

甜酒

今人能飲者多。不喜甜酒。白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杜子美好甜酒。詩曰。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苦酒

東坡詩云。白酒微帶荷心苦。王摩詰云。三年逐客臥江皋。自謂田工壓小槽。飲慣毛柴。語苦硬。不知如是有香醪。

清酒濁酒

醉鄉小略云。清酒如聖。濁酒似賢。

清則

辛

淡酒

小說補遺云。淡酒一名水綿襖。北方呼為裡牽綿。諺云。一尺布。不遮風。一碗酒。煖烘烘。半夜便作寒號蟲。言易醉易醒也。

沽酒

君露經云。沽酒。一宿之暴煮酒也。孔子沽酒不食。注云。買酒曰沽。非也。三代時無賣酒者。今人多有不飲暴煮酒者。何况孔子乎。

歷代釀酒名家

夏時儀狀造旨酒而少康潤色之春秋時有椒漿酒漢時西京有金漿醪晉時阮籍有步兵厨唐時有酒名玉露漿李白好飲之宋昌王有八桂酒一名瑞露南唐時臘月釀酒四月成名曰臘酒宋時有齊雲清露杭新城有秋露白處州有金醴露劉拾遺造玉露春宋德隆造酒名月波曹湜有酒名介壽曹晟名酒曰保平朱劉后有酒名玉腴秦檜造酒名表勳潞州燒酒名珍珠紅朱時有酒名銀光相州有酒名碎玉朱開封有酒名瑤泉王師約

清則
主

有酒名瑤源劉后有酒名瑤池東坡有酒名羅浮春范至能釀酒于成都用八桂法名萬里春其洞庭春畱都春十洲春海岳春皆宋時酒也馮翊有酒名含春梁簡文有酒名鳬花裴度用龍腦凝結刻小魚兒狀每沸酒一杯投一魚手中名曰魚兒酒續南有香地酒道士楊世昌造蜜酒隋煬帝造玉璫酒西涼州造葡萄酒肅王有蘭香酒漢武時有蘭生酒蔡攸造棣花酒陸士衡有松醪廣西有風藤酒又有椰子酒淮南有菜豆酒又曰綠珠香

黃州有膠鬲美酒孫思邈造醉醪酒段成式有造醪醇法爲湘東美品高麗國有林盧漿胡僧來陀花造酒名曰三勒漿一名打辣酥此僧名酒曰般若湯華言不惹也

飲人
名流 逸士 叢人 可見 真率 忘機

飲地
花前 林下 小閣 幽館 泛舟 流觴

飲候
清則
主

花時 清秋 春綠 紅葉 雨霽 積雪 新

月 晚涼

飲品
魚 筍 菓菜 小品 數品 出新 精點

鮮美

飲趣
清談 度曲 圍爐 吹簫 友造 妙令 吟

成

飲物

新醖熟。賞古玩。誦名言。談奇怪。茗院。
放爆竹。澡身。焚香。拈花枝。

飲禁

連宵。華筵。苦勸。避酒。爭執。終隱微。
作清態。傾潑。主人客。會客不投。惡謔。
觴政刻。頻起居。附耳囁語。醉嘮嘮。沉酒。
不醒事。噴噉。誇如遇。傲慢。

飲闌

欹枕。散步。踞石。分韻。投壺。垂釣。
清則。
汲水。自烹。

天池秘集十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明徐渭編武林孫一觀校案渭嘉靖中人
有筆元要旨已著錄是編所載如葉向高陳繼儒
之類皆在其後渭安得見其詩文蓋卽一觀所輯
僞托於渭也其書體例駁襍標目詭異前六卷爲
總集一曰韻萃諸體詩也二曰調雋詞也三曰籟
叶樂府歌行也四曰麗華賦也五曰筆華襍文也
六曰志林傳也後六卷爲小說一曰談芬清言也
二曰曠述襍事也三曰諧史詼嘲語也四曰別紀
誌怪也五曰致品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子目
六曰清則分花典香禪茗談觴政四子目皆明季
山人強作雅態之語四庫之中無類可入以其襍
出不倫姑附之襍家類焉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五卷

〔明〕王國賓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群書摘草

五卷》提要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卷之一

昆陵後學王國賓纂集

會友華承祐訂謄

門人包 暈剛次

姪 王同寅參校

家語

相魯

孔子爲魯大司寇攝相事言於定公曰家不藏

君子亭摘草本家語

二

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蒞皆
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褫三都叔孫不得意於
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
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
衆下伐之費人北遂褫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
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
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也

王言解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

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舒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致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塞旗執誠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澹淩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王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數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卷之五

四

亂季余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余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季余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

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綯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究則務施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

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溥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君子志操草木篇

七

觀周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

君子志操草木篇

七

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疆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孔子之施教也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
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疆禦不侮寡寡其言循
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
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
博愛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
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
而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

君子之指草木也

九

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
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
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魯參之行也孔
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
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矣功不伐賢位不
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
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送

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
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行於己是澹臺
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
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
復白圭之玷此宮縉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
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
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賢者

君子之指草木也

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賢子曰吾未識
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
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
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
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
之才者也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
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
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
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
轡銜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
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
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曰臣聞之鳥
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
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子路初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
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
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
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入官

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紘充耳所

以揜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
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
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
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
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困誓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
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
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
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
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
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
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
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正論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
孔子曰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
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
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
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君子志摘草木朱部

國語

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
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
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
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
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
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
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於衣食者
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
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

君子志摘草木國語

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卷之六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因民之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王弗

聽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祗神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勸叔父而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卷之六

三

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墜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蒼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

君子志操章大國語

四

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殺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問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今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

君子志操章大國語

五

魯語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妖

之好外士歿之今吾子夭歿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搢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齊語

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羣卒而州處少而

管子志指車大圖

卷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農農之子恒爲農

晉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歿吾以子見天子今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

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也唯其所在則致歿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遂闕而死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誰也遵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矇瞍不可使視瞿瘡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管子志指車大圖

卷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簞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問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簞之加密石焉諸侯簞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簞也匠人請皆

斷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斷者仁者之本也其樂者不仁者之爲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貨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太矣必禍而滅莫之衰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

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備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

楚語
楚子西伯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蜃
聞之者無不哀無貽夫實侍曰臣
哀之者無不哀無貽夫實侍曰臣
庶難言也言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
犧爲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芟其稂祭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
夫子屬之于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
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
可以訓後世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
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
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
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子西歎於朝藍尹聲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君子志損草大國器

十一

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其有歎其餘則不君
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
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閭閻能
敗吾師閭閻即世吾聞其詞又甚焉吾是以歎
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閭閻口不
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滯於色身不悛於安
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
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

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
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
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弊矣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
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
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
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

君子志損草大國器

十二

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
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
于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
何寶焉固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
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國使無水旱
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
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數澤
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矣楚雖蠻夷

不能寶也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
夫種乃獻謀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帛行禮敢
私告於下執事曰昔有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
之於越也繫起外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

君子志摘草大國語

士

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
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
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
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
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
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二介嫡女執箕箒
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許御春
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

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
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
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
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君子志摘草大國語

戰國策

東周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大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

卷之五 戰國策

一

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之處則人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秦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卷之五 戰國策

二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而告之軫曰出必固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

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晉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北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

蘇子志指草木戰國策

五

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穢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對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

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至蘇子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以甘茂之賢得擅用疆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

蘇子志指草木戰國策

四

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王父涉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也

齊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君齊國之美麗者也

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遂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妻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蘇子中摘草木戰國策

卷一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羣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

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邾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

蘇子中摘草木戰國策

卷一

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乃止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騶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嫱西施哉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

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存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何以至今不振

趙子中摘草本戰國策

七

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楚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哀知王之

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財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哀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哀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拵子鼻新人見王因拵其鼻王謂鄭哀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拵其鼻何也鄭哀曰妄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哀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

趙子中摘草本戰國策

八

趙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

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於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馮忌見趙王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

君子志操草木戰國策

卷

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廢鹿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魏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張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與之地

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勿與因圖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君子志操草木戰國策

卷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天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

拔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信陵君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不知者不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曰臣爲玉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

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嘻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于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諂諂也固矣其自繫也完矣

史記

秦本紀

泰山刻石畧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
親循遠方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
大業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

琅邪山刻石畧曰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震除
末黔首是富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

秦本紀

二

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
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囚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惑而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
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所以不敢盡忠拂
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爲
戮沒矣故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
知聖蔽之傷國也故制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

刑而天下治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
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
去遠矣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
同術也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
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陳涉不
用湯武之實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
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秦本紀

三

禮書

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
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
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
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
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
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

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䟽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吳筐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詔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鉞黼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順

君子志操草木史記

三

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王公出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

之則下應之如影嚮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

文貌繁情欲損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

律書

教習不可察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

君子志操草木史記

四

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于越執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吳太伯世家

季札使於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
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
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
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史
狗史鰌公子荆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舍于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
而不德必加等慘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猶懼

君子志操草本史記

六

不足而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
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終身不聽
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萃于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
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
于難季札之初使比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
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德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
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
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
子也

齊太公世家

君子志操草本史記

六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
如夫人者六人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
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
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
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
立者五人

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
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

崔杼怒莊公嘗嘗宦者賈舉舉復侍爲崔杼
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
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
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
從中起公登堂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
于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
公宮陪臣爭趣有潘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

君子志摘草木史記

七

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茲爲已死已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
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景公景公立以崔杼爲
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
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

忠臣也舍之景公元年崔杼破其家崔杼無歸
亦自殺三年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于市
以說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太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
膏腴二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
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
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衛康叔世家

君子志摘草木史記

衛靈公遊於郊今子鄆僕鄆靈公少子也靈公
怨太子出奔謂鄆曰我將立若爲後鄆對曰鄆
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鄆爲
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鄆曰亡人太子崩殯之子
輒在也不敢當於是乃以輒爲君

晉世家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
姬泣曰太子之立諸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

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
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
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
齊姜于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
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胙中居二日獻公從
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
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

君子志摘草木史記

卷一

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
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豈
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
過以妾及夷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
避之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
之妾猶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聞之
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
為此語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

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
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
此惡名以出人誰與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
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驪姬因
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
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

君子志摘草木史記

卷一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
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
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
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
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
于是乃喜

越王勾踐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子封
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
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

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元年吳伐越
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
吳師觀之越因襲吳師敗于槁李射傷吳王闔
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
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
未發往攻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
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
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
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
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
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
踐使陪臣種敢告於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
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
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
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
間行言之于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

吳大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
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放
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
有富也嚭因說吳王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
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
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
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于此乎種曰湯繫夏
桀文王囚美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
王伯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勾踐反國乃苦
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
汝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
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
與百姓同其勞欲舉國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
大夫柘行成為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
會稽歸七年捐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
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股給繕飾備利

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驚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
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
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
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吾聞勾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
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
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護子
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曰王不聽
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因譏子胥曰伍員貌
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不能備
伍員員必為亂王乃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今而父伯我又立若若初欲
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若今反以譏誅我嗟
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

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居三年勾踐召范蠡
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明年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潢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
發兵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
方會諸侯于潢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
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
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
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因而留圍之吳
師敗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
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
腹心異日常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
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
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
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
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不

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
乃使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
面目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
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
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當
是時越其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稱霸王范
蠡遂共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鳥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
稱病不朝或譏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
自殺越王卒子王廙與立

趙世家

趙朔娶晉景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
而哭悲甚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

好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景公而賈爲
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
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
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
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
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
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
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
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
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
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
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
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
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
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

一索不得後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候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公孫杵曰繆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嗣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以來皆嬴姓也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君子志操草木史記

卷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恐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

君子志操草木史記

卷

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樂書畏及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魯孫周是爲悼公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晉平公時趙武爲正卿趙武死謚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

趙子志補草本史記

主

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

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哀竊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

趙子志補草本史記

主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實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主之子孫為族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族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厚奉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魏世家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晉獻公之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謂數也魏大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晉悼公三年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晉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
 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
 生魏修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修之孫
 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
 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二十二年魏趙
 韓列爲諸侯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
 閭朱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
 難國人無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因此得
 譽于諸侯三十八年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
 魏武侯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六
 年武侯卒子瑩立是爲惠王惠王十年彗星見
 十二年星書墜有聲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
 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
 涓將而令公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生
 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
 平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

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
 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
 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
 彼欲勸太子戰攻欲竄計者衆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
 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
 軍洧軍遂大破三十五年惠王數敗于軍旅果
 遭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
 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十三年魏有女
 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
 子哀王立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卒子安釐王
 立安釐王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秦
 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
 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秦

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
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
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
用智不如用梟也

齊田完世家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
臾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舍哉鼓琴王勃然

騶忌子志操平本史記

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
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
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
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
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
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

以下邳號曰成侯

陳涉世家

陳勝陽城人字涉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
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
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
安知鴻鵠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陳勝與吳廣
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騶忌子志操平本史記

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
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誠詐稱公子扶蘇項燕起
兵爲天下倡宜多應者乃丹帛書曰陳勝王置
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
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
狐鳴呼曰大楚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勝乃佐吳廣殺將尉屬
今徒曰公等皆已失期當斬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兵數十萬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軍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

君子志摘草木史記

卷

曰夥順涉之爲王沉沉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朱房胡武以苛察爲忠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沛蕭沛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里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君子志摘草木史記

卷

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

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君志操草本史記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留侯世家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疆恐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詭曰諾五日後

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良五日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經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與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椎食其勑漢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

善趣刻印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
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
告于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盡此計者陛
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
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于杞者度
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
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
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
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
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
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

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
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地今復六國立韓
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
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
可八矣且夫秦雖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
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經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罪位讓於虞舜禹之
間垂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

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
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
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餓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

君子志操草木史記

卷四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
山由此觀之怨耶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
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
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
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也若至近世操行不
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
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
天道是耶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
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君子志操草木史記

卷四

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外權衆廢焉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管晏列傳

管子本傳

管仲曰吾始因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

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宣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遂解

管子本傳

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僕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諱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而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旣而

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老莊申韓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老子志操草木史記

卷三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干龍吾不能知其乘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

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爲我著書于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老子志操草木史記

卷三

司馬穰苴傳小論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吳列傳小論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勿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

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蘇秦傳

蘇秦歸燕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于廟而禮之于庭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

蘇秦傳

史記

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非欺之也臣棄老母于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

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

餓死首陽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桑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大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過之

張儀傳

蘇秦傳

史記

張儀者魏人也始常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解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孟嘗君傳

齊世家卷之六

史記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今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頃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平將受命于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

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居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

齊世家卷之六

史記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爲孟嘗君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躡而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于君孟嘗君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食甚猶有一劍耳又削絛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

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傅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誦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傅舍長傅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于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慮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于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薛行至薛召諸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

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當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燬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問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屬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今薛民

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願疆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願疆齊而弱秦。此雄雌之

君子志摘耳本史記

墨子

國也。執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爲無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哉？」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有如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

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願疆齊而弱秦；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願疆秦而弱齊。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執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則臨淄即墨老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

君子志摘耳本史記

墨子

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

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如
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
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
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
有灰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
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

齊志補正宋史記

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
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
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
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
焉

平原君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公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家樓臨民家

民家有嬖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
見大笑之明日嬖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
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
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嬖者去
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笑之故殺吾妾
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
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

齊志補正宋史記

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曰以君之不殺笑嬖者以君愛色而賤士士
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斬笑嬖者美人頭自造
門進嬖者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
有孟嘗君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
士

春申君傳

黃歇受約歸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

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
秦相應侯善于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
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
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
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
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
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
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
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
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
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
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
楚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
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
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

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
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秦因遣王歇至楚三月楚頃襄公卒
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
相封為春申君

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
趙使欲夸楚為璚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
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
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屈原賈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于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以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楚辭集卷之六

書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名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

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

楚辭集卷之六

書

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而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

卷之十 賈生傳

漢書

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今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

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常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說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卷之十 賈生傳

漢書

刺客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上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

非庸人也

鞠武見田光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
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
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
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
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結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

君子事摘草木史記

策

李斯傳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
秦諸公子三川守李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
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謂
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
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
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貴秘

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酈生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
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
秦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使者入通
沛公方洗問使者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
大儒衣儒衣冠劍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君子事摘草木史記

策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
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
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至失謁曰走復
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
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露冠將
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
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

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自度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加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

季布樂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于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

季布樂布列傳

漢記

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一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

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

季布樂布列傳

漢記

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履典軍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

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
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

韓長孺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梁孝王為
中大夫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今得自
請置二千石出入遊戲僭于天子天子聞之心
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韓長孺傳

李

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
梁王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
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
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
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
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皆

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
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
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
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
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
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憂悉
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
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于漢其後
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
使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
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
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
舍遇之

韓長孺傳

李

匈奴列傳小論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

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裒息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免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

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

室

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

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

歸家居徙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

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

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

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

室

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死固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士民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域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

希子志操草本史記

空

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哉急國家之難而樂盡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別

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

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辭也今奉弊後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希子志操草本史記

空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議三老孝弟以不教之過方今四時重煩百姓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天子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西夷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卽符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蜀時蜀長老多言通

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宜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櫟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笮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

君子志操草本史記

卷二

二十有七入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

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璽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所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而地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犯義侵禮于邊

君子志操草本史記

卷二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萬計故乃闢沫若微犂犂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遐邇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

也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卷之一終
君子亭摘草末史記

完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卷之二

昆陵後學王國賓

會友華承祐訂謄

門人包 輦刪次

姪 王同寅參校

周禮

天官冢宰

惟玉憲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君子亭摘草末周禮

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

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

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

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

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
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
官計以弊邦治以入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
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
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
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

荀子志指草木周禮

三

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食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
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
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兵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
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數牧養蕃鳥
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

荀子志指草木周禮

三

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關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材賄一曰邦中
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
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
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
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
用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
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
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
曰服貢八曰斂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
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
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小宰之職掌建邦之
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九官之禁糾掌邦之六

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
邦之九貢九式之貳以均材節邦用以官府之
六敘正群吏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
六職辨邦治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以官府之
八成經邦治以聽官府之六計幣群吏之治以
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
荒亦如之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
公亦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

卷之五

四

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役萬民之逆掌百官府
之徵令辨其八職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群都縣
鄙之治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
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
養王及后世子庖人掌供六畜六獸六禽辨其
名物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
事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烹人掌其鼎鑊以給
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甸師掌帥其屬而耕

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齊盛獸人掌昔田獸辨
其名物獸人掌以時獻爲梁鼈人掌取互物以
時簞魚鼈龜蜃腊人掌乾肉醫師掌醫之政令
聚毒藥以共醫事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
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四飲之物掌其厚薄之
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
其酒九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有
酌數皆有器量其賓客之禮酒皆使其士奉之

卷之五

五

九罍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皆
有法以行之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三其凌春始治鑑九內外饗之膳羞鑑焉九酒
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
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邊人掌四邁之實
醢人掌四豆之實官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太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玉府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

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終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致之職幣掌式法以歛官府都鄙與他邦財者之幣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春官宗伯

六

之服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今闕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春官宗伯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鷄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琬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育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

春官宗伯

六

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鬱人掌裸器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司服掌王

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典祀掌外祀

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守祧掌守先王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

葬子志指草木周禮

九

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

葬子志指草木周禮

十

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有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鼗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大奏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以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大

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掌教鼓鼗
祝敔項簫管弦歌瞽矇掌播鼗祝敔項簫管弦
歌諷誦詩聲師掌教擊磬鍾師掌金奏卜師掌
問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占夢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
辰占六夢之吉凶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
示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星之位以辨四時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卷之五 禮記

禮記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
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夏官司馬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
邦國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
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
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
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

卷之五 禮記

禮記

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
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
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
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
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及師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掌六鄉賞
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
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
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馬質掌質
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
有物賈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
子及其衆庶之守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

而樹之林以爲阻固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掌疆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示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諸重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

君子志拍草木周禮

卷五

久與食惟賜無常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弁師掌王之五冕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閭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虛其廩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掌道

君子志拍草木周禮

卷五

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彤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秋官司寇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

邦國大司寇之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
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
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
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
暴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
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小司
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焉以五刑

卷之七 刑官 周禮

十五

聽萬民之獄訟附予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鞫
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
族有罪不即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
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
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
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
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寬
之辟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鄉士掌國中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掌四郊各掌
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今聽其獄訟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司
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司盟掌盟載之法伊
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
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
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

卷之七 刑官 周禮

十六

協諸侯之憲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
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
患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
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王之所
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
七歲徧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徧象胥史諭書
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
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凡諸侯之

主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
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
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世相朝也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
方之使者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
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
之節凡國事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事
君子志於學不周禮
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
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
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行夫
掌邦國傳遞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環人掌送逆
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象胥掌蠻夷
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
親之

工記

賈氏疏曰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典籍之
害已皆減去之司空一篇其亡已久有人
遵習舊典錄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
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故
遭秦焚有韋氏裘氏等闕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
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
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
謂之婦功粁無錡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粁
之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爲錡也燕之無
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
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
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天有時地有氣
材有美功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
功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

此爲枳鶚鵠不踰濟路踰汝則死此地氣然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
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
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
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
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有虞氏上陶夏
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
焉者連續多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園也以
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
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
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
營室也孤旌枉矢以象弧也弓人爲弓取六材
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
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
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
露也

考工記卷下木周禮

五

考工記卷下木周禮

五

林之奇曰周官大宰六典六曰事典今周
官獨闕其一河間獻王乃痛王制之不傳
求考工記以足之蓋亦曰是書不可必得
始勿缺然可也然百工細事耳於周家設
官本意何預欲求先王之制惟其意而已
不得其意而強取焉何異拾賤醫之方以
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以生病然則獻
王之亂先王之典以貽乎後世可勝言也
司空之篇爲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
之久習以爲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
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爲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
漸譌誤併與其官廢蓋嘗紬繹是書伏而讀之
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錯
雜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之庶幾西周之
盛可尋而六官之掌各得其所復其舊而摘其
譌使萬世恨遺逸而不可考者一旦稍復其故

則亦於聖經萬一有補焉

卷之五 周禮

三

晏子春秋

齊大旱逾昔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
已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
火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
可祠此無益矣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
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
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

晏子春秋

二

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
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米大雨民盡得種時景
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川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
滂去此而灰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
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

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

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

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

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

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

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間其

鄉所睹于里者無間其家術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

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

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

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

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

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

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

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

鞭其不務者曰魯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君爲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

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

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

之君禍災歸之身人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

高舉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

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賜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晏聞做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飲則民散事

晏子春秋

聖

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聚民之術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

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春秋

聖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辭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大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

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天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工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天蘭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

君子車輪車晏子春秋

太

廢人不佩湛之廉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畧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要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後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

子晏子曰何故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

君子車輪車晏子春秋

七

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騶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毋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聞士侍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

賜乎爲隱若賜乎公曰舍爲我浮無宇也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
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
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
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教之終再
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
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
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
君也思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
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
士身歿而財遷於他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
也卜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
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
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
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
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呂氏春秋

本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
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聖人之于聲
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此全
性之道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
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
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
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
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已

儒至巧也不愛儒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
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
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
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騖

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
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
性命之實實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
視之以嬰兒養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
堂不亦弗知慎者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
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椹而牛恣
所以之順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
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昔先聖王之

君子亭摘章卷六呂氏春秋

二

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
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與馬衣裘
也足以適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醢也足
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
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
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
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
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
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貴生

君子亭摘章卷六呂氏春秋

三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
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
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況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
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卅
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卅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
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
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
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
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使來求
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
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
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
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功名

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
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嚮夷反舌殊俗
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
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
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先已

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
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處不重席食不
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
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
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
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不出於門
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何謂
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
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
害其天矣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
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

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

君子事攝卷之六

本

足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

懷寵

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

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者說其禮民懷其德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其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異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君子事攝卷之六

七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亡周
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
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
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
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
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
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
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謫此必介
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
者爵上卿田丁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
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
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
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
焦脣乾噤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
疾逃之介子推之難俗遠矣

誠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卅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
之自好者其不可沒以汙也亦猶此也

名類

大獲巢毀卵則鳳皇不至剝獸食胎則麒麟不
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君雖尊以白爲黑臣
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

孝行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
耕耘殖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
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人主孝則
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
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比夫
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
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愛其親
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于事親光

耀加於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本味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慎大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餘積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

權勲

荆襄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襄王傷昭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其而不能絕于口以醉

子反摘草黍是秦

士二

戰既罷襄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襄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殺無與復戰矣于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下賢

堯不以帝見善繼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如此其甚也金縢行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壯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漢書卷之八

主

報更

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竝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

漢書卷之八

主

有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山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

察今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

稽古

古

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王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

鏤鏤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鏤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鏤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先識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

屠黍

士

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譁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

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于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隣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千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也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審分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矣僞邪僻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矣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

皆盡力竭能矣諛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窺其
效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王良
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
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
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人主不可以
不審名分也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
忠得其數也故至治之務在于正名名正則人
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神通

卷之六

六

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
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
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
自姓矣

君守

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
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而非王道
者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

謂全人

任數

耳目心智不足恃也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
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
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類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
之何哉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因者
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
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

卷之六

六

精論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
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
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為請對曰妾望君之
人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
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母朝也恭
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母曰喜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
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
燭燎也

具備

今有昇蓬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
中非獨弦也而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
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

君子摘堯書卷之六

五

約于鄆薄矣武王嘗窮于畢程矣伊尹嘗居于
庖厨矣太公嘗隱于釣魚矣賢非愚也智非愚
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
後可成宓子賤治魯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幣
裘而往觀化于魯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
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
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闇行若

有嚴刑于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
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
於魯父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
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

離俗

飛兔要襄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
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
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君子摘堯書卷之六

五

德爲未至也于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于海
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于鰾之中而游入
于堯之門不若死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慢我我
羞之而自投于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
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
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

疆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十隨務光者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牽于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

高義

君子事親至孝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歟頃乎

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廻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地覆載愛惡不臧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用民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

其有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鴻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鴻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遜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

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有而不思專恃也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

適威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患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必應其類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凡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

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今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爲戮極也

爲欲

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錫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

齊子同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

至

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繡與粉耕疾膚橫爲煩辱不敢休矣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

侍君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

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暑不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利之出于羣也。君道立也，昔大古，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

卷之三

三

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知分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鮑叔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與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于中流。

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于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召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

卷之三

三

害猶弗察也。今驪伯玉爲相，史默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不動，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欲其比

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蕪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沈于樂者反于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沉于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于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于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責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上色者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凡乎在簡子之側哉

駭恣

趙簡子沉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細善也若簡子者能以理督其於其臣矣

觀水

郈成子爲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

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壁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潔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壁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竇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

卷之三

三

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期賢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

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于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

卷之三

三

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並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貴卒

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駕臨同所爲貴鐵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
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所餘臣
不得不為也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王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
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壹行

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
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
上草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况于士乎人之
加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
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

傳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
昔者舜欲以樂傳教于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
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
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舜曰夫樂天地
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
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
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
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
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
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
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
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
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
晉王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
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
所慎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宴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
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
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
欺中國之士欺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拊口
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
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
人之梁鄭之閭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
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
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
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
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
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霸樊姬之力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
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

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
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
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

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
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勢尊貴者不
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
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

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闢心智惠者不以端計
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泣民
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自失其美質者
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
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
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
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志

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可發憤忘食
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
饑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
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
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
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
老子本傳
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
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
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
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
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
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
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
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
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
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
其人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
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
君子本傳
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諫也故
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
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
者其臣慧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
堅彊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
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

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
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
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
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
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
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

君子不奪草木之生

五

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醜貪人
敗類

傳曰鳥之羨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聖腴
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膽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
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
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
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

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
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
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
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
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
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
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君子不奪草木之生

六

孔子問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柰何孔
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
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
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
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
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巾澤而哭其音甚
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
鄉者刈著薪忘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

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
蓋不忘故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
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
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人無禮禮
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
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
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人無禮也於是孟
子自責不敢去婦

君子事親章
不事外傳

七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嗥卵而笑之
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
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
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
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
及遠矣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

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
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
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
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
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
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
哉田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
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
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
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君子事親章
不事外傳

八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來而往比
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
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
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
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

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
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
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
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於人有
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
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然則肢無心
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
手與駟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

楚莊王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收諫者死無赦
孫叔敖曰臣聞畏鞭撻之威而不敢諫其父
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諫其君非忠臣
也於是遂進諫曰臣聞中有倫其上有彈彈方
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
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彈而不知黃雀在
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而
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

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
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
主亦然故國不怠而晉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
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
賀曰甚善矣乎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
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
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公子晏子曰臣聞之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

楚莊王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
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
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賦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
聞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
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
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
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
維寶代食維好

說苑

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諛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揜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桀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

君子本義章

十一

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

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騏驎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縶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木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學

君子本義章

三

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

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珥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

管子地員篇

卷

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善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

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嬖惡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王曰善哉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勿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管子地員篇

四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湖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然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下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三國破家亦固有人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半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

君

五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

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傳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遑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君

六

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馬能大歛雲雨馬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馬能通百川於海能千里馬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

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故士服黼大夫敬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三三以皂爲贊皂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皂爲贊諸侯以圭爲贊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贊卿以羔爲贊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贊大夫以鴈爲贊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以雉爲贊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庶人以鶩爲贊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贊贊者所以爲贊也

君子玉佩六

七

新序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

君子玉佩六

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鵲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昆侖之墟暴著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大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亦安知臣之所爲哉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
 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
 之所及也在腸胃火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
 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
 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
 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聖人蚤從事矣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將
 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
 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

在前敢闕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
 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居園池食
 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
 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
 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
 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
 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
 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曰上服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蓑帶索往見孟嘗
 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
 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
 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
 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
 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

心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而有愧色詩曰老夫
惟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蹻而
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
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貳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中論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
學也學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
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
有所未覩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
心之目也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
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
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
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序
序之敬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
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
其遠以其難而憊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
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
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馬雖有逸足而

不開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道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表聖相因之書也故君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

君子之德

三

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解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也行未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則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所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

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閭邨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邨犇以傲享徵亡莫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鵠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故爲萬夫之望也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卷之三

毘陵後學王國賓集

會友華承佑訂論

門人包 壘刪次

姪 王同寅參校

老子道德經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

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動而愈

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
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顯德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
識故強爲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水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
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
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盈故能蔽不新成

益謙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與之爭

虛無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

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苦恩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于道也曰餘食贅
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
無闕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老子道德經卷下

三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
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
妙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
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倭為上勝而不美而

老子道德經卷下

四

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

法本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明道若昧進道

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所德若不
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
音希聲大衆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立戒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

後已

老子道德經卷下

道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
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
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
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
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貪損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
其上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

老子道德經卷下

道

文子

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欲從其欲也志欲大者兼體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輟輟中爲之較也智欲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處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

尹子

大道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執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執使群下得爲非執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執可專也

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鄆夫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

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遠名而得實矣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
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
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
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舉家大怖復以
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適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
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
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
之寶臣未嘗見玉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
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
食上大夫祿

漢書卷六十五

五

列子冲虛至德真經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德萬物無全
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
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
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
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
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
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
生者歟夫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
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
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
也故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漢書卷六十五

五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
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無知也無能
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孔子游于太山見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
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
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
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
也處常得終常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
也

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
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
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
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

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
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
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
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
不貳也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于周
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
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
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

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尤憾其弱女折
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
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
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
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
人所不爲故學昧者先見與新學聰者先聞撞
鐘夫有易于內者無難于外于外無難故名不

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不尤愈于負其力者乎

湯問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
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
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
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

連發萬矢不刺

卑

左

雖末倒眚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
以矐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執餘物皆丘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
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肘中路矢鋒相觸而墜

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
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
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
告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
也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
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
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
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
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
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妙泰豆嘆曰子何
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習者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難於御也齊轡于轡衛
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
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
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

連發萬矢不刺

左

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轡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

達子本傳事

卷一

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並衣則袒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而人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放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

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偕往而問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北宮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

達子本傳事

卷一

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楊朱

楊朱先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蕡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蕡而隨之則不

能全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

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

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

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

且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無

狀之性無狀之性陰陽之靈也忠不足以安君

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

不由于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于義而義名

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說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望河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以三金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

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

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

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氏之有因從

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

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

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

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

也而稱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

莊子南華真經

逍遙遊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

齊物論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麗之姬艾對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嬉笑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復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養生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躄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謹善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良庖歲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硎
文惠君曰金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大宗師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食不計其息深深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
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應帝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
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無心也何問
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矜又乘夫
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
處廣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于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駢拇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
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千者事
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
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胠篋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餌網罟置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于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君子志操

手

唐子志操

本

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夫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久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爲亢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
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
之達聖人之德也

繕性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
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禦其去不可止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
同故無憂而已矣

秋水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
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
於道者束于教也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江河之流不
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
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木
小石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
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
之在寸馬體乎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
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
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騶騶騶騶一日
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鵙鵙夜撮
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孔
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愠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
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

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
通人非知失也時執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
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
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出處矣吾命有所制矣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已死三千歲矣王巾笥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
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
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
相柔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祭
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貴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

也亦愚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擻以

馬播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

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

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達生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山水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於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無譽無營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
也

徐無鬼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車至于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
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
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
遊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六
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
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
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讓王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閭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知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于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
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
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而殺子陽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
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
飾憲不忍爲也

漁父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爲安不和長少
無序廢人之憂也能不勝任不治行不清
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若大夫之憂也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國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
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
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
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

荀子勸學章

七

荀子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子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荀子勸學章

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修身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

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
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良農不為
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
窮急乎道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
之人也夫騶一日而千里駕馬千駕則亦及之
矣蹏步不休跛鼃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
其源開其濟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
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鼃之與
騶哉足哉然而跛鼃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
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

非十二子

高士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
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
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遇君則修臣下
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弟子之義
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

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
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
矣雖則弟子之中刑及之而宜

儒效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
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
天下之斷儼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後

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
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遠而德洽於文武成
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王之義也
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
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然也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
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

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
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相高下視
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矣惡辯
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
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之情以相薦擇
以相耻作君子不若惠施鄒析也若夫誦德而
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
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

荀子志摘草

荀子

進其談惠施鄒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
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造父者天下之善
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
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
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
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

儒也

王制篇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
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
遺析怨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
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
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議兵

荀子志摘草

荀子

孫卿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
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
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
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
而已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
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
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禮者治辭之極也
驪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

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

天論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燠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自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荀子

七

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者子有見於前無見於後墨子有見於前無見於後宋子有見於前無見於後

禮論

禮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

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醑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臠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飲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纁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荀子

七

辭敬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

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
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羣聖也故好書者
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
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
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
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
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大略

荀子志摘草

荀子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
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賜予其官
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
於萬民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
貌導之以道而勿疆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
禮經而順人心者背禮者也禮之大凡事生飭
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親故故庸庸
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

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人之於文學也猶
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
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
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
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仁義禮善之
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
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
不爲是棄國損身之道也流言滅之貨色遠之

荀子志摘草

荀子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語曰流丸止於甌臠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
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
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多
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
流詰然雖辯小人也

詰當
作酒

宥坐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

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

子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

君子志操

士

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故入

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灰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君子志操

士

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乎四

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
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
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
虞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
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
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韓非子

荀子

仲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
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
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怠
章不廢也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
之也處官者若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
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
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
而施愈傳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

之士民也

荀子

士

管子

立政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
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
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紋
衾墳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無其爵不敢服其
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于天
下不忘于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
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于天下非失人者
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
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
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
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
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

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園邑實朝廷閒而官府
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
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
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
財用足而飲食新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
舍下必聽從而無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
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

樞言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
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
而不好加名于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
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
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
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
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
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四時

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
慧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
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
慧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
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
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

管子地員篇

小問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
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
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
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

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沛古盤字桓迎日而馳
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駸象也駸食虎豹故虎
疑焉

七臣七主

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
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
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
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貪人省食吳王好劍而
國士輕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
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
化乎

管子地員篇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
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婦
功之窳也文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

韓子

愛臣

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願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富也

二柄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

得朋黨相爲矣

說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

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

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
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已與之論細人則
以爲責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
以爲嘗已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
搏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
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
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
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其
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
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
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
之變也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之備懼之也
而後其泐天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

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
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
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詭而刑其
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
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
詭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

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
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
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詭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
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喻老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既勝
齊人于艾陵張之于江濟強之于黃池故可制

于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是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于少故曰圖難乎于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遠大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于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于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一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

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胷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說林

智伯索地于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

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馭融犒于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繫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吉

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繫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繫鼓無益也死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鵬冠子

傳選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夫地大國富民衆兵疆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後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今世之言兵也皆彊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涉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彊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

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闔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

君子志損草木淮南子

淮南子

地形訓

東方之災者有醫母問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災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災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災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災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災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災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災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

君子志損草木淮南子

災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

時則訓

孟春始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

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
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
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十二月失
政六月五穀疾狂

精神訓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
而死昔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
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
利

君子志操草木淮南子

二

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
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徇於物
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
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王爲富
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
觀之至親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
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
足益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
氏不受吳國而頌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
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
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
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
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
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
虛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和
瓠之徒也

君子志操草木淮南子

三

主術訓

遽伯玉爲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
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
遽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
也故卑陶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
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

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
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
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
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
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
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
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
感之也

君子志摘草 淮南子

繆稱訓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
景而知持後矣鵲巢知風之所起鰲穴知水之
高下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
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
子以哭見孟嘗君滄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
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也紂為象
箸而箕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

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
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齊俗訓

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
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
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
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
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園
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
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
而法弗能禁也

君子志摘草 淮南子

兵畧訓

得道之兵車不發輶騎不被鞍鼓不振旌旗不
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啻血朝不易位質不去肆
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
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

說山訓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

說林訓

怒出于不怒爲出于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

君子志拍草木淮南子

卷一

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叩大匠不斲大匠不具大勇不闢得道而德從之矣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磐石而歿蠶食而不饑魚食穀而歿鼠食之而肥類不可以必推也釣者靜之網者動之罾者抑之罾者舉之爲道異得魚一也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

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

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歿而盡其樂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損於朝美女墮

於宮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訶

農夫勞而君子食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拾茂

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不能耕

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人間訓

君子志拍草木淮南子

卷一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跌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
戰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之
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
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
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
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致也

修務訓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養養其欲也聖人踐位

君子志抱平本淮南子

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
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
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
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
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
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
遺利所以衣食饑饉養老弱而恩勞倦也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耄瘦臞舜微黑禹胼胝由此

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賄者未
之聞也

泰族訓

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
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
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
所繫矣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
而物變無窮莫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
學知所加也

君子志抱平本淮南子

孔叢子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

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

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陂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采芣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道觸吾念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爲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稱義商紂所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遂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齒數剛卒盡

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履麕屨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驚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楊子

學行篇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必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鑿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修身篇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幸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

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

問神篇

或問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之明而不測者也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

唯子未聞車未學乎

存者其惟聖人乎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辭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

問明篇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

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鶴鳴遠集食其潔者矣鳳鳥跼蹐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以貞利而曰待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歿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歿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唯子未聞車未學乎

寡見篇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有辯說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或曰良玉不彫篆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

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
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
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輦悅惡在老不老
也

先知篇

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
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
不鏗鍾鼓不眩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通鑑纂要卷四

孝至篇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
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
不爲也朱崖之絕指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
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
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祭也晏也享于
鬼神不亦饗乎

抱朴子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
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
作矣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
撥亂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

箕子觀象著而流泣尼父聞偶藝而永歎蓋事
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也

通鑑纂要卷四

垂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鈍鈞
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
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叔
六經玩百氏然後覺而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
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夫周
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
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
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枯以受

業窸于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災馬極則變態而傾價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

騶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領

聲作

聲作

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

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

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

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

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

棄騏驎哉

夫結綵懸黎非陶埶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貴

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潔也似庶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過焉

饑寒難堪者也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

小人

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

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

而操不可改也

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

芳蕙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

直繩枉木之所憎也清公姦慝之所讐也

劉子

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于山林寄情于物外非有求于人也然而自詒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歛翮于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陽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常則剖琢之憂不及

卷之十

故窮藏曲岫之梓櫟生於積石頽貫青天根繁黃泉分條分葉輪菌礫碗麒麟戲其下鵲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采其條匠者伐其柯餘其尺蘂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冠者形不隱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

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審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審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蓬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墾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確無威蕤之木政煩無逸

卷之十

樂之民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刻爲先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獮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罽羅霜露未沾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譏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矣況生人而不之愛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成矣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爲鄰驥之伏也

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已未顧亦與僞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孔方誣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去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門破趙魏而後識哉甚矣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之亡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添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君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瞽者

文中子

天地篇

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揚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

事君篇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䟽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餽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居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

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
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房玄齡問
文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
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
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
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
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
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

周公篇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
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
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子曰
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軒車不可以適越冕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楊

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
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
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
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
淵寘狴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在乎引之
者非其道也

問易篇

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
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魏相篇

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
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君
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
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
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是也是以

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
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
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

郁離子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
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
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
地可蟄之土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雲
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
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
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
韓非囚秦龜錯歿漢煙之出火也

東南之矣有荆山之麝麝焉荆人有逐麝者麝
急則挾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今
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貽
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
天姥之下得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

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
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
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
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
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
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
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
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
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
矣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援而馴之
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養養于
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
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
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
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

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之無知也而欲
奪其所好適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強之以
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
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
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
不能矣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
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
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
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
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
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
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
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
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偉之人不

顏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
粧玉樹也露蛩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
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
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
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
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
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
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

主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其旨不與
焉衣主于御寒其功在暖而華不與焉飽暖
主也其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
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
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
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
矣夫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

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
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
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
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
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
恚非所當恚焉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
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

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脉色見之

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

新刊君子燕耕書摘草卷之三



新刊君子志群書摘草卷之四

毘陵後學王國賓纂集

會友華承祐訂詁

門人包 翬刪次

姪 王同寅參校

太極圖說

太極者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

清平本摘草

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

陽而爲言爾陽之動者太極之用所以行也

陰之靜者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

左木陽稱故次火金陰稱故次水土冲氣故

居中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

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五行一陰

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

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

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

無假借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

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

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

秀而最靈則所謂人極者于是乎在矣然形

陰之爲也神陽之發也五性五行之德也善

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

清平本摘草

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夫太

極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

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

仁也感也所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

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

極于是乎立而太極陰陽五行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

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

之理已悉具乎其中矣雖絪縕之千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

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
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
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陰
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
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
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
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
虧欠間闕哉

東坡志林

卷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
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
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于一物之中
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
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
至于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

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
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
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之真一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焉

東坡志林

卷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
五所以渾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
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
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
形焉陽而健者生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生
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
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
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人之于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于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

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遺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于靜也蓋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

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

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

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

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

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

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

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

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

濂溪先生集

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于其中

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

濂溪先生集

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通書

濂溪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

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重刊車本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喜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益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牋歲後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

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已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重刊車本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行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 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
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
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

君子中庸

幽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靡
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
耳

或問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
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

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
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
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
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
覺後覺聞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
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
教聞過則可賢

君子中庸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恭也思通用也幾
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
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
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
知幾其神乎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
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乎市顏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今名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
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
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
而已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
要矣用賢急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
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
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
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諸門斯人
不足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
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
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
弗愛且敬焉

君子之德也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靜不靜也物則
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闢今其無
窮兮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
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

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
道配天下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
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
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
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
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
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
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
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
亦然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成矣乎

公于已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已而能公于人
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
千里

厥彰厥微匪靈弗肇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
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
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

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
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
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
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
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
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道義者
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

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天下執而已矣執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矣則魯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卷之四

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

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治天下有本幹總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卷之四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離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聖人之道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
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
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
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
平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

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
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
可不慎乎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
公而已矣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也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
惟孔子乎

董家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
瀆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
不決也值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
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西銘

乾坤父母稱母爲慈慈乃混然中流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其令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惴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
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

養性爲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類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其功也無所逃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有吾順事以吾寧也
西銘之作明理一而分殊一統而萬殊則雖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
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
于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
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
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

正蒙

范育曰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
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
而不通則于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
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

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
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
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
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
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
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
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
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
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
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
乎斯言矣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
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於簡
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

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妄吾體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象

理本無事不盡

理

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無體而不累有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衆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歿之不亡者可與言性天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生所謂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

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理本無事不盡

理

知明之故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地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質

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連字本義

連字本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席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操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

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容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連字本義

連字本義

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

盪升降相求細縕相操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

得象者也故語道近守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老子本義

卷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

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

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圖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于空淪于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微玄必俱立知公周知愛必兼愛

老子本義

卷

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
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
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
之大也犬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
問區區于一物之中爾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運于物而不遷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背天地而不離也與天
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于前命則不
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
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

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
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文王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
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
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
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
運于物而不遷

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
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微往其德行神矣語
著龜之用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
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有無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術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皇極經世書

皇極經世書

邵伯溫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

皇極經世書

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

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

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
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
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日爲元元者氣之
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
二爲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
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
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大運而觀一
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
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在天則爲消長盈虛
在人則爲治亂興廢皆不能出乎數也本數
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用也用數者數之
變也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
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
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
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
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

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
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
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
本乎天而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
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
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推之
於天地而後萬物之理昭焉賸之於陰陽而
後萬物之數觀焉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
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
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
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
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
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
與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
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
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

一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全陰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也至大之謂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靜之始則柔

動之始則剛

七

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道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金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

動之始則剛

七

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態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民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之物富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

億人之人有非人之人以一人之人當非人之
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
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
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
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
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
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
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察其
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
理知之也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
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
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
禮樂污隆于其間矣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
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
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

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
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
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道德
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
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
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
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
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
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
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
事業於是乎備矣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
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
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
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
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

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

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

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秦二世萬乘也求爲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爲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

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目既沒矣月既畢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能爲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歟天下事難歟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成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成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

者乎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
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二人則漢唐之
祚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
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
五霸之世如冬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
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
聖經不惑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
道者本其理而末其法

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
焉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
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
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以
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
久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

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
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
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
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

也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
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
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
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
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
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鑑
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
也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
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

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

是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

作範也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闢日月之所

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

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

通乎本末

卷之三

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否泰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達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生生類天地成功

別生分類聖人成能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爲之

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

之爭也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

所以爲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

高也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

目擊心會四顧孔子觀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

通乎本末

卷之三

私皆至理之言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理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大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始作兩觀始者聚之也

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發之也以其舊備
八佾也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
包含容之謂量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
大素色之本也太乙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
其成功則一也

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
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
用也者效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
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
以言也

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
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
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
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
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
虛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張氏嶠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
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
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稽日月之盈縮
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
之公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
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
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
天下之能事畢矣

易學啓蒙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
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
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六同宗而居北二七爲朋而居南三八同道而居東四九爲友而居西五十相守而居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

下者

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

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河圖以生數爲

下者

下者

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類以附于

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五為一六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

土則圖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律呂新書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

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
爲法猶未有異論也迨于東漢之末以接西
晉之初則已浸多訛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
訛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
禮儀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
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
以相一也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乃獨心
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

律呂考異

卷一

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
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通暢不爲
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出沒之不出於
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
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
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
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
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

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
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
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
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受詔
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
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
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之子雲而後知好之
矣

律呂考異

卷一

大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
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
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
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
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
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
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
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

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
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
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
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
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
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
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

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

衡

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黍而金石亦
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以黍而金石亦
不復攷矣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侖則
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
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
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
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

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
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洪範皇極內篇

九峰蔡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
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
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
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
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

重

重

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
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
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數之妙錫神禹而
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
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
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
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
所以生者數也萬物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

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
獨立物表者何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
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
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
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
之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稽天文
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
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聞幽爻倫攸叙秩然
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
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
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
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
則在乎人之自得焉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
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
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

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
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
而已矣

物室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
一室暗也萬事會于虛明而惡于室暗也虛明
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室暗則惑惑則愚
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
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混合之而知其

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
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
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
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
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
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
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
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至萬化妙萬物人知
其不知其所以神

仁者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
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
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
賤獨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也萬物之所
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
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
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
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
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

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
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
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
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
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
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
用以象為數則多偶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

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造化
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
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
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
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物之凝其妙矣乎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
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

中正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
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
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
立禮記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禮記斯立焉用
能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
生化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

禮記

卷五

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言天下之
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
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
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
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
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
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

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
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
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
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
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欽財
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國法九服辨邦國九命
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
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

禮記

卷五

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

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
墮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休
於竒袤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
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
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
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

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嚙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溥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易所謂精氣遊鬼記所謂體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上蔡謝氏曰陰陽爻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

性

性

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性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

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樂庵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雕鵠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鵲鷦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為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

性

性

其全也

心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

心性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卷之二十一

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
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
何者為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
這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
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
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
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
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不能自用智自私
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
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
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于智者為其
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卷之二十二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
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
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
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
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
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
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道亦思過半矣
道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者如饑寒之
禦寒也身有迫于飢寒之者遽避焉為衣
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
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
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
衣不過乎綈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抵而周流其間充塞宇

宙

三

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慤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慤昏性以情惑之不可離者枯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出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

旋無適而不由于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東爨不可已也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而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綜升降往來于其間

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

其

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衰

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
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
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
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
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
明于時非天所昇其孰能與于此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
者之學內則局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

卷之五

五

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
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
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
躋于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
矣

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
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
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

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
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于世士之講於其
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
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
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
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
小矣

聖賢

卷之五

五

程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
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畫色以畫之非不
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張子曰洪鍾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
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
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
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于

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顏子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于聖人孔門高第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

清子學聖人

志

清子學聖人

志

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可包顏子示不遺如恩之

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

清子學聖人

志

我知其久于仁矣

孔孟門人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而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于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

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
 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
 見詘于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
 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
 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
 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盖有不足為
 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
 豈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誠
 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
 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而聞道而不滯
 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
 古而已然也耶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于論語者唯四章合
 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
 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于顏淵而與魯
 子並稱也歟

永嘉八面鋒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漢高帝捐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以間楚之君臣
 既云項三吳疑范增而增謝病以去向使高帝
 小費而有所愛於平則楚之君臣何
 至於相疑乎漢景帝從周亞夫之計以梁委吳
 而不顧其母弟之親既而吳楚之兵盡銳於梁
 而亞夫得以破七國向使景帝顧區區之私愛
 而有所顧於梁則七國之鋒何為而可挫乎諸

車本堂本集 永嘉八面鋒

郡掉卒多費糧穀吳漢欲罷之而光武卒從岑
 彭之請而不遣蓋蜀之兵以是集則糧穀
 不足較也出內庫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左右
 以為與之太多而憲宗卒從李絳之言而不吝
 蓋魏博六州之心苟可以是以結則府庫不足計
 也若夫楚子重伐吳而克鳩畏吳報楚而取駕
 君子以為所獲不如所亡則子重不為可也漢

武帝捕虜斬首征伐四克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君子以爲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則武帝不爲可也夫去猛虎之爲害者焚山
去其害人之菽粟去蛟蛇之爲患者斷流而
所害者小固有國者之樂爲也趙欲以長安君
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強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
以其至趙之福一說而行之是王趙之利大面

君子志抑草不永嘉八面鋒

質齊之辱不足計也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恤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拂乎人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爲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惟晁錯以爲不若使之入粟者賜爵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

也惟高郁以爲不若使之輸稅者以帛而代錢則蠶自勸諸侯之強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爲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爲募士使於馬則人當自爲戰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之則事無有不濟者矣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

君子志抑草不永嘉八面鋒

於伐宋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而後人知其意在於伐莒曹公下鷄肋之令而楊修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示人漢文帝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殖而野不加闢至於示敦朴以爲天下先而富庶之風自還意之所重無待於法也唐德宗卽位用楊炎議作兩稅法新舊色目一切罷之未幾刻剝之令紛然繼出法雖

備具意常誅求也人主無不洩之意而密意常在於所向之外天下之人背人主之所今以陰合其所向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爲產禮也蚌蛤以爲進非禮也父告子以所膾必曰膾炙而不曰蚌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蚌蛤之爲嗜爲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蚌蛤哉蓋其所命者餽也其所不命者真也學士之任未爲崇貴也唐大崇一貴尚之而天下之人歆豔矣矣往往指爲登瀛洲者非重其官也重其意也師儒之官學者之指南也魚朝恩一升講座而縉紳名流耻與之列往往以橫經講道爲鄙非輕其官輕其意也

大體立則不恤小弊

合抱之木不能無數寸之朽徑寸之珠不能無微類之嫌良法之在天下吾固知其不能無小弊也惟其大體既正則小弊有所不足慮矣是

荀子忠恕章宋永嘉八面鋒

聖

故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而當時不文之弊三代卒不以是而廢其所尊夏政尚忠商政尚質周政尚文而當時以野以鬼以僣之弊三代亦不以是而變其所尚誠以其大體既正則微疵小害雖時有之亦勢之所不免也漢文帝除肉刑定笞法而或者議其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是不知文帝之大體也宣帝樞機周密綜核名實而或者議其王成之賞趙蓋楊韓之誅是不知宣帝之大體也天之春溫而秋凜春豈無一日之寒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體而已傳曰本必先順而後枝葉從之管仲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韓子曰紀綱者脈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左氏之所謂本管仲之所謂維韓氏之所謂脉吾之所謂體也固其本張其維壽其脉大體立矣區區之小弊不足深慮也

荀子忠恕章宋永嘉八面鋒

五

以勢處事以術輔勢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勢輔天下之勢不可以不用其術漢文帝之治尚寬文帝之勢也至於殺使者而必誅差首虜而必治盜環欲致之族犯蹕欲棄之市此又輔寬之術也漢宣帝之治尚嚴宣帝之勢也至於務行寬大之詔酷惡為賢之責蕭霸以寬而見擢延年以嚴而見誅此又輔嚴之術也若文帝之時而為宣帝之

君子志拍草本永嘉八面鋒

本

為治勿使人窺其迹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測之恩威行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子

雨露以為恩而有不測之雷霆雷霆以為威而

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日轟轟焉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者日灑灑焉以求夫生殖繁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者其威雷霆其恩雨露皆出於不測之間則人之視之者若可愛又若可畏其道神矣其隨神則其治更出於無

君子志拍草本永嘉八面鋒

本

難是故不必多殺之為嚴殺一人亦嚴也不必斗授正賜之為惠而政令辭色皆惠也賢哉漢之文宣光武肅宗也文帝肅宗天資仁柔者也宣帝光武天資剛明者也惟其出於天資故人皆得以指其偏者而後定可以指定則可以窺矣而四君者不可窺也薄昭文帝舅也實憲肅宗椒房之懿也二人之於周禮議賢議能皆在所優容者昭一殺漢使文帝遜命群臣往哭之

必冀之必憲一奪沁園肅宗違以孤雛腐鼠目
之雖僅以免灰而陰馬諸族皆已屏氣股慄壯
哉仁者之勇乎天下其孰敢以文帝肅宗爲一
於仁柔也哉寬大詔則下之廷尉平則立之是
天下固不敢以宣帝爲一於刑名也勅爲異以
安集語諸毋以直柔天下亦不敢以光武爲一
於剛斷也天下不知其所以爲恩爲威則急者
勸獨者立者者雖遠者服焉四君之治所以

君子志抑草本永嘉八面鋒

獨優於七制者其以此歟

處利害外則所言公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
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當世之利害者必在利
害之外也公議迫於私情國謀奪於身計則利
害之實亂矣六太息之書不出於漢廷之諸老
而陳于雒陽之年少三十 字之獻不見於唐
室之公卿而見於晉州之男子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循吏
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
名不聞爲子皆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
不聞益言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
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傳說之爲人讀
聖聖之書而得周召閔天之徒之爲人彼皆大
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者皆得致循良之吏也

君子志抑草本永嘉八面鋒

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
指之爲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
其有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晉
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子產楚
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衰於列國矣自伯夷
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弊
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鑠
彩於漁樵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

魯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落如參
展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
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矣
事也東漢之有獨行有逸民非東漢之矣事也
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矣事也實我
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用人之法當察其內

人之言曰物盡而後變得用其明事至而後

君子志拍草本永嘉八面鋒

子得用其情若弗接乎吾前則漠然矣能耶否

耶吾且不得而見而况能察乎是說然矣然人
才之能否未易察也退然如不勝衣而能以晉
國霸今將求之以壯勇則失之矣年老短小而
能使盜賊解散今將求之以奇偉則失之矣應
對鄙拙而能反風滅火今將求之以文辯則失
之矣是夫人之才實者不易察如此也齒若編
貝目如垂珠而持論不根則容貌不足以取人

矣丰姿詳雅神情明秀而悞天下之蒼生則丰
采不足以取人矣蹕厲風嚴常屈挫人而諂事
羣小則議論不足以取人矣是夫人之虛偽者
不易察也如此人主於此將孰從而察之歟聞
之曰人才之在天下當索之於內不當求之於
外當攻之以實不當信之以文夫詐而似智佞
而似忠遲鈍而得深謀鄙薄而能立事人主鮮
有不惑於此矣惟索其內而窺之即其實而觀

君子志拍草本永嘉八面鋒

十一

之心鑑內明天機洞照於一見之頃而得之耳
目之外則是非能否瞭然不能欺矣昔漢武帝
知人善任使其於一世之人才亦嘗致其察矣
獨惜其舍內而徇外遺實而取文夫是以所用
者皆非真材實能衛霍之容其武也則用之張
周桑孔之狀其貌而巧也則用之公孫鄒枚儒
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則又用之至於汲黯之質
直今日詆其意明日誚其無學又明日怒其妄

發徙之內史遷之淮陽當是之時苟非震整而翹秀便捷而奮發帝皆有所不決焉然愈多而愈不濟一用之則一窮是不察其內而徒信於其外則稱意於前而不稱意於後失人而然也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

君子志指草禾禾嘉八面鋒

十三

循也忠直者疑於訕上也慮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損之定形也苟人主牽於意思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爲之以自速於禍也耶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可以知人之用心思之已甚者未必非以殺之而忍於抑其所愛者未必非以全之也嬰兒之甚其飽貴人之極其寵

而嬰兒之病貴人之禍則生於飽之寵之之日也嚴師之笞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則在於笞楚呵叱之時也孰謂人君之於天下恩可遽指以爲恩威可遽指以爲威哉昔者絳侯

親松天子璽而授之文帝一日有疑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則文帝疑若少恩矣孰知文帝之少恩乃所以抑去其驕蹇之意而務以全其宗也宣帝之於霍氏厚之以權不約之以禮使其

君子志指草禾禾嘉八面鋒

十四

不肖之子姪且假之以當路之權柄則宣帝之於霍光其厚之亦至矣不知夫厚之者乃所以速其逆節之露也人主之恩威未定大率類此不可以疑心聽人言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之也萬物錯陳於吾前危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蕪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鳬如鶴視繩如鉤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此非物之罪也以疑

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官必蔽豈特物而已哉惟人之聽言亦然執桀跖之轡而舉桀跖出申韓之門而譽申韓則人孰信其譽以鄉原而毀伯夷之廉以里婦而毀西子之美則人孰信其毀何者彼其所言之人吾固以惑心聽之也宋昭公去羣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以爲已疑之也樓緩從秦至趙而請與秦地緩之言雖當而趙固

君子志損草本永嘉八面鋒

車

至計無自而入矣由是觀之則凡言有出於公而涉於私者固人主之所疑而君子之所無以自明也昔者西漢之世儒術之不振任子之不減外戚之不抑是三者之弊其是非可否瞭然而甚易知也然趙綰王臧言儒術而竇太后不從者趙綰王臧則身爲儒者也王吉請削任子今而宣帝不從者王吉則以明經進也劉向排外戚而成帝不從者劉向則宗室之老也三君

子之言不見用豈非漢之人主皆以疑心待之乎雖然君子之事君也惟用其情而已執論以逃嫌隱辭以遠謗皆不情也不情以釣其名而謂君子爲之乎是故出於公雖不免於私君子亦力言之

人主當固結人心

昔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德宗在奉天帝遣人謀賊寒

君子志損草本永嘉八面鋒

車

而請禱求不能得憫然而遣之士亦竟爲之用夫二君於艱難之中而用人不能以實惠及之而徒空言悅之人亦不得其實惠而感悅其空言此其故何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已赦而不以爲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按之則詭然以爲已榮蓋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爲能動人彼其軍旅之賤而得拊勞之勤固已不啻純綿之溫而奔走之辛領吾君憫然

之意亦已踰於五禘之賜人主之於天下又焉
用汲汲於財而後可以用爲哉艱難多事之時
一言足以感動人心而固結之況天下無事之
際苟能愛養存恤撫之以德發之以政輔之以
仁則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何也故其國
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攻
則人心之固結而已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君子志節草本永嘉八面鋒

卷七

鄧攸舍己之子而負翁之子以趨蓋弟之子欲
全則己之子不可不舍也突厥逼攻王世充而
不顧二子之歿蓋已欲徇其公則不可復顧其
私也燕昭王愛樂毅而斬其淫者令其心則小
有所不足愛也唐明皇謂已雖瘠天下必肥利
於民則已有所不求便也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夫子以詩禮爲過庭之訓而或者用之以饗

詩禮豈發蒙之資乎焦延壽專精於易而京房
得之以殺身易豈殺身之具乎譬之於火用之
饗釜則爲善用之燎原則爲惡然曷嘗有二火
哉譬之於水用之以溉田則善用之以灌城則
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君子志節草本永嘉八面鋒

卷七

堯舜之遜遜也子喻之遜亦遜也夷齊之廉廉
也仲子之廉亦廉也湯武之仁義仁義也而徐
偃王宋襄公之仁義亦仁義也然堯舜之遜夷
齊之廉湯武之仁義當時行之則見其利後世
行之則大其美至於子喻之遜仲子之廉偃王
宋襄之仁義當時無所利後世亦無所美世固
豈以成敗論人物耶是不然堯舜湯武之君夷
齊之臣其心純於爲道子喻仲子偃王襄公之
徒其心純於爲名爲道則率性而安行至誠而
不息爲名則非出於其性非本於其誠勉強矯

激苟可以得名而已是其行事雖同用心則異矣故君子之論人要當觀其心術不當即其行事王衍之不言利與孟軻同桑弘羊之言利與劉晏同弘羊之均輸即太公九府之遺意也

才與法合不患其密

引繩以正直欲去繩者必其不直也持鑑以照妍醜欲棄鑑者必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必其不賢也魯之儒者舉國哀公下今

君子志拍草

永嘉八面鋒

十六

而儒服者一人切意其下令之初魯國皆懼而一人之真儒固自若也齊之吹竽三百人齊君好別吹之而東郭逋去切意其別吹之初東廓自懼而其餘之能吹者固自若也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

四凶之姦天下之大惡也舜不以四凶之惡而不舉元凱者以四凶爲適然也管蔡之罪天下之大變也周公不以管蔡之變而不封懿親者以管蔡爲適然也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煩臾矣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有升矣此者黜何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

君子志拍草

永嘉八面鋒

十九

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體也蓋世有耕田而以其害殺人者或者以爲耕田之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廢此哉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論天下之事出於法度之外者有三一曰氣二曰意三曰心祖龍之師併六強國項羽之兵破五諸侯者氣也和緩之醫不論老少曹吳之畫

競風成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爲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爲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爲之色司權在於貴戚則爲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携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之調者有之三世不徙官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誘之於上而欲禁之於下誘之於此而欲禁之於彼是猶乞醯而卻鮑聚殪而去蟻雖刀鋸日被亦有所不勝矣

君子志拍草末永嘉八面鋒

三十一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卷之四終



新刊君子亭群書摘草卷之五

崑陵後學王國寶

會友華承祐訂謄

門人包 暈刪次

姪 王同寅參校

東萊博議

鄭莊公共叔段

釣者貪餌而魚有於釣者貪獸而獸有於釣

君子志拍草末東萊博議

也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有是耶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百姓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遇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

周鄭交惡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齊魯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乎況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終以爲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辭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宋穆公立虜公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弟以爲奇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于仞之淵津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

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臧僖伯諫觀魚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邪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鍾豈非徒以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之邪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禮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

轅者始未嘗以心悟之也

鄭伯侵陳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始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是以鄭何能爲而不許其成及其連國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何能爲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彊而謂百姓何能爲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爲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非知幾之君子孰

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

盟會聘享失禮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泣衆之容必肅於閒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幕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啓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邪愛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軟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王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無不發見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

臧哀伯諫郕鼎

鄰國之賢敵國之讐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
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爲忠項羽視之則
爲賊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爲忠漢室視
之則爲賊然則篡君之志臣庸非治世之賊臣
邪其伯之諫部曲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
非也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
責其閭閻以斬關而聚窬審餘事也以殺人而
聚閭閻微罪也後漢公譚爲弒逆而不忌况可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李

責其取亂人之一舉乎宜其說之不納也嗚呼
嚴尤何奴之策奇策也然君之奇以其
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與堂正議也然君
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部梟
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
公耳

齊魯鄭入許

共患易其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

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
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疎變恩爲怨鮮不以共
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功
利之謂也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
利而不慙已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
鄒魯會同伐蜀艾平蜀而會殺之王濬王渾
同伐吳濬平吳而渾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
會王渾則三國禍矣許地雖褊亦古之建國也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七

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競之况一
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而齊不舉以與魯
而魯不敢受卒歸之鄭而鄭信德不收絕許之
祀縣許之疆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
羣后遜德之風乎

唐父以王師伐虢

虢公譖其大夫唐父于威王唐父有辭王爲之
伐虢而出虢公虢公雖曲君也唐父雖直臣也

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終兄者先有終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終之事也臣之訴君者先得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唐父元咺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于滔天之惡矣是唐父之直因訴號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

楚莫敖屈瑕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聞帆檣柁雲飛鳥逝一息千里于是小試于洲渚之間平濶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敖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騰澎湃奔鯨駭蚪乃彷徨四顧瞻落神泣

墮樂失枕身膏魚鼈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

盜殺仇壽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

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于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于商紂之門亦各從其彙也衛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遣之亦斥平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自滯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歿又致惠公之逐

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爲變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垂氣之果致異也
咸公文姜如齊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于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十一

有戈矛焉堂輿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藏于杳然冥然之間而發于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頸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子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及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眄而惟拉幹之禍身歿異國爲天下笑一出于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邪

鄧三甥請殺楚子

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端汝視履齋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有哉王女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歿生汲汲然欲殺之何其疎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鄧之邪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十一

管仲言宴安

管仲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世之歿于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而歿于宴安者天下皆是也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于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澗

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于憂勤死于宴安
厥理明甚常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
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
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
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自葉
之根皆宴安之爲也

鬻拳兵諫

祭在人享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
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
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
之人固有廣
厦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嘗
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爲下策况動干
戈于君側邪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
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
力是丐者與倚頽較富也危矣哉

齊仲孫湫觀政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
者深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
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
恭之政矣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矣俗猶足以救
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利口未殄
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詐語猶存以政
移俗其難如此以商之會數百年而爲宋以堯
之儉餘千年而爲晉實流風遺俗挽持之力也
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
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
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
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于觀藏于府講
于泮宮流于洙泗被于絃歌形于冠服郁郁乎
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魯國之
俗皆秉周禮其爲惡者獨衰姜慶父三三人耳
舉一國之矣俗豈三三二人之惡所能遞移乎湫

可謂善覩國矣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
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
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衛懿公好鶴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說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
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爲懿公未易
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
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三

有者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于鶴哉覆下之
威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衰衣博帶談天雕龍之
辯盡起泉湧禹行舜移者肩相摩于道然鼓里
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
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衛書者日至
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
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
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

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

神峰雋拔珠壁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杭
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
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
逼臺城士大夫習于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
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
暇日所專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
論指其風度可嘉可抑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三

患難則異于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
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
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
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

鄭孔叔申侯

爲世俗之說者曰狗特者通忤時者窮天下羗
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禍天下桀紂而
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之禍亂世之不利爲善

猶治世之不利爲惡也子欲爲善于亂世盍先
自省能做炎荒而輕髮鉗乎能磨刀鋸而親砥
質乎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微龍保身哉
是說之行風靡波蕩十人而九矣噫是果何道
以排之乎盍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
臣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趙利且
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
撲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遇澆僞之時所謂卉之春稼之秋也然孔叔卒
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
果可盡信耶附丁傳者皆貴于哀帝之朝而朱
博以丁傳敗厭符命者皆戾于王莽之世而劉
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悔
者其知之矣

梁亡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

皆德政陪泚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
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而窺天
之真在哉至于居橫逆淫說之中天理間發豈
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紂
之不仁也然天之一言胡爲而忽出于紂之口
胡爲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辭也然道之一
言胡爲而忽出于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遠而口
忽言天跖身與道遠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何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梁伯溺于土功罔民
致寇自速滅亡罪固然矣一念之憚此改過之
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
奈何一憚方生而遽繼以詐自起自什良心安
得而獨勝乎

宋人圍曹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
食食焉而齒齒焉而縲縲焉而絀歷數月而後

得帛凡蠶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穫歷一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或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階一級豈可躐等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

君子不謂之舍因人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本

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彊之

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

鄭子臧好聚鵠冠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境坐鵠冠而死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鄭伯殺子臧之根固

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鵠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不然則冠鵠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聚鵠爲冠豈有可怒之實耶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

晉侯朝上伐衛

君子不謂之舍因人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本

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彊之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舍者君子不謂之舍因人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入而舍猶木託泰華而高本非木之高也爲舍由已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溫人皆言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于晉閔則吾知晉襄之施未

必入于周境矣

孫公歸父言魯樂

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易有君其國而
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墮當其走墮未嘗知
墮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栖林未嘗知林
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
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
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三

俗弘而育焉暑而嬉焉升而游焉固非驟見而
忽聞胡爲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梁未嘗以告
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饋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
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以
是知歸父之言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至樂之
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
騁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
聲色之樂昏如也耽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

之所樂君子之所哀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
可悲矣必悲其將亡哉

君子志摘草木東萊傳疏

大學衍義補

誠意正心之要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項安世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
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
曹劉共飯地分于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念起
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唐子志補草木大學衍義補

十一

司馬光曰幾之爲言微也故治之于微則用力
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則用力多而功寡夫晏安
怠惰靡荒淫之基奇巧珎玩發奢泰之端其言
諛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
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溢
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綱紀之常

宋朱熹曰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
綱故一家有一家之紀綱一國有一國之紀綱
若乃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
于臺省臺省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
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今此則天下之紀綱也然
而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
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公賞罰之施

唐太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
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也觀其斥
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
讐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斥貶蕭瑀劾

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下
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
誅李君羨以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
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
出于公也惜哉

朱熹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
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至虛
至平無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間所以處之亦

君子志操草本大學衍義補

卷三

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
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
功罪之實固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
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
之行固自若也

廣陳言之路

陸贄言於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

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
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
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計犯者殺之愚淺者
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
不聞也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
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惟衰亂
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
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謔溢于下國腥德
達于上天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故明者廣納以
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
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
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惡協大禹成湯拜言改
過之誠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
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
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對非不以下體而不

君子志操草本大學衍義補

卷三

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水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躋陛下何疾焉

總論任官之道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臣按牧民之長曰常伯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其虞廷百揆之職乎守法之有司曰準人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

唐子中撰草木大學衍義補

卷一

衣者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器械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滌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廢不以非人處之矣

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

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是職也是非之權

衡公議之所繫也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鑑

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

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

魯鞏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

唐子中撰草木大學衍義補

卷一

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譏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

公餘選之法

陸贄言于德宗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端方之人罕

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
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
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
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
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

蕃民之生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後均事
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故民數者庶

君子志操草本大學衍義補

七

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貢
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
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
民數乎

制民之產

前漢食貨志曰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
若山林數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
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

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恤民之患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
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
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除民之害

君子志操草本大學衍義補

八

臣按西漢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隄以
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
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
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
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
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
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
三法焉

經制之義

臣按成周理財之官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太宰者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正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掌之以司書所以參校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

銅楮之幣

管子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

有調也

臣按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錢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綆綬或爲荇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則至今通行焉

山澤之利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官雖多然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于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

故民可愛而治于上也其意不過巧爲之法
除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甄琛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
惠養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鹽鹽富有
祥三而權其一物者也立官鄣護鹽池而收
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
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勰曰聖
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
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
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貨積而散之
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大官之用胡寅折衷琛
勰之言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
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
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
皆未得中道也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
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李珣曰權稅起于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
傷民不可一也若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價
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
貲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
三也
宋太祖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于常歲請高其
價以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
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直
神宗時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
三韶又言西人頗以舍馬至邊所嗜惟茶
臣按後世以茶易虜馬始此蓋自唐世回紇
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
矣宋人始制茶馬司
本朝拍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謂
權務貼射交引茶由諸種名色今皆無之惟
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于

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齎榜于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于西蕃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耳夫以中國無用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曰取茶于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爲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

唐太宗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

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

嘉言可以利民耳廼黜萬紀

宋太祖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

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敝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

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

銀課宜減三分太宗時有司言定州諸山出銀

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

共之不許

征權之課

漢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又令天下大酺後乃詔戒爲酒醪以靡穀

酺之爲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爲酺自古皆有酒禁而漢法尤嚴惟于時和年豐或賜酺焉夫禁其釀所以爲義賜其酺所以爲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後世繼

唐太宗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

民之飲非仁也因而取利非義也

傳筭之籍

馬端臨曰古者有田則稅有身則役之未

有稅其身者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

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亦五十六

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

漕輓之宜

武帝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

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盛德事哉

贈謚

臣按謚法不見于五經其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釋以己說而各爲之法也

都邑之建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從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

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

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

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

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

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

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

曆象之法

曆象之法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曆象將以前民用立人時也夫聖人之治其于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無惑往往傳之稍

非子中損草末大學衍義補

七

又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于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齊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于日月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

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圖籍之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非子中損草末大學衍義補

八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墜緒可尋而理也若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

付之烈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吁秦之罪
上通于天矣始皇季斯所以爲萬世之罪人
歟

臣按牛弘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
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
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
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
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

唐書志補本大學衍義補

主

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臣竊以爲自隋之後唐
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
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爲厄
也又不止五矣故古先聖王莫不致謹于斯
以爲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之具惟
恐其損失而訛舛也矧重熙累洽之時好文
頤治之主而可不知所愛重哉

章服之辨

黃履翁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
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譏
其無德焉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
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爲大理丞賜以緋衣以
寄獄得情也牛業爲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
純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旌
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
也夫受之者不以爲褻辭之者不以爲矯正
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
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
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修蔡襄龍諫臣
也魯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紱則奪之王
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
者不以爲徇情奪之者不以爲少恩此勸懲
之微權也

諸侯來朝禮

唐書志補本大學衍義補

主

古者人君以嘉禮賓之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餽有因勞而勞有因閑暇而會所謂饗者享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于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于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也取其權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此三代盛時上下之情交相親愛有如此者

燕饗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後世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

下治矣

國家常祀之禮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補蔭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臣按我

聖祖斷自宸衷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顯顯焉惟用心于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而已豈非萬世通行之典哉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漢復曰臘臘者接也新

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
魏晉以下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
皆有功于農事者也

本朝 惟于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
終始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
祀先農于春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
之禮以報先膏于冬是固舉先王莫大之典

廣

君子志指草木大學衍義補

聖君莫大之恩也

熊禾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
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
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
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
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
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附聖門夫亦何憊又如
蜀之大翁闡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

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採其尤著
者列之群祀咸秩無文

司馬光曰經天緯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
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古有餐命大司
徒教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
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
偕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教于聖賢之

君子志指草木大學衍義補

門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經術

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
象曰數曰辭曰意朱氏則曰理曰數曰象曰
辭三家之說不同然所謂辭象皆未有遺焉
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有占而其意
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之時所
當觀而玩者尤爲切要乎程氏之說即孔子

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是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蓋天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平三王為五伯君尚樸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一書之中

君子志摘草末大學衍義補

卷一

其于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為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亂之餘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

辭辭始于文王耳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君子志摘草末大學衍義補

卷一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文中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

焉不生聖統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知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按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說林

諫說林

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今欲鞭之曰噫甚矣子之貪恣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盍始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耕其穀粟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官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官者聚斂無藝威福在已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朝計事於朝二而得一焉晝計事於官三而得一焉夕計事於寢五而得一焉用心彌勞其志彌拙無亦寡人之固陋不足開邪抑出謀忌於過者乎晏子對曰過乎哉過乎哉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管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

化於須臾而彌綸乎遠邇者也是惟不思而已矣孰有思而不得者乎今計事而不當則衡度之弗式而測鏡之未詳也亡歲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日益明也絀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是故以宮視朝則宮爲肆矣以寢視官則寢爲肆矣方其嚴也則神明內宅沆應而不迷其肆也則氛曀交侵求詳而益眩此豈心之有一乎王欲詳事無亦致其精而已矣

君子志節草木記林

二

政治林

火之熯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霸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衣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捐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修也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域之賊物不易知也螟螣之害稼易知也而狼莠之害稼不易知也

兵刃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如商鞅者殺人徧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東薪者殺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蝟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奮者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議論林

石漬子曰瓢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藥所以攻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

君子志節草木記林

四

晏子之權謀用之於定霸足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撓奸幾矣而終不可以厝理

鑒戒林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土木以爲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糞除而陳之雜水質庭繁爛室庭可悅而不可啗此之謂食妖與隸而首縉紳之冠臧獲而

被綺殺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施於絺綌藻饋加於厠牖此之謂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爲博逞鈎棘以爲奇以徑超頓悟爲絕學以博聞廣見爲冒迷穿鑿經傳非毀程朱此之謂學妖峻刑罰以漁貨飾虛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刻舍良踈縉紳而狎徒隸以竄郅爲豪雄鄙龔魯爲寬縱薄隨夷爲孤介譽跼蹐爲才諳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此之謂政妖冠裳而禽犢骨肉而仇讐弱者爲鬼強者爲豺狼對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戕父子相疑反表以爲裏訕白以爲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敗國之災極矣彼草木禽蟲之妖又何足以爲異乎

博志林

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魅土之怪曰墳羊水之

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吏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黷法變亂莠常此臺省之怪奸闖出入與虜爲市以敗爲勝以功爲罪此邊鎮之怪倒持泰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衆怪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怪繁興有

家者不修其德有國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已

古之舍相馬者寒風是相目齒朝相賴子女厲相目衛忌和髭校伐禍相相管青相贖脂秦牙相前替君相後凡此數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其術不同其于知馬一也人亦有徵相人者或以洞微察幽或以應變不滯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洽或以飭躬匪

懈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救行孝弟或以守道嫉
邪或以臨財介潔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
于知人一也

燭蠟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
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
而利之也沐者必墜髮而沐不爲止以所去者
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
于前而弗及擬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利
也逐鹿者不顧兎非不欲兎也以鹿之爲利大
也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捐銖兩
也以千金之貨重也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
神農聖於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耕垂聖於
工夔聖於樂大撓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
於卜師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養由基聖於射
易牙聖於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臯聖於馬造父

聖於御風胡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
其偏全不同其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埏埴以爲器竈木以爲舟鑠鐵以爲刃鑄金以
爲鐘因其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鷄以司夜
狗以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
能強人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而已矣禹鑿龍
門開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
稷鑿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
之勢也后夔作樂伯夷興禮義和授時以正君
臣以親父子以和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
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出爲欲全其生也今夫龐容澤體祿席之
畏途能殺人其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
金積玉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驚長驅輿馬之

畏途能殺人便使百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
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人乘高據危官爵之
畏途能殺人高談哆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知
戒其一而不知戒其十可謂智乎

也天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
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
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寒裳
而趨也及乎溫羅塘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洪

君子志操草不說林

波浴日巨浸春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鴻
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之可窺也及其筋骨之
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摩赤霄
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
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爲舍
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昧涉水
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六韜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
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
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
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
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
爲天下政故剛天下者天下落之害天下者天
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幾天下者天下賊
之微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讐之安
天下者天下時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君子志操草不說林

司馬子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
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
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
可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
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司馬子

孫子

始計

孫子曰兵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
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
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
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
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

孫子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帶甲
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
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
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
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
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

未親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
於敵故兵食可足也

謀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
爲上破軍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
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孫子本柄軍

孫子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
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
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
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
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
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
謀攻之法也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
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
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

孫子本柄軍

孫子

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
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立於不敗之
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
能爲戰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
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
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

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

通子本抑室孫子

四

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策之而知得策之計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然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通子本抑室孫子

四

吳子

圖國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于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者

通鑑纂要卷之四

吳子

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

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

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

通鑑纂要卷之四

吳子

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

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

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

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于是武侯有

慚色

治兵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

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形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授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論將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論將

吳子曰大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矣

應變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畫以旌旗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論將

尉繚子

武義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其牛童馬圉營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孔明心書

知人性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矣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將才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時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而不靡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賢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

力越十夫善固疆場長于劔戟此謂之步將陵高
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而後殿此謂之騎
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于小戰勇于大敵此
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
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閉禍為衆所
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夫之

將千夫之將

三

將直而有勇勇而能闢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

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饒饒此萬人之將近

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此百夫之將

人之將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

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

之將

將弊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

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
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詐而心
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善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執善
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
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謀欲靜
心欲察也

將千夫之將

三

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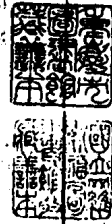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
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傷者泣而撫
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
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執聖也
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

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逸也形勢孰險也宿客孰
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
此觀之疆弱之形可以決矣

準平水摘草太書



羣書摘草五卷

左都御史張
若淮家藏本

明王國賓編國賓號養默武進人萬曆甲戌進士
其作此書時方監榷杭州北新關未詳其終於何
官也其書仿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之例摘取家
語以下至明張時徹說林三十二種附以兵書七
種每種各摘數段無所持擇蓋亦當時書帕之本

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四卷

〔明〕呂坤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呂應菊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閨範四卷》

提要

閨範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閭閻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貴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縠羅。態學輕浮。語習僂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浮士。卑

閨範序

之者。擬俗絃歌。豔語近於倡家。則
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
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昔人
備矣。然多者難悉。晦者難明。雜者
無所別白。淡無味者。不能令人感
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爲誦習。余讀

爾雅序

二

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輯先哲嘉言。
諸賢善行。繪之圖像。其奇文奧義。
則間爲音釋。又於每類之前。各題
大指。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
勸。嗟夫。孝賢貞烈。根於天性。彼流
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

芳百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良
可媿矣。予因序前賢以警後學云。

皆

大明萬曆庚寅十月戊子寧陵呂

坤書



爾雅序

關範凡例

一古今賢婦女見之史傳。何可盡錄。余寡學淺見。錄其所知。足備法程而已。未盡載者。俟博洽君子增補焉。

一婦女不文。是輯訓婦女也。故於原文深奧者。略有變更。而余言亦甚膚淺云。

一贊語贊昔人之美。感後人之心。人皆數語。崇之也。皆書余云。余亦藉以為榮也。

一分類有不盡其人者。如正母未嘗不公嚴母未嘗

關範圖說

卷之一

四

不仁。各舉其偏長以示訓。為後人云也。

一仁人孝子。正士忠臣。炳耀古今者多矣。而余錄女流者何。示陰教也。此皆女仁人孝子正士忠臣也。

欲為仁人孝子正士忠臣。是人之外無他心。是誓之外無他道矣。

一后妃夫人。皆列首卷。今既類分。體難摘序。且對帝王公侯而言。則后妃夫人亦婦道耳。論道非言爵

之地。故從類列。而列於每類之首云。

凡例畢

新吾先生關範圖說卷之二

寧陵呂 坤叔簡註

曾

重刊

姪孫 振

詮次

姪曾孫紹楨

姪侄孫前庚

訂正

嘉言

四書

中庸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一陰一陽之謂道。夫婦一小天地。天地一大夫婦耳。故

萬事萬化之原。始於闔門。五典五禮之端。肇於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

婦之道。其重如此。少年男女。淫氣童心。恣縱嬖經。媒

敗禮。故生人之慢。易放肆。莫甚於闔門。焉在其為君子

之道乎。憂終者。當知慎始矣。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帟。叔子曰。父母其相矣乎。

居室之道。未有妻不賢而能夫婦父子好合者也。未有夫婦父子不好合而能使兄弟翁然和樂者也。如此則父母之心安得喜悅。故必宜室家。闔門皆太和之氣。樂爾妻帑。夫婦有雍熙之風。然後父母之心有無窮之快樂矣。

論語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妻之。

圖說

卷之一

二

聖人之愛其女。與人同也。乃其擇婿。不問田宅。不問貴顯。其取公冶長。不過曰無罪。其取南容。不過曰謹言。皆論其德。而他無論焉。近世婚姻。非富貴則客色。而男女性行美惡。皆非所問。若孔子者。可為萬世擇婿之法矣。

孟子

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肆筵設席。以速賓也。使者未至。而賓來竊食。主人見之。

耻乎不耻乎。男不娶之曰。女無不嫁之時。二氏成言。六禮以序。大倫正始。嘉會。有儀。父母之光。夫婦之體也。父母之心。本願為男女有室有家。而慎禮以重其事。男女之情。不為父母愛德愛名。而急欲以苟其身。反不如倡優矣。倡家人盡夫也。而未嘗不慎始以待求。豈有知禮守義之人。肯為喪節辱身之事哉。一時苟合。終身愧悔。一人夫德。九族含羞。少年男女。可不慎乎。慎之。當自謹。閨門。防交。絕。塞。見聞。無開情竇始。

圖說

卷之一

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授受不親。凡為男女者。無分尊卑長幼皆然。嫂溺則死生之際矣。事有重於親授受者。則親授受者為輕。援之以手者。嫂溺之禮也。嫂不至溺。則不得親授受矣。古人男女之別。其嚴如此。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古稱婦女之美者。曰西施氏。則西子天下之至美也。不潔在身。人皆掩鼻。而見人好色者之心。不若愛潔者。

待十年之久。竟不與初九為婚。初九亦自媿退。乃與九五字焉。蓋人各有耦。正應乃合。詩云。人涉巾否。即須我友。女子不守其身。而以情徇人。求觀於屯之六二矣。

觀坤下

六二 闕觀利女貞

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蓋女子深藏簡出。無與人觀。面相觀之理。然有不得不觀者。但掩門露隙。而闕觀焉。則女子之正。言無不利矣。或曰。事勢窮迫。顛沛流離。不能不露而出身。則奈何。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即不便。

闕觀圖說

卷之一

六

於擁蔽。不能必人之不觀我。至於我不觀人。則可以自必者。亦何害於獨行萬里之外。難於萬人之中哉。

剝坤上

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剝以五陰而戴一陽。有妻妾共夫之象。然六五以柔順之德。當近夫之位。而使四陰近已。不遠斥之。令之以次御君。有貫魚之象。則一陽既樂其賢。而眾陰又感其德。何往而不利哉。

咸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兌少女。艮少男。年相若也。兌澤而柔潤。艮靜而剛方。德各正也。兌澤下流。艮山靜納。情相應也。兌體陽而用陰。艮體陰而用陽。氣相因也。兌在上。柔而不屈。艮在下。剛而不陵。意相合也。以此而為夫婦。則內外各正。健順相宜。以之取女。則亨而通。利而遂。貞而正。何不吉之有。蓋女德靜正。不妄悅。男能下之。女情無厭。恐常悅。男能止之。此咸之義也。

恒震上

恒震上

卷之一

七

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也。久也。惟正故常。惟常故久。震為長男。以振作居上。巽為長女。以柔順居下。震為陰中之一陽。剛而不暴。巽為陽中之一陰。柔而能立。以此相與。則無不正矣。故亨而無咎。守則無不固。行則無不利矣。

六五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尊位也。柔順中正。無惠顧豪敢之意。雖居六五之尊。而安貞如常。婦人得此為吉。從一而終。有恒道矣。震

天子也。主於專制。以方正自持。以明果裁物。乃從九二剛復音之婦。豈非有家之凶哉。蓋制義有通變之機。不

必於恒從一有不變之義。故惟恒乃貞。古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家人離下利女貞。

家人之道。利於女正。正家之道。先於正女。女正而家無不正矣。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關範圖說 卷之一

八

女正位乎內。不侵男也。男正位乎外。不昵女也。男女各正。天地之道。如斯而已。

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正家之道。非嚴不行。故男嚴於外。女嚴於內。家法井井有條。家人翼翼遵守。欲家不正得乎。若畫一之規。以情而二。有常之度。以寬而弛。久則上替下陵。彼樂此苦。靡武怒煩。刑難振於衰頹之後。益長其怨讟音之心矣。豈非酷烈之謂端方整肅。事事不苟而已。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閑。閑也。物未放逸。以閑防慾之也。家人無閑。而各恣已意。何所不至。何所屢足。不至於亂。凶不止。聖人憂之。而曰。閑有家。然志變而閑不惟所閑者苦。而怨尤易生。閑之者亦勞。而化誨不入。何者。上慢而下玩也。初九當正家之始。人心觀望之時。而以剛道閑之。則習於檢束。若謂當然。閑之者不見其難。而所閑者。相安於規矩之中矣。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順也。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九

六二溫柔中正。居二陽之間。有中饋之象。制於二陽。意不得以自遂。而謂之貞者何。蓋女子之道。以順為正。六二順則從夫。故無敢專輒之意。與則卑已。故不辭中饋之勞。何正如之。何吉如之。世俗婦女。罔遂厥心。便自悲怨。又不安中饋之職。非婦道之正矣。安得吉。

九三。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剛而過中者也。處胞胞骨肉之地。常有嗃嗃威怒之聲。拂情招怨。悔厲所不能無。然性嚴而人情不肆。法

振而事體不弛。有吉道焉。卽有不吉。不過悔厲而已。若婦子嘻嘻。知和而和矣。和則人無忌憚。事皆恣情。凶禍卽無。而羞吝不免。况優柔寬縱。養禍長奸。又安知無不測之凶乎。夫中正和平。居家之道也。易取喻。喻寧儉寧固之意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家道豐盈也。富非珠玉粟帛之謂。和氣洋溢。人情熙泰。禮記以兄弟睦爲家之肥。是已。所以然者何。一家之人。各有其位。而不順其在位之道。乖離怨嘆。何食如

閨範圖說

卷之一

十

之。今也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是謂順在位。蓋四六以柔順之德。居下之上。有母儀。居上之下。有婦道。宜其家人。實六四爲之。婦人順位。而一家無事矣。

九五王假

與格

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陽剛中正。與六二陰柔中正。爲正應。有刑于二女。刑于寡妻之德。故曰。格有家。女以男爲家。家既格矣。他何憂焉。故曰。勿恤。吉。然不至於交相愛。則不得謂之格矣。交相愛。夫喜婦之柔嘉。婦樂夫之剛正。有孚。學矩。何吉如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過剛。有威如之象。而家人有孚。蓋威如之初。人心未孚。疑於不吉。至於孚其威如。則終無不吉矣。威如而能有孚者。何。凡人恕已而責人。寬則笑。嚴則怒。何孚之有。上九心懷六四之順德。身持九五之剛中。其檢身也。不苟其存心也不苛。反身無可指之過。律人以自治之。嚴焉得不孚。男正外。女正內。反身之外。無良術矣。

姤

與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閨範圖說

卷之一

十一

姤爲長女。以一身而當群陽之首。無所回避。女壯甚矣。且方來之銳。漸長之萌。不至陽盡屈服。陰盡當權。不止是女也。爲婦且當出。在室豈可取哉。卦名之曰遇。言非朝。非謁。直與五陽敵體相遇。不避之意也。故戒以勿取。蓋娶妻者。寧無用而溫柔。勿有才而剛悍。無用止於廢墜。剛悍必取敗。聖人嚴於爲女之時。其懼深矣。

漸

與上

漸女歸吉。利貞。

山剛堅之地。其生木也。不驟大。有漸之象。女之歸人也。

知納采。次問名。次納吉。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有漸之道焉。蓋急欲者多躁進。與以長女而歸少男。已過時矣。猶待禮而漸進焉。不貞而能之乎。故利。

歸妹 兌下

歸妹 震上

歸妹女之終。婦之始也。君子以理御情。雖和樂而不失恭敬。雖親愛而不損威儀。今兌以少女適人。有喜悅心。無貞靜態。震以長男娶少。有動蕩之意。無莊雅之容。以此相與。所謂欲動情勝。既不可以正家。又不可以終好。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三

無往不凶矣。何利之有。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以陰居尊。有帝妹之象。應九二之陽。有下嫁之象。帝妹下嫁。富貴驕人。何飾不盛。今觀其衣袂。淡妝雅束。殊無燦爛之華。不似帝王之女。反不如娣之袂之良焉。卽此崇真尚朴。可知清德素心。天下之賢女矣。然恐其有初鮮終也。故勉之曰。月幾望。吉。蓋愛之至而望之深也。

書經

曰。晉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音改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音理也。降二女于

嬀音歸汭音銳。嬀音銳汭音銳。實于虞。帝曰。欽哉。

舜濟哲文明。溫恭允塞。天下之至德也。父頑母嚚。象傲。天下之至惡也。舜能使之克諧。烝乂。天下之至化也。猶不足信。而試以二女。二女視頑嚚者。賢惠何如。舜化二女。視化頑嚚難易何如。堯猶以此試舜。始知嬀妻之難處。有甚於父母之頑嚚易嫁日。一女同居。其志不同。在蓋中。女少女。性各陰柔。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志各異趣。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三

以是處於同室。冰炭不相入矣。況同欲分愛。爭妍取悅。又婦人常態。能刑于二女矣。天下尚復有難處之事乎。堯既不挾貴。以理降二女於舜家。且命二女曰。敬之哉。夫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猶曰敬慎。始知婦道之卑。帝女不得加於凡民。夫道之尊。凡民不得屈於帝女。況諸侯大夫士庶人乎。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子南王受音利。惟婦言是用。

此武王伐紂。賢師之辭也。牝雞。母雞也。鳴晨者。雄雞之

聲當家者。男子之事。母難夜啼而報曉。必主家道蕭索。骨肉離散。凶之兆也。今糾惟用姐已之言。姐已所喜者。貴之。姐已所憎者。誅之。奸邪滿朝。忠良誅逐。故我誓告三軍。明正天討。為天下除害焉。夫眇眇一婦人耳。遂則不敢不去室。誅則不敢不就刑。庸夫賤子。皆能禍福其妻。彼何能為者。乃古今以來。不但姐已。無以妹喜。亾夏幽以褒姒。亾周。唐高以武曌。照明皇以玉環。亾唐。浩浩六合之大。林林于百萬之衆。致令國破身亾。江河漲高。姓之血。原野丘三軍之骨。何物妖孽。禍烈至此。無他。遇愛者之罪也。此數女子。在文王宮中。不過一婢妾耳。化於德。尚可以為賢妃。恣其惡。不過自殃乃身。何禍之能為。故兵刃皆可以殺我。水火皆可以焚溺。善用之。則成。聽請之仁。養生之類。周書不罪婦言。而曰。惟婦人之言是用。始知操刃縱火。夾防禍有所從來矣。

詩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鳥。音音。挑上聲。淑女。君子好逑。文。好。逑。音。不。若。菜。水。左右流。見之。窈窕淑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不下一悠。

設悠哉。念頭無。已時。輾轉反側。安席。○參差荇菜。左右采芣。今。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采芣。

王。彼其女德素聞。宮人一見欣喜。而言是淑女也。德容深潛而不淺露。安靜而不輕浮。如此窈窕。與我君子。和樂而不乖戾。恭敬而不嫌狎。真一德相成。兩美相並。所以未得而憂思。既得而喜樂如此。近世婦女。以酒蕩為多情。以輕佻為風韻。夫婦相與。非情欲之感。則狎昵之私。和樂非正。恭敬為羞。與淑女窈窕。全不相似。讀此詩者。可以反觀矣。

關雎圖說

卷之一

五

飛集于漣。木其鳴喈喈。音。和。雞。○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音。是。刈。音。異。是。獲。音。也。為。絺。音。細。布。為。紵。音。粗。布。服之無斂。音。亦。心。○言告師氏。言告王。言歸。言。污。洗。我私。衣。薄。綌。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太姒既配文王。尊爲后妃。猶自績織葛布。不以貴而驕。

進服舊則洗服壞則補不以富而奢侈歸寧莫敢親告

猶托女師代言不以尊而恃愛今之婦女誰是后妃而

安逸耻作勤勞。華美羞衣布帛。讀此詩可以媿矣。

石子。

樂

樂

只君子神履全之

1

爲人上者太尊嚴則人畏而難近太冷落則人疎而難

親少聞門之中專能生好竄思及女孫意常飽和顏希

不此持口而承之曰也女工公人女工之少多其

不垂之。友。勸富貴。以樂衆。中與之人。謂衆曰。父老妻

益盛志者。故人心之懷。和氣者。各天心之首。而肥之多。

福也。有茂。

太

輯

后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故家妾以蠡斯之群處和集

而生息蕃盛比之天慈愛則下寬舒寬舒則氣暢氣暢

則血和是以衆妾多生生無不育故春夏之氣溫和昌

大。而萬物生長茂盛。秋冬之氣。變涼冷落。而萬物拳曲。

凋枯。此自然之理耳。一章頌子孫之衆多。一章頌子孫

之綿延。三章頌子孫之賢善皆慶幸之意也。



內 ○二三章意同

2

周禮以仲春嫁娶蓋天地發生之際正夫婦會合之時

此女素有賢聲故詩人見其好而美之如此人參孕好

國以終歸名王列王之名乃三不公三王三不

上。方。未。見。也。此。下。人。所。不。宜。家。美。而。不。出。則。

爲一家之計。而披出。則爲終身之苦。于歸之道。所

系重哉。夜叔女必爲良婦。婦人不良。觀於爲女而可知。

矣。

廣水矣不可泳潛思江之永矣不可方彼思○翹翹
音起錯薪棘茨言刈其楚初五切之子于歸音秣
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第
三章意同。

女子出遊。本有可求之機。在日遊女。無不可求之事。何也。彼其柔情媚態。本欲致人。故聊客校童。無不求合。此江漢之舊俗也。一被后妃窈窕之化。頓改前日淫蕩之心。身雖逍遙行樂。貌則端莊靜一。行人見之。可敬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犯。故言喬木上竦無枝。則無蔭可息。

蘭範圖說

卷之一

九

游女德容靜正。則無因可求。其如漢水寬闊。誰能水中暗渡。其如江水流長。誰能水上梓浮。我愛其德。敬其人。何以盡仰止之情乎。所願出嫁之日。為之秣馬。亦所甘心耳。此游女也。身不在深閨重門。俗從來輕交苟合。而德容一正。望者邪消。乃如女子失身。必有可求之道。彼求我者。親愛則有之矣。而不昧之良心。以我為表德而鄙之耶。以我為有德而敬之耶。愛身者可以思矣。

遵彼汝墳汝河伐其條枝也枚梅叶也未見君子行役在外惄音
如調意也餓○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

于行役不我遐速棄○魴魚類尾音稱王室都如燬音
雖則如燬文父母王孔通孔通近

殷紂將亡。海內多事。百姓行役。兩年不歸。其妻思之。曰。當伐木之時。思君子在外。恐遺棄我而不歸矣。此心焦勞。如腹苦饑。及再伐木之時。見君子歸來。始知不遺棄我矣。此心喜幸。不知何翅。魚勞尾赤。今君子形容憔悴。勞可知矣。王室惡政。如火益熱。此勞何時已耶。賴有西伯。為我父母。可依可恃。如臥於懷。今雖勞也。可不自慰乎。婦人思夫。情之正也。勉以効勤。義之正也。賢哉斯婦。

蘭範圖說

卷之一

九

麟之趾足也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音麟兮○二三章意同。
文王后妃有和樂恭敬之德。家室之間。一本於仁厚。故其子孫宗族。皆化於仁厚。無不似文王后妃者。詩人美之曰。麒麟之性。念念好生。事事不殺。故麒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虫。麟有此心。而趾象之。文王后妃有此德。而子孫宗族象之。家法所係重矣哉。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則家人莫不化於正。不夫不婦而家道邪。則家人莫不化於邪。麻中無不直之蘘。積內無常薰之草。此豈在

言教哉。然而成之。漸而漬之。身者非教。象者非學。此之謂化。若善教使善學。其入之也既淺。而以言不以身。其訓之也難從。君子觀於麟趾。而知化家之道矣。

于以采蘋。何處米于沼于沚。何處川于以用之。公侯祭之事。○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何處川于以用之。公侯祭之宮。○夫

采此蘋也。當彼被為婦之儻音同夙早夜在宮。何其人

被之祁祁。舒遲薄言旋歸。依依○

諸侯夫人。竭誠奉祭。家人作詩以美之。言夫人采沼沚之蘋。充宗廟之獻。中心誠敬。不可形容。但見其早夜在

蘭範圖說 卷之一 子

官之時。主薦豆也。首飾儻儻而竦敬。真如祖考在上。意虔誠而不怠。祭祀既畢之後。將將歸也。首飾祁祁而舒

遲。其若祖考難離。意眷戀而不舍。今于孫與祖考。形容

日接。身體相依。及當奉祭之日。尚無愛敬之誠。况夫人

於祖考。既無骨肉之情。豈曾親炙之素。乃能恭謹依栖

如生如在。可謂孝矣。近世婦女。當祭之日。猶身不下庖

厨。手不親邊豆者。此詩可以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

維筐音方及篚音舉。于以湘音京之維音有。及釜音府。○

于以奠陳之宗室大夫。牖下西南。離其尸豆之有齊音

也。季女敬。此詩美大夫妻誠敬以奉祭祀。與采蘋意同。

厭音浥音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

穿我屋。誰謂女音無家。何以速致我獄。雖速我獄。室

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

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當紉之時。強暴之男橫行。貞節之女無主。恐被辱陵。先

為絕語。自言孤身不敢早行。只恐多露濕衣。非畏露也。

蘭範圖說 卷之一 子

畏強暴之男也。我不從汝。汝必訟我。汝雖訟我於官。實

無聘定之禮。任汝誣我。我萬萬其不從汝矣。夫女子苟

從。豈非從一。而婚禮不備。則貞女不行。重禮所以重身

重身所以重節。女子萬善之長。不足以掩一節之失。行

露詩人。可以為法矣。

嘒音惠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夜。征音行夜在公。

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夙夜在公。抱衾

也。與裯音。實命不猶。后夫人當夕。眾妾無一人當夕之禮。眾妾分夕。后夫人

無每夕獨專之禮。當時夫人多妬。棄妾不得進御。南國夫人被后妃之化。推遣下之恩。棄妾朝夕。得抱余禍。侍寢於君所。故喜而作此詩。以貫魚之寵。感夫人寬厚之恩。以往來之勤。安自家賦命之賤。天下能安分。則上易於為情。下欲難盈。則上必至失所。小星棄妾。可謂得知足知止之義矣。

江有汜。四叶杞水出復入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音主水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沚。音此水之別流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音笑去聲長出

閨範圖說 卷之一 三

氣也歌。

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媵之。嫡妻未嫁。媵妾守待。嫡妻出嫁。挾媵同行。此諸侯之禮也。是時有一夫人。出嫁不挾。媵行。後閨。樛木。蠡斯之風。深自媿悔。仍迎媵妾。媵妾喜其能改過也。而作詩以美之。人不患於有過。而患於遂非。棄媵而行。嫡妻之耻也。良心不泯。悔過而自新焉。何害其為賢人哉。悔者。茫然自失也。處者。即自改圖也。嘯歌者。恨其從前之錯。喜其猶及改正也。婦人之性。多嗔異而不和。諸執迷而不自反。觀於此詩。可以悟矣。

何彼穠矣。唐棣音弟之華。曷不肅音弟也。王姬之車。尺鴉切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美切其

釣伊何維絲。單伊纒音民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天子之女。下嫁為諸侯夫人。車服雖盛。不敢挾貴以驕

其夫家。見者作詩以美之。言王姬下嫁之車。宛然有和

敬之象。不以平王之孫。驕已。不以齊侯之子。卑夫。故兩

貴相匹。則如桃李之並盛。兩情相得。則如雙絲之合綸。

皆由王姬之肅。離成之也。後世婦女恃富則驕。貧則賤。

則陵踐。正見已之獨盛。安得如桃李之爭榮。遂致夫之

乖違。安得如絲綸之交合。豈富貴過於王姬耶。讀此可

以媿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婦人不得於夫。而自道其德如此。言石可轉。而我貞確

之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直方之心。不可卷。威儀動靜

之間。氣象條綽。禮節熟嫻。無一可擇嫌處。雖夫之棄我。

我不敢辭。而我心之不變如故。我儀之不忒如故也。以

如是之人而棄之。夫也。皆惑可知。以如是之棄而安之。

婦也賢淑可見矣。

綠兮衣兮綠色開衣在黃正裏內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

兮衣兮綠衣在黃裳下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綠

兮新女所治音持兮我思古人亦有遺妾俾使我無

訖音尤不兮○締兮締兮秋已妻其基以風寒風我思

古人亦有遺妾實獲得我心

衛莊公賦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見疎乃作此詩言綠

之雜色為衣為表黃之正色為裳為裏尊卑失序貴賤

逆施使我憂心何時能止今妾如綠絲然本美少而汝

蘭範圖說

卷之一

五

又寵之益驕恣以陵人使我嫉妬不免有訖我思古人

之善處妾者以為師焉求免我身之訖而已彼之有訖

吾如彼何哉我如秋葛然本過時而汝又棄之益妻凉

而失所使我怨尤是謂迷心我思古人之善處身者以

為師焉已得我心之同然矣彼之迷心吾如彼何哉夫

不能不憂者有家之凶不得不安者婦人之分莊姜其

賢矣乎世俗婦人以妬忌失恩不自悔過而忿狠以貪

凶寧滅其身所甘心焉不思古人矣彼莊公之昏惑又

何足道哉

燕燕于飛差池不其羽之子戴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二三章意同○仲氏第任只以心其心塞

也淵也終温也且惠有淑善慎也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勸勉寡人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僂

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莊姜作此詩以

送之君公家破死別生離舊與同心異國永隔分手傷

情兩淚如雨想仲氏平日之與我也一心相信兩無嫌

疑其立心也既極誠實又不淺露其處人也既極温和

蘭範圖說

卷之一

五

又有恩惠其持身也既極貞淑又不苟且臨別之時又

丁寧寡人說道先君雖是薄德夫人不可不思如此賢

人如此成別徒極望眼如何為情讀此詩者觀戴嬀之

德與莊姜之情二人之賢宛然在目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希浪笑敖中心是悼

莊公為人狂蕩暴疾莊姜為人正靜幽閒莊公之見莊

姜也笑語輕狂動容諠戲既無閨門相接之禮又無夫

婦溫雅之情莊姜不敢言又不敢拒但中心傷悼而已

今男女居室之間以婦狎戲諠為相愛以老成淡雅為

薄情讀此詩者可以識性情之正矣。

雄雉子飛泄泄音異其羽我之懷思所矣自詒音伊阻。雄

雉于飛下上音其音展也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

日月悠悠也我思道也之云遠曷云能來。○百凡爾

君子不知德行不忤音至不求取何用不臧善也。

婦人以夫久役於外而思念之。一章言雄雉之飛安緩

從容而我懷人久勞於外也。二章言雄雉之鳴高下自

得而我懷人身不自由也。三章言終年見日月往來使

我心常常憂念路途遙遠何能便還也。四章言早還聞

不敢望而保身實所當知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為德

身之道乎。但不存害人之心無貪得之念則隨在而宜

人安往而不善乎。此詩哀而不傷情不廢義可謂愛夫

以正者矣。處人之道有外於不忤不求四字者乎。

雄音而不暢達欲出彼泉水亦流于淇水出合流有懷于衛靡

日不思變上聲情彼諸姬音聊與之謀。○想我來時出宿

于沛音飲饒于音女子有行出遠音父母音母音切

兄弟音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如音今得音出宿于干飲饒

于言載脂音之載章音還音車言邁音邁音臻于衛

不瑕有害瑕玷也言不玷於○我思肥泉茲之永長歎

音思須與消我心悠悠音駕言出遊地以寫除我憂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一章言衛水尚合

流而衛女乃不得歸衛與諸姬而謀歸計也。一章言始

嫁已遠兄弟今父母既終顧可歸乎。三章言今日歸衛

甚易有害于理否乎。四章言果不可歸而我思不忘安

得一往以遂此心乎。夫以父母之家兄弟之親歸心迫

切莫可形容而禮有所制迎者不敢迎在者不敢往甚

者魯女一歲再歸寧為父母也而春秋猶譏之。先王男

女之別其嚴如此。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音髡音彼兩髦音實維我儀也之至

死矢也靡也他也母也天只音止不諒音人只。○第二章

意同。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

姜作此詩以自誓言共伯目兩髦垂結之時即為我之

匹耦自今以及死之年誓無他適之志母也我之天也

何不信我之心乎。夫堅貞之志父母不可奪豈他人所

得而搖惑哉。

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

行。我心則憂。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聞衛之亡。馳驅

歸弔。方行而許大夫追之。夫人知其必以不可歸之義

來告也。故憂之而作此詩。○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

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

臧。我思不閔。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為善。而我亦

不能濟水而還衛矣。爾雖不以我為善。而我心終不能

止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蓫。女子善懷。亦

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既不得歸。而思

終不已。故其在途。或登高以舒想。或采蓫以解鬱。女子

苦思如此。亦各有道。許人但以我為非。蓋少不更事。且

狂妄自是耳。○我行其野。芼芼其麥。控于大邦。誰

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

思。不如我所之。

按衛懿公為狄所殺而滅其國。其子戴公廬於漕。許夫

人之兄弟也。國滅君亡。同胞骨肉。不得歸家一弔。情可

悲矣。先王之制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

夫寧於兄弟。未嘗思及於大變也。許人泥經。不害其為

守禮之過。而夫人竟不執歸。可謂以義裁情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陟于望之。○誰

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

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母出與廟絕。不可私反嗣

君承父重。不敢往迎。故夫人作此詩。言河非廣。宋非遠。

卒死於衛。而不敢歸者。禮不可也。守禮如夫人。則出必

非其罪矣。其詩思深而不怨。意慘而不言。讀之令人悽

惻。

聞範圖說 卷之二 元

伯兮 武貌 今邦之桀 今伯也 執爰 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 征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 誰適

也為客 其雨其雨 果杲杲 日出 誰適

願言思伯 甘心首疾 願言思伯 焉得綏

願言思伯 使我心癢 願言思伯 使我心癢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思之。一章言夫之才能。為國効

忠也。二章言容顏不冶。為夫不在也。三章言望夫不歸

思至於頭痛。所甘心也。四章言欲忘憂而不忍忘。思至

於心痛。所不辭也。婦人以夫為天。故婦人以思夫為正

世俗見思夫者則笑之以爲無耻而婦人亦諱其所思
爵爵有懷不敢向人一道聞如姊妹姊妹嘲訕則掩護不
肯承豈以忌夫爲賢乎豈以思他人爲正乎道之不明
也久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將明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明將

翔在行之狀弋鳬音符與鴈○弋言加中之與子宜調之宜

言飲酒叶與子偕音皆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

子之來德致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同心之雜佩以

問候之知子之好親之雜佩以報之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三

人情多溺於宴安家道每貧於懶惰至於親賢修德尤
非婦人所知而貪愛服飾又其驕奢常性雞鳴婦人既
以勤勞相警戒又以靜好相綢繆非情慾之私也望夫
取友成德服飾亦所不惜皆道義之愛也古賢夫婦之
相與固如此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叶反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

子同夢葉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音增

古之賢妃侍寢於君警戒之心切宴安之意忌忽聞蒼

蠅之聲誤以爲雞而告君曰雞既鳴矣來朝之臣既盈
廷矣忽見月出之光誤以爲日再告君曰東方明矣來
朝之臣既盛集矣三告君曰蟲飛薨薨夜盡天明之候
也承子衽席之寵遂吾繾綣之私豈不甘心與子同寢
而夢乎但會朝之臣待君不出且散而歸矣豈不相惜
曰妃之惑君心也如此君之耽女寵也如此是以我之
故爲子之憎也無庶子子憎哉夫憂勤者人君之事候
戀者婦人之常賢妃忍於拂君之樂惟懷勤政之心可
爲萬世宮闈之法矣

關範圖說

卷之一

至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襦音替包載弄之瓦音替包無非

不宜多能無儀多能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利雁梨

斯干之詩群臣頌禱天子之女也天子之女不與庶士

同而群臣祝天子之女不過曰寢之地而已不得同男

子在牀示卑順之義也不得同男子衣裳但以襟包裹

之而已示無以加也不得弄以貴重之物但弄紡塼示

以婦人所有事而已無有過失不用才能但講求酒食

之事以養舅姑夫不遺父母之憂而已夫以帝女王

姬世號金枝玉葉祖諸侯大夫之女百倍不同而所祝

願者。不過民間婦人。之毒。況士族人之女。敢不安柔順
勤勞之分。忽舅姑夫子之尊。致夫家之武怒。遭父母之
憂辱乎。此章詩乃古今女道之準也。讀者宜三思焉。

聞關車之牽兮。思變美也季少也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

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音交鷖。也辰

彼碩女音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好爾無射。音亦

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

與女音配。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音音其柞音作薪。析

其柞薪。其葉湑音上聲。○今鮮我觀爾音見我心音行。○

關雎圖說

卷之一

三

高山仰音止。景行音行止。四牡音公騤音非。六轡

如琴。音調和。觀爾新音有昏音少。以慰我心。

聘女問客。娶婦亟飲。此世兒之通態也。又其甚者。入門

之久。或見顏色不麗。或見奩篋不豐。則怏怏然不樂。誰

復問德哉。維此間關之詩。一章言德音來括。極其願見

之懷也。二章言令德來教。望其相成之益也。三章言無

德與女媿其婉美之難也。四章言鮮我觀爾。欣喜如獲

百朋也。五章言高山景行。愛慕而欲師法也。讀此詩而

女子之德信美。詩人之好德亦誠矣。可為娶婦之法。彼

女子無德。可稱。但冷客以矜容。犯之華。盛張以炫。貴裝
之厚。其夫亦因以喜之。致長驕肆之心。積成必怯之勢。
豈非兩不肖人哉。

季音至仲氏音中。任音姓也。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音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音非大音泰任音仲。有身。生此文王。王

季之德。積功累仁。難乎為配。而太任乃華國之女。來嫁

于我周京。與我王季。一德相成。兩心契合。凡有所行。一

本於德。是以和氣致祥。維天眷德。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焉。○大邦音莘有子。也音如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關雎圖說

卷之一

三

造音作也。舟為梁。音橋也。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太姒莘國長女也。生有聖德。如天之妹。既擇祥日。文定

又至渭水。親迎。作舟為橋。迎此淑女。豈不光顯朝野之

觀耶。天既集大命於文王矣。今莘國長女。能繼太任。又

嫁于我周焉。是以窈窕之德。配徽柔之聖。鍾靈毓秀。篤

生聖德之武王焉。愚謂天欲昌人之後。必配以賢聖之

妻。子有象德之光。必鍾於賢聖之母。文王之聖。太任之

子也。武王之聖。太姒之子也。堯舜之朱均。瞽瞍之舜禹。

此千古萬一事耳。豈常理哉。

思齊

音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太王

京室之婦。大妣嗣

徽音則百斯男。尼京切

婦人之德。每病於輕浮。莫難於端莊。子婦於姑。每病於疎薄。莫難於親愛。彼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也。實能親媚周姜。稱我京室之婦。大任徽美之音如此。難乎其繼。而大妣又能幽閒貞靜。親媚大任。而繼其美德之聲。名焉。思及衆妾。子盛百男。聖母賢妻。周家三世如此。可謂盛矣。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五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

叶

配匪降自天。

叶

生自婦人。

周幽王寵褒姒。生伯服。聽其譖言。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其後大戎殺幽王。虜褒姒。詩人傷之。言丈夫聰明。則國家賴以成。婦人智巧。則國家因之敗。美哉褒姒。真哲婦也。言出其口。皆成禍。猶鵩鳥鳴處。皆爲凶耳。婦人靜默。禍安從生。褒姒巧譖。能言。真是長舌之婦。實造禍亂之媒。人皆曰禍自天降。天何心於禍人哉。乃生自長舌之婦。人耳。赫赫宗周。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大。不能當一女。

乎三寸舌。竟至滅公。可畏哉。蓋婦人以多言爲凶。以謹

口爲德。世俗婦人。對丈夫則道兄弟妯娌短長。見父母

則言舅姑姊妹是非。足附耳。詭態佯聲。言則戒人

慎密。聽者深爲掩覆。嫌成怨結。家破人亡。而彼立身於

不敗之地。故先王七出。多言居其一焉。爲鑒深矣。嗚呼。

言者之禍。成於聽者。聽者之罪。大於言者。世有不喜聽

言之人哉。世有聽言而能察之人哉。世有能察而罪言

者之人哉。彼固痴爲人役。而猶悅其厚已也。故聖護其

如勿聽。止謗莫如自修。諺云。耳硬舌精。目硬舌滅。

關範圖說

卷之一

五

春秋

左傳屬辭皆比於事。據語則意不明。故辭事並錄。

魯桓公十八年。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須如曰。男有室。女

有家。無相瀆。

亂也。

謂之有禮。易

此禮

此必敗。不聽。公薨

於齊。姜氏至齊。與其兄襄公通。桓公知之。不悅。姜與襄

公謀。遂殺桓公。

親如兄妹。可以無嫌矣。魯桓公一犯而有彭生之禍。况

在他人。泉水竹竿。載馳諸女。卒守禮畏義。而不敢歸寧。

歸信者。有文姜爲之覆車也。文姜之罪。不容誅矣。而猶

附於魯廟。可恨哉。

魯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自齊初公使宗婦大夫觀秋

見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使前于男用

也也小者禽鳥之類以章物別貴賤也女贄不過榛栗

棗修以告虔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楚令尹上卿于元欲盡音文夫人息媽文王夫人為館於其

宮側而振萬名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

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夫死之側不亦

異乎于元曰婦人不忌襲讐我乃忌之秋于元伐鄭

開範圖說卷之一 吳

婦人喜視聽而駭新奇故挑誘婦女者多以新奇之視

聽惑之宋諺云美女莫觀燈美男莫觀春知此道矣然

人心正則所見皆觸其正念人心邪則所見皆觸其邪

念于元之邪謀不足以動息媽而息媽之正論乃足以

婉于元息媽息侯夫人也為楚文王所擄生堵敖成王

二子息響雖報而婦節已失然持正之語猶足以息邪

臣之奸而不敢行況端謹淑身之婦孰敢萌不息之心

哉

鄭文夫人芊音米氏姜氏勞楚于於柯澤鄭楚子伐宋使

師樂示之俘音馘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逆迎

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門戎事不邇近女器戎事必勇

周襄王以狄伐鄭取櫟音立王德狄人將以其女氏為后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竭矣施者未厭足狄固

貪音慍音王又啟之女德無極近之則婦怨無終遠之

窮無狄必為患弗聽

王竟以狄女為后后通於襄王之母弟子帶王疎后子

帶以狄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

鄭徐吾犯鄭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楚之又使強

委禽焉焉所與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二子皆

子皙黑盛飾入布幣陳設而出子南楚戎服入左右射

射狀張弓作起乘車走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剛健豪雄丈夫之道大夫之道夫夫婦婦夫象夫以剛健為德所

謂順也適于南氏

徐姝可謂知夫道矣世之狡童學妖態以惑女而女亦

悅其丰標遂不有躬此倡家蕩子豔調邪情彼此相悅

以濟其慾者也不知居室之道男當嚴毅而剛方女當

溫柔而靜正。童心媚態。一毫不形。然後消人窺覷之心。獲免亂心之禍。室家之道。莫良於此。乃徐妹又有微意。焉。貞一之心。不更初聘。蓋借此以絕子誓耳。不然。以信美之客。上大夫之貴。卽盛飾布幣。亦婚禮之常。何至非夫哉。心與始從。而言與道合。讀其傳者當知之。

禮記

曲禮

男女不雜出。交錯不同櫛。音接櫛音接櫛不同巾櫛。音即櫛音即櫛不親授。親手嫂叔不通問。不親問諸母。庶母不漱。音漱裳。近身洗也裳。近身洗也

閨範圖說

卷之

美

一敬父
二遠嫌

外言不入於相。音細內言不出於相。音細男女不言內。

女子許嫁纓。項下結帶非有大故。如喪祭水不入其門。父

子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同家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弗與同器而食。

男女非有行嫁。不相知名。不通非受幣。已許不交不親。故

日月以告君。期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以厚其別也。

行媒。然後名相通受幣。然後情相及。告君告廟。示不敢

專也。召鄉黨僚友。示不敢私也。凡若此者。皆所以重男女之倫。以明遠別之道。不苟親就如此。近世納幣之禮。亦召親族。但女子加誓而登筵。獨拜離繻紳之家間有甚爲陋俗。好禮者宜改之。

娶妻不取同姓。不止一族但買妾不知其姓。恐有則卜之。

但吉

寡婦之子。非有見。既無家教弗與爲友。

若才能卓異。則不可繫論矣。於此見母教亦不可無。不則人將棄其子矣。故寡婦姑息易教誨難。

閨範圖說

卷之

元

君不名。不呼卿老。大世婦。南大夫不名世臣。父之姪弟女。

婦。妻姊妹皆士不名家相。掌長妾。或年長

天子之妃。音妃曰后。主後諸侯曰夫人。扶助大夫曰孺人。小

不取。士曰婦人。婦伏也服庶人曰妻。齊也與

婦人之摯。音主與贊同初棋。音棋棹。音棹修棹。音修棹。

婦人卑細。不當執大摯。故果則棋。棹棹果之小者。肉

則修脯。肉之乾者。曾莊公娶哀姜。使婦人覲見。夫人皆

用幣。春秋譏之以爲亂男女之禮。而哀姜卒不允於魯。

此禮之衰久矣。君子不可不講也。

檀弓

文伯之喪。敬姜據音具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入其從政之處。觀其所行。今其

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

也。必多曠於禮矣。見善行。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服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疎於舅姑。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近世婦人之喪。以影堂當人之拜。年高而輩尊者。猶可。

若卑幼。則不惟失內外之體。又失尊卑之倫。夫禮也者。

闕範圖說

卷之一

早

通於生死者也。都下縉紳。妻喪不受弔奠。亦此義與。

子思之母爲伯魚所出死於衛。赴報喪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言他人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

母出與廟絕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出母不嫁。尚不敢復入子家。况嫁乎。子吾子也。生不得

享其養。死不得受其哭。祭不得食其餘。出母亦可哀矣。

故婦人不可不修德。一遭違斥。是夫子兩絕。生死永隔。

也。可不慎哉。

月令

是月三月也。命野虞主田野山林之官。司伐桑柘。可制鳴鳩拂其羽。

以翼戴勝之鳥。戴勝音莊。降於桑。具曲也。也。植架。籩音舉。方后妃。

齊音齊。戒親東鄉。音向東。躬桑。親來。禁婦女毋觀。音貫。省生。

聲音聲。婦使針線。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於衆。

多小稱絲之。効功。以供郊廟之服。母有敢惰。

古人重桑。與農事等。皇后諸侯夫人。莫不親蠶。况其下

乎。針線縫製。一切停止。况其他乎。後世婦人。冷客以美

衆觀。厭勞而耻力作。觀此而不猛省者。真下愚矣。

曾子問

闕範圖說

卷之二

聖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燭。思相離音利也。取音趨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三月之內。稱女三

執婦稱來婦。某氏來也。擇日而祭於禰。音作。成婦之義。

也。

婚禮。女道之終。婦道之始也。先王重之。故其禮隆。其義

詳。乃入門之後。驕情頽恣。見惡於舅姑。見薄於夫子。見

笑於姻族。反而思之。足以當此禮否乎。故三月之內。有

過出。無過。則反馬而後廟見。言許其爲婦也。

禮器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率牲迎牲率大夫贊幣而從。告君親

制祭。既殺牲君親夫人薦盥盥也盛君親割牲割熟夫

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卿大從夫人。洞洞表裏乎其

敬也。屬屬音竹始乎其忠。終無間也。勿勿切乎其欲其饗

之也。

一宗廟之祭。夫婦親之。與生養同。子婦各伸其敬也。祭祀

之禮。饌設而祖考未嘗食。酒設而祖考未嘗飲。惟是一

腔誠敬之心。思無再養行孝之時。盡吾追養繼孝之念

耳。若心昏忽而事苟且。物簡略而禮虛文。則何以祭為

闡範圖說 卷之一 聖

哉。商紂謂祭無益。葛伯放而不祀。皆以虛文視祭祀故

耳。衆婦不得薦豆。衆妾不得陪祭。惟諸侯夫人。大夫士

妻得與宗廟之祭。亦重矣。而又不盡誠敬。不惟不稱子

孫之婦。而神且降之殃矣。可不慎乎。

郊特牲

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

無不腆。音泰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同姓男女近。則嫌於無別。故附托於異姓之遠。厚其別

也。幣豐潔。又親致幣。則誠辭謙謹。又數致辭。則腆。此皆

直信之禮。欲告女子以誠直忠信。使以此事舅姑夫。乎

以此修婦人之德。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一夫一婦。敵體相齊。衆妾不得與夫齊矣。

男子親迎。音映男先音美於女。剛柔剛偶之義也。天先乎地。君

先乎臣。其義一也。

執摯音至以相見。屬敬章別也行敬以明。男女有別。男尊女

別之道也。然後父子親。有男女而父子親。然後義生。義

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皆始於男無別無義。禽

獸之道也。禽獸男女淫

婿親御。授綬。音驟引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

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紡從父兄。嫁從夫

夫死從子。夫也者。音扶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禮。丈夫親迎於女家。親御婦車。其輪三周。為我先祖繼

嗣敬之也。親以手授婦綬。親之也。女子無先親。男子之

禮。故先親以倡之。合卺先獻。脫衣先婦。凡三親而後婦

應。所以全女子之貞。盡陽倡之道也。先王之得天下。不

舅姑音紀與歛席此既起與字簞卽懸余音勤篋音歉付枕

席上有簟。簟上有衾。衾簟枕皆親身之物。故衾則束而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不那移杖屨祇敬之勿敢

近不得挨傾敦音牟音厄音匱音非餒莫敢用

此指與也恒食飲非餒莫之敢飲食此指飲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音升

卷之

降出入揖遊不敢噦音噦
謁噫音噫
帝咳音咳
慨欠音欠
張口
伸音伸
跛音跛

足倚物睇視。邪唾音施去聲涕液也。音替鼻寒不敢襲。重衣癢

不敢撓。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音厥揭裳褻衣衾不

凡此數者皆敬謹之至也。

父母唾涕不見皆掩冠帶垢和灰請漱平聲衣裳垢和灰請

澣音緩衣裳綻音站裂音外紉音外箴請補綴音墜緝音也五日則燿音潛溫音也

湯請浴身洗三日具沐頭洗其間面垢燂湯請醕音會洗面足垢

燂湯請洗。

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

坐男女奠置物于地之而後取之。

內外不共井。不共漏。音必浴堂浴不通寢席。或移席或臥牀不通乞假。

借不通衣裳。

皆遠嫌別疑之意。

男子入內。不嘯。音笑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

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閩範圖說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相遇之時。男右避女。女左避男。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從勿怠懼。若飲食之尊者與之飲食雖不者。

與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尊者與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

之事。人代之尊者又使人代之已雖弗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

使之爲教之而後復之見代者不善事而後已復自爲

舅沒則姑老告老而傳家於家婦冢婦長子妻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

於姑介婦家姑則請於冢婦

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方作無禮於介婦然介婦不代已舅姑若

舉家婦

一 同人使

隨坐

¶

有事

私貨。

私畜

舅姑

之飲

說

愛之

藏以

嫌不

復請

禮雄

必與

1

子及

妻不

再問

有貴

子有

家家

官者

男女

年不

執麻

年而

說

則爲

1

男女

道者

名者

妻不

長之

以姓

者周

此因同姓係祖宗之血屬。雖百世之遠。男女不可昏姻。重同祖之倫也。

經解

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音批之罪多矣。
仲尼燕居

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

既能宜其家人。自能敦睦三族。

坊記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

國範圖說

卷之一

五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女悅男而從之。

雜記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弔非三年。尚不踰封。况非弔乎。

妻出。大使人致之曰。

致辭於父母家

某不敏。不能從而也共音家。

音盛成使某也。

者使敢告於侍者。

妻父母

主人

妻父

對曰。

某之于不肖。不敢避誅。敢不敬須也。

以俟命

使者

夫

人退主人拜送之

妻而可出。必有罪者。古人溫厚和平。猶如此。况平於夫婦相得之時。有不以禮相將者乎。後世夫婦相親愛。則極嬖嬖之情。相怨尤。則極醜詆之語。古人云。出妻令其可嫁。其忠厚如此。

妻之衣裳。不敢縣音。於夫之櫛音。櫛音。不敢藏於夫之篋音。篋音。夫不在。欽枕篋音。篋音。席音。席音。器而藏之。

母之諱。宮中諱。一門之內皆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音。側音。不在音。不在音。而巳。

國範圖說

卷之一

五

一古語

烈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妊音。子。寢不側坐。不邊音。邊音。立。

足音。足音。一不食邪味。制不正。不食席不正音。席不正音。不

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道正事。如此

則生子必多端正。才德過人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音。饋音。食之間而已矣。

是故女及日音。日音。平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音。奔音。喪。有三年

越事無擅爲行。去聲。無獨成。泰人。知而後動。可驗有證。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不孝。子。不取。亂家。內。外。子。不取。世有刑。

人。棄於官法。不取。世有惡疾。夫。抱。癩。瘋。不取。喪。父。長子。無。

教不取。此五不取。惟亂家猶有可據。然子頑烝於宣姜。而生三

子二女。皆有賢德。爲世所稱。似不可以亂家棄之。至於

喪父長子。終身可不嫁乎。且又不言衆女皆不可聘者。

婦有七去。上。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

言去。竊盜。去。卷之一

言去竊盜。去。

無子。有疾。雖聖人所不免。世豈無無子之丈夫乎。設數

出數娶而竟無子。何以處之。伯牛有惡疾。設是長子。亦

當廢禮矣。此二婦者。出之於情。未安。雖先祖之廟。宗廟

之禮固重。亦在善處之而已。

有三不去。有所取。見在。無所歸。而令父。不去。與更。平。三。

年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

婦人竊盜。不過以財。猶可寬也。然則父母聽其不順。淫

聽其淫。始聽其妬。多言亂家。聽其多言乎。愚謂五不取

以下皆非孔子之言。而後世制禮立法。咸以是爲準。然

則禮由天降地出。不白人情中來矣。

士昏禮曰。父醮。命之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妻相。承我

宗事。祖。先。勗。勉也。帥也。以敬先妣之嗣。其祭。若也。則有

常子。曰。諾。聲。勞。平。唯恐弗堪。勉。不敢怠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無非。敬之行。夙夜無違命。舅姑夫。子之令。

母施衿。音。琴。小帶。結。悅。佩。巾。悅。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門。

之。庶母。父。及。門。內。施。聲。音。盤。申。重言父。母之命。之以父母之命。

命之曰。敬。言敬。又言恭。恐其怠忘也。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怠。

視諸衿聲。

視衿聲。則思父母之命矣。衿聲二帶。欲其重重收歛。悅

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

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孰謂閨門爲放肆之地。夫婦爲

褻狎之人哉。

婦師春姜曰。婦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人事夫有五

平。且。纁。音。音。酒。提。筭。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

子之敬。報反。出。報。行。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規過成德。則

有朋友之義。惟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情。

夫婦相與嚴居其四。和居其五。近世則知和而不知矣。

太公曰：婦人之禮，辭必柔，和行必緩步。正則欲客動則辟。

謂若難進之狀，口無餘言，目無餘視，言不出無謂之容，婦人之色也。

漢 隋

文中子通曰：婚娶而論財，喪身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邦。古

者男女之族，各尊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

偷其性，早娶妾媵，無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

一婦，處人之職也。

國朝圖說

卷之一

天子三宮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諸侯娶九女。

卿五，大夫三，士二，皆有爵者，敬妾媵亦有等。廢人，一夫

一婦，所以謂之匹夫匹婦。然法有四十無子，取妾之文，

所以重後嗣也。

曹大家班昭作女誡七篇，今錄其四，而尤撮其切要。

卑弱第二

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謙讓者，自無惡莫辭。即自忍辱

含垢音苦常若畏懼，是謂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風夜。

不辭劇音劇勞，易所作必成，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遠

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

婦行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

不必異才，奇行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

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幽閑貞靜，清潔整齊，

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干他事，是謂婦言。盥洗塵穢，衣服鮮音鮮潔，雅

飾淡妝，不從俗好，是謂婦容。盡心正務，不作無益，精於

衣食，以裕生計，是謂婦功。

專心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兩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不可逃，

夫不可離，行違神祇。音其天則罰之，禮義有愆。音諫夫則

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音夫是謂永畢。音生夫失意

一人。音夫是謂永訖。音乞然求得夫意，非為佞而苟親

也。莫若專心正色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

廢飾。無聚會群小，無看視門戶。此謂專心正色矣。若夫

動靜輕脫，視聽邪偷，入則亂髮毀容，出則飾觀作態，說

國朝圖說

卷之一

五

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和叔妹

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叔妹之心尤不可失也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自非聖人鮮能無過而况婦人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鋒銳利可斷金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香氣如蘭也是謂明哲謙順之人輕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美善彰聞而過差隱蔽舅姑歡悅而夫主親依聲譽達於鄉邦光榮及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

國範圖說

卷之一

美

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尊以生嫌形迹日著恩義斯乖是以美隱而過宣姑怒而夫愠毀譽音于布於中外耻辱逮於家門榮辱之召叔妹為本可不和與

和非曲意阿徇之謂也舅姑之子當為舅姑體之夫之弟妹當為夫愛之衣食飲其溫飽禮貌欲其謙遜顏色欲其溫和財物欲其分施言語欲其忍讓疾苦欲其將惜過失欲其掩覆謗訕欲其昭雪如此雖處夷狄冠簪亦如腹心骨肉矣但婦人以薄惡待同室而又於母家作怨語蓋千人而千百人而百也及至兩家生嫌必致

一身無措非敢辱其名則不得其死禍由已作豈獨人非為婦人者可以省矣

匡衡曰匹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也乎天地則無以奉廟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逮言能致極也其貞淑不貳其操終始如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于天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國範圖說

卷之一

聖

帝后上配天地之陰陽下表臣民之夫婦故后妃之德端莊靜一無狎媚嬌嫉之態足以飲人君之德容而消其邪念然後象地配天母儀天下若親昵嫖狎依媚留連專后宮之寵虧損君德而憔悴其身則國家之禍基也然則匡衡之言蓋為飛燕憂矣

司馬遷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言六齋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兢兢戰戰謹愼之意世人皆以為樂而聖人以為懼世人皆以為合而聖人以為別其慮遠其計深矣

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卷之二

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爲類。六得二十八人。

一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爲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頌共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凡十四人。

閨範圖說 卷之二

齊傷槐女 趙津女娟 齊太倉女 曹娥求父

盧氏代母 楊香扼虎 趙娥刺警 謝娥殺盜

王女擊賊 叔裨禱疾 妙真祝壽 楊女辨冤

袁氏同焚 康氏乳弟

二烈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彼浣紗之女。死於伍員。輕矣。未嫁之女。死以殉夫。過矣。是不可以已乎。今錄死得其正者三人。

奉天二寶 詹氏全親 倪氏被刺

三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爲耳目所變。迹不欲爲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嬪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點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得三人。

木蘭代戍 韓氏從軍 高郵死蚊

閨範圖說 卷之二

四廉女。視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凡一人。

季女卻錢

五賢明之女。慎檢名節。通達理道者也。凡五人。

齊宿瘤女 楚成鄭督 齊鍾離春 齊孤逐女

魯漆室女

六詩女。女子無儀。且不以學名。况詩乎。錄詩女者何。古今詩女多矣。錄二人者。何非以詩也。非以二女也。男子女者。萬物之情。惟聖人能通之。節義者。生人之紀。惟聖人能袖之。喜二女之遇。余爲世道幸也。

寄征人詩 上刑官詩

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內助亦有力焉。得九人。

魯黔婁妻 柳下謚惠 楚於陵妻 卻缺如賓

梁孟夫妻 王章夫妻 王霸夫妻 鮑桓夫妻

呂范夫妻

閩紀圖說

卷之二

三

閩紀圖說

卷之二

四

女子之道

齊傷槐女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見風雨不時。五穀不滋。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奇傷人。不以草傷稼。昔者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人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必欲人祀。寡人願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以能順天惠民也。今



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善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謂君愛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置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其大治乎。

閨範圖說

卷之二

五

閨範圖說

卷之二

趙津女婦



女婦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婦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騰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酒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婦曰。妾父尚醺。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罷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弗誅。將渡少婦。婦者一人。婦於卷。婦而請曰。願備父役。簡子曰。不難。將行。遇士大夫與俱。義不與婦人同舟渡也。婦對曰。昔者湯伐夏。左膠化。母也。婦也。

駢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駢牝驪。右駢牝驪。而克紂。至
君但欲渡耳。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許之。中流。婦發河
激之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曰。昔者不穀夢娶。豈此女乎。將
使人祝。被音弗祭也。以為夫人。婦再拜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
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
母。而娶以為夫人。君子謂女婦通達而有辭。

呂氏曰。女婦救父有辭。而處身以禮賢矣哉。

閩範圖說

卷之二

七

閩範圖說

卷之二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音提公
有女五人。無子。孝文帝時。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
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縈悲泣隨之。至長安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
者不可復生。刑肉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
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
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何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

教不明欺吾甚媿焉詩云懼悌君子民之父母今訓道不純憑民陷焉而斷支體刻飢膚何其忍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自是之後鑒類者髡捕脇者笞用
足者鉗音度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川情何如耳若綬繫者雖謂之有子可也故千載名垂青史爲人子者可以媿矣

閩範圖說

卷之二

九



閩範圖說

卷之二

十

曹娥求父

曹娥者上虞曹音肝之女也肝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音逆濤而上爲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收葬娥于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幸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尚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代母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_{音世}女。女以身當

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踰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

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施。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况一膽怯女子。獨當母

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

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楊香搃虎

楊香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豐為虎所噬。香年十四

手無寸刃。乃搃_{音額手}虎頸。豐因獲免。太守聞之。賜穀旌

其門閭。

呂氏曰。惟義能勇。膽莫怯於女子。力莫弱於閭門之少

年。猛惡多力。莫強於噬人之虎。香也。乃能搃其頸而救

父以生。向非孝念迫切。奮不顧身。以勇以力。豈能相激

哉。幸而兩全。亦有天祐。若香之心。則俱死亦無恨矣。



趙娥刺讐



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俱故。娥陰懷感憤。隱刃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喜義之。解印綬。欲與俱。娥不肯去。曰。怨償音償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禮。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適龐氏。生音。

呂氏曰。十年耻共戴天。娥也不亦孝乎。都亭能殺父讐。娥也不亦勇乎。既殺願甘就刑。娥也不亦公乎。此丈夫

行而女身。今之人而古心者也。吾敬服之。

蘭蘭圖說

卷之二

五



謝娥殺盜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爲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爲男子。托傭申家。因群盜飲酒。蘭春與群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鉅萬。娥乃祝髮爲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娥許聘未嫁。一柔脆女子耳。誰爲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爲卒之祝髮。抑亦松與遊之類乎。

蘭蘭圖說

卷之二

六



王女擊賊

王氏。王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事劉襲。爲西揚州刺史。蠻楊芳陷揚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女於是夜。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及女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誓不同天。母誓不同地。汝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卽死者。欲誅汝耳。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耻。乃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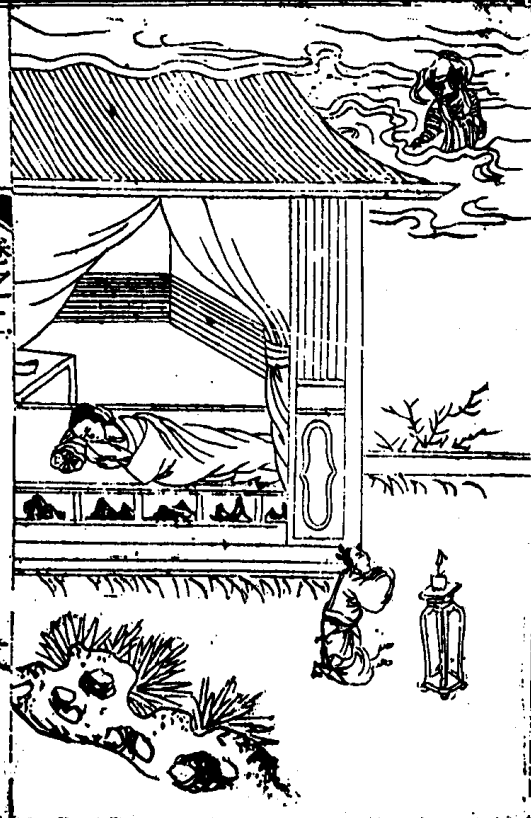
呂氏曰。王廣女謝小娥。其心也。衛工不工。遇幸不幸耳。設廣女傾心以事芳。待其寢熟。卽於臥內殺之。亦甚

易易惜也。積忿所激。不甘一夕之債。將室所加。不中當死之處。荆卿所以抱千古之悲也。

叔禕禱疾

羊氏名叔禕。南蘭陵人。蕭繻妻。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叔禕日祈禱。忽見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呂氏曰。心真則事誠。事誠則神應。叔禕之感枯桑君。所以禱之者誠也。人孰無父母哉。讀羊氏傳。可以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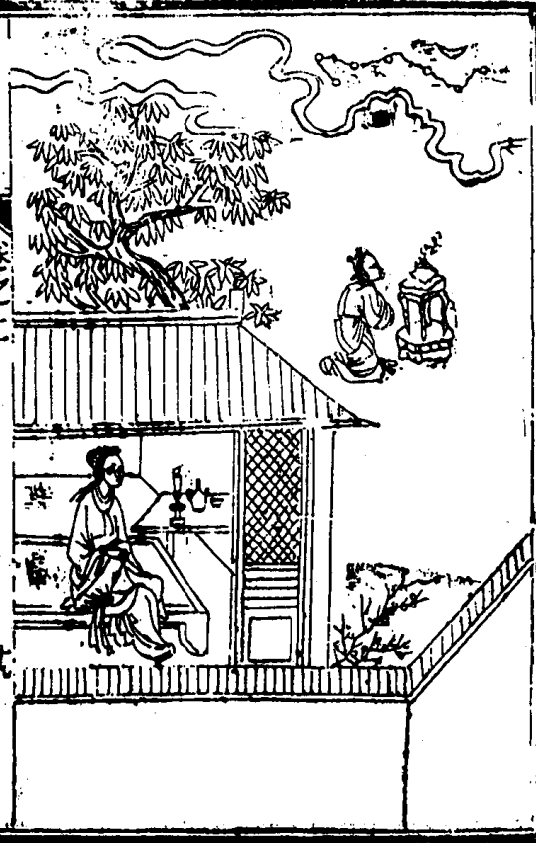
關龍圖說

卷之二

妙真祝壽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卒。事上賜旌異。

呂氏曰。葛妙真慕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八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



關龍圖說

卷之二

楊女辨冤

羅江張氏者家富。夫亡。妻楊氏與一女寡居。一日親黨婚會。母携女行。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死於庫。提刑張文鏡疑楊有私。命石泉軍劾治。拷掠備至。終不服。女曰。母以清潔受誣。死將上訟於天。大號哭而死於廳事。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天雨雪。勘官李志寧。夕坐。恍有猿墜於面。前自念殺人者非袁氏乎。有門卒忽言。張氏傭夫曰袁大。執而訊之。卽伏曰。適盜庫金。遇乙。恐發覺。遂殺之。楊乃得免。人以爲孝感。郡守扁其居曰孝感坊。



呂氏曰張女朝夕母。潔耶汚耶。固所真知。一旦加以
所無之惡。苦以難堪之刑。女也一哭而死。蓋悲憤所激
哉。復何從來。女之英靈托事以悟勘官也。張文饒欲以
誦識成獄。可爲聽訟者之永鑒矣。



袁氏同焚

袁氏女。元深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
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婦強女出避。女
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孀音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
一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
所以成仁。若宋伯姬者。無乃過乎。



康女乳弟

康孝女。本朝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壻。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遭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奉天二寶

奉天。曹氏女。一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岩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呂氏曰。奉天二寶。燁燁精間。古今無烈女矣。及考史志。諸書如瓊州二韓。眉山二師。膠州二王。長沙二尹。嘉

與二錢皆遇盜不辱。節義成雙。而女非同姓。又紛紛不可勝書。嗟夫。亂離婦女。委身於兵刃。寄命於蓬蒿。逃無所往。生難自存。亦可悲矣。堯舜在上。雖有是哉。夫人君。淫縱豪奢。多欲喜事。則賦歛日急。賦歛急。則海內日貧。凶民壯士。負氣不平。衣食無賴。而有司法令煩苛。胥肆誅求。以激其不逞之怒。由是劫掠貨財。屠戮男女。江河流赤子之血。原野積征夫之骨。兵連禍結。而社稷遂亡。人君亦何利哉。始知保四海之民者。乃所以莫萬世之安。而君崇節儉。官誅貪穢。誠乃已亂寧亂也。

閨範圖說

卷之二

金

閨範圖說

卷之二

詹氏全親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寡音呂也。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呂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閨門被害。豈不烈哉。而



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變法矣。

閩範圖說

卷之二

宅

閩範圖說

卷之二

倪女被刺

倪氏後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往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爲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苦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自固。正爲君守身。不敢苟從耳。君乃見殺耶。言訖而絕。老生遂論死。詔旌其墓曰貞女。

呂氏曰。倪女賢乎哉。固吾夫也。而合卺未行。寧死不爲苟合之事。况非其夫者乎。彼窺穴踰墻者。其夫耶。非耶。





蘭花圖說

卷之二

五

木蘭代戍

木蘭唐商丘人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木蘭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女也清白之操可比冰玉歸賦戍邊詩一篇云從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轡音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且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聲喚女但聞黃河流水聲音

蘭花圖說

卷之二

五

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呂氏曰世之君子堅白之真不足以當磨涅瓜李之地不敢顧其履冠夫惟不可試故不敢以自試不自信故不足以信人若木蘭者人何嘗有失身之議哉三軍之衆十二年之身人且不知其爲女也又何從而議之士君子處世獨知之心可質天日同人之迹可和塵光木蘭其我師哉

暮宿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胡騎聲
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音寒光照鐵
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
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可汗稱天子問所欲木蘭不用尚
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相將
阿妹聞姨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窓
理雲鬢音掛音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
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捉或作扑雌兔眼迷離

關範圖說

卷之二

韓氏從軍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身。稱爲韓貞女云。

呂氏曰。慷慨以全節。勇者事也。明哲以全身。智者事也。死者無可奈何之見。音現着耳。苟取義不必舍生。聖人貴死哉。若韓氏者。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關範圖說

卷之二

高郵死蚊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爲誰而可入耶。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爲蚊嘍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爲露筋廟。

呂氏曰。高郵不志其事。而有祠。吾里人有謁其祠者。又載之。劉叔剛徵蒙故事云。嗟夫。姑嫂同行。且夕不相離。卽投民舍。少過須臾。誰得而讖之。貞女守禮愛名。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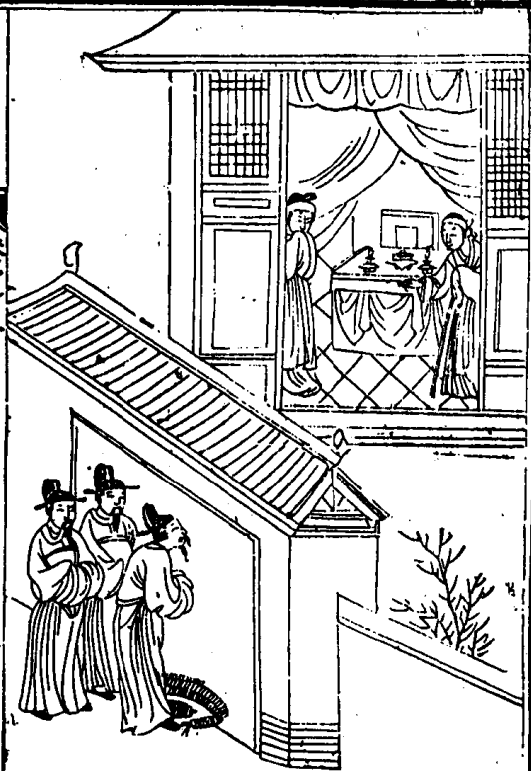


生死固如此。古侍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翁婦相避。夫兄弟妻相避。而叔嫂妻妹嫂。罵呢謔。兄弟姊妹。同食私語。男僕與主人少婦。理衣上食。覲問交談。不但受授之親而已。卽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符合者有矣。未有符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於天壤。明嫌微於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實死以禍敗之爲懼也。

季女卻錢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曰。我父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賄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贈。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齊宿瘤女

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不顧王恠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項有大疣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太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聘之父母驚惶欲洗加衣女曰昔以惡衣見王今變容更服是修文也乃如故入宮閔王以見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疵

之盛服以待及至宿瘤也宮中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音紅不音卓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虐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音豈穀音谷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政其後燕遂屠齊閔王逃死

一呂氏曰女子豈專在色哉一宿瘤也識高見遠後宮美女皆面媿心服齊國因之大治彼尤物者徒傾人城耳何以為哉何以為哉

閼範圖說

卷之二

楚



楚成鄭晉

鄭晉音茂者。楚成王之廢音孕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人皆傾視。子晉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吾與汝千金。不顧。又曰。顧。吾以女爲夫人。不顧。又曰。顧。吾封若父兄子。晉遂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千金厚利也。一顧可得。而竟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顏正體爲容。大王在臺上。而妾顧。是犯禮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千金之重。而妾顧。是貪利也。犯禮而貪利。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爲太子。問之令尹子子上。子

閼範圖說

卷之二

楚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既置而黜之。必亂。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之。子晉曰。令尹之言是也。王弗聽。其後商臣譖子上下而殺之。子晉謂其保曰。昔者子上下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且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嫡庶分爭。禍必興焉。王又欲立公子職。子晉曰。不可。王又弗聽。子晉謂其保曰。吾聞信不見疑。今王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王不應。其以太子非吾子而疑吾譖之者乎。不如死以明之。乃自殺。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果作亂。圖王宮。王譖食熊蹯音頤而死。不許。遂自殺。

呂氏曰。好視喜聽。女子之常態也。律以靜正之容。則非矣。鄭晉不顧。楚王可以觀開定之養。不動以富貴。可以觀澹泊之心。顧於父兄之封。可以觀孝友之道。一顧不顧也。而天下聞其賢。後世仰其德。然則女子一言一動。可不慎乎。乃因諫不行而自殺。則過矣。

蘭苑圖說

卷之二

美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人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寸無所容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謹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於鄉里而以布衣干萬乘亦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善應王曰隱固寡人所願也言未卒忽不見宣王大驚明日又召而問

蘭苑圖說

卷之二

早

不以隱對但張目吐舌舉手拊膝曰殆或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曰今大王之右國也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警內聚姦臣衆心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憎一旦山林崩弛音施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音失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音郎千交疏翡翠珠璣音珠慕音暮絡連飾萬民罷音皮極一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音免於左右邪僞音免立於本朝諛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沉湎音免以夜繼晝女樂俳音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宣王喟然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音批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音一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呂氏曰無鹽色為天下棄而德為萬乘尊亦大奇哉世一之婦女醜未必無鹽而為失所棄者當亦自反矣以無鹽之陋出切直之語而齊王猶尊寵之狂惑之夫不受婦人之諫者當亦自愧矣

國範圖說

卷之二

齊孤逐女



即墨有女。少孤而貌醜。過時不聘。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是孤逐也。王何辱焉。王曰。吁。犬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女曰。大王知國之枉乎。王曰。不知。女曰。相國是也。夫枉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_{音棟}_{音榱}_{音榱}墮。則屋幾覆矣。屋堅與不堅。在乎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

國範圖說

卷之二

望

今大王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吾相奚若。女曰。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吾相可易乎。女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易何不可。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在知類。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_{音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奈何。女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而有道。歸越王敬瑄。卿而勇士至。葉公好龍而龍下。類也。頃王曰。善。遂尊事國相。以孤逐妻之。齊國大治。

呂氏曰。有道哉。孤逐之言也。女子抱豪傑之識。田野懷

廟堂之憂。比目之魚。四顧可爲萬世相鑑。明王用人數

語。可爲萬世任相之鑑。

按。無鹽孤逐。皆齊之奇女。惟是自薦於王。傷女道之正。

余故列於諸女之後焉。



蘭範圖說

卷之二

墨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適時未適人。時魯穆公老而子幼。女倚柱而嘯。音笑長出氣也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偶。音大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知也。吾豈爲不嫁而悲哉。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魯大夫之憂也。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有奔女。其家倩也。吾兄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音濡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

患。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闢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呂氏曰。女子無憂。卽憂亦不過衣食之計耳。漆室之私憂。魯大夫之所竊笑者也。吾錄之不謂漆室奇。所以魏謀國之臣。甘爲處堂燕雀。而不懷漆室之憂耳。安車飽食。焉用爾爲。

蘭範圖說

卷之二

墨

閨範圖說

寄征人詩



唐開元中。恤邊士之苦。音兒 續衣衣多製於宮中。有邊士於
衣中得詩。獻帥。帥以詩聞。玄宗徧示宮中。曰。作者無隱。不
汝罪也。一宮人叩頭。自言萬死。上深問之。遂以嫁得詩者。
曰。吾爲汝結今生緣。二軍聞之。莫不感泣。其詩曰。沙場征
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穩。
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呂氏曰。今生已過。其言可悲。重結後緣。其志已定。是詩
也不失情性之正矣。然宮禁傳詩。禮法所禁。玄宗聞其

志而嫁之。仁矣哉。夫民間無不嫁之女。而標梅迫詔。野

曷音君懷春。詩列之貞女者何。聖人不絕人情。惟其正而

已。前代英君。常放宮女。多者三千。靜陰一帳。積愆盡消。

如此而不釀天地之利。弭水旱之災。培社稷之福。廣胤

嗣之祥者。未之有也。我

朝選用宮人。不拘婦女。婦人入宮。年至五十。願還鄉者。聽

女子入宮。十數年。願回鄉及適人者。聽從其便。又不但

出放而已。

聖祖體天地之心。順陰陽之氣。閱人物之情。委曲周至。如

閨範圖說

卷之二

聖

此唐玄宗憐一宮人。此盛德事。向使推情衆女。擇其年

深者。大爲出放。或十年一選放。如前代故事。焉豈不尤

盛德哉。惜乎其未之及也。



上刑官詩

鐵鉉。南陽鄧州人。為山東布政時。

靖難兵攻濟南。不下。鉉百計堅守。幾犯

聖躬。

文皇入正大統。殺鉉。妻女發教坊司隸樂籍。一女皆有文
學。入司數月。終不受辱。司刑官有至教坊者。一女各獻以
詩。長女詩有雲鬢半挽臨粧鏡。雨淚傾流濕絳紗。少女詩
有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妝之句。官得詩。
上聞。帝曰。彼終不屈耶。乃赦之。皆適為士人妻。君子謂

聖王能體悉人情。賢女能保全名節。

呂氏曰。古罪人不孥。當族者有誅而無辱。漢以後。有輪
織室者。勞之也。有沒為官婢者。賤之也。有流竄遠方者。
困之也。隸於倡優。自唐始。肅宗以阿思布之妻入掖庭。
使衣綠衣。雜俳舞。政和公主曰。不可。使思布為逆。妻不
宜近至尊。倘刑與罪當。何可辱良家子。喪人名節。乃出
之。則知教坊之發。所從來遠矣。夫男女之倫。

聖王所重。女子自重其身。有甘萬死而義不受辱者。

文皇憐二女之節。悉赦從良。大哉。

國範圖說

卷之二

聖

聖人之德。維持風教。可為萬世帝王法矣。



閨範圖說

卷之二

哭

夫婦之道

魯黔婁妻

魯黔音乾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音急斃音急席音急纒袍不表。表被盡覆以布被手足不盡。飲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飲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有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所樂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在日。君欲授之政。以爲

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此之謂也。呂氏曰。黔婁之妻。聖人之識趣也。千古而下。令人起敬。彼婦八衣錦繡耀金珠。傅朱粉。以財色驕人。而抵死口中無一道義語。甚者怨夫家之貧。而求去。如朱買臣妻者。可爲三嘆。

閨範圖說

卷之二

琴



閨範圖說

卷之二

聖

柳下謚惠

魯大夫展禽家居柳下。謚曰惠。惠有聖德。妻亦賢人。情甚得。心甚知也。惠官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被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惠曰。油油之民。日在水火。吾能已乎。汗君可仕。小官可爲。吾何耻焉。惠死。門人高其行也。將諱之。妻曰。將諱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諱曰。夫子之不伐。自矜功德。今夫子之不竭。過盡人情。夫子之信誠。忠信而與人無害。今屈柔從俗。不強察。強用剛察用明。

今蒙耻。君不信任不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芥。芥不以一毫分。豈弟。樂和君子。永能厲。公易介不以三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諱。呂氏曰。士君子之行。乎朝。乎易。乎閭門。難。婦人於夫。知其內行。易。知其外行。難。惠也。平生心事。居官治蹟。爲人節槩。其妻皆能一一道。可謂兩賢矣。丈夫平生不爲婦人所知。其人品可槩見。相與終身。而不知夫子爲何如人。其婦人亦可知矣。

閨範圖說

卷之二

聖

閨範圖說

卷之二

楚於陵妻

羞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迎之。子終曰。僕有箕箒妻。請與計之。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驥。食前方丈。可乎。妻曰。天子織屨爲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驥。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以身易身外之榮也。於是子終辭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閨

說

卷之二

羞

呂氏曰。仕非不義也。不仕非違節也。乃若不成威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求之婦人。蓋亦難矣。余錄黔婁子終二婦。以爲安貧樂道之訓云。

關範圖說

卷之一

卻缺如賓

蓋



晉冀邑人卻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耕。乃豆切其妻值音葉持食奉夫甚謹。缺亦飲客受之。晉大夫曰。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疎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獻酌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闔門之內。離一禮字不得。而夫妻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真可師哉。

關範圖說

卷之一

梁孟夫妻

美



梁鴻妻孟光。肥醜而黑。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光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光語。遂求之。光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不同光跪而問曰。竊聞夫子高義。願侍巾櫛。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荆布之妻。與共遁世。今乃衣繡冶容。非鴻所願也。孟光曰。妾固有隱具。乃更重衣。惟髻而前。鴻喜曰。是吾妻也。字之曰德耀。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春。顧與為人善。雖難備保之中。孟光

每進食必舉案齊眉不敢正視

呂氏曰女子之愛憎色居其九而德為輕此俗子庸夫
淫邪之陋識也傳稱孟光貌陋而梁鴻貧二人者以德
相求鴻不醜光之色光不厭鴻之家至於綺羅脂粉亦
慍不使御鴻之心豈以色為重輕哉有道之識自別果
色美而可欲也則古今美婦人多矣史冊班班孰非敗
國亡家之禍本哉

閨範圖說

卷之二

五

閨範圖說

卷之二

六

王章夫妻

王章字仲卿漢時泰山人初為諸生游學長安獨與妻居
家貧無被病臥牛衣編亂麻為之中與妻涕泣妻厲聲曰仲卿
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
乃作兒女之態何鄙也成帝時章為京兆尹王鳳以帝舅
當權濁亂朝政殺人指顧間章雖為鳳所舉獨不附鳳欲
上書彈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
非女子所知書上果下廷尉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
二夜起號呼曰平生日常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



君父也素剛其先死乎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章為京兆二年死不以罪累庶免之

呂氏曰夫婦有同德以相濟者於陵然妻是已。有異見以相成者王章與妻是已。半衣之悲兒女之態也。而其妻鄙之章遂能自奮以顯其身鳳書之止章妻世俗之情也。而章竟不從遂至直言以成其志。論成敗則妻不為不智。論是非則章不為不忠。彼同惡者胥陷於非乖戾者各執其是非德業之賴也。古賢夫婦為閨門好友故彼此相觀而一言動不減輒恐相媿吾於此傳有感

閨範圖說

卷之二

是

閨範圖說

卷之二

卒

王霸夫妻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霸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慚淚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吾與子伯素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見蓬髮歷齒。見客有忤容。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昔而慚見女子乎。霸崛音掘起賁音起就與君之高。奈何忘宿昔而慚見女子乎。霸崛音掘起賁音起



而笑曰有是哉遂相與終身隱遁

呂氏曰富貴不足榮亦不爲辱貧賤不足慕亦不足羞使霸有可行之道何必慕箕穎以爲名高霸無仕進之心何必見趙孟而生媿色總之真識不定道心未純耳其妻對景當局不知視霸何如然清節數語則確然隱君子之高蹈也

閨範圖說

卷之二

五

閨範圖說

卷之二

鮑桓夫妻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慨然甘貧婦之行段粧露面汲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漸美



而况斯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飽宜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若將浼焉。豈不介石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不得則怒。日填浚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

蘭館圖說

卷之二

室

呂范夫妻
呂榮公夫人仙源。夫人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戲笑。榮公處身如此。而每嘆范內翰以為不可及。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狎昵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榮公夫婦。惟其託席無嬉戲。是以終身無面赤。吾錄之以為夫婦居室之法云。

蘭館圖說卷之二終



蘭館圖說

卷之二

室



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卷之三

善行

婦人之道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婦德尚靜正。婦言尚簡婉。婦功尚周慎。婦容尚閑雅。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今采古人之賢者。分爲八類。得六十一人。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一兼德婦人備有衆善。一長不足以盡之也。故列諸首凡五人。

明德馬后 魯季敬姜 晉羊叔姬 樂羊子妻

張氏求夫

二孝婦萬善百行。惟孝爲尊。故孝婦先焉。凡五人。

陳寡孝姑 唐氏乳姑 龐氏感泉 趙氏感火

俞新之妻

三死節之婦。身當凶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雖孔孟亦如是而已。惟趙姬可

以不死而以死。明信以正成死。所以魏狗情苟死者也。凡十三人。

楚昭越姬 杞梁之妻 皇甫規妻 荀采歸陰

京婦代夫 周廻之妻 梁氏重生 譚氏八軌

撒合釐妻 潘氏投火 趙運使妾 善歌婦人

翠哥代死

四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十百。而無子女之守。爲尤難。余列之死者之後。慰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經

古今中道。惟守爲正。余甚重之。凡十八人。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共世子妻 衛宣夫人 梁寡割鼻 令女毀形

行義桓葵 房氏截耳 李氏斷臂 王氏毀容

李氏恨夢 江文鑄妻

五賢婦。愛夫以正者也。成其德濟其業。恤其患難。皆正

之謂也。凡八人。

晉文齊姜 晉伯宗妻 齊相御妻 陶答子妻

燕將之妻 高順之妻 晉弓工妻 漢馮昭儀

六守禮之婦。謹勸身心。慎修名節。一言一動。必合於禮

而不苟。凡五人。

楚昭貞姜 宋恭伯姬 齊孝孟姬 荆信公主
韓氏家法

七明達之婦見理真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變之才亦婦人之所難也凡十人

齊桓衛姬 晉園懷姬 楚野辯女 齊女徐吾

狄仁傑姨 符承祖姨 徐氏誅嬌 魯婦守岩

余洪敬妻 淮帥僕妻

八文學之婦文學之婦史傳所載班班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則衆長難掩無論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

蘭範圖說

卷之三

三

卽回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錄焉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凡五人

班氏婕妤 班氏惠姬 徐妃疏諫 秦宣文君

管仲妾婦

婦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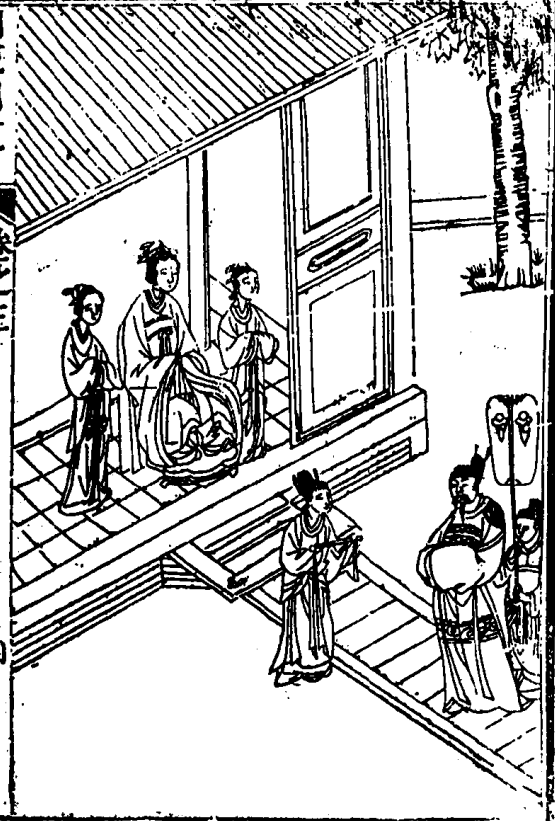
蘭範圖說

卷之三

四

明德馬后

明帝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女也能誦易善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初爲貴人後正位中宮謙抑節儉不私所親肅宗卽位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乃下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希恩耳昔王氏同日五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田實_{田蚡}貴寵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_同令半楚淮揚諸國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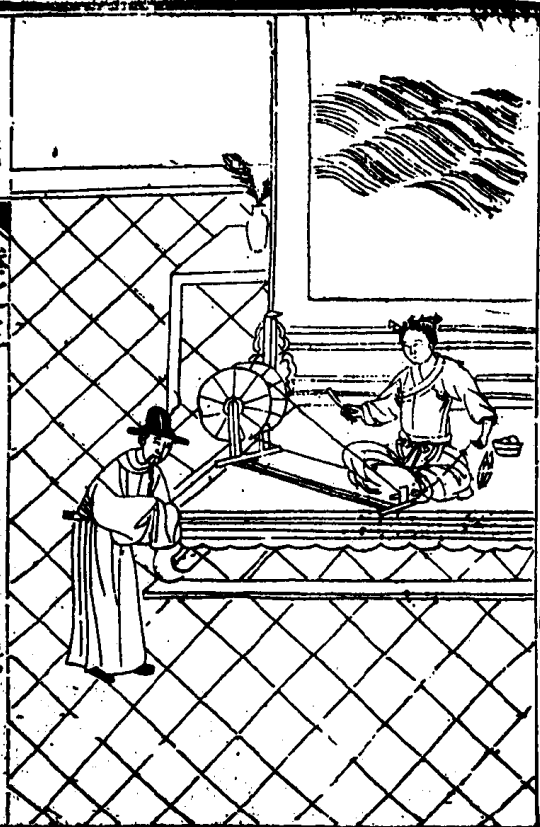
爾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奏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粗熟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勸。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馬氏。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襪。音襪領袖正白。親御者。馬后侍從不及遠甚。故不加譴怒。但絕服用而已。美以默婉其心。而猶懈怠。無憂恐心。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命。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嘆。

關範圖說

卷之三

五

呂氏曰。士庶人女。莫不私其所親。况太后耶。明德懲田實五王之橫。裁抑外家。不令封侯。身爲天下母。而衣大練之衣。無三昧之膳。敦節儉以爲天下先。非甚盛德。何能割恩任怨。約已率人。若此哉。吾首錄之以爲婦道倡。



關範圖說

卷之三

六

魯季敬姜

敬姜者。魯大夫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志。文伯出學而還。敬姜側目盼之。見其友上堂而從後降階。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贊而見於窮閭。監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今子年少位卑。而所與遊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謝罪。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文

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歌音出文之家而主夫

之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

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

之於民也擇瘠音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

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怠善怠善則惡心生沃

屋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

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修其職業省今我寡也爾又

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敢怠耶文伯卒敬

姜戒其妻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

聞範圖說卷之三 七

天死吾恐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母瘠面母揮涕母陷膚

胸母憂容有降服母加服從禮而行是昭吾子敬姜之處

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

禮矣敬姜嘗如季氏康子與之言朝不應從之及寢門不

應而入康子再拜曰肥康子也不得聞命無乃罪耶敬姜

曰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

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

外朝子將業官職內朝子將庀音敝家政皆非吾所當言

又何應焉康子嘗至敬姜問音門而與之言不踰閭音

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呂氏曰敬姜之內教備矣無一而不善可為婦人持身

之法

聞範圖說

卷之三

八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九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名勝叔魚名鮒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客。不如受。羊舌子受之。曰。為盼與鮒享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義。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於是乃盛以甕。埋壚也。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更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羊舌尚存。更曰。君子哉。羊舌子。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十

不與攘羊之事矣。申臣氏之女美。叔姬生也。叔向欲娶之。叔姬曰。子靈姓之妻。殺三大夫。一君。一子。而以一國兩卿矣。且吾聞之。有奇禍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姓之子。子駱之妹也。子駱早死。無後。而天鍾愛於是人。將必大有敗也。已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鑑照人。名曰玄妻。樂正蕪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忿戾無期。食蕪音無鬻。謂之封豕。有窮后羿音滅之。蕪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尤物足以移人。苟非音德。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叔姬往視之。聞其號音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舌氏必矣。遂不見。及長。與邢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以亡。叔魚之生也。叔姬曰。是虎目而豕喙。音惠。為眉而牛腹。豁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長為國寶。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乃殺邢侯而尸叔魚雍子於市。

呂氏曰。叔姬之識。卓乎不可及矣。受盜遺懼禍也。不以

食子教養也。理之以薊。慎刑也。慈夏姬之女。知不善之
餘殃也。甚美必有甚惡。明氣化之無全盛也。惟是叔魚
食我之。前知則不可解矣。豈善惡前定於聲容。教化不
能轉移耶。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與其妻
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
金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
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機
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
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成功。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之卒業。嘗



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死。盜大慚。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呂氏曰。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權也。值此節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逸其名惜哉。

張氏求夫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老家貧無子。張蠶績以爲養。及舅姑歿。張歎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無依。不能遠離也。今大事盡矣。而夫骨終棄遠土。妾何以生。乃臥積水上。誓曰。使妾若能歸夫骨以葬。即幸不凍死。臥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糧。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五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其姪補成在焉。張氏見之。問夫葬處。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怒其夫降神。道別



及死狀。且指骨所張如磨求之。果得以歸。有司上其事旌表焉。

呂氏曰。張氏孝節。可謂審於先後矣。夫死而舅姑無依。則我身重於夫。故代夫爲子。而夫死若忘。舅姑死而夫爲客鬼。則夫身重於我。故忍死開關。而夫屍竟得執朝貧婦而有斯人。

圖範圖說

卷之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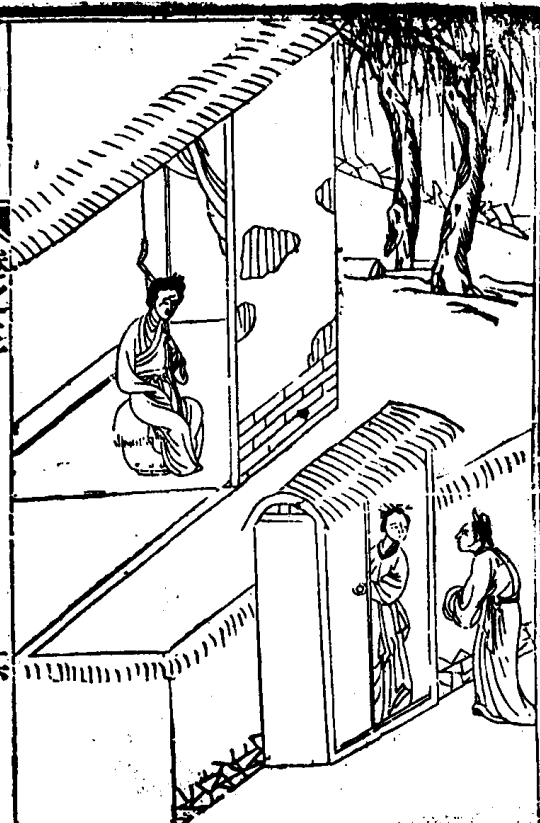
圖範圖說

卷之三

六

陳寡孝姑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倘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爲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母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節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之矣。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母百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非以托此身乎。姑老矣。夫不幸。不得終爲



事而妾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其家號曰孝婦。

呂氏曰。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婦節。又盡子道。艱苦幾經。不二其心。設非孝婦。母也不為溝壑之枯骨乎。古孤子不從軍。文帝漢英君也。仁心宜無不及。而絕人之嗣。寡人之妻。獨人之母。為勾踐所悲。豈非德政之累哉。盛世之民。何其幸與。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七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大

唐氏乳姑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呂氏曰。婦事姑。菽水時供。不失婦道。卽以孝稱者。日竭甘旨。極意承歡。豈不能食。亦付之無可奈何耳。唐夫人事姑。乃奪子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於自然。何能



思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勝無事親之法。

圖說

卷之三

先

圖說

卷之三

子

龐氏感泉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衛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隣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惟問隣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嗜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



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怨懟不生而托隣母以致養力作求餼不惟供母又養隣母以陪償孝無以加矣余非人于耶余甚愧之安得起九泉人復仰姜孝子一日之心耶

閩範圖說

卷之三

五

閩範圖說

卷之三

趙婦感火

趙孝婦早寡家貧爲人織紙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嘗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成南鄰失火順風而北勢迫矣孝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乃伏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者天子言畢火越而北人以爲孝感所致

呂氏曰孰謂回祿無知哉止火卽異越孝婦而北不尤異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俞新之妻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
 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
 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即斷髮自誓父母知其
 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溷音混穢時漱口上
 堂祇音是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
 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

呂氏曰未有貞妻不為孝婦者聞氏事姑至祇目復明
 非至孝感通孰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欺其不見而以瞶

其食者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五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姑。甯氏以行。至南宮姑仆。音付跌也。地傷腰。劉氏禱天。刺音七臂血和藥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再進再愈。至和州一年。姑患風疾。不能起。便音大溺。劉氏親手扶拭。音失。時盛暑。劉氏日夜揮逐蚊蠅。蛆音取平聲。生枕席。劉氏口咬之。蛆不復生。姑病尋愈。一日姑忽病危。嚙劉氏手。指意欲承訣。音別。劉氏不懼。刺指血和湯以進。姑病驟愈。越月而卒。五年未得歸葬。劉氏哀傷如一日。

呂氏曰。子婦事親。無過分之惠。至於割股刺臂。嚙蛆。嘗爲者。何道不出於中庸。在人子自盡。則可以之示訓。則不可也。若劉氏者。純孝不可及矣。吾錄之以媿世之薄於舅姑者。

閨範圖說

卷之三

美

閭範圖說

卷之三

三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與舅犯出奔。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文公安之。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告姜氏。姜氏殺之。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間者吾殺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之。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



狩。猶恐不及。況於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事有濟則可。不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虞哉。遂行。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之。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霸天下。

呂氏曰。望以社稷之重。遂忘衽席之私。姜氏賢乎哉。晉文公媿之矣。

閭範圖說

卷之三

天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即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矣。伯宗不聽。一日朝。以喜色歸。妻問之。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妻曰。實殺不華。至言不飾。陽子華而飾。今為覆車。子何言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妻優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戴。上久矣。難必及子。於我。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戴。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結賢大夫。託州黎。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

之。及樂不思之難。卻害伯宗。辭而殺之。畢羊乃送州黎於刑。遂得免焉。

呂氏曰。邦無道。危行言遜。邦無道。免於刑戮。哲矣。故仲尼之言也。醜詆直折。自是非人。即治朝且不容。况亂世乎。故美德以誠直為難。而得禍惟誠直為烈。誠而明。庶幾免矣。余弗鑒於伯宗。余竊憂之。

齊相御妻



晏子將出有一僕爲之御擁大蓋策驅馬甚自得也僕歸其妻怒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爲之僕御乃洋洋自滿妾甚羞之其夫謝請改妻曰子果改圖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夫乃深自謙遜譬若不足晏子惟而問之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言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

呂氏曰齊相御妻僕人之婦也其善觀晏子善言德行有士君子所不及者彼奴顏婢態得之昏夜而白晝通猶志驕意滿是人也何足辱人齒頰獨恨其妻不得見卽見之亦未必羞何者彼固無所觀而惑也三復命婦語當亦汗顏

蘭範圖說

卷之三

陶答子妻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從。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舉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國富家貧。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矜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玄豹。霧隱七日而不下食。欲澤其毛。以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大疑不擇食。以肥其身。立而須也。死。夫子治陶。家富國貧。上下棄之。敗亡見矣。願與少子

蘭範圖說

卷之三

五

俱脫。姑怒逐之。處期年。答子有罪。誅母以老得免。無所依附。婦乃歸養之。終其天年。

呂氏曰。安危利災。此舉世丈夫所聞。不獨一答子也。不意婦人。乃審於利害之機。而獨有敗亡之懼。卒如所言。吾錄之以爲仕者之戒。又以媿世之婦人。見其夫財貨盈室。而心喜色動者。

國範圖說

卷之三

蓋



蓋將之妻

戎伐蓋音聞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勇而不果生。故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存國安君。夫戰而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歸將安往。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固將死也。而以救免。其妻曰。前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其妻曰。吾聞之王憂臣辱。王辱臣死。今君死而子在。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

得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

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愛之心。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則書

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

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

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偷生苟活。妾猶耻之。況於子乎。

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

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廩。而使別治蓋。

呂氏曰。慷慨殺身。此烈丈夫所難。丘子之妻。責夫不死

而自殺。以先之。豈不烈哉。嗟夫。一死之輕。將何不輕。士

國範圖說

卷之三

美

君子既不能以義輕身。而又棄義爲此身計。何顏讀此傳哉。

高叔之妻



高叔妻秦氏女也。叔爲趙州刺史，爲黠賊所攻，州陷，叔仰藥不死。衆昇至黠賊所，黠賊示以寶刀，異袍曰：「爾欲之乎？」降我，當賜爾官，不降且死。叔視秦氏曰：「君受天子恩，貴爲刺史，城不能守，乃以死報分也。」卽受賊官，雖階一品，何榮之爲？自是皆瞑目，不語黠賊，知不可屈，乃並殺之。

呂氏曰：高叔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而迫以利，害有徘徊心焉，尚非秦氏以大義決之，安知不失身二姓乎？不爲戚怵，不爲利誘，此大丈夫事也，乃婦人能

之嗚呼烈矣。

圖範圖說

卷之三

三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公射不穿一札。一重怒將欲殺弓工。弓工妻請見曰。妾聞羊牛踐菽音菽。周王惻然痛之。恩且及草木。而況不辜無罪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者。反飲之酒。楚莊王臣有牽夫人之衣者。悉令絕纓。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慎殺也。今妾之夫治此弓也。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親陰。三親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廉之筋。固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君不穿札。是君不能射耳。

圖範圖說

卷之三

三

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膠乎。妾聞左手如拊。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君射然與。妾夫請死。平公以其言而射之。穿七札。乃出弓工。賜金三鎰。六十一兩呂氏曰。氣與識。緩急之所賴也。弓工妻之言。弓工之所知也。一怒奪其氣。而就死不敢言。向非其妻之明辯。何以得生。况獲賜乎。若婦人者。氣仰萬乘之上。辯屈一人之尊。豈不毅然一丈夫哉。要亦脫夫於死。真情至愛之所激也。



閩範圖說

卷之三

漢馮昭儀

聖

馮昭儀者。漢元帝之昭儀。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初入宮
 為婕妤。生中山王。建昭元帝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從。
 熊走出。攀檻欄。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婕妤當熊而立。
 左右格殺熊。天子問。汝獨不畏熊耶。對曰。妾聞猛獸得人
 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明
 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
 呂氏曰。婦人多畏。馮昭儀之當熊。忠義所切。遂不取畏
 耳。傳后如其獨立以形已之短。成帝立。以他事誣殺之。

嗚呼。吾欲為善。而善不可為。馮昭儀之謂乎。

閩範圖說

卷之三

聖



閨範圖說

卷之三

聖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女。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大至。王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水方亟。還而取符。來無及矣。夫人曰。妾聞貞者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然棄約越義。有死不爲也。於是使者取符比至。臺崩。夫人溺而死焉。王哀之。號曰貞姜。

呂氏曰。貞姜可謂殺身以成信矣。待符而行。昭王之信。

也。無論狡僞之徒。假將王命。卽王命真耶。非其初約。卽符偶忘耶。難以信心。爲貞姜者。有死而已。斷斷乎不可行也。或曰。貞姜隨使者而來。昭王罪之。與曰。王懼其死。而方喜其來也。奚罪。雖貞姜亦信其從召。而王不罪已也。以信成君。以禮持已。故寧死而不往耳。惜哉。宋伯姬之賢。不若貞姜之合於道也。

閨範圖說

卷之三

聖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也。嫁於宋。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不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伯姬不得已從之。嫁十年。恭公卒。景公時。夜失火。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侍。夜不下堂。既而保至矣。傅未至也。火迫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俱。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

吳

呂氏曰。伯姬守禮。重於其身矣。夫禮以守身。犯禮矣。安川身爲。伯姬以恭公不親迎而不行。既行而不成。婦皆以父母之命迫之。而後從。持身不苟。可以爲法矣。至於夜火延室。雖有他女同行。亦足以明心迹。處變之禮。固自如此。姬也。待姆師而行。已爲過慎。乃保至傅未至。竟死於火而不行焉。守禮之嚴。千古一入耳。君子哀其志。而又惜其昧通變之機也。



孟姬者華氏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齊中求之禮不備終
不往足不躡男席語不及戶外遠別避嫌過時不嫁齊中
莫能求焉國人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三月廟見
而後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於琅邪孟姬從馬奔姬墮而
車碎孝公使立車迎之姬帷以自障而使傅母應使者曰
妾聞妃后踰闕必乘輜音軒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
玉珮內飾則結綳繆野處則擁推裳所以正心一意自歛
飭也今立車無輜不敢受命野處無衛不敢久居失禮多

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死使者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
傅母救之不絕輜聯至然後乘而歸

呂氏曰先王立天下之防惟禮為峻而禮於男女為尤
慎懼禍之所從來也孟姬禮備而後行廟見而成婦露
面而欲死守禮嚴矣哉近世婦女出門步行既不蔽面
乘車又自舉帷盛容飾以悅後童之目綳紳且不知其
非矣他何望哉

荆信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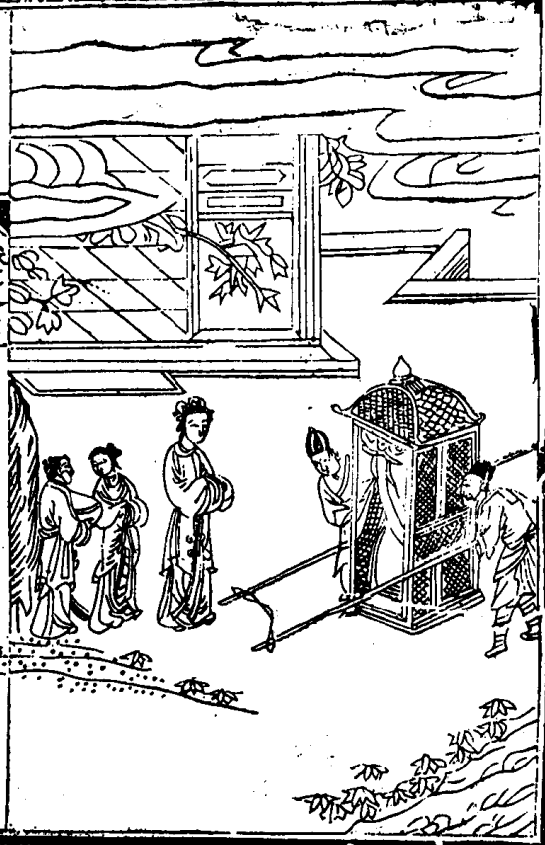


荆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最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舅父繼昌無恙。王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練音兼并衣絲縉也寶帶器幣助為壽。信國長公主。宋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濟美之曾孫名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大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游。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呂氏曰。婦道之衰也久矣。貴族之女嫁賤。富室之女嫁

貧。則慢視舅姑。輕侮夫婿。舅姑夫婿。亦不敢以婦禮責之。見夫黨尊長。則倨傲輕浮。此皆無知俗女。小度痴兒。有識者為之嘆笑。而彼方志驕意得。視不知媿。則不肖父母之所囑也。今觀荆國信國兩公主。天子之女。天子之姑姊妹。而克謹婦道。如民間子。可謂千古賢人矣。吾錄之。以為挾富貴女子之勸。

韓氏家法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常衣綸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徐行。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胆和爲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呂氏曰。相國孫女。節度使之夫人。金輿繡服。本不爲修。乃獨儉素自持。言笑不苟。豈惟韓氏賢。二公家法可槩知矣。近世婦女。羅珠刺繡滿篋。元衾大袖長衫。覆金掩。

綠互美爭學。日新月異。有甫成而卽毀者。無識男子。日悅婦人之心而不足。安望以節儉率之哉。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家不能治而容冶相先。皆柳夫人之罪人也。



楚昭越姬

越姬者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既驪。乃問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不能以黎民之役。事君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比於妃嬪。幸矣。願生似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我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我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

以東帛乘馬。納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請姑婦人以死。章君若苟從於邪。以益君之過。而笑諸侯。妾不敢聞命。於是王悟。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收陳。一姬從王。病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不聽。越姬曰。天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死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故不敢許。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妾乎。請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者妾雖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心。義者不虛諾。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卒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

呂氏曰。賢哉越姬。不可及矣。柔情昵好。生死爲輕。此淫邪者之童心耳。越姬不死於情。而死於義。不死於言。而死於心。豈不貞信君子哉。惜也。可以無死矣。



閩範圖說

卷之三

姜

杞梁之妻

齊莊公襲莒。杞梁死於戰。其妻迎屍。莊公將弔之。妻曰。殯
 杞梁之有罪。君何辱焉。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妾
 不得與於郊弔。莊公弔諸其家而去。梁家於城下。妻枕屍
 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嘆曰。上無父母。下無子女。中無兄
 弟。人生之苦。亦至是乎。吾何歸矣。乃仰天慟哭。赴淄水而
 死。

呂氏曰。夫終正寢而婦自殺以殉。余不錄錄殯之妻者。
 何。郊弔有辭。重節義之禮也。國俗為變。極哀痛之誠也。

閩範圖說

卷之三

姜

自傷無依而投淄水。非世俗兒女子情矣。余哀其賢而
 數奇。非以節也。臨難不奪之謂節。茹苦不變之謂節。持
 一念以終身之謂節。

皇甫規妻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姿容。能文。工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惟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爲相。聘以輜駟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縗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其酸醢。卓使侍者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起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國忠臣。君其勉與趙義同走吏。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寶懸鞭。鞭撲交下。妻謝杖者曰。重加



之令我速死。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呂氏曰。哀哉皇甫妻也。有色有文有行。而天不祚其身。義哉皇甫妻也。誘之以利。怵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於跪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用死者哉。

荀氏歸陰

堯



陰瑜妻荀氏名采。穎川奕女也。聰明有才藝。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因稱病。薦召采。采歸。懷刃自誓。奕令侍婢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偶為喜色。命女僕列侍。明燈盛飾。請奕相見。共談達曙。奕敬重之。狎昵不生。既而命左右辦浴。浴至。盡出侍者。掩戶。以彩筆書屏上曰。屍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之。

呂氏曰。采求死不得。而委曲以成仁。花燭共談。而此心不少變。可謂貞矣。吾獨惟奕為荀氏之龍。抵死以非義。

強其女。大節如此。細行可知矣。惡得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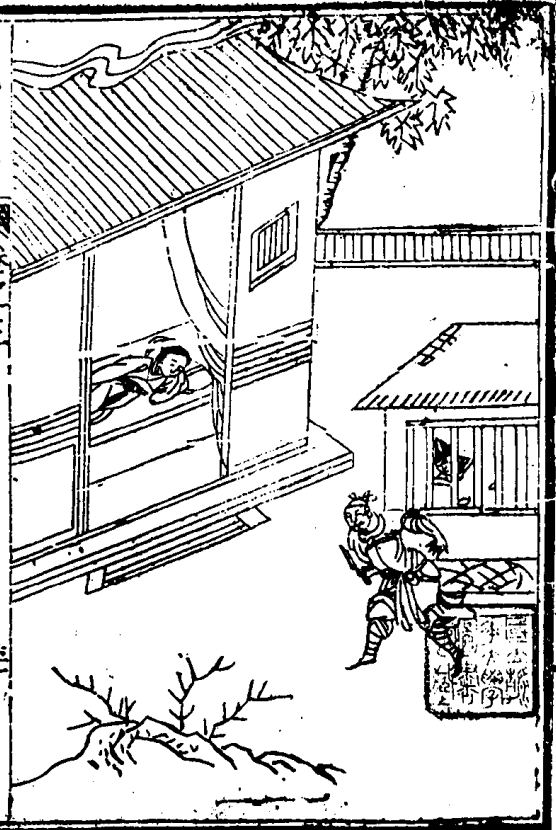
辛



京婦代夫

京師節婦。長安太昌里人之妻也。有欲殺其夫而無因者。乃劫節婦之父。使要其女。以爲內應。父呼女告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乃許諾曰。明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是吾夫也。妾請開戶待之。還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而臥。夜半。警家果至。斷頭持去。明日視之。乃大慙痛。遂釋其夫不殺。

呂氏曰。敢於劫父以要其女。此大豪也。何不公殺其夫。於白日相遇之時。得於先聞以告其夫。此洩事也。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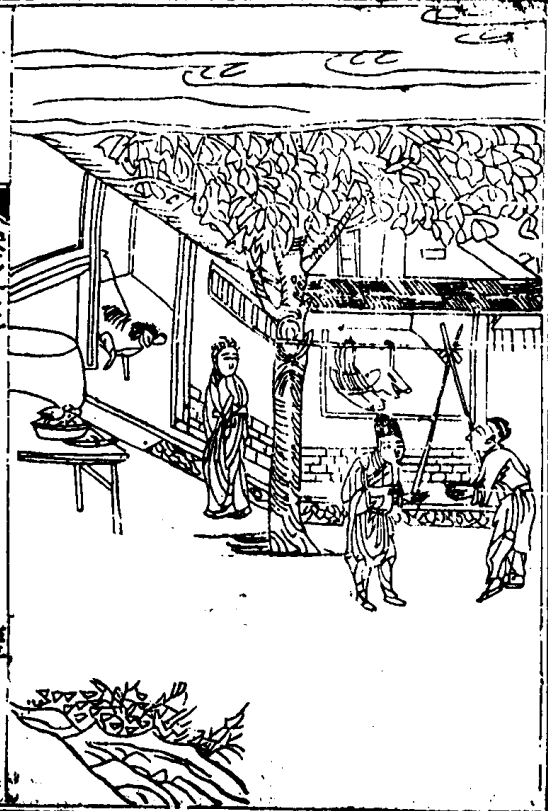


共逃父夫於不可歸迹之處。嗚呼節婦可哀也已。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周迪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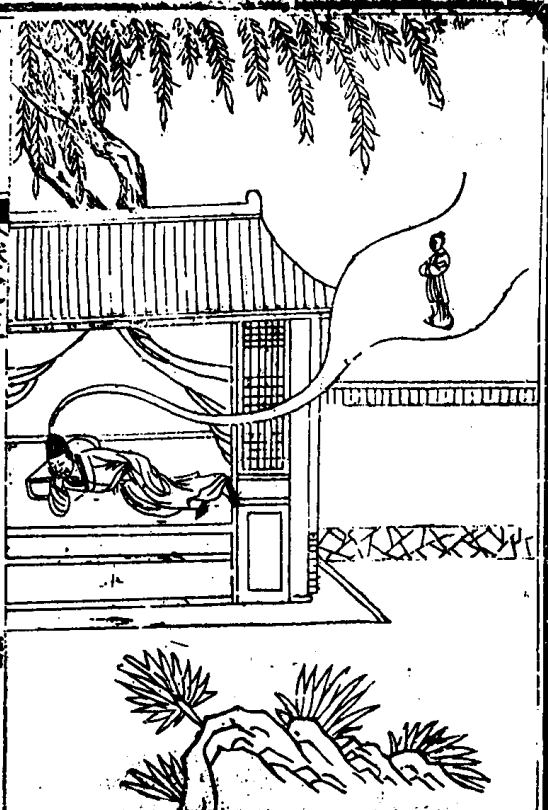


迪洪州商人。携妻之揚州。唐末。楊行密圍揚州。掠劫已盡。軍士食乏。市肆殺人賣肉。迪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白金。與迪。迪袖以行。門者詰之。迪告其故。不信。還至屠肆。驗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衆悲嘆。以帛遺迪。收骸骨而歸。呂氏曰。勸夫歸以養母。殺其身以資夫義哉。迪之妻也。設有餘策。寧至是乎。亂世人情。可爲慟哭。誰爲君相。而使赤子遭禍如此之慘哉。有天下者。可以深長思矣。

閨範圖說

卷之三

梁氏重生



梁氏。歸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氏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卽拒擗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呂氏曰。梁氏全夫之智。臨變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

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類。固非指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蘭範圖說

卷之三

奎

蘭範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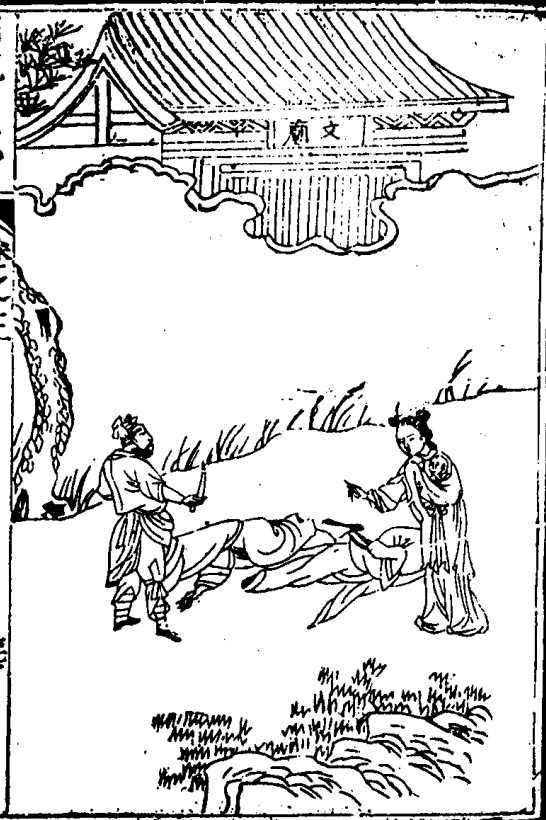
卷之三

奎

譚氏八軼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爲悍卒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污之。不從。恐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人輒宛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炭。其狀益顯。

呂氏曰。舅姑之血。豈不漲染軼石。然已泯沒。而烈婦嬰兒血狀宛然。磨而益著。貞心爲血。貫徹金石。理固然耳。





閩範圖說

卷之三

突

撤合輦妻

撤合輦妻獨吉氏金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也。動遵禮法。閨門肅如。元兵圍中京。輦時爲留守。疽發背不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國宗。得至高爵。君恩良厚。今城在圍而身病。命也夫。城旦夕亟矣。當率精兵力戰而死。幸無以我爲慮。輦力疾巡城。獨吉取平日衣飾玩好。布之臥榻。家貲悉以分人。乃盛飾謂女使曰。我死則昇之榻上。覆面以衾。閉戶舉火。無令軍士見吾屍也。言訖而縊。輦歸。慟哭曰。夫人不辱我。我何辱朝廷乎。因命家人焚

之。俄而城陷。輦力戰不克。投水而死。

呂氏曰。獨吉氏胡婦女也。恐辱於兵。乃能從容就死。忠臣節婦。各蹈水火之仁。彼生於華夏。禮義之鄉者。當亦媿矣。

閩範圖說

卷之三

突

閩範圖說

卷之三

潘氏投火



完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諱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卽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爲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呂氏曰。濟變以才。含情以量。便妙。圖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爲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以成其志。圖也可爲丈夫法矣。

閩範圖說

卷之三

趙運使妾



羊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携妾成銀樹。元兵至。俱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降。淮不從。爲元將殺。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屍棄不葬。情不能忍。願得掩埋。終身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數兵。輿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骸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中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呂氏曰。淮之忠妾之節。讀之俱堪淚下。使妾也。罵賊而死。則淮當終無人收矣。哀言感。勸元將爲憐。淮葬江心。

妾全首領處變不當如是耶。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主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主

翠哥代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元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免其死。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音教地藏也于地中。可掘取之。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吾夫。兵乃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呂氏曰。婦人肥黑者味美。我未之前聞。節婦求死。惟恐不得。故爲之辭耳。百世而下。其骨猶香。何止肉美哉。



善歌婦人

南中有大帥貴而驕侈。有善歌婦人頗有色。帥愛之。召與私。不從。帥以他故殺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金珠綺綉。以悅之。逾年。帥入其室。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戀。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斫帥。帥絕裾而走。道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呂氏曰。善歌婦人。貧賤者流也。大帥貴矣。矧踰年之久。珠繡之多。何節不變。何念不移。而婦人報夫之心。堅如一日。刺讐不克。竟自斷其首焉。烈哉節婦。事雖不克。而



心則已盡矣。彼慷慨殺身於須臾者。得無遺恨乎。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圭



共世子妻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既嫁而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鬋音彼兩髦。實維我儀。也。之。至。死。矢。也。靡。無。他。別母也。天。恩。我。只。不。諒。體。人。只。至。死。守。節。不。復。再。嫁。

呂氏曰。從一妻道也。守志不更夫。中道也。自殺以殉。與。則賢者之過耳。余故表共姜以為娶婦之法。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圭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齊兄弟從之。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異舉獨居。潔守終身。

呂氏曰。王侯之女。不再聘。齊女以禮嫁衛宣公。卿士送之。媵妾從之矣。既至衛門。歸將安存。守於齊。不若守於衛之有名也。是時諸侯嬪禮。上烝下嫪。恬不為異。甚有

子頑不遜宜美而齊侯強之者况此女之來未成爲婦
可與少王同室乎卒之異費終身不失令譽女也賢乎
哉

閩範圖說

卷之三

毛

閩範圖說

卷之三

梁寡割鼻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
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
夫不幸先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勞難他適臣婦人之
義一醮不改志死而食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爲人乃援鏡
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
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
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堅於金石梁若



水霜吾於果寒况之。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光

閨範圖說

卷之三

令女毀形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爲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血流滿牀。家人歎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平。



呂氏曰。曹爽之族亦矣。獨令女在父母是依。蓋朝夕以必嫁爲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寧免奪志之謀乎。令女苦節。蓋不得已耳。後之守義者。倘親志可回。則全面目以見人。安用自殘爲哉。

行義桓婆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慰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婆。

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



禮有大歸女。喪與在室同之文。桓也。卽依父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閨範圖說

卷之三

金

閨範圖說

卷之三

房氏截耳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墟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以妾爲。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嘔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

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纔十六耳。撫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承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腐矣。

閩範圖說

卷之三

金

閩範圖說

卷之三

金

李氏斷臂

王凝家青齊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王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始授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爲汚。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



義氣所激禮重於身故耳。可爲婦人遠別之法。

一 王氏毀容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墮土塗面。鬚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爲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目。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避亂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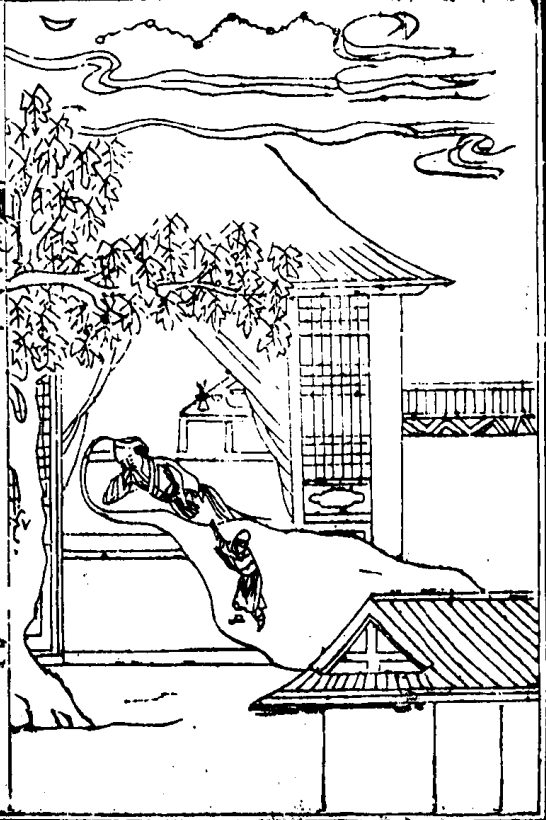
閨範圖說

卷之三

李氏恨夢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卽斷髮垢面盧膚敝衣自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貞夢亦何害李氏猶然爲恨而毀容以絕夢焉如此貞心卽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朱淑真有詩云夢入陽臺不奈醒彼固有夫也猶云云吾爲耻之



閨範圖說

卷之三

江文鑄妻

江文鑄妻范妙元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卺夫忽以病疾卒范曰入江氏門卽江氏婦也豈以夫凶有異志哉遂居江氏家潔身守志卒年九十五

呂氏曰妙元雖不成爲婦然已懸命於家親迎入門矣且守志終身不失爲聖人之道彼許聘在室而赴哭從死則鍾情過禮不可爲訓者也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齊霸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衛姬望見桓公。脫簪解佩。下堂而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怡愉者。鍾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災禍之色。怆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君見妾舉趾高而色厲聲揚。意在衛也。桓公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臨朝也。氣下言徐。無伐國之志。其釋

衛乎。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

呂氏曰。衛姬之明哲至矣。世之愚婦人。後色發聲而不悟。自納身於罟獲陷阱之中。死而不悔者。可以觀矣。

處事之權焉從父從夫兩無所吝

閩範圖說

卷之三

子

晉國懷嬴

卷之三

子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太子圉之妃也國質於秦穆公以
 嬴妻之六年國將逃歸謂嬴氏曰烏飛反鄉狐死首丘我
 欲首晉而死子其從乎嬴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子之
 欲歸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
 吾不足以結子是否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之命也言
 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二者無一可子行矣不敢從亦不
 敢言子圉遂逃歸是為惠公

呂氏曰懷嬴以一身事二公子其節不足取矣吾取其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其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狹路之中。妾已極矣。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而敗子大夫之車。今反執妾。不亦遷怒乎。舍有罪僕。執無罪妾。不亦貳過乎。周書曰。毋侮鰥寡。今子列大夫。輕妾微弱。而執之不亦侮鰥寡乎。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聽。無以應。遂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有狂夫昭氏在。

楚大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楚辯女之謂也。呂氏曰。惟辯足以折人。惟理足以善辯。口才非婦人所尚也。而無端受辱。無言惟懼。或言而動氣。犯禮。或言而浮衍。無當。奚貴言哉。楚女言言當理。鄭大夫之益友忠臣也。宜其媿矣。

齊女徐吾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織
 徐吾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不客也徐
 吾曰是何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同夜也酒掃陳席
 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
 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
 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僕役之事乎李吾莫能
 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

度已。是謂自善之術。世未有不相養而能相久者也。若
 徐吾者可以為法矣。

閨範圖說

卷之三

狄仁傑姨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音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䟽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被姨。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爲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室。仁傑大慙而退。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托當路之甥。世情所難。而不事女室一語。尤烈丈夫所難。輕於請托者。可以婉矣。

閨範圖說

卷之三

符承祖姨



姚婦楊氏。閩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爲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着破衣。自執苦事。承祖耻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強昇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爲癡姨。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窶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羶。常者及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命。彼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雄不察。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徐氏誅嫡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嫡音覽殺翊。悉取其嬪妾。復逼徐氏。徐氏使人謂覽。乞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將孫高傳嬰。欲以求助。又密報翊平時所恩養者二十餘人。皆許之。謀成而誓。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沐盛飾。施帳褥。以俟覽。覽密探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伏戶外。使人報覽曰。服除矣。覽遂禮服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荅拜。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衰經。持覽首以祭。嗣墓畢。軍震駭以爲神。



呂氏曰徐氏之貞無論矣惟是濟事之才爲謀之素吾
所傾心服焉料嬌賊之必偵音祥也而孫傳斌踪及嬌
賊之既偵也而甲士潛伏迎拜從容了無怖狀嗚呼孰
謂婦人而能若是吾取之以爲主君子濟變之法

魯氏守砦



魯婦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破
寧化晏依山爲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
曹衣食我家念主母恩當用命不勝卽先殺我因解首飾
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提鼓使諸婢鳴金賊退敗鄉
人挈家趨砦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歸者日衆又析砦
爲伍互相應援賊弗能攻凡活老幼數萬人事聞封恭人
賜冠帔補其子爲承信郎

呂氏曰晏恭人豈不偉然一丈夫哉獨立不懼之瞻聖

確凝定之志。奮迅激昂之氣。雖略鼓舞之才。給膽存恤之義。胥見之矣。他如李侃妻之守陳州。郝保英妻之守平州。古玄應妻之守飛狐。皆以家僮女伴。厲氣狗城。卒却強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勤王。赴營討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壯氣指冠。嗟嗟。士君子受專城之寄。臨萬室之衆。聞寇皆不爲備。寇至莫展一箴。民聽其死生。城聽其堅陷。見賊股栗。城破投火。視其人固美髭髯盛冠服一丈夫也。試讀此傳。兩間無容身處矣。

閩範圖說

卷之三

真

閩範圖說

卷之三

余洪敬妻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劫以刃。不爲屈。建封嗜人肉。略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微文微甚愛之。自計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惜。君侯讀聖賢書。爲國大將。當表率群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耻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微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耻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愧之，或姚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慙心甚，則慙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卽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愧之感之之爲得也。

淮帥僕妻

穎上某爲帥淮揚，有一僕號稱曉勇，過芒碭間，其地多盜，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跪賊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婦，被此人殺吾夫而擄之，無力復讐，大王今爲吾斷其首，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從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列戈戟，婦人走入，哭訴其故，保長賺賊入，就而擒之，惟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之際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况婦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語。解群盜之憾。既免殺辱又報仇讐。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識孰謂斯人而有斯識耶。

國朝圖說

卷之三

夏

國朝圖說

卷之三

車

班氏婕妤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爲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后宮。欲與同輦。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嬃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又以李平平之才而美。進之以供左右。其後趙飛燕姊妹妬寵爭進。譖班婕妤怨望。詔與帝共臥。對曰。妾聞修正尚米獲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恐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於長信宮。



作自悼賦。紉扇詩以寄懷。其擣素一作尤極藻麗云。

呂氏曰。同輩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既辭而復諫。至於辨謗數語。義正辭確。可謂寵辱不驚矣。卒求長信以避妬。不賢而能之乎。

班氏惠姬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妻。彪之女。固之妹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遵成之。又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所著有針縷東征等賦。及女誡七篇。女誡已載之。嘉言其大雀一賦。深有規諷云。

嘉大雀之所自生。崑崙之靈丘。同名小。而稱大。乃鳳凰之匹儔。懷有德而歸義。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以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容。自東西與南北。



咸思服而來同。

呂氏曰。大家出入宮禁時年已六十矣。故無男女之嫌。至於續漢書以成元志作女。誠以爲后師文章德行表表閭閻間。班氏有女矣。是時後宮多妬。而大雀適來帝詔賦之。故大家云云。

國範圖說

卷之三

聖

國範圖說

卷之三

徐妃疏諫



徐賢妃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能屬文。徧涉經史。手不釋卷。貞觀中。納爲才人。每應制詩文。諸勅。揮翰立成。詞華綺贍。音豈是時太宗好土木。動干戈。海丙騷然。賢妃上疏。略曰。白貞觀以來。二十二載。雨順風調。年登歲稔。音忍人無水旱之苦。國無饑饉之災。皆陛下憂勤節儉所致。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

吾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去留懷死之痛人
水漂溺之危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
與我見在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武窮兵先
書所戒晉秦皇兼併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
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危肆
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敵
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安常之術民窮乃易亂之源願陛
下布澤流恩矜勞恤乏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
北關初建南營罕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雖因山籍水寧
闡範圖說 卷之三 聖
無架築之勞假顧役取材益侈公私之費是以卑宮菲食
聖君之所安金屋瑤臺驕王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錦繡
珠璣寶器迷心之醜毒竊見飾極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纖
珎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
漆器非延歎之力架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利用
之而國亡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
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文閣盡深積於儒林
千年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跡與衰禍福之故得失成敗

之機莫不包羅心府之中循環目關之內矣又恐知之非
難行之不易誠能慎終如始損輕慾而益重德循今是以
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德與乾坤永大帝崩哀慕
成疾進藥不服曰上遇我厚得先徇焉永侍園陵足矣卒
年二十四

呂氏曰賢妃非女諫官耶世言宮妾不可近婦言不可
聽顧其人其言何如耳如賢妃者朝夕在側食息受言
非耽女寵矣宮闈近御孰謂無正人君子哉

秦宣文君



常遲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
 後適常氏生遲夫卒遲幼宋氏教之學遲遂成名仕秦苻
 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壺音進曰
 比年綴撰音墜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
 常常遲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
 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
 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
 官音義行於世宋若華姊妹尊為女孔子云

呂氏曰宋氏以八十之年絳幔授生徒而周官音義賴
 以大行賜號宣文不亦宜乎聖經賢傳固婦人所不廢
 也

閨範圖說

卷之三

管仲妾婦



嫡管仲之妾也。桓公出齊東門，寧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
 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寧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
 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嫡進曰：君憂不朝而有憂色，敢
 問。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嫡曰：妾聞之也。母老，母賤，賤母
 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對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
 牛於朝歌，地衛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
 夫伊尹有憂，音森呂氏之賤臣，送女湯立以為三公。天下
 大治，賤可賤耶？寧子生五歲而贊禹，音失不可少耶？駸駸音失

馬生七日而起其母，弱可弱耶？管仲語以之，嫡笑曰：人已
 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儻儻音白之魚。君來召
 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寧戚之欲得仕國家
 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因以寧戚為相，而齊霸。詩云：先民
 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呂氏曰：嫡之學，管仲所不能知，可謂博矣。至於四母之
 悅，皆士君子好高之常病。嫡也，豈獨學優亦有道之女
 哉？孰謂斯人而為人妾？孰謂管仲而去斯人？

閨範圖說卷之三

閨範圖說

卷之三



善行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爲繼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於八母。故亦附焉。爲類九。得三十二人。

二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於禮。故以禮名。凡二人。

闡範圖說

卷之四

孟母三遷 魯之母師

二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凡五人。

五人。

楚子發母 王孫氏母 陸續之母 范滂之母

劉安世母

三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凡三人。

雋不疑母 嚴延年母 歐陽公母

四公母。責子而不責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無已。不公甚矣。今取其可法者。二人。

張嬭戒驕 魯氏戒食

五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所希。故錄。凡四人。

齊田稷母 晉陶侃母 吳孟仁母 崔玄暉母

六嚴母。威克厥愛者也。有父道焉。凡五人。

吳賀之母 陳堯咨母 李景讓母 二程之母

呂榮公母

七智母。達於利害之故者也。凡四人。

密康公母 孫叔敖母 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

八慈繼母。恩及前子者也。凡五人。

闡範圖說

卷之四

苾卯之妻 親子代死 珠崖爭死 程文鉅妻

余楚之妻

九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子也。祇以受人之托。遂盡親

之情。或身與俱死。或以子代死。爲人保子。義當如是

錄二人。嗟嗟。匹婦之愚。妳姬之賤。受人之托。猶不忍

負

國家重守令。俾之保民。乳母之托也。環郡邑士大夫父老。

名之曰父母父母矣。讀此傳。亦忸怩否乎。嗚呼。奈何

魏節乳母 魯孝義保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家也。每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者。凡七人。不敢盡以中道律之也。

虞帝之妹 穆姬收晉 魯義姑姊 壽康之妹

季宗之妹 文姬保弟 和敬公主

姒娣之道

姒娣。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人骨肉之間。構釁起爭。化同爲異。兄弟之斧斤也。古今賢妯娌不多有。今

閨範圖說

卷之四

三

錄三人

章嫂讓兒 少娣化嫂 王木叔妻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得。則女過爲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也。獨奈何恃目前城社。傷後日松蘿哉。大君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爲兒女子說也。錄三人。

歐陽賢嫂 陳氏堂前 鄒姨引過

嫡妾之道

有家之內。嫡妾居其九。堯於舜。既歷試諸艱矣。猶以二女難之。彼二女者。何煩舜難哉。况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親。無英皇之賢。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今錄嫡妾之交賢者二人。賢嫡二人。賢妾二人。

晉趙衰妻 衛宗二順 宋鮑女宗 楚莊樊姬

蜀王之女 孫氏全孤

閨範圖說

卷之四

四

婢子之道

婢也賤。何以錄。錄賢也。論勢分。則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齒。論道義。則溝壑餓殍。可與堯舜共一堂。何言貴賤哉。今錄二人。

周王忠婢 翟青代死



母道

孟母三遷

孟母仇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
 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為買音人街賣事母曰此非
 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
 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
 也夫君子學以立名聞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
 學既娶入私室其婦袒音孟子不悅婦辭母請去曰妾聞

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情在室而夫子勃然不悅是
 客妾也婦人之義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孟子而謂之曰
 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
 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
 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問之對
 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
 五飯音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修無境外
 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意
 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為

呂氏曰教子若孟母古今稱賢焉世俗婦人姑息以養
 子之惡掩護以格父之教長也不才乃深自忿恨付之
 無可奈何不亦晚乎



南紀圖說

卷之四

七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勿稚。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于閭。音驢。里門外。俟夕。乃入。魯大夫問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服事禮畢。間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于期夕而反。妾恐其逸樂。醉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於穆公。賜

號母師。

呂氏曰。謹而信。母師之謂乎。

南紀圖說

卷之四

八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使問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朝夕芻粢。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勾踐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下流飲之。味不加水。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糗乾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隘。音一而士卒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分菽粒而子獨芻粢。雖幸而勝。非其術矣。子非吾子也。無人吾門。子發叩首謝。然後納之。

呂氏曰。子發之母。善教子發。今之為子發者。酒酒也。不獨士分菽粒。又從而剝削之矣。不獨已食芻粢。又充溢於糞棄。狼戾於苞苴矣。噫。豈獨將將何足責哉。讀此可絕噫夫。



開範圖說

卷之四

十一

王孫氏母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王
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
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
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音淖齒亂國殺王欲與我誅
之者右袒市人從者四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
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呂氏曰世之愛子者多欲保全其身至見危授命則深
悲而固止之豈知不義而生不若成仁而死哉王孫母

以求君望其子寧失倚門之望焉此哉母也善用愛矣

開範圖說

卷之四

十一

陸績之母

陸績母。治家有法。績爲太守尹興門下掾。

音燕吏也

時楚王英

謀反。事連績。詣洛陽詔獄。績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績。但

作食饋之。績對食。悲泣不自勝。

音升

使者問故。績曰。母來不

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此食母所餉也。

音何送也

吾母切

肉未嘗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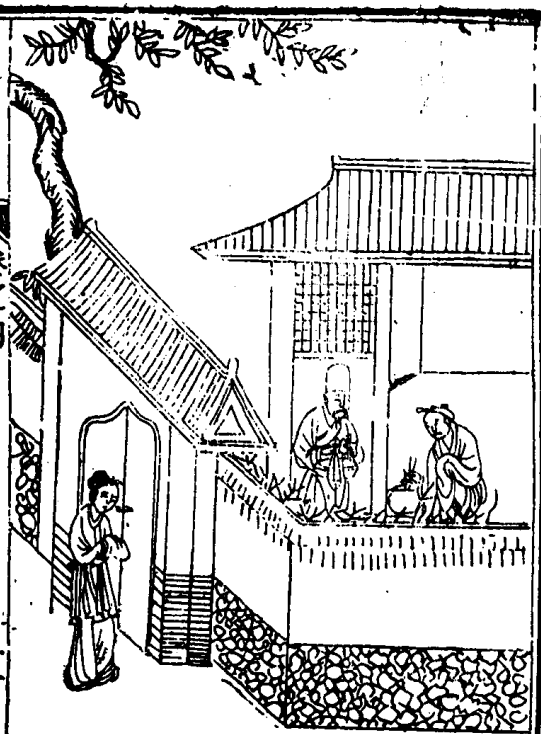
音短切也

慈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

赦之。

呂氏曰。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

陸母慈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矣。



閩範圖說

卷之四

五

范滂之母

范滂音旁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呂氏曰。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樂死。猶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合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見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閩範圖說

卷之四

六

劉安世母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指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而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呂氏曰。愛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



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閨範圖說

卷之四

七

閨範圖說

雋不疑母

卷之四

七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不疑爲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雪之行於下土也。





閨範圖說

卷之四

九

嚴延年母

嚴延年母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
老婦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論囚流血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
 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
 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
 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開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
 顧多刑殺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
 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

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
 餘延年為府丞所託下御史案驗遂棄市東海莫不稱母
 賢智

呂氏曰天道好生傷嚴二母皆明於天道者也至於仁
 義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姬可為民父母之訓辭
 矣

閨範圖說

卷之四

子

歐陽公母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呂氏曰求生兩字此天理之言也而余病其未盡蓋死者抱無辜之冤生者緩當償之罪而又主求求生則死



者何苦余嘗補其說曰求其生而不得乃死之則生者與我皆無恨求其死而不得乃生之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庶幾仁義之獄乎余提刑三晉時每讀獄詞爲生者一想又爲死者一想故不致有含冤之民亦不令有獨苦之鬼昔人云廷尉天下之平因歐陽公之言而併及之

關雎圖說

卷之四

張嬭戒驕

張嬭嫁孫女與陳平。誠之曰。無以貧夫家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

呂氏曰。張嬭誠女。皆世俗所諱言者也。富女陵貧夫。而况兄伯嫂姑乎。新婦能守此言。雖百世同居可矣。



關雎圖說

卷之四

魯氏戒食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銅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氏曰。婦人之於女也。在家恣其言動。以嬉狎為懽。既嫁美其衣食。惟饜足是遂。見姑便以鍋釜。惟知感恩。又安問家法可不可耶。若魯氏者可為婦人愛女之法。



齊田稷母

五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一千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祿未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累已。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爲詐行。非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而舍稷子之罪。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

五

素餐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受金乎。

呂氏曰。婦人性多食鄙。見財之入也。輒喜。每不問所從來。若田母者。不亦廉乎。婦人廉夫子。雖貪無所入矣。

晉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己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都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飯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海陽縣吏。鹽魚梁。以一年鮮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不廉。是吾憂也。

呂氏曰。余讀詩。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雜佩。陶母愛子。剉薦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奸客如陶母者。誠稀。而號稱孝。

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否耶。吾欲為之流涕。

不賢哉

關範圖說

卷之四

子



卷之四

子

吳孟仁母

吳孟仁從南陽李翦學。母送之。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相接也。仁後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勉。貧何足泣也。據知之。除爲鹽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呂氏曰。世豈有母廉而子貪者乎。至於貧何足泣四字。此英雄豪傑士所不能道者。三遷之後。又得一孟母。豈



閨範圖說

卷之四

至

崔玄暉母

唐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貪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貨貨充足裏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爲喜若出乎祿廩可矣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爲吏不務潔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

呂氏曰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切者吾取之

以爲仕訓

閨範圖說

卷之四

至

吳賀之母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一日賀言人長短。謝聞之。怒笞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而笞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當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默。

一呂氏曰。公身之禍。言居其九。正使義所當言。殺身何恤。一而平居談短論長。直舒醜詆。自求切齒腐心之恨。禍將焉逃。吳母教子。可謂知所重矣。滂母有遺恨哉。

陳堯咨母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嘆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事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佩墜地。

呂氏曰。嚴明哉。陳母知善射非太守之職。可不謂明乎。子爲達宦而猶以杖擊之。可不謂嚴乎。迂者以從子之義責母。謬矣。子正母從。母正子從。

李景讓母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最嚴。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殺之。軍中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豈惟上負朝廷。便垂年之母。何面目見汝先人乎。命左右去其衣。將撻之。將佐皆為之請。不許。固請乃釋之。一軍遂定。方景讓幼孤時。母自教訓。一日宅後古墳。因雨漬音自浸也。陷得錢盈甌。音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惟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違命掩而祭之。

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

呂氏曰。鄭氏以教子之功。定不測之變。財非不義。且棄而不取。焉丈失行有。加於是乎。宜三子之皆為名士也。

二程之母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慈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音跌。什也。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卽叱之曰。幼求



精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嫌。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思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

呂氏曰。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已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減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笞朴。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爲大儒。有自哉。

呂榮公母

宋呂榮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呂氏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



已壞而管朴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申國夫人可以悟矣。

密康公母



周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二女奔康公。其母魏氏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物之美者也。爾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識微。

呂氏曰。魏氏可謂明知子惡而深於慮患矣。然不能強不從之子而戴胥及溺。無乃懦乎。為母者。告於王而獻之。則康公不敢不從。而滅國之禍庶幾免乎。夫死從子。

從義也。魏氏不以義從。



閩範圖說

卷之四

聖

孫叔敖母

孫叔敖爲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
 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
 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其母曰。汝不死矣。
 大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音米。上。也。衆妖。仁除百禍。言不云
 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
 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天道。
 呂氏曰。天道好生。敖母奚取於埋蛇之兒子。蓋殺害人
 者以全人。陰德莫大焉。世有容保凶頑。殃賊良弱。不寬

除害去惡而自附於仁者。其未知埋蛇之義歟。

閩範圖說

卷之四

圖

嬰母知廢

陳嬰為東陽令。得民秦二世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爾家婦。聞爾先人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附托他人事成。猶得封侯。取則易。以公。匿。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唐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誠慮深矣。

呂氏曰。人情多喜進而不量力。見目前而不顧後。及事敗。乃悔觀於嬰母。而進取者。可熟思矣。若任大責重。見



義臨難而觀望以圖苟免。非夫也。幸無以嬰母為藉口。

陵母知典



漢王陵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眾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楚東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項羽怒烹之。陵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以成其子矣。

呂氏曰。陵母知典之智。殺身之勇。皆士君子所難。獨惟

夫陵也。一日聞母在楚軍。當食。一日不下咽。寢一夕不帖席。即暫歸楚。以全母可也。後逃楚以歸漢可也。吾母得生。即終身匹夫可也。何忍母之見拘而甘心以赴功名之會乎。雖然。陵必未及知也。陵母之死。蓋知陵必為已歸楚。而先伏劍以安其心耳。

閨範圖說

卷之四

芒卯之妻

哭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娶孟陽氏。生子三。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之子猶不孝。一日前子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汝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為其孤也。使妾為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為孝子。君子謂繼母一心。詩云。鴉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心之均平也。

閨範圖說

卷之四

手

呂氏曰。孟陽氏之於前子也。中心慈愛。不在聲音笑貌。聞始終慈愛。不在一時勉強。間可謂賢矣。即五子終不改也。而眾論自公。即眾論不公也。而此心無愧。世之繼母。尚念於斯。

親子代死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闖死於道。二子立其傍。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音祝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呂氏曰。繼母視前子。仇讐也。彼其先吾子之年。共吾子

一之業。又慮為吾子他日害。雖前子孝養恭誠。未必有諒。其心而恒不樂其有死。肯救其死。又以已子代之死乎。若義繼者。於夫為寶妻。於子為慈母。千載而下。尚能使入揮泪。至於異母兄弟。含冤而爭死。凡輕於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處於薄哉。同胞人有餘愧矣。

閩範圖說

卷之四

珠崖爭死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初十三歲。相携扶觀以歸。法。携珠人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音連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音耿葉送葬者盡哭。路人莫



閩範圖說

卷之四

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呂氏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可泣鬼神。可貫金石。可及豚魚。可化盜賊。初年十三耳。而能若是。殆天植其性與。而繼母之賢。晚世所希。惜也。史逸其姓耳。



程文鉅妻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爲。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薦。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慙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計令自新。皆爲孝子。

呂氏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

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雖實卑幼。則尊長無不同之天。故有閭閻不患衣蘆之姦。有王祚不患守柩之盜。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前子者爲未公云。

關範圖說

卷之四

余楚之妻

陳氏楚陽人。余楚繼妻也。生于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呂氏曰。繼母每私其所生。繼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產前子。既貧而又恤之。即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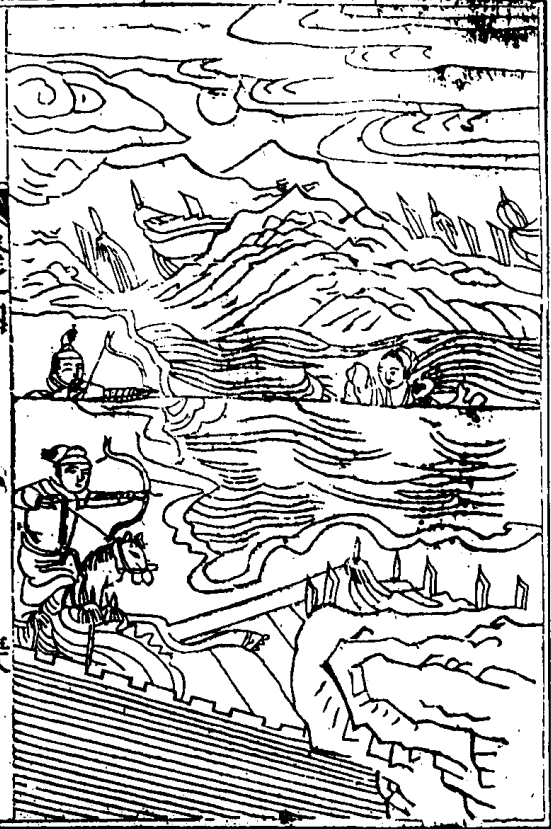


關範圖說

卷之四

魏飾乳母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爲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求利。吾不爲。且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



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呂氏曰：魏之故臣，可寸斬，可族誅矣。吾又嘆乳母短於料人也。設見故臣，號泣而問之曰：「公子安在？」或故臣有問，告以被難，又安知公子不能免乎？彼乳母者，固望故臣協力共謀，以免公子也。詎知又一秦哉！君子貴忠，又貴有智，以成其忠，誠而不明，保身以濟事，難矣哉。

闡範圖說

卷之四

義

闡範圖說

卷之四

孝

魯孝義保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臥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托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托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

呂氏曰：臧氏賢乎哉！魯不滅國，不絕嗣，臧氏之力也。魯之卿大夫媿矣。



閨範圖說

卷之四

姊妹之道

虞帝之妹

姚縈舜妹也。與象同母。每以慈諫其親。以弟道規象。不從。凡父母惡舜。則密告二嫂。以挽回之。實井焚廩之謀。皆預洩於舜。故舜先防。得免於死。終始調護維持。兄若之功。實默賴之。

呂氏曰。浚井完廩。事出卒然。匿孔兩笠。計必先定。向使舜無所聞。其不為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者。幾希矣。孰謂異母而有斯妹哉。孰謂濟惡滿門而有斯人哉。



閨範圖說

卷之四

穆姬救晉

穆姬。晉獻公女。惠公之姊也。初惠公為秦所納。食言背惠。秦穆公伐之。戰於韓原。獲惠公。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太子轝。次子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示焚也。焉使以免。音問初。喪之冠。服衰經逆。公。迎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大夫不從。穆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乃許晉平。



呂氏曰：穆姬托質君而惠公烝之。托群公子而惠公殺之。固穆姬所深恨者。韓原被執。率子女以死。救兄弟之情厚矣。哉！要之鄰國構兵。無誅君滅祀之禮。穆公許平不爲過。穆姬之救不爲私也。

魯義姑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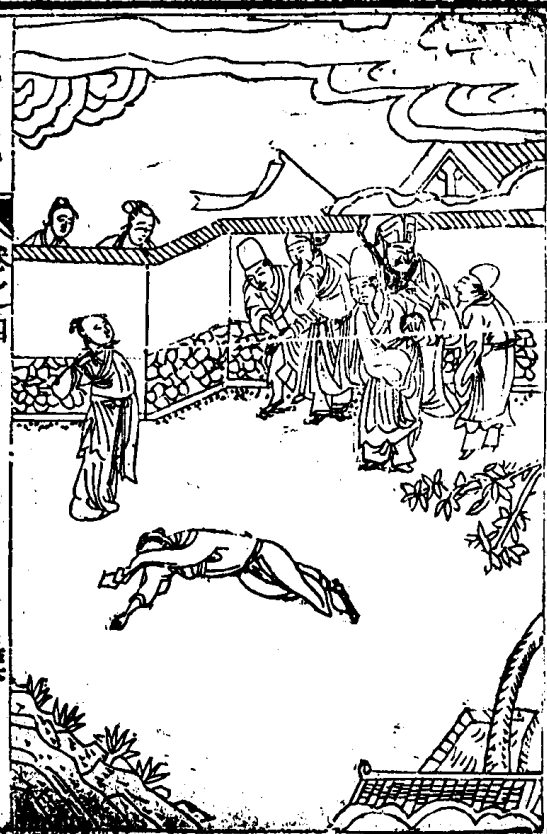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撈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所撈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兄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耳。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婦人曰：已之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況士大夫乎。遂還。晉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君子曰：義其太哉。雖在匹婦。國猶賴

之。
呂氏曰。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已之子。夫之子也。非婦人所得專也。設夫有衆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亡。或遺孤而爲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乞生於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見所值耳。至於齊將之料。則可悲矣。魯士大夫如義姑者。幾人哉。

聶政之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終。獨有姊在。乃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代嚴仲子報俠累之讐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扶其目。屠腸而死。使人不識爲誰韓暴其屍於市。購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吾不忍自愛以滅弟名。乃之韓哭聶政屍。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取深井里。地名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趙楚衛問之曰。非獨聶政勇。乃其姊亦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此之謂也。



呂氏曰。政死友。其姊死弟。皆賢者之遇也。身者親之枝也。姊與弟一體之分也。攝政既愛姊。何不自愛其身。姊與其殺身以成弟名。孰若善規以免弟禍。離騷云。女嬃之婬媛兮。申申其詈余。賢姊不當如是耶。

季宗之妹

季見者。邵陽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怨季宗而陰殺之。會赦免。乃告季兒。季兒曰。嘻。乃語我乎。遂振衣求去。延壽曰。汝其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願以車馬家貲。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又縱兄之讐。何面目戴天立地乎。乃告其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留。又無所在。善視汝兩弟。遂自經而死。音逆地名王闢之。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呂氏曰。季兒可謂賢且烈矣。當是時。使季宗有子耶。則



歸宗而撫遺孤。季宗無子耶。則自出而絕。延壽亦足全其義矣。遂至自經。無乃過乎。設季宗殺延壽。則季兒又當何如。吾錄之。以爲薄於骨肉者之勸。孰謂婦人外父母兄弟家至生死不相關耶。

文姬保弟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爲梁冀所殺。子俱死獄中。少子樊。爲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脉。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奉托。生死惟足下。成遂引樊浮江。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樊。後遇赦得還。文姬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無一言及梁氏。及梁氏則及主上。是再撥禍也。樊從其言。靈帝時爲河南尹。

呂氏曰。文姬之友愛無庸言矣。托王成。是謂知人不怨。



梁氏是謂審勢。倘梁氏可繼也。彼必甘心之矣。固也。宜有是女哉。

國範圖說

卷之四

主

國範圖說

卷之四

主

和政公主

和政公主。唐肅宗女也。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其姊也。方娶居。王曰。天子蒙塵。寧國獨處。其誰携之。乃寄三子於所親。以潭馬乘寧國。王與潭徒步而驅之。跋涉日百里。潭供薪水。王供炊滫。以事寧國。卒免於難。肅宗有疾。王朝夕左右甚謹。詔賜田。以女弟寶章公主。未有賜也。固辭讓。以與寶章。帝從之。

呂氏曰。和政恩撫孤姪。遠避朝權。授矢平賊。仗義論盜。輸財助國。上疏恤民。憐布思之妻。策社稷之計。善行不



可悉述余取其大愛以媿歸妹之清結

閨範圖說

卷之四

生

閨範圖說

卷之四

生

姻娣之道

章嫂讓兒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謂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為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吾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棚季曰謂棚之子樵棚之子鑄鑄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

呂氏曰世俗兄弟可笑也借馬而餓渴在懷借衣而操



從是觀况乏嗣始得之見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娶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強之從。况意不出於夫子耶。天昌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閨範圖說

卷之四

姜

閨範圖說

卷之四

姜

少婦化嫂

蘇少婦。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鬭墻操刃。少婦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婦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婦曰。吾有。卽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婦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惡言告少婦者。少婦笑而不答。少婦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婦皆之。以告嫂。引鼎。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



便溺。嫂急接之。少婦曰。無遠。惡驚兒也。了無惜意。旋餘四嫂白相謂曰。五嫂大賢。我等。罪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賤。終身無怨語。

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娣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於蘇少婦心服焉。

王木叔妻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囊中餘資。欠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旦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呂氏曰。憎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無况盡推所有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樂知矣。





開範圖說

卷之四

美

姑嫂之道

歐陽賢嫂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閨娘一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婉情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

隣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矣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致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呂氏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爲母耳目諍愬相雪也世之爲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閨娘矣吾以是知一人豈道兩人成名同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開範圖說

卷之四

全

陳氏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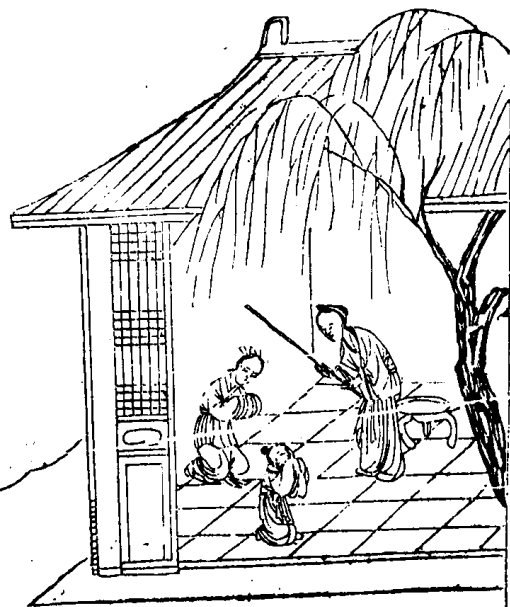


全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勤苦如男子修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歿時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為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為又置田宅撫諸甥如已出終無怨語呂氏曰堂前教養舅姑教育子孫周恤宗族廣施陰功砥礪名節無一不善者而姑嫂之情尤世所希余特表

而出之

全



閨範圖說

卷之四

金

鄒娛引過

鄒娛朱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娛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娛必與俱。荆有過。娛不令荆知。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娛。娛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娛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燭。額母大怒。娛曰。吾臥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娛

未哭。爲好語相慰曰。娛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娛嘗病。嫂爲素食三年。娛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呂氏曰。小姑如姑。嫂甚畏之。娛異母也。視嫂乃如是。多壽多男子。多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吾鄉大小姑貴重。出嫁之女。與母列坐。坐居左。弟婦與同席。則叩頭告坐。大姑立受之。稍不當於心。則辭色如父母。惟賢者不然。然者強半也。讀此傳。寧不汗顏。

閨範圖說

卷之四

金

嫡妾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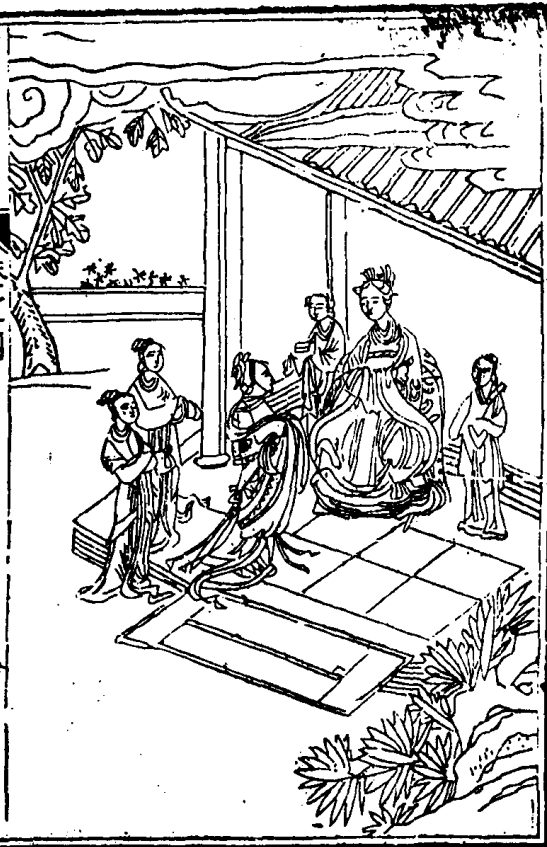
晉趙衰妻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隗氏入二女。公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趙姬妻之。王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趙衰不敢從。姬曰。不可。夫得寵忘舊。安富室而棄賤交。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矣。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故舊之情。不念小過。况同好乎。又曰。燕爾新婚。不我屑以。傷夫道之薄也。君其逆之。衰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

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而已下之。呂氏曰。婦人能容妾足矣。況身自爲妾乎。况以公女而妾狄人之女乎。况以子爲庶子而嫡狄人之子乎。趙姬之賢。古今一人而已。

衛宗二順



衛靈王薨。夫人無子。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矣。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吾聞王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當斥。得留以盡天年。幸矣。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媿之。願出居。以時相覿。傳妾泣曰。妾聞忠臣事君。孝子養親。惟愚無日。妾豈敢以小貴變節哉。惟夫人無相棄。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之。如禮何。固求居外。傳妾謂其子曰。吾聞謹上下之儀。修先古之道。謂之順。今夫人居外。我居內。是彰我之不容。而逆閨門之禮也。處逆而生。

寧以順死。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懼。乃止。傳妾以妾事夫人終身不衰。

呂氏曰。古婦人無子。五十出爲女師。未聞此禮通於天子諸侯。而衛夫人不敢以嫡自安。必有見哉。若傳妾守分終身。亦盛德事也。



女宗者。朱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嫁時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之室為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嫉。婦德之耻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一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妬正居一。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為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呂氏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此婦人常性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直不妬。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德。以釀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為婦人之法。

楚莊樊姬

楚莊王好獵。夫人樊姬諫不聽。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宴罷。姬迎曰。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倦。姬曰。王之所賢者誰也。曰。虞丘子。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矣。遺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能也。妾不敢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宗族。求聞進賢。退不肯。是蔽君而塞賢路也。妾故笑之。



後。明日以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呂氏曰。國家不治。妬賢之人爲之也。樊姬不妬於宮。而推治於國。惟無我心故耳。故我心勝者。不能容人。其終也。反不能容其身。然而妬者卒不悟也。可嘆哉。樊姬女宗可以訓矣。

閨範圖說

蜀主之女

卷之四

全



晉南郡公王桓溫妻也。性最悍。溫每遜之。溫平蜀。得李勢妹。有奇色。納置別宅。王聞大恚。乃與婢數十。拔白刃襲之。李氏方理髮。髮長委地。肌色如玉。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成粧。曰。國破家亡。無心在此。今日見殺。得遂所懷。遂引頸就刃。王擲刃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憐。何況老奴。遂與同歸。而善遇之。

呂氏曰。李氏女。當殺身之怒。無急遽之容。其態安閒。疑重。其辭悲婉。慨慷。卒能回操刃之兇。為同車之愛。可謂

古今一奇事矣。惜也。荒落偷生。不能死於國破家亡之時。為全德累。吾錄之以訓世之為妾者。不得於嬪。未必皆嫡之罪也。

閨範圖說

卷之四

齒



閩範圖說

卷之四

奎

孫氏全孤

花雲妻邵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爲所縛。不屈而死。邵生子燁。方三歲。邵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墜邵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買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於水。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燁後

拜水軍左衛指揮使。偕孫至太平。奉邵骸骨。爲雲刻像。合葬上元縣。

呂氏曰。燁非孫氏出也。亂離之際。忍九死以全孤。卒收夫與嫡而合葬焉。士女烈媛。不在貴賤間矣。身忠臣妻節婦。妾賢人。孰謂花將軍死哉。

閩範圖說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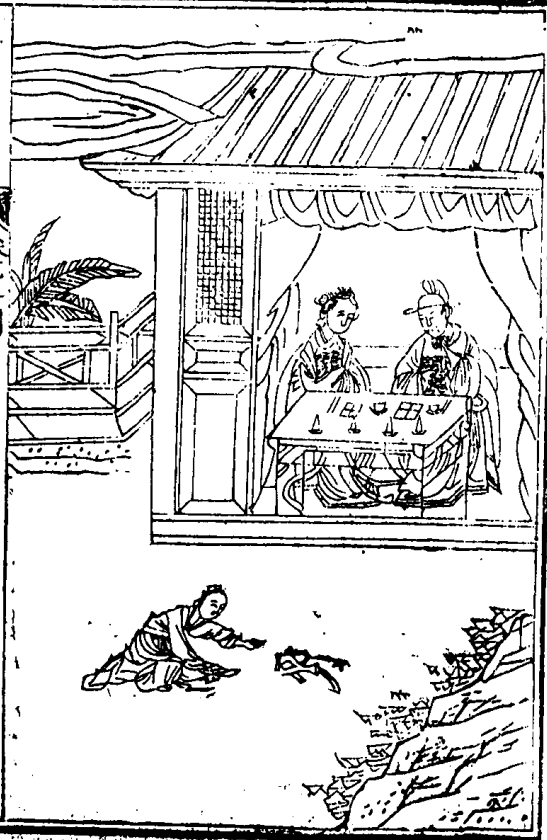
奎

閨範圖說

卷之四

婢子之道

周主忠婢



忠婢者。周大夫妻之媵也。大夫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滯於隣人。滯者憂之。妻曰。無憂。吾為毒待矣。三日夫至。其妻曰。與子久別。何以相勞。使媵取酒而進之。媵知其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因陽僵。故意。覆酒。主大怒。答將死。終不言。大夫弟聞其事。具以告大夫。乃殺其妻。將納媵以代之。媵辭曰。主以辱死。而妾獨生。是無義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欲自殺。大夫乃厚幣而

嫁之。君子爭娶焉。

呂氏曰。忠婢此舉。無一不協於善者。不彰主母之惡。厚也。不忍主父之毒。忠也。陽僵覆酒。智也。答將死。終不言。貞也。不敢居主母之處。禮也。此可以為士君子法。而况婦人乎。劉更生傳。列女名曰忠妾。既妾大夫矣。即非嫡。安可嫁乎。媵必不爾。余直以婢名之。媵隨嫁之。房婢也。既肯嫁。必未嘗接大夫者。

閨範圖說

卷之四

矣

閨範圖說

翟青代死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隣以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莫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爲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呂氏曰青之代素忠也不受辱貞也忠貞兩字士君子且難况婢女乎不錄素者何節女不可勝錄余因錄青以見素云

閨範圖說卷之四

閨範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此編乃其爲山西按察使時所作前一卷爲嘉言皆採六經及女誠女訓諸文爲之訓釋後三卷爲善行分女子婦人母道各一卷敘其本事而繪圖上方並附以贊文頗淺近取易通俗也當時嘗傳入禁中神宗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後妖書案起遂以是書爲口實朱國楨湧幢小品曰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焦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鄭貴妃之姪國泰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爲序將有他志云云所紀與史小異然國楨與焦竑爲友目睹刊本所記似得其真此本無鄭貴妃序當爲坤之原本也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一)

〔明〕張鼎思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陳性

學刻本

琅邪代醉目錄卷一

日月	天神	海神擊日	鐘聲	迎春	昏旦	列宿	長庚	哀鳥	五星	北斗	客星	織女	宇內	卷之二	歲陽月陽	節氣	置閏	紀年	人日
天體	列漏	日月食	異稱	月	離瑜	九宮	象緯	九星	斗建	分野	注張	地下天	月令	黑白月	十九月	造曆	元夕		

送窮	上巳
後	羽觴
禁火	改水
端午	七夕
中元	冬至
儺	三七日
正五九月	百六
雪花	伏社
霄雪	歲月日風雷雌雄
占風	知雨
石尤風	素雲
吉雲	寶露
丹露	天酒
栢葉露	百花霜
瓊霜	虹
白虹	相感
句星	行雨
機槍	
卷之三	
四海	海道

大海	江原
九河	河源
禹治水	中渾
濶灤	沙海骨
地名	牂牁
胸臆	盤屋
役祠	朝歌
縣名	北岳
日觀	禹穴
宛委	湘君
寒火	湖
異險	度索
水性	貢士
何國	咸陽
日畿	
卷之四	
諧諜	千家姓
異姓	複姓
三字姓	榜花
賜姓	挈錯

改姓	炅姓
姓音	姓字
姓舛	諱
不諱	
卷之五	
姓名隱僻	墳羊
<small>阿字花甲別名</small>	
惟神	逐疫神疫鬼名
三字名	誤名
小名小字	
卷之六	
同姓名	同時同姓名
同代同姓名	異代同姓名
誤同	強同
偽同	假名
二名	認同
卷之七	
同時同族而同名	父子同名
祖孫同名	漢諸王同名
漢同姓諸侯同	同姓同跡
同姓同名同跡	異姓同名

君臣同名	不同名同號
同姓齊名	名與字自相同
同名同字	仙家同名
婦人同名	男女同名號
名字	齊由
介子推	
卷之八	
器物人名	草木人名
鳥獸虫魚人名	趙盾右軍
靖節免天	陶潛畢卓
九華	鳥雙名
獸雙名	食具雙名
亭雙名	堂雙名
魚雙名	虫雙名
山雙名	國雙名
草木雙名	男子雙名
女子雙名	神雙名
別名	夫容
辛夷	肥遺
鴟	硯

稱名	糯米
擁劍	弩矢
甲冑	幡
鞞	夷庚
搏	綠沉
秒忽	衣船
落霞	杯落箸筒
筍	襪
金吾	錠
竿	聚雪
瑤貽	僚風驚月
喚起推歸	鬱郁釐來
繫迷	
卷之九	
經傳立名	石經
丹書	易林
汲塚	易舉正
有所疑	何天之衡
坎不盈	晋如石鼠
其來復吉	漸之進也

坤為柄	演易
三易	卦爻名義
卦字解	諸反對
尚書錯簡	晁景迂經說
二南	說文與經傳不同
經傳考異	漢人引經
石經異句	韓退三論語解
周禮	麻衣心法
外國書	帝王遺言
聖賢遺言	三經
逸禮	逸論論
逸書	孔子三朝
禹碑	飲歌
卷之十	
註語	命射
古樂	八蜡祝詞
漢高手勅	閻呂墓銘
秦姬曲	甘泉歌
西漢文章	嚴君平註
郭象註	刺孟

太玄	爾雅
綸組	雨脯
圓丘	漆器
繁露	孔子鼓琴
出卜	射
鵠起	游鬼問
元鋸	竈觚
羊溝之雞	夢
箸簪	顏子
有茗	曾子
禹掛冠	不欺
釣	周公讀書
楊子一毛	直躬
鄧析	玄黃
稷狐	船人
國是	鬼食批
賞先雍季	牢人上炙
緯書	河圖要元篇
意林	孫饒碑

微箕	平準書
人物表	詛楚文
卷之十一	
大學古本	方策
懷刑	舉錯
弗如	三思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上達下達
吾其為東周乎	謙詞
束脩	死生
太宰行人	區別
子糾小白	匏瓜
六尺	為命
帛肉	饗鐘
五羊食牛	見禮知政
追蠡	雲龍風虎
亢龍	屯蒙
利用刑人	天與水違行
苞桑	簪
龜	噬嗑解
好爵爾靡	飛遜

已日乃季	豹變
家食	歸妹以須
渙其羣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洛書	知來者逆
馬爲曳	晉晝明夷
大壯則止	宣髮
一發	駒虞
卷耳	平王之孫
夏屋	熠燿
威發	常棣之華
鳥聲	辨章
柳谷	南爲
中原有菽	有北
申甫	不日成之
維昔之富不如時	玄鳥生商
汝墳	將仲子
羔裘	東山
星有好風	鼂鼓
下武惟周	大麓
四嶽	象刑

有過	息棄三正
予若觀火	說築傳巖
高宗彤日	詔王子出廼
師渡孟津	無偏無陂
越若來三月	小子同未任位
誕受姜若	毫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所其無逸	典祀無豐于昵
前徒倒戈	羔
靡草	苔菜
燒灰	姑息
孚尹	竹本象
奠雁	見於母母拜之
羸股肱	魚乙
姆教	尚耳
矢魚	風牛馬
卷之十二	
書契	摹臨
六書	戊音
辰巳之巳	孟字義訓
審審字義	介

丁	涯字
隸	倉頡八字
苗茨之碑	刊字
馬鳩	亥辰
旦百	通指
創字	訛字
俗字	字省文
卷之十三	
宗室仕路	莖榜
引試	殿試
制科	詩賦
經義	穿鑿
燒尾	曲江
龍虎榜	私友
百篇科	自陳
應不求聞達科	戊與丁合及第
科目	父子狀元
兄弟狀元	三世探花
三元	四元
五元	老狀元

幼敏	蘇頌
黃庭堅	道旁李
何安	劉之遴
崔英	六十不娶
稱象	吐垂
辨年號	李衛公
三童賦	奇童
獐鹿	人龍
人鳳	鳳毛
卷之十四	
生肖	三十六禽
本命	祿命
談命	相法
相形	默坐
擇婿	相板
遇	卜筮
占繇	龜卜
虎筮風卜	卜錢
勾陳騰蛇	占鼎
西域胡	卜伐

卜珞郭璞	建除	旺氣	三瓦	堪輿	宅兆	遁法	拘忌	夢	占夢	術數	食祿	圖識	前定	識語	盧嬰劉甲	卷之十五	母服	婦為舅姑	王博文	張永德	郭積	嫂服	袁昂	李昉王曾	歐陽脩	朋友服	同僚服	張耒	石宣程賀李庭芝	荀訾	宣度	王儉	田况	武陵威	紙目	身代母身	蕭綜	王少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昴	防年	報父讐	管秋陽	向雄	郭亮	表承詢	周翁仲	鄭牢	御史臺吏	黃承事	陰德	陰罰	水中岸	不娶	李約	崔樞	還妾	嫁婢	秦君昭	劉夔陳睦	生誌	生祠	卷之十六	寤生	學生	學生相肖	四乳俱四	一乳三男	脇生	背生育生	生鐵	生蛇	生珠	生龍	卯生	十四月	六十歲而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無嗇再生	趙春
長沙桓氏	李娥
杜椒婢	范朋友奴
蔡邕	羊祐
梁國子女	奚僕息女
阿練	向靖女
于寶婢	于慶
顏畿	顧非熊
史姁	崔涵
顧惣	李嵩
惠州娼	邊鎬
杜明福	房綰
嚴武	王蕭
鄭承娘	趙雲容
韓浥	李仕謙
無啓民	賀克
圓澤	真西山
郭祥正	范祖禹
馮京	陳堯咨
張方平	王黼

盧媚兒	蘇軾
黃山谷	葉文鳳
趙閱道朱晦庵	蔡仍
都下小兒	通真子
周文安	徐延之戴文進
山東耕夫	法定
王文成	魏鵬舉
龍眠居士	陳明遠
歐陽德父	前身異類
後身異類	
卷之十七	卷之
許由	夷齊
屈薇	蘇武
嚴信摯峻侯馥徐舫	靖節
應曜	劉嚴
吳羗	李安靜
滕公知韓信	臨刑得釋
辛慶忌	牛牢
馬宏	鄭衆
盧懷慎	司空圖

月將崔著	虞允文
王威	陳剛中
李陵	姚璘
龔陳王下任甄權劉段	方望
裴顏王坦之	楊軻
汪煥李雄	畢炕
王褒嵇紹	韋叡
施全	王恬
華嶽	孔駱
二劉	巧工樂工
姜堯臣王婉容楊若水	孝平王后王惠風朱全昱
蔡女	節妾
宋清	楊賢
忠武卒	延安刺客
秀州刺客	杞梁妻
其思革子羊角哀	竊皮冠
千金布	舜作蟒蛇
卷之十八	
禰衡	王聚
臧嚴	張松

魏奉古	劉頤
嵇康	賀思令
王彥伯	杜思溫
廉郊	吳道玄李思訓
張僧繇	劉褒
曹再興	徐景山
殷倩	張南本
寧王	楊子華
顧愷之	董羽
顧光實	韓幹
商	楊惠之
地獄變相	怪術
名畫靈異	劉錡
羿	顏息
飛衛	王靈智
賈堅	宋令文
楊大眼	羊侃
沈光	柴紹弟
彭博通汪節	鄧弼
楊忠	唐鍾

卷之十九

漂母

君王后

蘧伯玉車聲

張節婦

張兩

若莘

徐節婦

孝女

貞婦

報父冤

木蘭

淮陽節婦

浣花夫人

聶氏

馮夫人

石龍夫人

楊夫人

楊夫人

賢智母

妻賢

趙娥

婦人爲將

趙夫人

徐淑

唐山夫人

芸叟女詩

男飾

女官

夫婦相似

金釵

纏足

婦飾

彤管

袜

渝裙

巾幘

長帶

鈿

卷之二十

事類

卜賢

繪像

結襪

蛟妾

佩茱萸

城南老嫗

夢相

暖席

立幟

縱囚

員儼

寶儀陶穀王曾

慕容儼趙壹

錢神論

孝婦

鮒

埋兒刺股

鴈足書

段穎

就貸季

畫工

安婦

射石

代奏

蓼莪

割炙

女子反

笑覽

窺園

白虹

識鏡

柴桑

死鵲

沉江

蛇影

羅娘

汾陽

高唐	細腰
舞鷗游蜻	黃金臺
履跡	金蓮歸院
飯後鐘	醉吟
披裘	古文
元次山	穆伯長
婦人謚夫	生潼
卷之二十一	
介子何點	李泌
吳祐韓卓	向雄
羊祐王曾荀勗	毛寶劉彥回
皇甫規	孔明
安氏李仲寧	百口
七步	倚馬
前席	雲母屏
薛仁貴郭子儀	紀信子期丑父
助喪	楊震房彥謙
謝安費禕	劉琨劉疇
燕丹孟嘗	吳起商君
右袒	背水

劉凝之沈麟士	宅相
蟠桃黃中李	乘槎
劉阮	偷桃
爛柯	白鶴
杜伯	紅葉題詩
獻詩	西施
出塞	酒池
遺履	飲飛
斬蛟	戰水
斬龍	大霧
聖水	溪酒
咒	封松柏
王粲王濛張南渠戴母	
卷之二十二	
令甲	紫泥
謚法	傳
黃金	黃銀白金
禁金	錢文
錢帛	鈔
鹽	米價

霜旱	秋霖	減稅	漢租	酒價	汰兵	治水	藏粟	茶馬	益步	諫止織造	常平	郵傳	權量	蠶室	井	牛耕	城	舟	三翼	舟車檝馬	舟名	水車	拂	卷之二十三	鼻鼎	鐘鼎銘識	九鼎	古字	犧尊	碑	劍	鏡	記事珠	碎寒犀	龍皮扇	夜明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巨查	遊仙枕	青磁碗	照世杯	枕	磬	指南車	記里鼓	釜	碼碯硯	青田壺	新曹	千里舡	瑟	琴	玉管	天璽	瑪瑙盤	木仙	九曲珠	萬年蛤不夜珠	脉望	魚腹古鏡	古鏡	承露鼎銘	卷之二十四	靈寶經	渭橋長乳	貳員之臣	患	侯	俞兒	鵬雛	得鵬	畢鸞	鸞	海鳧	諫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豹鼠	浮游
長頸王	白題
威斗	玉印
墨智	雌
內黃	武陵
神雀	大龜
仙館	龍鮓
石鼓	陵冊
冢銘	服匿
罇子	阮咸
古鼎	千里酒
飛雉	銀筆
龍雀刀	金鳧
虎枕	鐘毀
鐘鳴	掘磬
隆馬	磬鳴
銅蟬	彗星
槐煙	影蛾池
別畫	劍氣
刀靶	聽琴

燒桐	橡竹
絕絃	桐鼓
琵琶宮聲	車鐸
聞琴	葉鐸
識味	杏李奈味
勞新	淬刀
江泉	別茶
石笋隱字	卜椅
善執	碑陰八字
浩浩育育	王仁裕
卷之二十五	毛
正統	古諸侯
官制	官名
兼領	別稱
閣下足下之稱	三九相公
縮葱侍郎	鳩集鳳池
金牛御史	鶴鳴鷄樹
白臘明經	八榻將軍
驅驢宰相	婁師德號衛靈公
朝	駙馬

豹直	木天
九棘三槐	少公
黃閣	黃麻
監搜	文武參用
官年	告
謁	虎爪板
玉筍	冰廳
籍	蚩尾
葆旅	瑞
卓白	鵲鵲
五馬	通稱
白鹿	通義
明府	旌節
銀兔符	印綬
封疆	郡縣
都都統	宦官監軍
小黃門	白者
宦官妻	觀史
奏對	和靖對語
溫公更新法	麥價

后監國	筆諫
封還	訖了
先白大夫	謫官
好惡不常	詔杖
欽章	
卷之二十六	
宰執子弟下第	薦弟
釣渭釣名	焚草
馮京	孟博裴解
對仗	斷絲
不怒	譚取枉法贓
白髮	忍
裴潛陸侯	飛隣望隣
禁捕蛙	決蒲團
軌革	鬻糕
杖衛府吏	穀價
米價	發賑
還絹	訟官
胡床絹床	不飲
杜夫人	布被瓦器

白璧斷獄	敢
印在書下	石喻
焚制草	飲醯
不言中書事	孟羽化
玉杯碎	蘇環有子
淫具	瓦衣
辯僧冤獄	禁月
回波	問人問官
却古鏡	講水利
倉法	趨勢
却古硯	執帽漂流
卷之二十七	
長人	短
四乳	目腫
目疾	口吃
口臭	陽暗
大聲	足疾
頭搖	領下鬚
白鬚	饒鬚
樹鬚	尖頭

面狹長	瘰
面瘡	耳聾
治聾	笑
女子鬚	舜妃盲
治病	甘露羹
卷之二十八	
李載仁謝奕	劉臻
周朴	李賀
羅友	張元
螳螂葉壁魚字	燕石
白頭豕	山雉
歐柳白檜	韋思明
楚市偷	崔郊
何恢	喬知之
石崇	劉禹錫
戎昱	趙嘏
王晉卿	潘炕
張燕公	周邯
陶現	阿丑
驛吏	縣獄

優人	破錢詩
妓詩	瓦盆
好仇	簇酒斂水
飲量	千日酒
碧筩	崑崙觴
鶴觴	桑落
散梅	瘡痂
爪甲	好潔
杜若	
卷之二十九	
後土	尸
孔子稱號	孔廟
專祀	配享
從祀	孟廟
聖表	壯繆
真武	雲長
城隍	文正
萊公擒虎	奎宿
列星	文星典吏

北斗爲人	五星形貌
北斗廉貞將軍	神降萃
觀世音	神像
春申	牛王
天妃	張仙
若耶廬山	
卷之三十	
李泌王玄	隱
吏隱	不娶
俞紫芝	元紫芝
周續之	陽孝本
士人爲僧道	孫晟
李昭徽	由吾道榮
第五倫	劉軻
吳筠	徐安貞
宣宗	裴休
賈島	僧尼之始
徐敬業	駱賓王
邊鎬	潘閔
韓熙載	崇儼

贊寧	姚泓
樊若冰	查道
吳元常	葉法善
德操	劉秉忠陳孚胡深
明濬	丘玄清
戊辰一甲	長生
修鍊	丹
房中	縮錫
肝肺	玉洞定時
仙	尸解
三花	許公言
武夷舊志	武陵
滄洲	蓬萊島
三山	仙傳國志荒唐
仙鶴觀	換形
蔡尋真	精氣
攝生	金丹
葛三	地脂
卷之三十一	
佛經	九子

金人	佛入中國
佛像	誦經
佛教	佛名
釋姓	僧稱
一祖	二祖
三祖	四祖
九祖	十二祖
二十四祖	釋迦佛
達磨	慧可
僧璨	道信
惠能	馬祖
大梅	自在禪師
行思	石頭
鄧隱峰	龐居士
法達	天花
欽光	洛浦
志誠禪師	大耳三藏
藥山	雪峯
一指禪	破窻和尚
嵩山	古靈

龍山	杏山
道林	廣額
烏窠	義中
古靈	杜順
惠思	慧海
善覺	天然
藥山惟儼	雲居
守清	鳩摩羅什
鬼	佛圖澄
吉祥	智常
禱祀	飯僧
說法	淨土院記
誘僧焚身	營浮圖
火化	儒童
留鬚表丈夫	僧爲朝官
禪鑽	
卷之三十二	
人生	佛氏四海
菩提	獄神受戒
鉗雀井蛇	毒龍

泥犁之獄	牛鳴地
方丈	招提白馬
雨花	畫牛
道眼	鷄鳴
騎驢	三句法門
一味禪	翠竹黃花
聞性	一體三寶
淮西擲杖	佛相
七處平滿	菩薩
阿耨	涅槃
波羅密	五分法身
三句正見	夢果
六通	五禪
五蘊	六入
十二處	十八界
十二類	念佛
八風	苦集
五濁	五蓋
三昧	三有
五衆	二衆

慈雲	往來相	金田	淨土	鴈堂	鷄園	坐具	頭陀	上人	沙門	苾芻	寶坊	祇洹	三車	聲聞緣覺	般若	三身	四歡喜	七聖財	三衣
伽藍	淨名	龍象	刹	鷲嶺	鴈塔	鹿苑	衣相	闍梨	沙彌	僧伽	大願缸	柰苑	鸚鵡車	歡喜莊嚴	飛錫	三業	六波羅	七支業	四大

佛骨	經來	白足	寒林	墳	落髮	天中天	泥犁	式叉	木叉	伊蒲	覺息	天竺	伽陀	檀越	數珠	舍利	如來	盂蘭盆	招提
多根樹	法來	出家	三茂	鐘磬	知事僧	摩訶薩	底栗車	南無	浮屠	優曇	三緣	正法眼藏	毘尼藏	乞粟多	軍持	阿毘曇	須菩提	衣珠	淨園

八角磨盤

卷之三十三

韓重

賈偶

嫁殤

王弼

盧充

李陶子

虞文靖

謝端

大武殿畫

柳廟

心化石

身化石

木乃尹

出神

鼻飲頭飛

蕭家乳母

東都志林

鶴林門女子

女子化丈夫

虹化為男子

人化為虹

異國女

履化為鳧犬

朱熊

桃符

奇石

水關

石闕

聖鐵

鬼怪

醫鬼

女妻河伯

女妻龍王

盧君

東嶽祠

元庭堅

王建

見鬼

衡嶽先生

壁中金釵

驚鬼

鬼鬼

張太子神詩

羅源女神

箕仙

女仙

竹葉舟

鼠怪

不怪

婦人在鏡中

前妻責後妻

鬼哭母嫁

屠門受祭

卷之三十四

呂洞賓

昭君詞

東都志林

壽王妃

五雲太甲

衙甲吐卷

見蝎聞鐘

梅花詩

梁縣丞

安都碑

徐君猜

斜車

丁晉公

薛沅州

謝轉運

賀出閣

四夷來王賦

謝正字

賀還京

孫仲益

翟大參

李易安

德士

宗開封制	化錢疏
元厚之	刑天
淮渠	薤賦
雉意	張巡
王勃	僧旂佛傘
六燕	少姨碑
制謠	柰花
買山	竹夫人
謝魚賤	李密檄
黎洞	牛星入柳
對東樹萱	謗語
卷之三十五	參同契
越絕書	班義
離合詩	鮑昭
魏鑊	雞碑
童謠	習字
許長史贊	謬語
陶穀	謎
拆字	晶飯羹飯
葉砧	

方言	棹磬
步虛	蠻語
夷語	對體
歇後	詩體
遊體	敘事
七側	八字四韻
三句換韻	迴文
詩藏姓名	詩藏藥名
姓名戲	麥是何姓
雅戲	鵲蚌詩
詠尹字	小名
聯句	對語
小令	竿詩
制科題	聲價
傳奇	癖好
印書	
卷之三十六	
視肉	弄政
和親	鄭衛武公
公孫弘	息夫人

功曹	弄璋	杖社	伏臘	金銀	祗受	銀璫	撐犁	孟勞	獻替	龍袖	博戲	車術綴術	著述	年號	尚右	尺	露布	端兩	織絲	子耗	毛席	十年爲一秩	俗語有所本	用數	渾不似	蘇幕遮	榆錢	荷衣	白獸樽	相風	勾陳	飛騎	行馬	誕馬	嶧山碑	粟馬	枉渚	衢尊	雲族雲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斧箸	雞口牛後	齊斧	攤蒲	牙	嗚呼	療疾	卷之三十七	印璽	三揖	椅	欽衽	巾續	佩刀	墨	繡鬚	漆器	蜃器	屠蘇
尊羹鹽豉	騶唱	龍戶	雞跖	連峭	咄嗟	賣文		肅拜	跪坐	葉拱	冠	屨寫	筆紙	吹綸	紫櫛	陶器	既史	沚蘇

琵琶	鞭賈
碑賈	漢壽亭
碑誌	疑冢
鄧冢	真娘墓
項羽冢	紙錢
銘碑	造第
苦吟	龍鍾
療劉	黎明
卷之三十八	
隋侯珠	武帝珠
噲參珠	張顥金印
張氏傳鈞	楊寶雀
毛寶龜	黎景逸鵲
玄馬昭猴	酒工蠅昭之義
桃花犬	陳魯鳥
貞燕烈駕	哀猿
螻蛄	知更雀
雀兆	憑霄
大鼈放生	報時猿
胡孫報冤	義鷹

鸚鵡	鴝鵒
公子鵒	孝鸞
鳩	鴉臺
烏亭	鷺亭
鱣	遊魚聽琴
鵠	犬
鸚鵡	蠅
秦吉了	羊
溪鶯	魚書
雙鯉	鴈
鵝	蛛蜘蛛
虎	長沙亭長
李勣	牛哀李忠
封邵	譙本
袁州僧	獮人
說虎	董恢
張侍郎	裴旻
黃氏母	杜氏婦
史無畏	馬孝恭
卷之三十九	

相六畜	伯樂子	相六畜
伯翳	公冶長	伯翳
詹何	陽翁偉	詹何
楊宣	管輅	楊宣
李南	成武丁	李南
張子信	孫守榮	張子信
白龜年	介氏秦仲魏尚	白龜年
物靈	物用	物靈
物生	行屬鳴屬	物生
物性	類	物性
鬼鳥	馬肝	鬼鳥
鯀鯀	象膽	鯀鯀
鳥鼠山	蟲	鳥鼠山
越睽駿	關鴨	越睽駿
信天緣	批鴉鳥	信天緣
豸	恙	豸
蛤	航魚	蛤
蛇足	鬼車	蛇足
肥遺	蜃	肥遺
蚊	蚊事	蚊

蠅	蠅	蠅
魚疋魚帆	魚翅蛤翅	魚疋魚帆
魚母	鰐魚鮫魚	魚母
從徑	滑托	從徑
鳳子	桐花鳳	鳳子
望帝	漢泉井魚	望帝
海東青	鯢	海東青
蛤蚧	翡翠	蛤蚧
猫	鸚鵡	猫
胡桃之券	止風息潦	胡桃之券
卷之四十	鬼	卷之四十
疎教	胡麻	疎教
蒲萄	苜蓿	蒲萄
木棉	護草	木棉
樨漿	西瓜	樨漿
橘	荔枝	橘
瓊花	蛺蝶花	瓊花
迷陽	紅荳蔻	迷陽
塗林	蘘荷	塗林
海棠	金鹽	海棠

盧橘	火浣布
迎魂香	石花
鐵樹	化石
顏洞	五穀樹
榔梅	如何
異草	酒樹
酒草	醇和麥
扶竹	石楠
苦盆	藕花十丈
七尺棗三尺梨	雷公炮炙論
苦彌	雷丸
白錫	獺爪
斷腸草	原蠶娥末
益智	蘭芷
義竹	疏麻
端葉	火前火後
音聲樹	紫陽花
相思子	霸薰
書帶草	遠志小草
紫梢花	木蘭

琅邪代醉編卷之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日月

日稱太陽而日有日之星月稱太陰而月有月之星按
甘氏星經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宗之精
也為鷄二足為鳥三足鷄在日中而鳥之精為星以司
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
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為兔四足為蟾蜍三足兔在
月中而蟾蜍之精為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
於是昴焉日精在房月精在昴畢自司其行度而氏
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按此是日月二政
之外又有日月二星今人言日中有三足鳥而不言日
中有二足之鷄言日中有鳥月中有蟾蜍而不知鳥與
蟾蜍之精各為星也○然不但日月如雲雨雷電皆有
星故甘氏又曰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
北方水府之精而姬訾為天門故其神栖焉
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
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
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

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鋪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夜入地立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三光輕清既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且如日在其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

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此斗轉

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楊用修曰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

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矣佛家言日繞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東拂婆提日則始沒西瞿陀尼日初

出北鬱單越正夜半此與立處機說相合

山海經述海外山詳矣不言須彌或曰即崑崙也然其

迷日月出沒不言崑崙而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又有山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西海之外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拒格之松日月所

出入也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山名曰鑿鑿鉅日月所入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皆西海豈所謂方山者即佛氏之須彌耶拒格之松者即佛氏之閻浮提樹耶

至於蘇門玉門等山為日月或出或入則又不可盡解然言入山而不言入地亦可見古無日入地中之說矣

谿山餘話云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此張衡靈憲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

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

南而西而北窮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于理為勝

周雲淵曰日月星辰麗天轉運其去人有遠近而在天無升沉以極之東西為經南北為緯非人所謂東西南

北也人謂東西南北非有常處各以日出為東日中為南日入為西入沒為北以見日為晝不見日為夜南方

日中則北方夜半東方日中則西方夜半極東謂南南方之東也極西謂南北方之東也以背日為北向日為

天體

古之言天凡有八家一曰渾天即今所載張衡靈憲是也二曰宣夜絕无師學三曰蓋天周髀所載四曰軒天姚信所說五曰穹天虞聳所擬六曰安天虞喜所述七曰方天王充所論八曰四天祆胡所言也獨渾天一家最為近理故李淳風獨取靈憲載之乙巳占序

蔡邕曰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之學絕蓋天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有遺失獨渾天近得其理今銅儀即其法也立八尺之員體以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發欽行日月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觀象○今按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東郭代群編則唐虞之時已用渾天之法然丘處機之說四有有理殆與蓋天一家相近不知當時何以不驗也

海神肇日

楊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舡往援李壇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太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癸辛雜識按此蓋因羲和御日之說而為之附會然亦以自解其逗留不進之耻耳不足信也

刻漏

唐順之曰書堯典曰永日短蔡氏傳曰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授時曆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之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至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晝夜刻數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愚蓋因國朝名臣事畧郭太史守敬之說而推之如此郭氏之說極明備釋編

楊慎曰曆家大抵以刻漏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為驗於燕地稍偏故然外國有蒸牛脾脾或作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刻漏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係於陰

陽之消長也。

夜漏五五相逆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雖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

舊聞宮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歸田詩話載汪水雲叙亡宋事有點亂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六更也。後見蠲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柳鼓遍作謂之蠲更其後見蠲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柳鼓遍作謂之蠲更其

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櫺耳。七修類纂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鍾殊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劉尚賓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數亦不與按宋祖因希夷一言而點少其四更加其一只是一事。

五輪沙漏北方水善水壺漏不下新安詹希元以沙代水人以為古米有也有五輪以機運之四輪皆側旋中輪平旋。博物志補

鐘聲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或以其說為未盡姑蘇鐘唯承天寺至半夜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此張繼詩王氏學林新編誤以為溫庭筠

庚溪詩話云六一居士謂張繼楓橋寺詩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

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余攷齊丘仲孚少好學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則夜半

鐘其來久矣升菴曰唐六典更點皆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十八人掌鐘漏唐詩促漏遙鐘動靜聞則夜半鐘豈獨寒山寺哉

日月食

春秋但言日有食之不言何物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日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爲羅計所掩羅計之說甚無據而抗日之說余亦疑之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爲光對日則光滿焉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近在南中訪熟知天文者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太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有理爲之一快

日食止言既月食言既又言甚者蓋月既初之時名食既食既之後生光之前此際名爲食甚若日則不然食既不久止須臾爾既甚生光無所分別是以不言甚蓋太陽難犯故其退自速見雲淵文選

洪容齋曰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

薄食之理其說亦通按容齋此說還主羅喉計都交初交中之說耳其實日月自相食之說最爲有理而日光所不照處月隨之而缺其理更確余言之詳矣不謂先有劉孝榮能道之也此說勝于月抗日之說遠甚其言日食云月在日土尚未精余謂月在日下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兩需服夫容則廢夫火也喪也兩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凶矣春秋書日食三十一

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雖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焦氏筆乘按筆乘此說甚善但謂日食古人不能前知恐未然古人仰觀天文名察發欽其于躔離次舍如指諸掌豈有日食大故不能推測之理特以爲變出于天不當預避故且行禮俟其果食而後廢耳若如焦說則是顛項之迎日堯舜之齊政反不如唐洛射姓宣君與後世邪律等之精於曆數也○譬如后之將死天之將雨亦可預知但病雖亟雲雖密而旅見大禮不可先

廢必待其不得不廢而後廢重禮也

王伯厚曰大戴禮諸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大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累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諉之數按此則自古以來日食蓋三變矣二帝之世不食其後人事感召則食尚不可預知後世則食有常期而術家皆得推測矣然慈湖說恐亦無據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唐一術得二十七宋衛玠得三十五獨莊子

八年三月古今算不食法因學

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食

惟三十六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

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三年十月

十一月亦頻食余聞之疇人太陽交會時常有虧但分

數不多下土不見則不言食言食大抵以三分為率

迎春

古者迎春東郊與土牛原是二事迎春以迎陽氣出土牛以送陰氣出土牛在季冬與雞同時迎春在立春之

日月令注引逸禮王居明堂禮曰殷禮出十五里近歲周五十里天子親帥三公門下祭蒼帝靈威仰今迎春之禮皆付之有司而土牛在其中不知起於何時也然古人不但迎春四時皆迎夏則迎夏南郊秋則迎秋西郊冬則迎冬北郊月令可見廢不知又在何時

何子容曰古人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立于國城之南李滂云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策牛今天下州郡

迎春自制一土牛飾以文彩以彩杖鞭之禮記

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

襲而為之以策牛人立處為芒神忙閒之異牛頭角身

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日干支為其施

設近於不經按土牛芒神取象年日雖非古制似亦無

傷但古人以土牛送寒氣而李滂謂示農候早晚自是

二說

異稱

淮南子曰饗大高者而冕為上牲陳世祖詔曰昭事上帝高天稱大高上高頗新冕為上牲未聞所出

王彪天賦云溥為地蓋浩作星衢清異錄

春秋感精符曰人君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兄

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海賦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注大明月也月有御故言

昏旦

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為正月然必以
初昏為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
明日之旦故上古造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為曆元夜半子時初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
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

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二刻屬今日後二刻屬明日

則於理未盡必子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
旦之義而于歲月又相脗合今之言命者于子月則作

今年于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准也

史記歷書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

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

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余說

以天運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時為一日之初日出
寅卯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時為一日

之初雞鳴而起是也

劉世節曰孔子之欲行夏時也說者以為子則生物之
功未著丑則改歲之義不明未也夫一日必以子時為
首周之建子亦非不善而必曰行夏時者夏數得天也
考之歷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數也太陽每日隨天運
轉于十二方而為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
為子時次午方為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為十二時此所
以今夜之子時即為來日之初也太陽每歲歷經於天
輪之十二星而為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經
虛宿之度而立春為正月逆行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
月次酉為四月此際漢今年之十月不可以為歲之
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天輪之子
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于立春之月其有以執此說
近於附會

余嘗謂于丑二時俱屬今日之夜寅時乃屬明日之旦
自謂有理而引證頗少茲又讀穀梁註疏而得其一榘
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曰不言日不言朔
夜食也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
出其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
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夫曰一日一夜合為一

日又曰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然則子丑二時豈不當屬前日乎

月

嫦娥之說不經學齋佔俾謂即常儀之訛升菴鳳洲皆祖其說然未若佔俾之說之詳也鳳洲詩有云不信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日隱嫦娥足破嫦娥之謬然昔人有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宮之句則亦非始于鳳洲矣佔俾說錄于左莊子載嫦娥一事許慎注云羿妻也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靈憲論遂引之為證且云嫦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豈有人化蟾蜍之理假如其說蓋爾形容適得為月中

仙乎其後王充論衡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承訛因陋盛贊素娥之美至明皇遊月宮而怪妄極矣常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而疑所謂嫦娥即因常儀字之誤而起紛紛之說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迺引詩實惟我儀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亦協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然後斷知諸人之妄以常儀為常娥明矣學齋此說甚當余又觀天問有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洛妃也若以怪證怪則

羿妻乃宓妃豈常娥耶豈嫦娥既奔而復奪取河伯之妻耶可為一笑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註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據此則奔月者又不止一嫦娥矣吾不知月何事而為逋逃數也怪以傳怪又謂月中有兔有桂有仙人宋無忌而斫月桂者為吳剛或為吳質又有人以七寶裝月者愈不經矣登真隱訣曰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為最結璘奔月文為次蓋鬱儀者羲和也結璘者嫦娥也據此則結璘乃嫦娥别名唐麟德殿東西有鬱儀結璘樓李肇筆談

誼所記皆書降為麟程大之曰當作鄰

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西北海之外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儀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常儀皆以為女子然則常娥之說山海經誤之也

樂彥子引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按白澤圖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

史封禪書注

鄭仁本表弟與一王秀才遊嵩山見一人統一襖物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鏤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襖有

盤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
可一生無疾西陽雜俎介甫詩玉斧修成寶月團

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
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
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流入

肌骨宣室志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彬州常尋訪道士有唐居士楊
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弦月子來其
女遂貼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

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西陽雜俎

夫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曾於江岸與弟子說月成國此
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

西陽雜俎

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西陽雜俎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借
酒般登天柱峯玩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色如

三水小牘

畫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
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眠自抱一籃
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
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夜黑留此

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杓杓如故衆益

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

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
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
安在韓生撫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

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
盡如秋天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
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三水小牘

劉績飛雪綠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
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

東坡志林

夫

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以獨有月中下
路耶餘杭靈隱寺僧云種得一株近代詩人多所著述
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鷄朝往夕還常含桂實歸於南

土所以北方無之南方月路固宜有也月路之說尤怪
異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風繞月起吹
予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又詩云子

墜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
向人間取次生皮日休詩云玉顆珊珊下月輪殿前收
拾露華新至今不會天中事應是嫦娥撒與人
俞文曰月與日並明此天下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端

娥之說吟譚嘲弄極其褻狎至一二初三四娥冒天上
變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次劔

列宿

馬永卿曰二十八宿今韻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
同韻畧宿音綉亢音剛氏者低嘴音訾皆非也何以言
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者舍
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
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抗之義今乃音
剛非也爾雅天根氏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
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誤
矣西方白虎而嘴參為虎首故有嘴之義音訾誤矣後
韻畧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以其字
呼之賴真

離瑜

星有名離瑜者離圭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微
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人奢文獻通考

長庚

啓明長庚毛氏云一星後世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
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
在日西故日將出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西見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
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
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
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九宮七色
之說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
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
中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象鳥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
然作象鳥甘氏星經作依鳥依亦音象也注云象鳥
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義詩首一篇以象鳥
即作象鳥郎象字誤依亦音象如白樂天詩坐依桃葉
妓自注依音象曹子建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
證

象緯

象緯考鈞上五端字造父注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
御官也一曰司馬又五箇吐花王良星注王良五星在
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

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
滿野嘗攷孫陽善相馬號爲伯樂伯樂星之主馬者今
王良造父皆人名豈亦以其善御而以星號之耶又攷
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其二曰周伯其四曰王蓬芮
周伯王蓬芮皆古者高世不仕之人其精爲星然則星
本無名以人名之王良造父伯樂皆人也而名其星耳
故鶉首鶉尾之類則以鳥名星天狼天狗之類則以獸
名星箕斗之類則以器名星帝師帝友三公博士太夫
之類則以官名星可參攷也他如軒轅傳說奚仲杜預
之類皆是以人名星故曰天象

前漢天文志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入星衆國吉少則
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

五星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
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
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
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
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云歲
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
五福太一臨吳分真西山秦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
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
之臨吳困學紀聞

九星

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
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
九星即九紀也困學紀聞

北斗

北斗七星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
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
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
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又西陽
雜俎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陰第二星曰叶諧第三
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氍理第五星曰防佺第六星曰開
寶第七星曰招搖

北斗亦有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
神也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選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
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玄門寶海經

斗建

後世月建只以斗柄初昏為主其實斗不專柄亦不專
昏前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杵
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杵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其旦建者魁魁海岱
以東北也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魁平
旦亦建寅也○月建又不止斗攝提一星亦隨斗杓建
十二月劉向上書律不正則攝提失方孟康無紀孟康
曰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是也

客星

林爽槐氏曰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
已近柳倅桑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
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畜畜後漢
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
而諱占也且犯帝座與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
以為大變聰遂滅亡光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目
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災歟然世常擬子陵為客星者
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雙槐引此語蓋以思玄為怪
也然文獻通考載五星見其驗或兵起或饑凶或人主
有憂或焦旱或大水或千里暴兵則客兵之不祥古記

之矣再考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老子國皇溫星老子
非李耳古之有德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國姓
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
也三人其精皆為星帝命之為客星夫既為有行不仕
之人其精為星有何不祥而見則為災此必天文家記
者之謬也又瑞星十有二中有周伯姓周字伯王蓬芮
姓王名蓬芮疑即王蓬絮也其精為星帝命為瑞星見
則國大昌是二星者或以為客星或以為瑞星何無定
論要之五星者皆高世不仕之人也以子陵當其占當
矣而又安有所謂災祥耶嗚乎思玄之博而不及此也
馬總意林神農稽首再拜關於泰一小子曰上古之時
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耶泰一小子曰天
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
西方長生不死衆曜同光神農乃稽太史說玉冊
史記天官書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夫客星出天廷占止于有奇異教令則災祥之事不係
客星可見此光武所以無應夷虜豈關天象聰自應死
康相之說未可憑也

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為踈誕中間僅以畢

昂二星管輅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
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
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女二星而已鄭樵仲
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
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爲南瞻部洲其二十八宿所
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

癸辛雜識

織女

述異記天河之東有美麗女人乃天帝之子機杼女工
年年勞役織成雲霧綃縑之衣辛苦殊無歡悅容貌不
暇整理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婿自後竟
廢織紉之功貪歡不歸帝怒責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
與牽牛相會古樂府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機
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霖如雨河漢清且
淺相去距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余按天孫織
紉之星世人乃爲此媒媾之語其爲不經甚矣海上浮
槎之客謂見一丈夫牽牛飲河見織女與以支機之石
今其石安在君平之言亦妄言耳小說謂後漢董永至
孝織女降而爲妻生子董仲則其誣抑又甚焉李元獨
異志謂秦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衛城小
仙洞數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王清謫

于北斗下有子名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時
母淫奔之所輒返故其地少雨則又誣及織女侍兒甚
無謂也

中吳紀開載崑山縣東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織女
牽牛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河水湧溢牽牛
因不得渡今廟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爲之立祠
祠列二象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范生者
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綵
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莫對斯人鄉人遂去
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祈禱甚靈每至七夕人皆合錢

黃姑會以祈穀焉

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
聲爲黃姑潘子直云亦猶是乘落之語轉呼爲索郎耳
古樂府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
黃姑織女星相去不盈尺劉筠內翰詩百勞東盡燕西
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他不能盡載獨李後主詩迢迢
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誤
以黃姑爲織女鼓音訛而爲姑姑字訛而爲女人可笑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暫詣牽牛今人謂織女嫁牽牛者似始於此續齊諧記張衡

靈憲經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

郭子儀至銀州夜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輶車綉幌中有一美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曰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升天

感遇集

郭翰少有清標乘月卧庭中見空中有人冉冉而下乃一少女明艷絕代曰吾織女也上帝賜命游人間願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復來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日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曰天上乃比人間

問曰卿來何遲曰人中五日彼一夕爾忽一夜懷惻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

墨莊

倚覺寮雜言云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湏女也湏嬋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為女星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余考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為界子美詩是也張子賢謂女星在牛東為湏女考天文圖湏女在牛西一名婺女也不在東亦不隔河但牽牛婺女二十八宿之一而織女非宿中星也謂織女非女星誠是又考爾雅牽牛謂之河

鼓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實非牽牛漢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是也白詩黃姑織女時相見牽牛俱為河鼓河鼓訛為黃姑七夕良會乃使河鼓冒此虛名則為可笑然考天文圖河鼓又在牽牛南又止三星

癸辛雜志渡河之說洪景廬辨析最為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似亦有可怪者楊績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半夜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絳霞綉縵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餘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再考爾雅

星紀斗牽牛也註斗牽牛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是牛即牽牛星矣又云河鼓謂之牽牛則又以河鼓為牽牛何言之自相矛盾耶豈牛星曰牽牛河鼓星亦曰牽牛一名而二星耶則七夕相會之牽牛又不知為河鼓為牛星矣竊謂謂之曰牛則牛之類故天文志有犧牲之說似難以牽字加其上然則織女固非女星牽牛亦非牛星或後世抄寫爾雅誤加一牽字耳或曰月令中星多舉二十八宿牽牛凡兩見豈皆誤耶余謂月令亦有不言二十八宿者如弧建是也建星亦兩

見安知月令所謂牽牛非河鼓耶夏小正多以參星紀月令而十月云織女正北向則旦夏小正之言織女猶月令之言牽牛乎筆以俟明天文者攷焉

注張

武廟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內閣取秘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亦不知為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楊慎曰蓋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余攷史記律書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又攷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主草木七星頸為員宮主急事張素為厨主觴客按此律書言陽氣下注不以注作味天文志謂柳為鳥喙亦未嘗以柳作注惟史記索隱云注音丁枚反味也天官書柳為鳥喙則注柳星也蓋司馬貞附會之談耳然注與張自是兩星即據貞說注為柳張為張柳為味張為素並列於二十八宿用脩合而為一恐未精

宇內

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誘注太章豎亥善行人禹臣也山海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選萬天地東西二億二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見詩合神霧地下天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鷄聲甚喧闐近如隔壁井匠怪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程三十七歲涸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西陽雜俎按此聞夏革騶衍之說而助其闕者錄之以豁胃次不必其實也

琅邪代醉編卷之一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上遇父校

歲陽月陽

歲陽歲名見于爾雅洪景廬以為不可強為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至楊升菴則謂簡闕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詩春秋然尚書辛壬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朔日辛卯春秋紀年昭然不紊獨史記曆書紀漢武以來見之意當漢世術家創為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亦信而好古之意愚謂此等異名必起于周末如攝提孟陬已見於楚詞矣陳氏世編司馬貞索隱皆收于天皇氏之下文字起蒼頡大撓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時即有此名尤謬淮南子天文訓中細解其義惟以月令為主支下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序不知何也史記又與淮南小異以閏遂為焉遂旗蒙為端蒙柔兆為旂兆荒落為茫落閭茂為淹茂重光與昭陽互更大淵戲與困敦更換歲久傳訛難以置辨爾雅又有月陽月名併錄之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園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

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畢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鴻烈又無所解大抵歲名月名雖不可解而干支紀日不紀歲月則詩書可攷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書及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王水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始蟄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苦菜華參秋至作小暑至蟄蟲壞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蜩蟄墓無聲涼風至而鵲鳴閭闔風至而青蜩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按呂氏月令芳華為二月節牡丹華為三月節今牡丹三月芳菲而芳華至四月乃華此不可解

夏小正正月采芣二月采芣

節氣

班史曆志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建子三月為今之正月雖曆法因置閏驚蟄亦有在正月者然多在望後不應在二日庚申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古以驚蟄為正月雨水為二月節也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可見矣史記曆書亦謂孟春水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為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漢興猶仍其舊太初曆初行亦未之改正范曄後漢書乃先雨水而後驚蟄則雨水為正月中啓蟄為二月初節自後漢始也又西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先清明而後穀雨亦自後漢始班范二志可考

今上甲午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改月與日符殊未易值考癸辛雜著元至元甲午正月一

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元至今蓋四白午而再遇也

黑白月

今之僧尼誡諫云知月黑白大小及解結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茶月即鬼宿之星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代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小盡即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初一日也昔人常記之結夏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六日乃屬迦瑟叱月乃印度三月之盡日也

置閏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真臘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國入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於中國不同中國歲閏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

可曉春謂真獵正朔歲閏如周所云乃是用秦曆以十月為歲首當置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是也漢紀表及史記自高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後書閏月達觀乃不曉此可笑

餘冬序錄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蝕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

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

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為十月也故有蝕劉歆

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為十

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為

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為十月則一失閏張晏

謂八月誤為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為十月則

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

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

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

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

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為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歟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其謂是歟

編釋

十九月

商雒鼎十有四月蔡君謨以問劉原父不能對呂氏考

古圖者器銘有十三月十九月敦牧銘惟王十年十有

三月卮言云十三月或是閏月余按史記歷書註云歲

十有二月有閏則云十三月其說亦通若十四十九月

則不可知與叔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理或然

耶古器銘又有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者與叔謂乙子

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入淳取其同類存之以俟博

古者

紀年

松漠紀聞女真舊絕小正朔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

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蒙古

錄韃靼初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為一歲人有問其歲

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為一月每見草青遲遲方知

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春秋則曰草生草枯記

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按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

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又
木王月命臣潛龍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
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
木吳英氏進曆於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王月記其歲之
春也所謂一易草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太古
未造曆前亦以草木為記

餘冬序錄

造曆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曆日六十
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謂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
本命之外却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
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順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前宋
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曆頒行可之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為本場魁既登第遂
留意曆學熙寧十年為大遼生辰使虜中適遇冬至時
本朝曆先北朝一日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
精其實虜曆為正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為泛論曆學援
據詳博虜人無不聳聽即徐曰此亦無足深較但積刻
差一刻耳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即為今日少一刻即
為明日此蓋失之多矣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為節致慶
可也契丹不能奪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卿之

所對極中事理因問二曆竟孰是子容以實言太史坐
罰金元祐初命子容修渾儀制作精出前古其學略授
冬官正袁惟幾而吏部史張士庶有巧思為之特精密
虜陷京師毀合臺取渾儀去

石林燕語

人日

北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知其故魏收對
曰晉議郎董勛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
四日為狗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在側
亦甚惡焉按此據東方朔占年書也謂其日晴則所主
之物育陰則災杜子美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
然又有八日為穀開係尤重而人年及之○談數云道
家言先雞犬而後人者賤者易生貴者難毓

古人人日亦登高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山寺詩命駕
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桓溫參軍張望亦有七日登高詩
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
金綵人勝今學士賦詩宗楚客有九重中禁落七夕早
春還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之句又石虎鄴中記正
月十五亦有登高之戲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
近臣登高時元胃不在上令馳召之胃見上謂曰公與
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

元夕

侯鯖錄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俗傳乾德五年詔謂時和年豐展十七十八兩夕非是然乾德詔王林載在貽謀錄又非無據清夜錄載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諺詞有柰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之句至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預放元宵十三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為張燈之計臣僚劄子引此詞為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十五日早晨燔盡拆去甚為可笑元宵豈可預借也但不知至明年正月時復舉行否又故事三元皆張燈太宗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官雜戲之而民家猶有私自張燈者王林云寶慶中林在山陽中元下元酒務張燈賣酒北方遺俗猶有存者

上元然鐙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鐙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盛冠於前代秦明錄

又讀菊坡叢話明皇在東都上元移仗上陽宮結綵繒為燈樓高五十丈垂以珠玉風動鏘鳴燈有龍鳳虎豹

之狀士民縱樂初止三五後又增十七十八兩夜當時惟王右丞奉和聖製一詩括盡時事又睿宗紀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然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開元傳信錄上御勤政樓大酺終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終五日酺宴然則十七十八亦非始宋乾德中蓋唐故事也

送窮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者無人不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為節德宗時李泌請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呂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上巳

周公瑾曰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嶠上巳詞云曲水滿裙三月二者其證也

後

升菴云楔有春楔秋楔論語浴乎沂王右軍蘭亭修楔此春楔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蟆吐瀉庚辛之域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校

襍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楔也余觀西京雜記載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食蓬餌以後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然則漢宮中正月亦有修楔事春蓋兩楔也

羽觴

晉武帝問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核遂因水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大悅

續齊諧記○徐肇東漢書註作郭虞

流觴曲水今人作曲水以泛觴據東晉對晉武帝流觴為周公成洛邑事曲水為秦昭飲河曲事周秦時異河洛地殊豈前此兩事而至漢始合為一耶然惟水曲故觴隨波流乃有佳致若直流一瀉意興索然何取於羽觴也且因金人奉水心劍而遂立曲水亦無取義然則摯仲治之說固非而暫之對亦恐未實耳

玉燭寶典元日至月晦人並為酺食度水土女悉湔裳

酺酒于水湄以為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隋志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後除沉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座乘版輿以與王公登舟景龍文館記景龍四年正月晦上幸漣水宗楚客應制詩御輦出明光乘流汎羽觴則正月後除亦汎觴與上已同也

禁火

洪容齋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水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傳未宜替也今尚書定議以關雎諷曰子推忠賢介之推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考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改火之禁隋李崇嗣晉天皆滅燬匝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禎連昌宮詞自注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迄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可因元人而廢之乎升

余觀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周禮四時變國火而唐時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本朝因之觀此則唐改火亦

止清明自夏以後已不復行非盡廢於元時也鷄羽入
灰亦不起于唐商鞅棄灰之禁自秦已然矣

論語曰鑽燧改火則是四時皆改火自秦漢已降漸至
簡易惟以春是一歲之首為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期
是為寒食節之候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
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
為禁火此其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
介推為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李浩誤觀此則寒食禁
火似非二事升菴未詳攷耳

左傳介推之死不言月日但云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
皆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繒上為之田曰以志
吾過且旌善人余謂焚山之事甚為無理豈有欲見其
人以火攻之者乎欲報其功而置之必死之地乎莊子
越人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輿號曰無顓欲賞其功而焚其山欲以為
君而薰其穴可為一嘆

周舉傳云太原一都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輟一月
寒食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
殘損民命使還煖食然則為子推寒食乃在冬中非今
節令二三月間也特改火時亦寒食故後人混傳耳全

外國人在中國有所謂回回教者至十月則寒食一月
絕不舉火此又不知何故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古
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
行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
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
然則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為
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
亦有端午之說

七夕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
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
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
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陳列穿
針弄絲為有風致

中元

七月十五孟蘭盆說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日以百

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孟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云孟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矣而盆字又無著落問之博識不知也後見老學庵筆記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為盆孟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迨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煖謂之孟蘭盆乃知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夢華錄亦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織燈窩謂之孟蘭盆又賣素食擦米飯享先以告報秋成但多買目連經揪其雜劇余因思之孟蘭盆實起於風俗而目連救母之事偶符是日又佛氏孟蘭二字之聲音偶與之同遂訛而為目連事也或當是終藍盆三字亦不可知但佛教與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微也故不復知前起義併筆記華錄抄過亦錯但於三字難通因得其說贅之於案

冬至

東漢禮儀志賀冬至至賀禮古無有也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臧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盡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生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

准人歲莫家人宴集曰發散韋蘇州云田婦有佳獻發散新歲餘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為小至歲時標詠盧照隣年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曆春是以元日為小歲以此觀之乎美之小至即冬至也周甸曰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至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是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

景之長琯之長也賔退錄愚謂冬至日短極而漸舒短極即謂之短至至極之至也漸舒即謂之長至至到之至也影長之說似未安

難

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皂制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楊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即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臠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瘻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謹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驛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三十七日

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北俗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改用六日

宜以七日為七夕頒行天下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詒謀錄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也

正五九月

正五九月不上官戴埴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此三月照南瞻部州唐人以此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後世因之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陛辭乞便道過穎許之公與會舍人書云在穎無所營所以以

留者蓋避五月上官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王元美曰宋人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笑矣今人不斷屠宰但不上任尤為無謂或曰宋朝火德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此三月謂之灾月官負例減祿料無羊故又謂無羊之月眾皆避之似勝但長生帝旺祿命家所喜何以謂灾至胡太僕汝嘉謂火君象臣下宜避尤無謂

百六

厄言云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廬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各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

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
歲太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
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
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愚攷景廬此說蓋錄前漢律曆
志而減其文耳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
尼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
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
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九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
歲五十七厄言不引漢書全文而引景廬續筆豈未見
律曆志耶志有二陽九一陰九今引景廬初入元百六
曰陽九下即曰陰七是少一陽九而陰七則陰九字之
謬也表出正之若張世南所載太乙肘後備檢亦或一
說而非漢志本意

雪花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莫喻其理朱文公謂地六
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中巖桂四
出之異史繩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草木皆五
出惟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
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聞簷簷花嘗六出矣天上瑞華

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以物類求之亦不可盡曉蘇
子瞻云今桃李花有六出者必雙仁皆能殺人失常故
也雪花六出至春乃五出殆亦陰陽之時或有感而然

伏社

杜詩尚想東方朔詎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
以為誤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也
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

西漢叢語

霄雪

丹鉛錄霄字从宀音屑說文雨霰為霄徐鉉注悞以宀
為省遂為臆說云霄雪着物則消雪豈有着物不消者
霰即霰也爾雅雨霰為霄注水雪雜下謂之霄雪說文
霰稷雪也陸佃云閩俗謂之米雪今名霽雪與霰音相
近也詩補傳曰粒雪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
杜子美詩帶雨不成花諺云夾雨夾雪也霄與霽音義
迥不同矣霄近天氣也楊雄賦騰青霄而軼浮景陶潛
詩川滌餘霽宇霰微霄道書所稱九霄與霽霄字何啻
千里按陳紹卿曰汜勝之書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
原蚕之沙和穀種之耐旱今雪寒甚則為粒淺則成華
華謂之霽韓詩外傳云雪華曰英爾雅曰雨霽為霽
從現省霄从消省詩曰見現曰消蓋雪以微濕搏之故

散而成霓郭璞所謂水雪雜下謂之霄雪者據此則霄字實二義意為近天氣聲為消未為不可升菴強為齊字然字書如玉篇廣韻干祿佩觿等書並無此字說文以霄為消沈曷爾雅疏亦曰霄即消也不必好異

歲月日風雷雌雄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於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郎顗傳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雌風雄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洪适曰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占風

李薦談記蔣穎叔為江淮發運漕運絡繹嘗於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

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層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呂居仁官歲仁廟朝有為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使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知雨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譴咍公明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王原叔曰少女風今俗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也

石尤風

石尤風不見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泰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

風容齋五筆

素雲

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

玉樓蘇魏公春帖子詞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
王宸許冲元春帖詞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
方按臨真入道秘言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絲白雲
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天子
候見再拜自陳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輩者白
日升天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飛出此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覽異月雲素
雲三墳

吉雲

東方朔曰臣至東極遊吉雲之地武帝曰何謂吉雲朔
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有吉事則滿空雲起五色
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味甚甘帝曰吉雲五色
露可得否朔曰可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以
青琉璃以獻帝偏賜群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
洞冥

寶露

帝嘗時有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舜移寶露甕於
零陵東方朔作寶露銘曰寶露起於露臺祥風生於月
館拾遺

丹露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嘲常群
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
有露汁如朱也洞冥

天酒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
千餘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曰天酒甘露也神異

栢葉露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
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中間之答云赤松子先生取之
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人嘗以八月旦作囊相遺是也續

百花霜

宋仁宗天聖中王侍郎子融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
汝為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
尚餘數幅續拾

瓊霜

廣延國霜色皆紺碧拾遺李白遊慈恩寺寺僧捧牌乞
詩白題訖僧獻紫瓊霜傳本

紅

唐韋臯鎮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

俄頃而霧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垂首於蓬葦與賓
偕悻而退遂吸其飲食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
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公懼且惡之遂
罷宴時故河南少尹盧署客於蜀亦列坐因起曰公
何為色憂乎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署曰夫虹蜺天
使也降於邪則為戾降於正則為祥公正人也是宜為
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其事而獻公喜後旬餘有
詔拜中書令祥驗集

白虹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
其所見蝦蟆如箸筮夫白氣從口中出即跳入水虹亦
不見錄雪

相感

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麤礪騰火上華水下
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
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
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
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又曰物類之相應
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
珥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霧滃而璚螫枯露下而蚊喙折月
虛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

句星

淮南子曰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
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
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賜聞之曰晏子默
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
子可謂忠于上而惠於下矣

行雨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
日為時雨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切

機槍

機雲如牛槍雲如馬天文志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楊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四海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海
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若夫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
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
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
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
者非道聽塗說之比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
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觀至
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
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之封
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
匈奴所幽實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
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北海北岸然則詩書
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也若夫西北
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菖海居延海白亭海
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然要其實致則眾水鍾為大澤
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

曰北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水便名為海
其說確矣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
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程大昌北邊備對

丘文莊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四海竟不
知所在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
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蓋因宋都汴
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無因至遼薊之間而北望
以祭之可也國朝都燕而乃往南以祭北海可乎古謂
青州為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淪海碣石之處於此
立祠為宜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間有大海通西南島夷

即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之范金漫記

洪景廬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
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
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有所謂西海者詩
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
海疑亦淳居一津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
南海之西云據此則程泰之丘文莊所謂西海者景廬
尚未以為是也然則西海果不可得而見乎宇宙之大
安有涯涘西海且不可得而見矣吾又安所謂大瀛海
者而望其洋也

海道

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聞登州竹山馳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後出塞云漢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竿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昔遊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凌蓬萊其事可見

西漢叢語

世廟初年海道副使王獻燒斷馬家濠山海道遂通情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無險自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無險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棹無復高山厚坂為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為南北元人嘗治開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洋之險今當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挑剝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議者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為慮殊不知為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為之況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

里可執畚鍤以從可計時日而就縱大費亦一里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昭舊河運以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此誠經國至計

泉河志

大海

人仰而望太陽豈能睹其真體惟太山之上有一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顛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為大海

東白報和代辭編

江原

顧元慶曰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遠望晃若銀海杜子美學堂正當其勝其詩曰窓含西嶺千秋雪是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禹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鎮關八流以自廣言關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

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按鄆道元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今故道之亡或由於此

河源

陸儼山先生曰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是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刺惱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逶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會于赤賓其流寢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連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傳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矣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卽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閼即及閼提二

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也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爲近因剛次元臣潘昂霄所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蔥嶺水下流散之沙磧云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洮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維河源又曰陽圩之山河出其中又曰凌門之山河出其中水經河出崑崙經十

餘國乃至沕澤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
惟河宗漢張騫使西域以爲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
云織女支機石者妄也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
萬里閼風玄圃瑤池華蓋爲仙人所居云西域記稱阿
耨達大山卽崑崙山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吐蕃
傳亦稱三山中高而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其言頗
是宋人比之饅頭樵夫者或合元柯九思以爲崑崙行
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
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凡言
程以日記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力約可百里
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詳諺云推車步豈
是與馬之蹄蹄開闊停勻馳穩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
謂之苔罕步苔罕蓋胡語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百里
也潘志又云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
蓋地有險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沿河議
亦以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
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云崑
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非以百里程日也余旣刪次河
源爲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宿海匯爲二澤流
合三山岐爲九渡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

三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
千餘里至于積石沕澤郭璞曰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
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
左傳晉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河圖崑崙山出五色
流水其白水入國中名爲河然則黃河未入中國今之
河當云白河
楊用修曰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
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
遂謂此爲河源誠未覩崑崙崙班固非之宜矣唐薛元鼎
使土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
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
冬春可涉夏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併注遂濁吐蕃亦
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傳禹貢兼取二說而歸是
于薛然皆非耳目見聞之實論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
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
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實鹽
澤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譬諸常山之蛇
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幾
見其全體矣
余忠宣曰宋南渡後河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非
漢之故道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

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異又曰中國之地
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
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
又曰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
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穹居大木盡沒地
中漫不見蹤跡又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
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
北廼其勢然非有他說也忠宣諸說真可謂知河事者
通年每遭霖雨下流不能去輒決決則舊河旋沒而新
決水泛濫無歸漕河所係匪輕殊為可慮因著余公之
說以裨河計云

黃河出星宿海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
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自西而東合
諸流水其流漸大行二十日至崑崙繞崑崙西南折而
東而北而西又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二十餘日
歷雲中九原至大寧始入中國道崑崙崑崙山名地首上為
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共山地名地契上為距
樓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有為別符星三
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
曲也南流千里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

東流貫砥柱觸淤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
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為紀星七
曲也東流至大伾地名地肱上為輔星八曲也東流至
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
昂霄志黃河九折胡地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
以禹貢參考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一皆合

黃河慶曆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博德後又自商胡趨恩
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
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
制為河北都運使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
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為
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為中丞皆不主仲昌議
而富韓公為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擊韓公然北
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
以為韓公深恨石林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冀充青徐楊荊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
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楊顧以豫為
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
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充

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火之以楊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火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絲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容齋隨筆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魏莊渠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於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峙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為彭蠡無仰於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眾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闕之還能豬而後泄耶愚謂莊渠之所謂闕其即二泉之所謂過乎知闕與過之說而匯字之義明矣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厭籩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中渾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音渾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渚屹然如故相傳此渚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為洲渚渚為巨海泊宅編

澗灤

北征錄云澗灤海子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杳無泮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竟不可曉

太宗皇帝曰朕每歸語人少有信者此水周圍千里幹難臚叨凡七河注其中名曰玄冥池

沙海骨

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塞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渚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

竝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課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於辛雜識

地名

有客由平陸縣過滁者余問曰孟子之平陸由平陸之齊平陸宜在山東而山西乃有平陸縣何也客未有以對歸考一統志本河北縣天寶初因開漕瀆得古月有篆文曰平陸遂改名焉後又讀開天傳信記始得其詳玄宗以三河道險東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

魏都代縣編

卷之三

五

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鏃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旌其事也事載志中本非隱僻偶因一時談及而錄之于此平陸在春秋即虞地晉人所假道者文王時虞芮成亦此

湯居亳與葛爲隣按河南志葛城在開封府寧陵縣又云在鄆城縣亳城在歸德府鄭玄云河南鄆師縣杜預曰梁國蒙縣皇甫謐云亳卽今穀熟縣也蒙爲北亳卽昊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爲南亳陽所都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書立政所謂三亳是也據此則葛與亳俱在

河南然山西志平陽府亦有亳城在垣曲縣西北十五里亦有葛城在垣曲縣西南五里俗名葛伯寨未知孰是若今鳳陽府亦有亳州則此州原屬歸德然亦非三亳之地

顏之推曰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獵音亢仇是舊獵仇亭上音武安仇下音仇仇是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註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魏都代縣編

卷之三

十四

牂牁

牂牁本繫船筏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蹻立牂牁繫船於且蘭旣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王之號莊王且蘭有繫船牂牁處故名牂牁

胸臆

胸臆瓊州地名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深畔出其身半躍于空中而鳴其形胸臆上音屈下音見葉夢得玉澗雜書

盤屋

山曲曰盤水曲曰屋縣隸關中

役棚

漢書注役丁外反又丁活反棚音謂其義未詳今西安府之耀縣是也

朝歌

鄒陽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論譏考識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李石曰紂有新聲靡樂作邑朝歌史記云朝歌之音歌不時也余謂朝歌之名固為不時非美俗然紂斯朝涉之脛實在朝歌則諸子所以或迴車或不舍或掩目或墮車者固以其俗之不美亦為其為商紂播惡之地也

縣名

漢書縣多異名船司空注主船之官因以為縣屬京兆尹郁夷韓詩四牡駢駢周道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即以為名屬右扶風頓丘以丘名縣謂一頓而成也尉氏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屬陳留不夜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以為名屬東萊計斤即春秋傳所謂介杞也語有輕重耳屬琅邪青永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濊屬蜀郡朱提音銖時北人名七曰匙屬犍為汶靡靡音麻即升麻屬益州鸞鳥屬武

威

亦多異字狝譟音之涉反屬河東後人後音璣屬太原
憑彊憑音於謹反屬汝南叩音忌屬南郡軟音沃沙美
美音夷叩音盲俱屬江夏密高古崇字屬潁川稅音如
屬濟陰鄭音嗟屬沛郡即裴裴音非屬魏郡鉅鹿鹿林
之大者也南繼音良全反鄭若么反俱屬鉅鹿題古
沙字屬清河迺古迺字屬涿郡獠蔡謨音由屬濟南荏
音淄又仕疑反執即執字屬北海愷音堅襄音肥屬
東海甸底道甸音腰屬廣漢允街允音鈐屬金城撲刺
音蒲環屬武威驪得音鹿驪軒音遲虔俱屬張掖張掖
者張國臂掖也烏氏氏音支屬安定夫更即古要字屬
北地玆氏音權精屬代郡氏字同也一音支一音精餘
皆本音庠奚庠音題屬漁陽訥邯音男黏蟬蟬音提
俱屬樂浪羸樓音連受苟扁與漏同麓冷音蟬蛉俱屬
交趾

北岳

馬公文陞為兵書時建言北岳舜祀于山西渾源州之
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始于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
不及北岳所在故誌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燕恒
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祠恒山時

倪公岳為禮書固執誌言不可馬公嘗言倪非以誌必
可信也其父謙嘗奉命祀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祓無
子夜夢神指旁侍一人與之後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
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彼人猶知奉
祀而顧往曲陽縣祭禮乎予因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
唐失河北神不饗而飛至曲陽也借曰神在唐宋已飛
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歸矣抑倪無嗣以姪為子一年
吏書遂卒壽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鹽山王公翺三
原王公恕有間而二公何不聞為神降與此殆有不可
曉者近時張御史西銘臨安人也母夢黃鶴入帳生仕
終御史舉人劉斗母夢斗降於室中生故名斗仕終廣
西都司慕職此尤有不可曉者

南園漫錄

日觀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出
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
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
迦山在東大海洋中鷄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
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
虛語也

三餘贅筆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還洲蓬萊山一名防丘亦名雲東

三山亦曰三壺一曰方壺方丈也二曰蓬壺蓬萊也三
曰瀛壺瀛洲也

拾遺記

天山又名廬山又名竇顏又名祁連揚雄疏運府庫之
財填廬山之壑史衛青傳起冢象廬山漢書作天山史
青傳攻祁連山小顏曰即天山也匈奴謂天曰祁連史
昭通鑑釋文曰青嘗絕幕至竇顏山竇音顛即天山也
竇與天聲相近

丹鉛總錄

天山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祈漫羅山蓋虜語謂祁連也
時漫羅也祈漫羅也皆天也

北邊備對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大

崑崙山一名崑岑一名鐵圍即佛家之須彌君山一名

武當山一名繁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

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洲

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墟雲陽之墟可以長生

可以隱居指甘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

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

古今變易未得詳也信哉

須彌一名人鳥山一名阿耨達山象教皮編

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也見杜詩註○夢

弼曰崑崙為天柱終南為天關

阿

賀蘭山在涇陽縣西九十三里山草多白遙望青白

駭北人呼駭馬為賀蘭鮮卑因山谷為氏族今賀蘭姓者皆此山名也圖經

太行山一名五行山汜論訓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泰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趙德正云

長白山即肅然也見酉陽雜俎

金山名浮玉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

少華一名小華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苴蒹狀如烏

韭而生於石上食之已心痛郭璞注烏韭在屋者名昔

邪在牆者曰垣衣草蒺音

太華少華本一山巨靈擘而為二獨孤及仙掌銘帝命

張邦代詳編卷之三

巨靈經啟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跼

禹穴

楊用修曰子長自叙上會稽探禹穴此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已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其石沓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石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

又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沉夏僊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恕其不明不厭重複如易曰明辨析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螺鐵絲泉橘柚及微盧彭濮庸蜀羗髮之類更不復書此易知耳

宛委

薛方山曰宛委山有石匱壁立中有孔穴號陽明洞即

限邦代詳編卷之三

舊經所謂三十六洞天之一洞也夏禹發之得赤珪如

日碧珪如月又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賀知

章纂山記曰黃帝號宛委山為赤帝陽明之府於此藏

書大禹始於此穴得書復於此穴藏書人因謂之禹穴

勾踐自夫椒之敗棲于會稽之石室服憤鼻香樵頭斫

劉養馬蓋即此處司馬遷自叙上會稽探禹穴舊經諸

書皆以禹穴係會稽之宛委山今里人以陽明洞外飛

來石下為禹穴流傳失真矣按此則用修所謂禹廟旁

小坎如春臼者乃飛來石下里人所傳者耳宛委山所

謂十一洞天陽明洞者用修似未見也宛委去香爐玉

筭尚五六里穴在山上故曰探若但為飛來石下之穴則誠複矣蜀之禹穴或自有之若子長所探還是會稽禹穴

湘君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女居之郭璞註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而河圖玉版以為帝堯女秦博士亦以堯女舜妃對始皇之間列女傳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可知矣即今從之二女靈遠鑒通無方尚能為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于俱以帝女為名名相亂古不悟可悲矣嘗考震澤長語載史稱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元次山嘗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十二歲何為來此司馬溫公亦云虞舜勸勤薦禹為天子豈復南巡遠渡瀟水韓昌黎謂書言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若蒼梧不得言陟又謂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曰陟而後言方乃死

所以明陟之為死也語何贅耶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固當以為正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家語謂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又考漢書註引帝王紀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又孔安國註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則何公之說有本可據羅泌曰郭景純云舜二妃豈應降小水為夫人當為天帝之女斯亦謬者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為夫人

寒火

晉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班固纂白虎通亦曰有溫泉無寒火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在徽佛跡匡廬閩中等處東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攸鬱火山烈威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鼈僅可煖狐兔晦庵詩云雖然丹

黃燄爨此玉池水後周王褒銘曰白磬上徹丹砂下沈
華清駐老飛流瑩心蓋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白磬硫黃
丹砂也獨未見言寒火者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葶藶
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
有涼燄抱朴子曰水至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
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
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
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特耳目未及
遂以為無也宋人有陽蕪陰陰不蕪陽之說蓋亦論理
之常耳

東都賦

卷之五

五

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
火其色如水波濤灌蕩而光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
賦所云陰火潛然郭子玄江賦所云景炎霞火者也陰
火雨中然顧况詩颶風晴汨起陰火暝潛燒戴叔倫詩
古戍陰傳火寒無曉帶烟杜子美詩陰房鬼火青此皆
寒燄之類也又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潛然文選作
沉然註當亮

世其光燄起化為赤雲丹輝映百川恬
微游海者銘曰沉然以應火德之運也

長江縣北之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名曰火井以火
引之則聲隱隱然發於池中少頃熾炎夏月積淤停水
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

者至焚其裾梅純曰世稱京燄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
陰不能為陽若極盛則克之矣豈能使之
從其性耶愚謂天地間物出乎理之外者甚多非出
乎理之外人之格理固未精也然特吾儒常談耳未
足以盡
天地也

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泉中時見赤
魚游泳人不能獲金陵有半湯湖在府東北四十里水
同一整而冷熱相半熱者可以淪鷄中皆有魚魚交入
輒死施顯卿曰湯泉熟物湯湖淪雞熱之極也然中皆
有魚游泳自得又入冷水輒死其與外夷火鼠常居火
中若出火而人以水沃之即死同一類奇聞
類記

升庵曰水經注火山似水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

東都賦

卷之五

五

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捷為有之其泉皆
油熱之則然人取為燈燭正德中方出古人雖博物亦
未及此也

朱秉器曰火井在雲臺山之東五里火自井出周圍有
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剝其中引火至竈鍋滾而竹
不燃來觀者不敢近井蓋井火時或一噴輒及數丈不
用時以蓋蓋之用時去蓋投火少許即騰騰炎上至今
近井數十家擅其利云又蓬溪志載覆龍山有火井尹
王良謨至其地問之土人試即一地掘深尺許便水泉
湧出如沸少選漸盛大燁燁浮水面以木引之即燃

餘按志雲臺山在四川潼川州此井流不藉水燃不藉薪尤奇○按西漢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注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

潮

庖言云楊用脩記安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洑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

瓊海之潮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亦甚異管瓊

夔州府開縣有三潮溪日嘗三潮冬熱夏凉水經注

郴州亦有潮泉一日三湧三退

東都代辭編

卷之三

主

撫州宜黃縣有曹山山前有迴龍亭其下有泉昔白眉禪師結菴山中時其水一日三潮

重慶府南川縣北有三潮泉早晚三潮

慶遠府天河縣西有三潮泉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溉田民受其利因名聖水

思南府婺川縣有龍泉其水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

俱一○按潮稱潮信言往來不爽也昔人言從月者多

矣乃又有言從長短星者至於聖水龍泉則於月與星

又何當耶

占城之外羅海中有分水沙與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

不知幾百里巨浪拍天異於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為諸番之路西注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由大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海語

朱秉器曰黔有水池在城外數里許中泉水忽從池起溢滿池口忽復消去燕未終泉已消長數巡矣又江中有百盈泉每日百盈百竭然在江心未之見也遊宦餘談盛洪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

東都代辭編

卷之三

主

顧元慶曰海水潮汐先儒論之詳矣瓊海之潮不以晝夜望以前東流望以後西流此何說也廣廉去瓊尚不遠同一天地則同一喘息而潮汐之候大異如此以此推之則瀚海之外又有不可知者王克余安道諸儒所見止于一隅豈可執之而遂謂足以盡潮汐之故哉堯舜禹三聖人仰觀俯察應無遺議而二典禹貢不載潮汐之故蓋雖聖人不得而強為之說

異險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矣萬里

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互為群來趕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海錄

宜都山水記：假山溪有金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鉗，鎮柳子厚鉗鉞潭記，鉗字字書無之。集韻：鉗鉞並音胡。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簋又鉞，音滿，補反。鉗鉞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

永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為蠻驛在焉。北有烏蠻潭，甚險，過此未有不心駭魄奪者。其灘有六延，亘七十餘里。

袁和代辭編 本之三
曰：三鬼掛舵，馬槽疑壁，龍門雷霹，三鬼馬槽，又險之尤者。瀉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鐵索鎖木虎，勢甚偉惡。云：不鎖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鷄血滴虎頭。人云：此灘之險甚於閩之黯淡灘，過黯淡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可無恙。度索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壯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為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

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按漢書注師古曰：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矯，孰能超而究升也。

水性

庭州瀾水，金鐵皆漏，鄜延之川日脂。流弱水，溺毛玄溪，黑龍悉唐制，角畔怯腐手。水性不同，有如此者。按庭州瀾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盛之，皆漏，惟角與松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延安石油以爲燭，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於洛陽塵。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古象，至輒不去。昆侖兒以塗身，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癬，終無瘡腥。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貢土

天下貢賦，唯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南都新書

斗城

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

黃○左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注斗城鄭地名此又一斗城也

何國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咸陽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上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岡

上周公謹云

日畿

王畿方千里象日月徑圍故曰日畿又曰日圍拾遺總類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新安汪道亨汝立父校

譜牒

章俊卿曰禮書曰方周盛時宗族之法行故棠棣行蒹之美作於上角弓規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係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矣司馬遷脩史記採世本世系而作帝紀採周譜國語而作世家人乃知姓氏之所出晉賈弼有姓氏傳甄析士類無所遺缺賈希鏡撰姓氏要狀賈執作姓氏英賢齋宋譜牒之學寔興有司選舉必稽譜牒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分天下之姓而為四過江則有僑姓而王謝氏蕭為大東南則有吳姓而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有郡姓而王崔盧鄭為大關中亦有郡姓而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有虜姓而元長宇文陸源竇首之以中國士人差第閑閥而為之制遂分為甲乙丙丁之號焉其弊至於賈婚而求財鑒而通譜隋承其後乃反其道罷鄉舉離土著首執事之吏由是無鄉舉里選無衣冠士族而庶人貴矣武德中李守素亦明姓氏謂

之族譜正觀中太宗命高士廉徧責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進忠賢退悖逆先宗室後外戚右膏粱左寒畯分為九等號氏族志高宗顯慶中改為姓字錄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遣禮部侍郎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謂之勲格當時恥焉其後路敬淳有衣冠譜有著姓略記又有李公淹蕭穎士商寅孔聖為世所稱乾元中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長安中劉知幾譏劉氏譜三卷

魏孝文雅重門族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所升降衆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耶今不豫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初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高氏僻在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今欲釐正差訛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以皇族為首

外戚次之降民幹為第三

初太宗修氏族志山東著姓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勲臣家不議其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皆盛與為婚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李義甫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河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疾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千家姓

升菴曰洪武中翰林學士吳況等編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世猶以宋時百家姓訓蒙失之矣按其中如駝之音萬軒之音呼禍之音喧庫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以無義而強從俗音若桂快香吳本桂姓避仇西分為四元無其字若梁四公子傳之類耳他若營盤學拱彼亥糝昨俞音丑本俞員半千之凶罪四字叟叟暴字莽之音孤受之音倒求之音義了不可知又夷人複姓萬侯之音木其如冒頃之音

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况篆乎

異姓

宋百家姓其中異姓甚多楊用修言之詳矣弇州以古今所有而僻者表出之亦甚詳矣其有未備者姑記之夷狄姓仍不載弘弘譚漢光祿大夫共東漢宦者共普雍鄭有雍糾楚有雍子齊有雍廩宋有雍鉅漢有雍齒古有是姓而今則少矣居漢建元侯表居翁為湘成侯乃南越桂林監柘栢育前漢律歷志唯漢容城侯唯塗光駒漢騏侯駒普非漢光祿大夫非調臺晉有臺產專京氏易云吳章弟子云敞雲北史有雲定興備王章傳

南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南山盜備宗也漢有元莫如單漢中牟侯單右車園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為園其後為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為園陳留風俗志乃園稱所誤又陳留志有園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軒軒立豹梁世家與韓安國諫王令殺勝詭者危言乃以本朝軒輓為據似未考此爰爰類漢厥次侯全全琮權權景宣泉北史有雍州刺史泉仙蘭蘭卿見夏侯勝傳宣光武時有宣秉字巨公連左傳有連稱蕃蕃係前漢食貨志欲省底柱之漕便漢爰氏侯便成樂一作使堯隋有堯君素薦揚郎徭徭偉音岑彭傳偉鎮淮陽風俗通東越王徭

南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句踐之後其後為姓徭徭母餘漢齊信侯鉅鉅期光武時魏郡太守波波才黃巾賊家家橫宋朝以名經冠上庠注漢有注丹作易通論七篇世稱注君皇皇象南史有皇侃明三禮孝經象九世孫也光光逸與胡母輔之等為八達平平當香香居諫齊宣王為巨室者見新序廬廬俗字君孝本姓匡漢八年封鄆陽男印曰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於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見豫章舊志求商市嗇夫見何武傳卿仲遠見黃香傳行巡隗囂將見光武紀刑穉鉅鹿太守顯宗紀伶徵護羗校尉靈帝紀宋晉人有宋秉音森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姓名目類曉陽人類行反上變告梁平王者見梁世家最仙人最後見郊祀志始始成項羽紀章邯軍侯被王褒傳宣帝徵能為楚詞九江被公旅漢共嚴侯旅罷師自漢郎中令自為更斐斐謀之少有風格邢邢每云我斐四北齊史秘漢戴敬侯秘彭祖邱邱玠北齊酷吏傳抱北魏有抱疑夜靈帝光和中洛陽男子夜龍以子箭射北闕見五行志令漢文時令免為車騎將軍也飛狐瞰濟南瞰氏鄆都族滅之髮賈誼新書有髮子濕佛圖澄姓濕國左傳國武子典江表傳典偉容貌魁傑名冠三軍軍中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投殺

諷鄧鵠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投諷等列于朝麥鐵杖
煬帝時人考功郎蘇威戲之曰麥實不殊何忽致怪王
玉况後漢司徒音宿用後漢有角善叔淳化中崔儼
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有一人
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儼
曰臣聞刀下用乃覺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
點俱不成字後漢有角善叔見齊東野語室漢清簡侯
室中同僕漢有煇渠忠侯僕朋落落皓中牟令靈帝時
死榮陽賊見劉艾漢紀

偶得近時人僻姓錄之鮮州底鉅鹿尼敷施昆吉州蘭
休寧有一醫人姓團名一元同僚金主政之戚絳州因
安定稍郊城糕商立袞洋縣瘴岷州治武定契遂州母
人呼父母之母用修謂宜讀實音白水問庶邑顏滁州
宥祖姓有有若之後聖祖賜姓宥奉滁陽王祠寧遠祿
近在儀曹有士來見姓卑名自牧漢有北平太守卑躬
議郎卑整風俗通曰鄭大夫卑諶之後沃泮定海人性
急王襄敏嘗作詩規之

複姓

複姓之少者工師喜漢平悼侯公上不害漢汲紹侯銅
鞮伯華家語中行說漢宦者公賓庚魯大夫穉里疾見

戰國策綺里季四皓中名吾丘壽王漢書成公綏漢書
溫伯雪子禁冒勃蘇戰國策高堂隆漢書招涉掉尾漢
平州侯常儀靡左傳陽城延漢梧齊侯潁水發根見史
記封禪書吐突承瓊散宜生朱文公註散氏宜生名余
攷古今人表堯娶散宜氏則散宜複姓也上官儀毆于
木少施氏孔子食于少施而飽禿髮偃檀見唐史若干
惠伯昏無人赤張滿稽達奚長孺遷荊州總管文宗曰
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唐山夫人

北史有黑齒常之破六韓常賀婁子幹由吾道榮乙弗
弘禮隋末高唐人煬帝居藩召見賀曰大王為萬乘主
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
攝海內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遂
巡帝知之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
者不長然聖人不和故臣不能知唐書方伎傳水丘岑
見董宣傳母將永見儒林傳都尉朝見儒林索盧放見
獨行歐侯氏見外戚傳尚方禁見朱博傳桑立干六國
時著陰陽書者見拾遺紀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壽西
長見昭帝紀墨台即伯夷叔齊姓也仲梁左傳季文子
卒於房楊肅將以璫璣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扭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其後有仲

梁子闕門慶忌景帝時為膠東內史公戶滿意禮官聞人襲靈帝時大尉施署渾都絳侯世家

東門雲荊州刺史受春秋於王仲者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注謂逢見賊而拜也

申章昌姓申章名昌受穀梁春秋於丁姓予孫者姓丁名姓字子孫

大夫但大夫姓也淮南三傳

三鳥凡氏於職三鳥五鹿風俗通漢有三鳥群為上郡通志公牛哀公牛姓也即化虎者淮南子

落下闕鄭樵通志姓落名下闕單與複尚須考

三字姓

又有三字姓侯莫陳穎阿史那忠白馬公氏

榜花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名之曰榜花秦中記

賜姓

本朝賜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邳州指揮使信祿有軍功洪武中賜姓車天順甲申言茂舉進士英宗不識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信姓僻且姓亦僻且改為陝更僻按茂姓祝別駕野記楊太史希姓

錄俱作魚皇甫錄紀畧作筴蓋錄者誤也鄭氏通志畧

多且氏多音陝且音子且及今合二字為魚音陝唐上

元中有左金吾大將軍關西節度使復及其弟震貴此

且姓之據也筴音如建州多此姓宋筴深舉進士建平

人又有筴揆廣濟人此筴姓之據也近時未見姓且者

蓋因改陝之故然亦未見姓陝者筴姓則嘉靖中給事

中筴東先是也又韻書多先庶切當作平聲鄭氏音陝

豈陝亦有平聲讀者邪

挈錯

厄言挈衛臣錯戰國策挈薄非挈錯也用修亦云衛有

錯錯挈薄厄言由秦大夫余漢亦有由章晉唐禁蛇人

晉老晉書有晉堅

改姓

漢元帝名奭以奭氏為盛氏安帝父名慶以慶氏為賀

氏晉高祖名敬塘分敬氏為文氏苟氏唐高宗太子名

弘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

費補之曰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胥厖周公之胤也

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寢遠寢忘則為三姓矣

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楊子雲

於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

吳越越人避其諱劉去偏傍而為金王審知據閩人避其諱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復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干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復姓又將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為干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干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瑒革省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於盧邪

戴仲培曰世之改姓氏如莊為嚴殷為戴恒為元爽為盛以義改也理為李求為仇舅為答藉為席弘為洪朝為鼎以音改也棘為棗疎為束仲為种槩為暨熊為能鄒為曾慎為真劉為金胙為作敬為文為苟以字改也蔓落似莘橋邾鄒鄒邾邾隨滕為萬洛似莘橋朱兒會章背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為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為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為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為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為數姓者後漢有吳橫破誅子守墳墓者為吳居徐者為吞居幽者為桂居華陰者為快此四姓同一吳也勾姓避高祖諱而為勾為鈞為約為苟為句為勾龍六姓

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訛者賈音運俞勅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訛為真繆或為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豈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母胡則母丘之胡閭丘則頓立之間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吳姓

廣韻注後漢吳橫被誅四子各改一姓吳桂香快皆音吳而字不同愚按前漢師丹傳博士快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則快姓前已有之豈與吳橫之子同姓而異祖耶吳香桂快四字並音桂據庾言稱陽吳四子又別出一吳為後漢吳橫又據鄭樵姓氏畧載後漢太守陳球碑陰有城陽吳橫被誅庾言所謂陽吳者豈城陽之誤耶若如庾言則四姓之初又出于陽矣又據樵六書略云吳吞快乃秦博士桂真之後則四姓之始又為桂而非吳頗自矛盾

宋高祖名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為勾濤加金字為鈞光祖加絲字為鈞紡增勾龍者為如淵勾龍去上一字者為大淵改為句字者為句思加草頭為苟謹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疎東蔓萬似妙莘辛

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郎兒郤
谷鄧曾邵召鄧章鄧背亦有分為二姓微有添減則邕
去邑從衣邨去邑添少邨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
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史記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
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戰國策
注以羸為姓非也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按上文
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
是也舜封于虞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

非獨秦伯虞仲之裔

今古

真西山本姓慎因孝宗諱春改作真

今古

鄭注本姓魚故當時號為魚鄭及用事人更謂曰水族
見本傳又杜光庭錄異記上虞縣有南寶寺有客息於
樹下見路側一墳有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
若是女人則子當為三公客異其言訪於寺僧有知者
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
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中病寺僧
常令民兒供給湯粥僧乞為童子諸僧問其父石生生
許可僧將去因姓鄭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

頗精遊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據此則注本石姓也豈
其母或為魚氏之婦諱其所生而冒魚姓耶

章俊卿曰丙本李也陵之後自匈奴歸魏見于丙殿賜
姓丙武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
以為氏宇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為
侯汾氏其後訛為宇文氏實氏本姁姓也有仍逃出自
實故少康氏為實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後
時人號曰王家故曰王氏太原琅邪其後也又有出自
畢公高之後者魏信陵公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
王家亦為王氏裴出風姓非子之曾孫封非邑鄉故為
非邑氏後世去邑從衣此一裴也晉平公封顓帝之孫
于裴中號裴君又一裴也
羅泌曰姓氏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
來本勅後而來纖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
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廋孫氏晉出而一出于
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
子南周楚之王孫既異於衛秦宋之巫臣復別於楚諸
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
火饑饉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曾出
不可考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琅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吳中紀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少落拓鬪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謂後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國復作范睢之裔後歸宋為鴻臚卿事載蜀檣杌然此特因其冒姓登第及啓與文正表語相近故并錄之若禹偁貪而吝嗇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馮贊堯為布衣交無資不校又門生自陽城至延詒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各飲一杯其人如此未可與文正公同日語也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類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隣母拾而養之見洞冥記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操後遂不復姓蓋人有以識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因此不復姓

嘗讀東漢書馬援傳援重合侯通之後竊疑重合侯乃莽何羅之弟莽與馬何時改易時同坐多博洽者問之亦不曉及再讀西漢武帝紀孟康注重合侯本姓馬至明德馬后惡其先有反者易姓莽其事即在漢書中漢書誰不讀而問之則茫然乃知讀書不可涉獵也

唐僧一行名珣俗姓張氏續博物志

夏侯嬰子孫更為孫氏本傳

姓音

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登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登艷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登自闕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林彥振為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彥振初以真呼鄭達夫時為同知樞密在旁曰此乃堅音欲以沮林即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彥振意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為不恭林坐貶石林燕語彥振名據好古

漢有甄邯甄遂南史有甄恬甄法崇唐有甄濟俱呼堅

音徹不識本姓訛為真音鄭欲沮林反令呼堅音已自可笑而後人又反以據為不識字尤可笑揚用修曰複姓有母丘氏索隱音貫漢有母丘與母丘長母丘毅魏有母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母曰丘而母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嘗有友人母姓者屬為篆印予寫作母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用修亦太橫乃欲改人姓名耶然則甄之自以為真音無甚足恠也再考鄭樵氏族志則又音真以為虞舜陶甄河濱因以為氏然則堅也真也竟誰是耶郝氏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締繡之締而世人以俗書郝字作郝因讀為卻訛之卻非也卻訛乃春秋晉大夫卻穀却鑒乃漢御史大夫郝愿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郝卻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郝郎亦誤讀也法帖刊誤
角善叔漢人音祿後人訛為覺音
蜀才蜀音蔡戰國策有蜀子陳子昂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或云蜀才即范長生
升菴云吞人姓名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

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證按鄭樵氏族志又作吞道元吞景雲吞音桂不知孰是
姓字
姓有符符符堅其先本姓蒲以識文改為符符駢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為符璽郎即以為氏故堅之姓從少融之姓從竹顏魯公千祿書曰從少者為姓從竹者為印未詳攷爾
姓有莞管蕭該曰風俗通姓氏篇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為御史中丞管夷吾齊桓佐也漢有管號為河內太守今師古於顏安樂傳疏廣授琅邪王莞路註云莞亦管字該案艸下完音九又音官今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官也
員半千本宋劉凝十世孫凝因齊受禪奔魏自比伍員唐諡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音運陸龜蒙誤讀作先韻其詩曰但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龜蒙博學誤讀以此按字書員有真先運三韻如生員之員方員之員皆先韻三員字皆以口不以厶俗以厶非也鄙語云私和去古勾勾呂台如何通用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皆真韻音云用修

古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文潞公姓敬其曾大父避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苟氏然敬字從苟音普非苟也從支音普非文也二者俱非一偏後錄山谷云班氏以關穀於菟得姓字當從班史作班誤也

姓舛

洪景廬曰姓氏之書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景皆為參知政事洪氏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為和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汝慶吾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改輜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字耳其誤正同

諱

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郎中于鄴文紀以父名嗣業不見鄴憂畏大過一夕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愬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夫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為可怖先生古亦有舉

稱一字者叔孫通弟子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又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大夫止言大先生止言先亦奇昔人謂大與夫同音故亦可單稱

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名雄士開名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蔡京作相權勢日盛官司公移皆避其名京東京西並改為畿左畿右薛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答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為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開音稱京為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為為從官章惇為相安見之但稱亭而已方岳山名岳為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万既而又為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為万山

崇寧間上問蔡京曩居杭識推官吳侗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京素恨侗即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也曰吳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圖之蓋言侗字也上嘿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按哲宗名佖故云

唐憲時戎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鸞擬以女嫁之今改其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

符習高其行召為臨緇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
昂以公事上謁替者以楊家諱石遂更其姓曰石昂越
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
朗大怒昂即解官去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
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曰
君為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
大聲曰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
申省申來申去直至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
然無以罪之

不諱

東坡代辭編

卷之四

王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通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
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
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蓋
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
與父之名亦未為尤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
不拜道山
張湜曰晉宋以來士大夫多以父祖名諱為重習以成
風拘忌大過至於迂怪而可笑齊王亮父諱悠遷晉陵
太守沈嶺之好犯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欣然乃造坐
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猶字當作無駁

勞大為大勞無駁尊太平御覽載此云當作勞防安
異若為攸字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顧下牀跣
而走嶺之撫掌大笑而去

周密曰嫵名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諱辨有桓公名白
傳有五皓之稱屬王名長晉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
為布皓腎腸為腎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車轍然史記天
官書謂之車通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名岳卻岳改
名為嶽此則不諱嫵名也按今韓集諱辨中無前數語
豈為後人所刪耶

東坡代辭編

卷之四

王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姓名隱僻

餘冬序錄藝苑卮言載古人隱僻姓名已詳偶有所得補之天皇氏姓望名獲字子閏地皇氏姓岳名鑑字子元秦皇氏姓愷名胡洮字文生黃帝母曰附寶大電繞北斗樞星感之而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俱見路紀堯母曰陳豐見律歷志伶倫號洪崖先生姓張氏見列仙傳替稷妻曰握登見大紅意感而生舜於桃墟亦見路

琅邪代醉編

卷之五

紀異說云瞽瞍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微疵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在其有胎教也余謂野合之事不必辯若舜母瞽乃後母今曰生舜不幾於誣握登耶舜妹名穀手見漢表舜三妃名少匿羅泌云舜三妃癸比氏生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鯀一名白馬見山海經稷名棄字度辰見路紀商均名義均召公一名醜或曰奭乃其字夷齊之名已不必紀其父名初字子朝中子名遠字公望見夷齊志危言云字伯遼見周書詠史詩又夷齊姓墨台氏故父為墨台初危言云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似誤伍子胥亦曰申胥見左傳

申包胥亦曰葵冒勃蘇見戰國策徐偃王初名偃後名弓文種字禽見呂覽高誘註子路之子仲子崔見師覺授孝子傳申振字子績林放字子金見孔子通紀朱張字子弓王弼注魯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祥子游之子思俱見檀弓王吉曰吾非曾參子非華元豈華即申字手抑曾子有三子也南宮适一名緇又名閱閱或作說見論語疏王良字子期見韓非子杜預注左傳以良為郵無恤顏師古曰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摠一人也見王褒傳註張晏曰王良字伯樂隋侯入齊救蛇得珠者姓祝名元暢見孟子疏田文號孟嘗君孟字嘗邑名

琅邪代醉編

卷之五

見譚言孟母姓仇氏父名彥璞見尾金漫記孟子字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傳子云字子輿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傲見困學紀聞翁仲姓阮始皇時交趾人見近峯聞畧又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田生字子春見楚漢春秋劉澤傳見謁者張卿諷后立澤為琅邪王者是也漢武帝初名吉王夫人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紫氣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可名之吉見漢武內傳然則徹又其改名也人知昭帝十四月生不知武帝亦然肅何夫人封侯者名祿母同見年表北地都尉印姓孫徐廣云

姓段丁外人字少君俱見漢書註王莽天水人字稚叔
非新莽也見譙言龍伯高名述京兆人范丹初名冉見
本傳華佗一名專見方術傳楊太真名王環安祿山本
名軋牽山楊國忠本姓張易之子也見楊妃外傳房玄
齡名喬高士庶名倫唐僧一行姓張名遂見大唐新語
李陽冰字少溫見宣和書補吳子行云陽冰乃李潮之
字非也顏師古名籍姚令威西溪叢語曰顏師古攷謬
正俗云或問有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曰考諸典故以
名稱為是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東坡代醉編

卷之五

三

史記禹名文命孔安國曰名禹張宴曰字禹世本曰鯀

娶有辛氏女謂之曰女志是生高密則高密又為禹之
名矣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修已見流星
貫昂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藝
范范言又云成湯字高密見帝王世紀未知孰是

墨翟之兄名緩皆鄭人也見莊子緩為儒而翟為墨余
嘗謂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姓也墨非姓也墨
與儒對使謂翟姓墨則緩豈亦姓儒耶且墨亦非始於
翟特墨之道自翟而益擴故人但稱墨翟耳不然儒亦
豈始於緩耶○楊子之弟名布見列子

達巷黨人姓項名墨見漢書董仲舒傳孟康註

伊尹母侏氏見史商紀註有侏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後
居伊水命曰伊尹○公孫龍字子秉列子儒墨楊乘四
老君母洪氏見酉陽雜俎

危言漢高祖父名崇見後漢書註又名煇字執嘉見皇
甫謚帝王世紀昭靈后名含見史記註按史記註索隱
曰皇甫謚云大公名執嘉王符云大公名嫪與湍同音
則皇甫謚無名煇之說又索隱曰皇甫謚云煇蓋姓王
氏亦無名含之文弁州先生或別有得而記之不真也
師古曰皇甫謚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
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

項邪代醉編

卷之五

四

遷肯不詳載斯言得之○馬大年著懶真子謂漢初賈
略故太公無名母媼無姓○洪适曰漢高祖父曰太公
母曰媼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謚王符始撰為奇語
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嫪媼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
正作史記索隱云母媼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
石牌文其字分明作媼云與賈應復徐彥伯魏奉古等
執對反覆深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子切謂固果有此
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
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媼廟碑亦云姓媼氏
則指媼為媼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

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蓋不根妄誕之說云

呂后父呂公名文字叔平見相經註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常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顯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李夏當為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李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作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育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李夏不可知周熒曰追綺里之迹世說曰綺里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然則謂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為園鄭穆公之子園其後為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為園陳留風俗記乃園稱所撰蓋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

園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角通用破樂書作祿鄭康成於禮書角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李涪常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唐以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宇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此又何耶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角里村角頭寨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爪弓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蔡氏注云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倕佷判國子監有字學大宗問曰李覺常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倕佷曰臣聞刀下用乃權音兩點下用乃鹿音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則角里作角亦非也後漢有角善叔乃讀作覺音何耶齊東野語愚竊疑四皓高飛遐翫未必肯為太子出及讀短長說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蛻卧詳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晉侯曰子為之號驚於市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鷄也其不即以為鷄而訕之者十不

一也夫鶴恒見而驚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
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問使者問狀
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商
山甚悉云此言近實因錄之

宋陳紹初名詔淳祐中游上庠欲改名或言增損邊傍
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
先聖名兵不見他書可謂異聞矣因錄之癸辛雜志

淮南八公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手叔伍被晉昌書

教備

危言彭祖姓錢名鏗見論語疏按史記註名翦為彭姓

最和休辭編

卷之五

七

則是彭祖以彭為姓而錢鏗為名也錢即翦音同

世嘗恨古人姓名不傳以愚觀之亦有姓名固是而求
之過者反晦之如接輿人言陸通愚以為非也接姓與
名也漢有接斯接固姓耳長沮余亦以為姓長名沮也
高士傳言張良鉅擊始皇改姓為長當時必有長姓故
良變之如無其姓而創姓為長是自明也○余嘗謂接
輿即是姓名取漢接斯為證然接姓實不始於漢莊子
有云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則戰國時已有此姓何
獨於輿而謂其非姓耶

漢有襄城侯樊豐胡姓然胡既有此姓安知中國無

此姓耶是樊豐亦未可謂非人姓名也說苑孟子云孔
子於衛主雍雝雍雝姓也與雍雍聲相近趙岐傳誤
東坡曾考正之

東兮考補云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

訓為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為震揚

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孔壬乃共工名而訓為包藏奸

惡皆不考詩傳考補老彭商賢大夫而註稱老聃彭祖貴

育孟賁憂育而廣韻以賁為姓云古有勇士賁育

嫦娥小字純孤見緯書爵華赤穴與日同居結鄰黃文

與月同居皆日月之神名見七聖記渴淮水神名無支

最和休辭編

卷之五

八

祈見異聞集律令雷部鬼神之名善走見道書揭諦神
名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今破山寺是也見
中吳紀聞女夷春夏長養之神名淮南子女夷鼓歌以
司天和月中砍桂人名吳剛一云吳質西河人學仙有
過謫令伐桂桂高伍百丈隨創隨合出異書桃康丹田
下神名出道書錢鏗二子長名武次名夷見武夷山志
閻羅王二子長名江次名海見庚巳編繫黃帝子好
遠遊而死于道後人祭以為行神一云祖神名修共工
氏之子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躬覽故祀為
祖神風俗通云祖祖也詩韓侯出祖左傳襄公夢周公

祖而遣之人身中有三尸上尸清姑中尸白姑下尸血姑每月庚申甲子日言人過于上帝一曰三尸謂之三彭上尸彭踞中尸彭躡下尸彭騰

髮神蒼華字大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照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隴字靈聖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芳絳字羅千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鬼停膽神龍曜字威明見黃庭內景經又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見酉陽雜俎

陽雜俎

卷之五

十

兩眉間却入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泥丸上丹田宮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鄉心中為絳宮中丹田宮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堅臍却入三寸為命門下丹田宮也中有嬰兒字九陽名玄谷皆長三寸同服赤幘赤衣赤履此三一也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仙道近矣見混元實錄 集異記灶神名司刀鬼名磬一名滄耳漢舊史饒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族人炊古炊母之神名見郊祀志施糜粥之神見封禪書釜飫鬼名婆女九遇釜鳴呼其名不為灾廁神姓郭名登是遊天飛騎大殺將軍能賜灾福

三名見營造宅經與後五行雜書所記異

舟神名鴻耳見梁簡文船神記北尸錄又呼為孟公孟

姥古有輯濯丞即輯濯舟官名七修曰漢耳

蒼兒武王師及盟津師尚父左杖黃鉞右秉白茅以誓

曰蒼兒蒼兒馬融曰上舟楫官名索隱曰本或作蒼維

水星姓端名炎字神靈火姓炎名九鼎字光天木姓艾

名用字道輝金姓魯名遂字道璋土姓司名辨字道后

日姓孫名開字子真月姓唐名末字天賢計姓翁名若

守天真氣姓高名華字俊夫羅姓馬名玄字伯惟字姓

忠名炎字忠應此星家七曜之名也道家謂日姓張名

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與此不同七曜本無名

也既強名為七曜矣又加之以姓名與字不亦贅乎然

人生初亦何名之有既而有姓有名有字輒近世則又

有別號矣安知自今以後日月五星不為好事者加以

別號耶

海神名馬衙一角而龍形江神名奇相東海神名禺強

北海神名禺京南方神名延維驕山神名羅圖岐山神

名涉畢付留神渭水便民橋神也摩醯首羅扶南國神

也卑耳溪神曰俞兒桓公所見山精曰獫狁子隆甲子

神名也呼之入水不溺執明甲戌神名也呼之入火不

燒慶忌水精也彭侯木精也泰逢吉神也如人而虎尾居和山五曲出入有光耕父居清冷之淵見則其國敗語忘敬遺治產鬼名也臨產呼之吉惡祈居火神也婆

度風神也馮氏山齋錄

蘇利邪日神也蘇摩月神也負神魄氏宮長留之山主司反景曰冕曰狹二人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

出沒山齋錄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然則天帝姓張又姓

曹若秦必對張溫之言則是一時應答便給之詞雖讀

之可喜非真姓也

士

諾皋記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此荒唐語近戰國策叢神之說

河嶺東方青帝神名靈威仰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中

央黃帝神名含樞紐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北方黑帝神名叶光記嘗讀道家玉訣經東方君姓燭諱開明字靈威仰南方君姓洞浮諱極炎字赤熛怒中央君姓通班諱元氏字含樞紐西方君姓上金諱昌開字耀魄寶北方君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東南中央同而西北

吳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

姓乎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十花甲之名錄之

庚辰生進

辛未音父

甲子元光 乙丑邴彰 丙寅劍昌 丁卯子方 戊辰生進 己巳付弁 庚午紫方 辛未音父 壬申石萬 癸酉倚迢 甲戌申光 乙亥玩進 丙子流霞 丁丑王眸 戊寅却心 己卯那尼 庚辰耳子 辛巳元聲 壬午郡立 癸未歷厨 甲申琅瑯 乙酉立之 丙戌鼓龍生 丁亥耶查 戊子證方 己丑肯都 庚寅岑頑 辛卯棘心

戊子證方 己丑肯都 庚寅岑頑 辛卯棘心

壬辰契刻	癸巳背方	甲午麻角	乙未扶衡
丙申石公	丁酉進鄉	戊戌九口	己亥統高
庚子朱夫人	辛丑李方	壬寅迭祗	癸卯羅御
甲辰却催	乙巳索良	丙午壘穴	丁未挺濃
戊甲寅午	己酉健木	庚戌載劫	辛亥摠失
壬子安去	癸丑道子	甲寅唱适	乙卯別狀
丙辰夫陰	丁巳天雄	戊午天賣	己未退透
庚申惹來	辛酉義呼	壬戌高迪	癸亥奉子

墳羊

李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恠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大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等年及隆安初皆于地中得大使夫子而當其時誤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恠曰夔螭蝮水之恠曰龍罔象而吳先主樟樹中所斫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又當誤對也危言○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掘地得豚名曰邪

掘地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珪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上有小穿大如螭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于常犬長老或云此名犀大得之者令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物如之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神記

恠神

東京賦曰捐魑魅散僞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魑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殲獰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魑皆旱魃魑罔象木石之恠僞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臣昭曰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獺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罔象食人一名沐臙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夫子曰水之恠龍罔象埤蒼曰獺狂無頭鬼○鬻子曰火精為游光金精為清明

逐疫神疫鬼名

黃門令奏曰依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舂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礫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

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漢書志

東王公名括西王母姓何氏字婉妗一字太虛見太平

廣記又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見酉陽

襍俎又西王母姓縑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皆隸焉見

雜仙錄又老君中經云東王父治在蓬萊山姓無為字

君解西王母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崑崙之金城尹喜字

公文號文始先生浮丘伯姓李徐福字君房三茅真君

名盈字叔申李少君字雲翼張道陵字輔漢王方平名

遠王子年名嘉韓湘子字清夫林靈素字通叟俱見列

仙傳袁天剛師曰吳嶠嘗溪人以中星不守太微知湯

帝有嫌而告鄴令者也見龍城錄壺公姓施名存自號

婉盆子見真誥呂巖初名紹光亦見列仙傳魏夫人名

華存見夫人碑上元夫人名阿環見集仙傳青牛道士

姓封名君達見續博物志醺者人物災害之神祭畢而

合飲遂名為醺見周禮族師祭醺注紫姑神姓何名媚

字器卿自幼讀書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

妻妬殺之于廁時正月十五日也後遂顯靈云見顯異

錄又五行雜書廁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

云後帝着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

韓退之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玄冥

之子曰壬未娶祝融之女曰丁芋俱學水仙是為溫泉

之神用修曰韓詩句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命

家以丁壬為淫合其說亦古矣愚讀韓詩一本作女丁

婦壬傳世婚言女丁歸于壬為壬婦也句法更奇

藥王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時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

携黑犬名烏龍世謂為藥王云韓忠獻億年六七歲病

甚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

愈因畫像以祀之見桐陰舊話天門守衛張安道言舊

本國家奏章圖一名葛將軍一周將軍嘉祐初仁宗夢

至大野迷錯失道左右侍衛皆不復見既而遙望天際

有旛幢車騎乘雲而至護送帝至宮闕帝問何人答曰

葛將軍也令宮觀設像供事之見春明退朝錄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見三洞群仙錄雍州巨靈大人

姓秦名洪海見三教感通錄

九華安妃名鬱寅字靈蕭九華侍郎馬成子見仙鑑九

華大仙田先生見廣記何仙姑姓趙名和一名何

寒脩古女之能為媒者離騷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寒

脩以為理注理為媒以通詞理也

赤松子姓黃名初平兄初起字魯班

作新豐者匠人胡寬制博山香爐者巧工丁緩作銅馬

以獻詔立魯班門外更門名為金馬門者善相馬者東門京

又巧工名王爾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鋸注王爾古之巧匠

詹何娟嫫古之善釣者淮南子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鉞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嫫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讓而非禮者淮南子曰蒼吾統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注蒼吾僂孔子時人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魯有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

行陽一食之間三起先賢傳

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聽之後封營丘馬氏復來太公覆水於地令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此事偶見一書錄之今忘其所出

黃公好謙女有國色而謙以為醜也女至難嫁有鰥夫冒娶之則國色也始信黃公之謙續博物志

古之善識味者史兒易牙汜論訓曰史兒易牙淄澠之水食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

淮南子曰劍工惑劍之似莫和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王

工眩王之似碧盧者惟倚頃不失其情又曰薛燭庸子

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注云薛齊邑燭庸氏子通

利劍按吳越春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以毫曹示之燭曰非寶劍也王取巨闕燭曰非寶劍也王曰然巨

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穿銅釜絕鐵鏹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

之手振拂揚其華梓如芙蓉始出觀其玃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漚觀其斷巖巖如鑽石觀

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觀此則薛燭人姓名高誘註不合

善謳者秦青韓娥薛談侯同曼聲汜論訓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

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注曼聲人名按莊子曼聲

長歌曼聲長哭似非人姓名古之好書者名王壽道應訓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

周徐馮曰書古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

以簞食盡漿與伍子胥而自沉江水女子姓史氏見應天府志

夏后氏二美女荈華刻名琬琰玉荈是琬華是琰及琰語紂使囚文王於羑里者名屈商

烏獲藉蕃有力人淮南子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藉蕃不知何時人

馮夷大丙古之善御陰陽者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軿游微霧驚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

雪而無跡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踰騰崑崙排闥闔天門○尹需亦善御者中夜驚

受秋駕於師高誘曰善御之術又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之御騁若飛騫若絕縱矢躡風

追姦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崇注落崇山名精衛炎帝少女名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

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古女之能為媒者離騷解佩褰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

為理注理為媒以通詞理也鄭子真名朴閔仲叔名貢見高士傳

鬼谷子姓王名剛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號一云即鬼史也

楚莊王燕羣臣燭滅宰美人衣而絕纓者姓蔣名雄見羣談採餘

嫪毐姓劉名伯莊摺記毀即墨魯阿者名周破胡列女按劉伯莊自是一人摺記室不知何所據然嫪本作嫪

音劉而後訛為嫪力報切或因此而誤耶郎瑛曰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佛骨之僧名大達

華周名還杞梁名殖見左傳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賈實進士而退之所交賈為亦

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見羣談採餘再詳之金人粘罕兀朮皆以小字行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

見趙與時賓退錄我朝陽明王先生初名雲以太夫人夢五色雲入懷而生也兩歲未言有一老僧以名露天機改今名遂言即

不凡吾蘇顧文康初名企一日鄉間儒生假宿于鄭文康公祠中似聞神語云明日狀元顧鼎臣來儒生謂庠中無

此人早起忽見公入語以夢公曰吾正將易此名矣庖言子產一名美嘗讀梁溪漫志東坡和潛師放魚詩

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子產非子美也曰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然則名美亦誤仲長

子 129—741

統傳國子流遺愛之涕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據此則子產可稱國子美矣○王伯厚曰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此說誠是然胡致堂作子產傳亦稱國僑東海孝婦長老傳云名用青用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續搜神記善行人名太章暨亥詳見首卷

畢糜醜人吳都賦畢糜之與子都又淮南子嫫母化佳

韓詩外傳容說春申君為賦曰琰玉瑤珠不知佩維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

閭姬子奢莫之媒也荀子注閭姬古姜女楚詞七諫謂閭姬為醜惡一名明姬無鹽亦醜人齊王后見別卷

敦洽醜靡亦醜人呂氏春秋敦洽醜靡雄顏廣顏色如浹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

庾肩吾樂大心單姓為姓復姓為名若闕門慶忌則姓名皆復姓甚少其對偶思之義渠安國其一也

轅生名良見集古錄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藥

何子容曰甯戚淮南子作戊則知名戚字戊也余疑戚與戊相似或字畫之訛耳當再攷

漢匈奴傳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識二名二名非禮也然則複名原非古制漢紀昭帝名弗陵後改名弗張宴曰以二名難諱故則前漢已重一名矣宋人云後漢無複名然附傳多有之如孔僖二子長彥季彥是也余謂不止此若廖扶二子孟舉偉舉亦是又按魏多左傳原作魏曼多

張清源漢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劉駒駱丘季智張

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畢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况見蘇竟傳鄭玄

師事京兆茅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益恩

巨榮族人巨先諱陳忠薦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

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雋太守李

文德素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

傳馬日碑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
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
術傳謝夷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
恨不能盡記賓退錄

王楙曰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
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
無兩字名僕謂歐公不深考爾就傳攷之王延壽字文
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分明知為二名矣又
如劉子訓計子歟費長房皆非字也梁武碑言孝子仲
章季孫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

稱字者野客

董奉德任未

謝曼卿衛宏

何子容曰陶淵明四八目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
傳善惡聞於世者盡于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
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
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者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
後名乎夫古人行事見簡冊間不能舉其姓名者不可
勝數率札之所見張溫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
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樂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
之老往往邂逅失之孟獻之友三人秦廷之諫者二十

七人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皆不可
惜哉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
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何
耶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
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
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
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
而去漢東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
德之不過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
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
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
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漢東

謂外黃之兒豈即張升所遇之老父耶
東漢又有野王二老光武遣鄧禹西征因于野王獵路
見二老即禽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
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

惠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於亳
武王即紂於牧野而大城于郊邾彼二王者其備非不
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容可忽乎光武
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時當五
月見披裘負薪顧令取彼金公投譙嗔曰五月披裘而
負薪豈取金者執季子大驚問其姓名公曰吾子皮相
之士安足語姓名高士傳

小戴名聖字次君見儒林傳公孫聖見吳越春秋杜夫
子善奕者見西京雜記嚴夫子助之父徐聖與蘇武使
匈奴者俱見漢書張萬歲武后時人劉萬歲漢廣宗王
靈帝采女田聖

古人名子者自日月山川隱疾之外無不可名賈誼新
書衛文公朝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彊行人還
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
燬然後授之此周惠王時事也然自古天子未聞有名
此者而春秋時有遠啓彊戰國時有齊王田辟彊亦未
聞有譏其借也

漢書許峻字秀山李南字孝山有似今人之號者楊由
字哀侯則似謚矣魏文帝郭后少時父奇之曰此女中

王也遂字女王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
二貴三崇四敷五為字又有張用也孫繼兮陰怪其矣
揚用修曰史記註仲雍字熟我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
字雙根隋宗室楊綸字斌籍楊溫字弘籍皆異字也唐
登科記韓湘字北渚則又似今人之號魏相字弱翁
平帝時護羌校尉辛通長子字次兄

辛郁舊名太公太宗問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郁曰舊
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
矣命直史館御史臺記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續傳物志

清泰小字二十三蓋三月二十三日生也以是日為千
春節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
過二十四續傳物志

三字名

用修云戰國人有董之繁菁董姓之繁菁三字其名也
複姓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余考春秋戰國時人名多
用之字如宮之奇燭之武南之威介之推不一而足原
非名也特取其便於讀耳董之繁菁或者亦此類歟莊
子厲之人夜半生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
南之沛呂覽於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

府桂樹作桂之樹中皆用一之字可互相發其實三字
名亦不始此令尹子文姓聞名較於菟則春秋時人也
○左傳介之推杜預註云之語助

誤名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
卷中有用董公遮說王事以公遮為董三老之名洪曰
其下無註文安知其非名邪既撤棘有考官出道此語
邢巡舉曰洪非不知但惡後生輕薄故為此說耳其人
未論邢曰不然則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
名乎坐客皆笑而罷坦齋通編

小名小字

古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
均蓋屈子名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小名小字也甯見
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
不盡然者如相如小名大子楊雄子小字童焉相如未
聞其小字楊氏子未聞其小名今人生子亦但有小名
而無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及有
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互稱耶都穆曉雨紀談

琅邪代醉編卷之五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同姓名

餘冬序錄藝苑卮言載同姓名者詳矣偶有所得者為
補之

羅泌曰公孫弘王褒俱十有一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
皆有八士句士鞅之父也而乃相執壽夢句吳之君也
而乃臣越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晉代老師王
羲之之事符健張華之佐慕容德經史之間名氏同者
衆矣琅邪代醉編

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驃乘
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漢武時平津侯
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于虞延一傳一此
齊渡澤縣公蓋得其六矣餘五人尚未考

王褒一漢武時作聖主得賢臣頌者字子淵一漢元時
為尚書左僕射一魏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字偉
元獻石膽二十斤見博物志一周王褒字子深儉之曾
孫博覽史傳善草隸名亞蕭子雲入周仕至開府儀同
三司見周書一漢書成帝時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冠

帶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召
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故
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又作雲陽記
者亦名王褒一漢鑄工見孝成鼎一真人按華蓋山真
君事蹟褒字子登安國侯陵七世孫少勤墳典大將軍
王鳳拜為從事不屈後浮丘伯授以五靈夜觀之道雲
琅冰霜之珍能飛行萬里受神策拜為太素清虛真人
作雲陽記者或即此乎蓋得其七矣餘四人尚未考○
胡應麟曰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一字子登後周王褒
亦字子淵避高祖諱改子深然後漢祁祀志又有王褒
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
也按後漢無祁祀志但有祭祀志其中亦無王褒恐誤
記也

張敞一宣帝時相一漢末朱登饋蟹者一晉恭帝時郎
中令張禕父為吳國內史

張華晉惠時司空博物者一為慕容德侍郎勸德毋退
讓者二又有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鹿童冠
時嘗謁之嘆曰君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之
然則張華亦有三矣

三陸通一楚狂接輿見莊子疏一齊宣王少子名通封

於平原陸鄉遂以地為姓我朝楊文貞為陸守道作
傳謂為楚狂之後陸太常燦為其諸父禮部郎應龍作
誌謂為宣王少子之後太常乃平原裔所引必有據
一後周文帝時陸通字仲明吳郡人大統元年封都昌
侯討趙青雀有功復加大都督後賜姓部六孤氏進爵
綏德郡公卒謚文安洞冥記陸通餌黃桂之酒者又不
知何時人也或者其即楚狂歟不然通亦四矣

三王喬一葉令河東人鳧鵠及天墜玉棺者一蜀人食
肉芝者一相人令捷為武陽人相人城西徐整碑銘曰
上有壙務山王喬所仙裴秀冀州記曰緱氏仙人廟者
相人令王喬是也若王子喬亦云登緱氏山亦云夫墜

玉棺故漢書謂葉令王喬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未遽
信也余謂子喬乃周靈王太子晉則姓自從姬而謂之
王子者若曰周靈王之子也壙音權務即堯丘之堯也
魏收為趙莊嚴寺碑堆務

之精即賜叔父子喬爵開內侯以報叔父詔特聽之此又一王
喬也而非仙人合而考之是四王喬也若無以子晉則
五王喬也或曰琅邪太原子晉之後

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
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

出此語亦復奇顚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藉乃改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此語與辛太公何如舊太公昔李膺何如今李膺甚相似又蜀有青城山隱士曰董仲舒見推秀蜀記南齊劉宴與兄渢及江祐江祀同詣謝元暉元暉戲之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唐有劉宴宋有劉宴嚴州人金人犯京師以宴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後追擊賊戚方于宣城為賊所害

劉毅字仲雄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義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今刑部亦有劉毅

又考嚴光一名遵見光傳又顏師古地里志云嚴君平名遵然則子陵君平皆名遵也偶讀福州府志長樂嚴光陳大建初鑿田為湖溉四百餘頃為鄉人利豈慕桐江之風而襲其姓名耶

漢唐俱有張說漢則安丘侯以司馬擊項羽以將軍定代封侯唐則則天時燕公也宋張說淳熙中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眾侍從上許之退而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佑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至說為表謝因附奏奉旨集客良佑不至是違聖意

也夜漏將半忽報中批陳良佑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懼聞之憮然而罷

王楙曰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

王莽時有三王匡一莽子侍者增秩所生封建功公者也一綠林盜江夏王匡號下江兵者也一為太師東方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是也

漢五斗米賊張魯父名衡道經作道陵之子魯之兄太作靈憲經者亦名張衡順帝時為太史令博物志載王介張衡馬均冒重霧早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恙者以飲酒病者以食死者以空腹此張衡又不知何代人也王介天中記作王肅

羅泌曰黃帝名軒轅而古有軒轅氏莊子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尊盧歷伏羲神農而至黃帝又帝欽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大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神農號炎帝而大庭氏亦號炎帝大庭在包羲氏後栗陸赫胥之前都干曲阜故嘗有大庭氏之庫役

世因謂神農都魯妄也外紀之說益誤

羅泌曰人知孔子謚文宣王而不知齊竟陵王子良與隋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古有唐堯虞舜及撫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太常寺常薦明堂之議而漢更有唐堯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羅莘曰虞舜即虞麟又東觀紀纂舜同名錄作虞舜唐堯即諫止貢荔支者然桂陽志中作唐堯疑後人惡其潛而易之也

又曰 有庸成氏而黃帝臣亦曰庸成伏義曰蒼牙而

天靈之吏亦曰蒼牙義臣曰巫咸而來入商家白帝曰

朱宣而為唐刺濮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張 事黃

帝則指夫秦士趙隱事商國而張舉魏賢馬夷友費昌

而竟談河伯觀叔均而思稷子見習朋而疑齊臣贊風

后為軒師說伍胥為楚族李連為柳惠等伍仲衍為孟

戲之弟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錯於見聞者也羅莘曰

庸成或皆作容黃帝時庸成公自稱黃帝師秦張 即

蜀郡太守與張儀共築成都城者趙隱魏黃門還秘書

監見魚豢典略又唐宰相趙隱以大中三年登第見唐

登科記馮夷即武王伐商問兩日鬪者山海經商均曰

叔均后稷之孫亦曰叔均習朋黃帝臣見洽聞記作隱

李連陸終之子又李克子亦曰李連仲衍紂之兄孔甲

黃帝史官而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又夏后孔甲

鬻熊周文王師楚之祖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

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然則禹時已有鬻熊

也

論語琴張左傳亦有琴張王應麟曰論語注謂子張善

鼓琴可發一笑

同時同姓名

春秋哀公時兩公孫揮一鄭行人子羽一哀公時齊大

夫與吳戰艾陵者

兩行人子羽一鄭公孫揮一衛大夫勸衛侯不會吳者

在哀十二年

定公時兩王孫賈一從楚昭王出奔有大功者一衛大

夫問媚竈者

齊莊公時兩賈舉一侍人崔子弑公一公所嬖死于崔

子之難

漢兩杜延年一杜周子諫議大夫誅上官桀者一謁者

與上官桀同謀者見昭紀

兩王霸俱世祖時一見逸民傳乃太原廣武人一即渡

河冰合封淮陰侯者

兩劉歆一向子為莽國師新嘉伯一封祁烈伯奉顓頊

後

順帝遣光祿大夫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是歲廣陵太守降賊張嬰等亦名張綱

學齋佔俾云論語有兩南宮迺晉兩周撫同時一為彭

城內史反見誅見紀而無傳一為王處仲將有傳兩孫

秀一為吳降將見賈充傳一為趙王倫嬖人見陶侃傳

兩周訪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

之吏皆走見本傳

後漢玄菟太守公孫域子名豹年十八死公孫度初名

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為

遼東太守

唐相李珣節制淮南夜夢入洞府見石壁光瑩填金書

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珣自喜我仙人也頃有仙童出

謂之曰此姓名非相公也乃相公江南部民也及曉訪

之得珣於市販中珣販糴人有糴者即授以斗升俾之

自量每斗求利兩文以資父母用以公平故獲名仙籍

時周節制同名改名為寬後尸解見續仙傳

國初郭子興一封滁陽王乃太祖初起兵之外父

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

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實見功臣錄修我吳

世廟時章中丞煥計偕夢對鏡鏡中人語云我中則汝

中寤而不樂謂鏡中人虛耳後放榜中兩章煥闕中解

頭洪世遷夢神人語云今科中者洪世武也寤亟改名

世武後中洪世武則嶺南人夢神之巧如此因論同姓

名者附述之

杭州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

一人也口云有尔有我無尔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

年辛丑赴部中途偶與一舉人同車想像似鏡中所見

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

行中否必同及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

稽選此道不二年杭者死於任而會稽死於家因思此

與唐之宰相宋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相同此真可

謂怪也

余偶錄同姓名者如左亦據其顯者其他豈能悉數哉

昔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

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

名為賈即此而觀當時新息凡姓陳者皆為陳賈姓須

者皆為須賈姓王孫者皆為王孫賈矣可盡述哉

同時同姓字

漢陳遵字孟公所到衣冠皆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

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為陳驚坐云

杜欽字子夏茂陵杜鄴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而欽目偏盲人因謂欽為盲子夏欽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子夏而鄴為大冠子夏云宋有陳遵夢小兒援衣而活其外甥秦光亨於水盆中者詳畫永編王僧虔名畫錄遵並篆書每至一坐皆驚人謂為陳驚坐

同代同姓名

范曄傳曄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紵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我為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曄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曄之前久矣曄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曄冒其名以誑鄰國耶焦氏漢兩魏尚一高帝時人解鳥語一文帝時雲中守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

長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王伯厚曰是韓有兩聶政也

兩朱買臣一武帝時會稽太守一元帝時武昌太守兩京房一楊何弟子梁丘賀所從受易一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

兩陳咸一御史中丞萬年子相人成哀間有尚書陳咸洩人見曾孫陳寵傳

兩張禹一字子文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一字伯達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封安鄉侯

兩張武一文帝時賜金錢愧心者一宣帝時張敞弟相梁欲以柱後惠文彈治者

兩田甲一獄吏辱韓安國一賈人責張湯兩秦嘉一秦末立景駒為王一漢末

二韓說一見方術傳一韓王信孫按道侯者

兩張蒼一高后時御史大夫一武帝時使西域兩貢禹一高祖時謁者見魏相傳一元成時自有傳○又東漢章帝時亦有貢禹與王陽善者

兩朱暉一字文季臨淮太守時人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一四皓中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名字皆同高

傳士

光武時武威將軍劉向驍騎將軍劉歆從天水伐公孫述前漢向歆為父子後漢向歆同時伐蜀相去纔二十年耳代蜀事見○按劉植傳向植子歆字細君植從兄則歆父行而向子行也然言歆繼植喜為驍騎將軍言向但云嗣昌成侯徙東武陽侯而不言其從征豈又一向耶耿弇傳有驍都尉劉歆從討張步或驍騎將軍先為驍都尉耳然植傳何其略也

兩宋弘哀帝時中常侍宋弘見王嘉傳光武時宋弘

兩王遵一躍馬蜀道者一中黃門同誅陳蕃等

兩谷永一成帝時人一靈帝時鬱林太守以恩信招降

烏許人十餘萬見後漢西南夷傳

楊升菴曰湯初勝夏已有巨尾至大戊又有巨尾詩有

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躡漢有兩王莽樂府有

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蘇子卿五代梁有王

彥章吳亦有王彥章古今同姓名者何限

晉兩陸靜修廬山惠遠送陶淵明陸靜修過虎溪因大

笑世傳三笑圖或疑靜修與遠公不同時宋景濂曰晉

有兩靜修此正世所稱簡寂先生是也

唐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

悠苦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瑋

渠遶水恣行將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塿鑿名自脩從池後人見景趣誰為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習之不脛詩也劉貢父詩話然王林謂

兩李晟一大曆中李抱真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

蕃晟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見通鑑

宋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官至宰執貴溪石林

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石林

葉氏次名西山真氏之後者非少蘊也此名號俱同

章

異代同姓名

王楙曰伏子賤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龔遂皆有二人

王烈東漢人晉時將嵇叔夜入抱犢山者亦名王烈成

帝外戚王商劉璋時治中亦名王商許靖稱之曰使商

生於華夏王景興無以加也

孫登諫嵇康者吳宣太子名登字子高

兩陳達一晉中郎將善書一陳朝人黃恩伯法帖刊誤

梁武帝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

昔問其故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後漢日南太守李善字次孫哺養李元孤兒乳生潼唐

崇賢館直學士注文選者亦名李善

唐李固京兆人長慶中擢第後拜相當國有賢譽一統

志

後漢張俊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

生宋有張俊

漢有謝安下邳人應募擊九江賊徐鳳等晉有謝安

晉張載左思作三都賦訪以岷邛之事宋有張載

王肅字子雍魏人以經學名魏志有傳元魏時亦有王

肅字恭懿不以文學名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肅

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集說曰元魏人誤也

蜀王孟昶

孟昶字孟和花蓋夫人繪像詭為張仙者也南史孟昶平

昌安立人與兄觀並美丰姿時人謂之雙珠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註盡引後漢江革且後

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

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

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

事野客

倚覺寮云漢有正甫唐獨孤助傳有鄭居中徐岱字處

仁嘉興人於學無所不通見本傳崔光傳宣紀廷尉光

註李光韓文有劉正夫英宗時臺官有趙鼎倚覺寮乃

南宋人所著是時有此人名也若在今日則不可更僕

矣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

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劉

智遠蓋兩人矣

西京雜記載秋胡事頗詳今錄于此杜陵秋胡者能通

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

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

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

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

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

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

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慚妻赴沂水而

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

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之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

而死客以告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

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

秋胡哉物故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

未屠者亦為璞月之旦為朔車之軌亦謂之明名齊實

異所宜辯也

唐修縣李綱與房彥謙等為友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吐論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宋有李綱

唐蔡京饒州刺史率官屬見陸龜蒙龜蒙不樂拂衣而去宋有蔡京

唐裴迪與王維倡和者五代時有裴迪

宋陳賈論劾朱子人作詩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

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慣把聖賢非我

朝胡廣洪武庚辰狀元與楊東里善廣病篤入投詩假

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

兩姦究天教名姓正相同危言所謂異代而相類未有

如此二人者也

唐張蘊古進大寶歲者宋孝宗時張蘊古太平州通判

張魏公師潰符離解所佩魚蝦添差為朝議大夫使金

求和以僚吏不可而止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為之太宗平蜀王著蜀

人善書召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為翰林侍書而不

加學士之名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

學士王著者自別一人石林燕語按談苑太祖嘗曲宴翰林

學士王著著醉喧譁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

掩袂慟哭明日或奏曰王著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

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然則翰林學士王著自是世宗朝士人

名之善者相襲可也如秦之趙高何取焉而東漢亦有

趙高按續博物志洪武二年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

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黃秉劉適言四

百萬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對共計校定

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壠畝之

夫而箕踞遺類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

鬼言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

聞此怪異不足信而因此知清河太守有趙高也若王

莽張昌宗則皆在後者不善無足怪矣

李陵降虜而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遣從事李陵護送

白狼王唐菽等詣闕見後漢西南夷傳王磐子肅為王

莽族光武時收捕伏誅見馬援傳而注諸經及楚辭者

亦名王肅

張純等皆漢末為寇無良也而今固有名之者夫亦考

之不詳歟

王謙破家殉國史雖書逆而實周之義士然君子願為

良臣則亦不必襲其名也

後周宇文護列傳云司會李植在太祖朝久居權要見

二名

匈奴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中行姓說名也又有以中行說姓邯鄲名淳者

認同

富鄭公少時有詬之者公若不聞或與言曰恐訾他人曰斥公名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琅邪代醉編

卷之六

七

琅邪代醉編卷之六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七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 節持父父校

同時同族而同名

江泌衣敝多蟲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有孝行人稱孝必以別其族人

李尚書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尚書猶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嘆語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兩個座頭總是李益○小說娶霍小玉而棄之致有脫鞋之夢者不知為文章為門戶也

父子同名

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唐陸元初子名景初

祖孫同名

魏安童之父名屈子亦名屈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衛穆公名遯而成侯亦名遯鄭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湯名乙玄孫之孫亦名乙孔子曰易之帝乙以名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乾鑿蔡文侯名申昭侯亦名申若商巫咸之子名賢則所謂不諱嫌名也

史趙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
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
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觀此豈虞氏祖孫皆名幕
耶抑二語注誤也

羅泌曰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之弟漢趙王曰如意而廣

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而建

王又名之以王氏一譜而有兩渾昶子兩愷茂仁兩綏

愉子兩父緒父兩澄濟弟兩處仲還兩安期湛子它族

又不足言矣

太公望名牙而靈公子亦名牙為崔杼所殺者文文山

之弟名璧吾蘇文氏其後也而衡山太史亦名璧後乃

以字行

史記宋景公卒公子特殺太子自立號昭公與前昭公

杵臼相去畧九十年此祖孫同謚也

庖言云王胡之五世仍之字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

余考南史王裕之字敬弘避武帝諱以字行裕之三子

長恢之次瓚之次昇之瓚之子秀之昇之子延之昇明

末為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延之子綸之歷侍中都官

尚書自敬弘至綸之皆方嚴並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

也按此則胡之亦六世仍之字矣三世仍之字者又有
王韶之父偉之祖羨之王鎮之父隨之祖耆之見南史
王歆之父肇之祖尋之見宋書二世仍之字者宋書劉
穆之子憲之齊書褚秀之子湛之劉績曰孔氏自子思
以下同用子字子思之子子上上之子子家子家之
子子京子京之子子高子高之子子慎子慎之次子子
襄然則王氏之之奚足訝哉餘並載庖言不述

漢諸王同名

庖言載漢宗室同名但舉諸王以列侯相犯者多不能
盡錄耳諸王中若琅邪康王嘉當作燕康王蓋嘉父初
封琅邪後改燕康王未常封琅邪也廣德夷王名雲客
不名雲不宜與城陽東平為三當云二劉雲可耳然諸
王相犯實亦不止此如名嘉者又有廣陵王武帝封國
名定者又有山陽哀王文帝封國六安繆王景帝封國
名壽者又有齊懿王高帝封國齊恭王光武封國是四
嘉五定四壽也庖言未及者則有五建菑川靖王燕靈
王俱高帝封國江都王景帝封國廣陽項王武帝封國
河間貞王章帝封國有三喜代王城陽共王俱高帝封
國齊頃王武帝封國有三恢城陽戴王趙共王俱高帝
封國阜陵恭王光武封國有三尚菑川考王高帝封國

河間王景帝封國任城王光武封國有三元河間王平
千繆王景帝封國梁敬王明帝封國有三舜常山憲王
長沙王景帝封國廣陽穆王武帝封國有三崇任城節
王光武封國陳頃王樂成哀王俱明帝封國有二安淮
南王高帝封國任城貞王光武封國有二定國燕王高
帝封國梁敬王文帝封國有二福河間哀王高帝封國
中山憲王景帝封國有二如意趙隱王高帝封國廣宗
王文帝封國有二昌趙頃王中山哀王俱景帝封國有
二偃平千頃王真定烈王俱景帝封國有二光魯安王
六安頃王俱景帝封國有二廣沛孝王濟南悼王俱光
武封國有二賢菑川王高帝封國膠東哀王景帝封國
有二義城陽敬王高帝封國清河剛王文帝封國有二
恭河間孝王光武封國彭城清王明帝封國有二景城
陽孝王高帝封國信都王宣帝封國有二續齊武王光
武封國淮陽王宣帝封國有二康濟南安王光武封國
濟南王章帝封國有二登代孝恭王文帝封國濟北節
王章帝封國有二端膠西王景帝封國東平頃王光
武封國有二尊趙懷王景帝封國琅邪貞王光武封國
有二寬濟北王高帝封國高密懷王武帝封國有二忠
東平懷王光武封國清河獻王章帝封國有二道楚安

王高帝封國彭城考王明帝封國有二德河間獻王景
帝封國安平王章帝封國有二政濟北王河間惠王俱
章帝封國有二興中山孝王元帝封國齊魯王武帝封
國有二承齊頃王光武封國陳孝王明帝封國有二友
趙幽王菑川懷王俱高帝封國有二輔中山頃王景帝
封國沛獻王光武封國有二暢中山穆王光武封國梁
節王明帝封國有二衍下邳惠王明帝封國楚思王宣
帝封國有二成梁夷王下邳貞王明帝封國有二宏廣
陵王武帝封國趙靖王光武封國有二商四水王景帝
封國趙頃王光武封國有二良河間惠王景帝封國趙
孝王光武封國有二襄齊哀王高帝封國梁平王文帝
封國有二康定陶共王元帝封國濟南安王光武封國
六安王慶其兄膠東王賢子亦名慶嗣王

漢同姓諸侯同名

同姓列侯同名者又未可指數如九嘉則敬侯益都侯
平度侯薪處侯蒲領侯繁安頃侯魏其侯順陽懷侯僮
侯九福則容陵侯平的節侯宜城侯定敷憲侯夫夷懷
侯安檀侯海常侯句陵侯桃鄉侯七順則張梁哀侯州
鄉廣侯邵侯公丘夷侯邯平侯武安孝侯東安侯六信
羨頤侯臨朐孝侯阿武節侯前侯寧陽康侯雲夷侯六

賢臨衆釐侯臨河侯崇原敬侯衆陵節侯挾節侯拘侯
六禹則州鄉侯瑕丘侯夫夷節侯虛水康侯魏其孝侯
竟陵侯五喜則合陽侯葉平侯高平侯沂陵侯竟陵侯
五偃氏丘共侯陽丘共侯宜城康侯安郭釐侯被陽侯
五慶棘樂侯東平侯夫夷釐侯衆陵頃侯南陵侯五明
茲侯壁侯西熊侯桓邑侯陪侯五成則宜春侯羽康侯
瓶敬侯杏山侯廣陵侯五光則平望敬侯繁安孝侯臨
樂敦侯文成侯甘井侯五守則劇魁壽侯繁安定侯柳
康侯山原安侯執質侯五忠則廣望節侯廣望頃侯濕
成侯栗煬侯繁安夷侯五定則被陽孝侯稻夷侯都梁
敬侯臯虞穰侯鄉侯四廣則德哀侯益都原侯管平侯
被陽侯四仁則張梁哀侯封斯侯邾令衍侯春陵孝侯
四商則臨衆侯州鄉釐侯夫夷侯白牛侯四德劇魁康
侯易安侯乘丘載侯定敷思侯四建襄覽侯臨安憲侯
年平康侯臯虞煬侯四遂則廣望恭侯平侯雲康侯南
城頃侯四嬰則劇魁釐侯早梁侯姜節釐侯利鄉侯四
樂則安陽侯利昌戴侯臯虞侯栗節侯三河則德哀侯
周望康侯陸元侯三應則棘樂共侯安險侯蠃侯三蒼
則安城侯邾令懷侯陰城思侯三延年則懷昌胡侯穰
侯歆安侯祝茲侯三賞則平望夷侯臨胸節侯公丘思

侯三寬則葛魁節侯騶丘敬侯漳北侯三戚則葛魁侯
安侯挾夷侯三起則平望頃侯虢節侯繁安侯三義則
朝節侯陸地侯夫夷敬侯三讓則蓋胥侯戎丘侯勃節
侯三則則陪繆侯攸與侯參醢侯三終古則博陽侯云
夷釐侯柏暢戴侯三陽則瑕丘孝侯茶陵哀侯定敷恭
侯三壽則被陽頃侯繁安節侯翟侯二罷軍則管恭侯
蘭侯二不害則浮丘節侯陰安康侯二霸則浮丘節侯
挾釐侯二敢則丹丘哀侯原洛侯二將則廣戚節侯哀
侯二聖則胡孰頃侯襄隄侯二吉則質侯東莞侯二中
時則平的思侯東野侯二宣則平的侯阿武敬侯二利
親則劇魁孝侯參戶敬侯二慶忘則平度節侯陽安
侯二奴則臨胸夷侯牟平節侯一乘則臨胸戴侯定侯
二賀則邾令勤侯爲氏節侯二閣則廣望侯庫葭頃侯
二貞則陸城侯南城節侯二殷則旁光侯利昌刺侯二
元則參戶頃侯公丘侯二齊則州鄉思侯崇康侯二記
則安陽康侯運平侯二棄則羽康侯山原侯二方則寧
陽侯賁侯二國則瑕丘思侯廣饒康侯二延壽則公丘
煬侯陸原侯二外人則山原孝侯乘丘侯二母害則騶
丘侯俞閭煬侯二自爲則希康千侯沈陽侯二勳則臯
虞釐侯浹夷哀侯二發則鉅令侯柳裴侯二尊則柳裴

哀侯南城元侯二充國則號節夷侯南城整侯二代則
崇元侯龍丘侯二永則庠葭侯稻夷侯二買則春陵節
侯乘氏侯二固則號節釐侯臨樂列侯二崇則安郭侯
安衆侯二張則邾令原侯下博侯二閔則魏敬侯春陵
孝侯二猛則南城戴侯亭侯二恭則參戶亭侯東安侯
二嵩則列侯白牛侯二恢則安道侯鄉亭侯二哀則安
衆釐侯臯盧節侯

同姓同跡

王楙云沈瘦前有約後有昭畧寄怨詩之妻之實前有
玄後有滔望車塵之潘前有堂後有岳善畫婦人為帝
殺之毛前有延壽後有惠遠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
延昂客驢鳴之王前有粲後有濟銅錢作埒之王前有
濟後有元寶射石之李前有廣後有遠種王得妻之陽
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龍翁伯余讀都南濠聽雨紀談
又有書紅葉之鄭前有皮後有谷○雍伯翁伯疑即一
人搜神記雍伯洛陽人其種王在無終山屬右北平則
近盧龍也更攷之詳水經

余又考作太玄經之楊前有雄後有泉按泉字德淵晉
人或曰唐人初名太原經鄭樵通志略作太玄養母埋
兒之郭前有巨後有世通吹簫使胡流涕之劉前有琨

又有王喬後有嶠見人主詢其所作終身不用之孟前
有貫後有浩然

同姓同名同跡

上書指陳得失之趙前後皆名騰尤異後漢書楊震傳
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
震上疏救之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傳順帝時清河
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係考皓上疏諫帝悟減
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壤地相鄰皆有
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所怒皆有大臣救
解止一生一死不同此甚異事趙與時曰疑即一人而
華誤分為二耳

羅泌曰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兩京房俱明易災異
又曰帝嚳之臣有窮之君皆曰羿而皆以射名少昊之
子魯國之士皆曰般而皆以巧著余疑寒浞所殺之羿
逢蒙所殺之羿亦是兩人

後周有兩宇文貴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兩裴巽俱尚
主

宋山陰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侯書壬辰歲全楚
卿捨天章寺旁菴田三十畝為蘭亭書院其扁乃庶訪
分司王侯書之二百年間同姓同名可謂異矣

癸辛
雜識

讀書閉戶十年之劉同時有炫有焯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同應隋召同得罪

異姓同名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公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閭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慕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日磾嘗見一野史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觀此則前諸人之名字益信其為有所慕矣

權臯字士繇秦州人擢進士為臨清尉安祿山藉其名表為薊州尉署幕府陽喑而順逸去人無知者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繫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大夫率渡江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

劉損字子騫何憲字子思一幕閔子騫一幕原子思王維字摩詰范啓字榮期一幕維摩結一幕榮啓期頽之推字介頽野王字希馮一幕介之推一幕馮野王庾鴻字伯鸞元或字文若荀榮初名愍孫後名榮字景倩一幕梁伯鸞一幕荀文若一幕荀奉倩范仲淹字希文慕文中子北魏李預字元凱慕杜預

頽之推曰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頽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事也

若劉裕父應翹字顯宗韓延之字顯宗名字為翹蓋示不臣劉氏之意忠于晉室而非慕其人也見北史

杜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此以姓為名也員平和本姓劉慕伍員之為人改姓員此以名為姓也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因名相如顧雅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雖與蔡同名魏協律杜夔所造鍾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時之尺寸而制之此姓字異而名同者也乃若宋翟頴改名馬周以攻李昉小人險誕之為不足言者吾獨恠夫夔者一足之獸與魍象為類而陶唐之臣名之後人因有一足之疑鑿齒食人之物為羿所殺而習鑿齒以為名何耶吾又恠宋齊丘字超回胡旦字周父儼然以聖人之名自命而

卑大賢為不足擬者又何耶○李昇以國士待齊丘歟
人江台符投書於昇齊丘忌其名頗排斥之台符因貽
書誣之曰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丘慚
改字子嵩見左編

蜀張雲立朝謬謬自此朱雲宣微使景潤澄曰昔朱雲
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
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蜀機

曹魯本名平慕魯參之行改名為魯親老時亢旱井池

皆竭母思甘清之水魯跪而慘瓶則甘泉自湧天下名

書往古以來文篆訛落者魯皆刊正垂萬餘卷及世亂

慮先文湮沒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拾遺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鞍馬

習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

以擬白樂天

昌化章氏子長曰栩字景韓次曰詡字景虞一慕韓栩

一慕虞詡字章氏兄弟初皆無子其兄先抱族人子

育之未幾妻生子弟請以所抱子與已兄告其妻不可

曰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可乎且初生那可保

也不得已以吾生者與之既而二子皆成立後子孫相

繼登第并州述同姓名而其姓字亦有先之者洞微志

王處厚益州華陽人與老僧論浮世苦空事字元美

君臣同名

周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晉定公名午而
同時却鄭大夫亦名午衛侯名惡其臣亦名惡宋武帝
名裕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
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春秋昭元年宋向戌衛
石惡會于鄆公羊傳註成惡皆與君同名解云七年秋
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石惡皆與君同名
也○王伯厚曰公羊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
董賢可謂賢人乎

衛靈公之兄輒有惡疾不得立又為盜所殺而靈公之

孫蒯饋之子亦名輒見公羊傳穀梁傳輒一作繫言是

足疾

不同名同號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樂天因以為號按南賓志云東

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柄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

二老遺風寧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為才多

以此驗之信然

古善醫者名扁鵲秦越人因名為扁鵲見史記註古善

御者王良來宣能御文帝因名為王良見西京雜記王

良又字伯樂見漢書王褒傳注

王伯厚據陳子璋答曹洪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二三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也余按孟註告子名不害非名勝胡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

同姓齊名

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也朱晦菴謂莊周之學出于老氏韓子始稱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然無可據觀此墨子所稱告子非孟子之告子也周時蓋有兩告子矣

名與字自相同

張巡字巡孔安國字安國殷仲文字仲文劉孝綽字孝

綽初名冉王僧孺字僧孺郭子儀字子儀孟浩然字浩然蔡興宗字興宗惟宋未有改我朝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楨叔字楨叔廖德徵字德徵

同名同字

洪景盧曰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氏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嘉宋樂嘉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閻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余按楚閻且申公子申皆字子西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

仙家同名

洪崖先生一伶倫三皇時得仙號洪崖先生正神仙傳所記與衛叔卿遊華山郭璞詩所謂右拍洪崖肩者也一唐張氤晉州神山人隱姑射山開元十六年嘗至洪

州牧度亦號洪崖先生然古洪崖所得道處亦在豫章
後人于其地立祠祀之因並祀盧見廬山紀事按列仙
傳伶倫姓張氏豈因盧而誤耶抑兩先生俱張姓也
古有鉅靈氏遁甲開山圖曰鉅靈與元氣齊生水經注
鉅靈河神即開華嶽為二者又漢武內傳東都送一小
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為鉅靈又洞冥記一女人愛悅於
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鉅靈乍出入其中東方
朔望見乃目之因而飛去化成青雀帝乃起青雀臺
月中所桂人名王剛王門子亦名王剛神仙人也
秦一君名鵬漢武以李少君之言祠之甘泉者是也又
人身亦有秦一名務猷見道書

淮南王有八公李鄴侯亦有八公皆仙人也外傳必在
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
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人謂之
瑣子骨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臨去嘆曰
緣俗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必欲隨去曰不可姑與他
作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序之

婦人同名

吳千將妻名莫邪佛母亦名莫耶見化胡經八學士議
漢成帝后名飛燕又漢武載愛姬趙飛燕于屬車豹尾

中見晉志又唐寶曆中浙中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
曰輕風修眉彩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上珠
玉芙蓉為歌舞臺歌舞一發百鳥翔集歌罷藏之金屋
寶帳官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蓋三飛燕也
○寶曆事載杜陽雜編兪州庀言嘗引為女人同名之
證近閱閩刻飛燕作飛鸞不知孰是輕風亦作輕鳳輕
鳳之名更佳晉志漢武飛燕揚用修云疑李夫人之誤
山海經帝俊妻常儀是生十月史記正義帝嘗次妃姬
訾氏曰常儀生帝摯又黃帝命常儀占月此二婦人一
男子同名○又考黑山賊張燕性剽悍捷速過人軍中
號曰飛燕見表紹傳注然此乃軍中私號非名也名自
名燕耳

花蕊夫人蜀王建妻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
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汚亂亡其國
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
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官詞者是也宋
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
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
為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
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擲走

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詩人王屑夫人費氏蜀之青城人入朝太祖使誦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男女同名號

蜀王名開明王莽小妻亦名開明王嬌字昭君莽時方士亦名昭君

梁鴻妻孟光蜀先主時有孟光與來敏皆以樞機不慎每見貶削

陸龜蒙曰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稷官生民

稷之棄也

卷之十

稷

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

稷之棄也牛羊尾字之鳥履翼之異矣左氏楚若敖娶于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于郢子之女生子文却夫人使棄之膏中獸乳之郢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擇或作覓俱音塗漢書烏孫王昆莫父難兜靡大月氏攻殺難兜靡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啣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築哉子曰是三人者姓名不同

而何其生之同耶因論二棄而併記於此

名字

名字自相同者前已得數人矣茲讀歐陽公歸田錄其所載更多因摘前所未及者書於此○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北史慕容紹宗馮子宗魏蘭根唐辛京泉戴休顏張孝宗尚有孤田承嗣張嘉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為字

齊由

孫齊由齊莊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問齊莊何字曰字齊莊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恭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與

權舉一類

介子推

劉子政云介子推年十五為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按此介子推與晉文公不言祿者又是一人

琅邪代醉編卷之七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器物人名

器有以人名為名者。千將莫耶。見吳越春秋。又閭閻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能為善釣者。賞百金。吳作釣者衆。而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釣。獻於王。諸公門而求賞。王曰。子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釣乎。作釣者曰。吾之作釣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釣。王乃舉衆釣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釣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于是釣師向釣而呼。二子之名。吳鴻。鳧。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釣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按千將莫耶。吳鴻。鳧。稽。皆人名。而劍名也。人知有千將莫耶。而不知有吳鴻。鳧。稽。亦見吳越春秋。

明皇雜錄。唐睿宗所御琵琶曰玉環。楊貴妃小名曰玉環。

酒名平原督郵青州從事。又名聖人名賢者。名歡伯。醉鄉日月。凡酒以色清味重為聖。色如金而醇苦者為賢。色黑味酸醕者為愚。以家醪糯釀醉人者為君子。以家

醪黍釀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黍釀醉人者為小人。焦貢易林。坎之兌。醴之未濟。詞云。酒為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齊顧憲之為建康令。有清譽。郡人飲醇酒。得清且美者。必呼為顧建康云。

上清童子。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自漢得果成。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通。問冠帽。乃曰。僕外服員。而內方正。此是上清童子服也。出門墻下。不見文本。掘之。得古墓中惟一

古錢。方知上清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員內方。錢之狀也。五銖亦錢文也。乃漢所鑄。自是錢帛日盛。官至中書令。博異志

南陵使者。元豐八年。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真室殿之中壇。回云。至九天門下。有傳上帝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問南陵使者為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自是京師大火。雜錄。○按左傳襄三十年。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毫社。如曰譖譖。甲午宋災。語譖豈南陵為妖乎。

玉帶生文文山硯名

下邳侯之華鞋也退

井少府劉夢得

却老先生王僧虔對客左右進銅鑷曰却老先生至矣

庶幾乎南康

趙達善以著作算人因名著為趙達見釋

王右丞楊駙馬秋夜詩對坐彈盧女樂志魏武帝宮人

有盧女者故將軍應叔之姊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

為新聲今云彈盧女是以盧女為琴也

草木人名

平仲君遷二木見左太冲吳都賦劉成曰平仲之木實

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

如馬妳俗云牛嬭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

長卿簡子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楊升菴曰草

中有徐長卿藥名齊民要術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

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淡泊甘苦又廣志謂之侯

騷崔豹古今注蟪蛄一名長卿舊說蟪蛄通夢於人自

稱曰長卿人稱王孫猶猴亦曰王孫魏王文考有王孫

賦草亦名王孫見本草李石曰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

昏孫真人有黃昏散或云即合歡陳無已詩探囊一試

黃昏湯老君名李耳虎亦名李耳見方言陳魏宋楚之

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及耳而止為觸其諱

劉向名更生菊亦名更生見焦氏類林又本草菊一名

周盈一名傳延年劉王女名素馨花亦名素馨蓋因此

花生劉王女冢上故名之嵇含南方草木狀素馨一名

那飛若

壺居士出隴西食之少睡類

孟母生四明能強陽亦菜

仙書云萊萸為辟邪菊為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

消陽九之厄

方輿隱天門山以機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高士

胡王使者本草白頭翁一名野犬一名胡王使者一名

奈何草生高山及野田

瀟酒侯陸龜蒙詩叢竹當封瀟酒侯

瞬碧侯琴莊有溶溶軒軒前皆池地也度池得四節磴

上自在峯蘭先生日往峰上採薇厥生九股以釀醋異

常守臣取進之封峯曰瞬碧侯琴莊

揚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

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

口時盛暑翰林掌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梁

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開河記

鳥獸魚虫人名

鳥名子規、杜鵑也、蠹名子方、見張有復古編、禮記方以類聚、註方、虫名、卽此。

蜻蛉小而赤者、名赤衣、使者一名赤衣丈人、見古今註。

鳥賊、魚名、河伯慶事小吏、一名白事小吏、見本草、龜名。

玄衣督郵、名河伯、從事、龜名、河伯使者、鱗魚名、河伯。

健兒、見雜俎、吐綬鳥名、錦帶功曹、鶯名天女、又名金衣。

公子、鵲名、神女、雀名、嘉賓、猓名、參軍、羊名、髯鬚、主簿、亦。

名、髯鬚、參軍、齊郡、函山有王母使者、漢武登山得玉函。

長五寸、下山、函化為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

今鳥守之。

龍龜齊人呼社公、或言周公方。

徐魯之間、謂雞雛為秋侯子、言。

犬姓盧、今呼犬為盧、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今免姓。

東郭、戰國策所謂東郭兔。

鷄姓朱、風俗通謂雞乃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則來、又施肩吾詩曰、遺却白鷄呼粥粥、粥音祝、豈祝與朱相近耶、抑祝亦鷄姓耶、又世俗戲語、嘲姓奚者以鴨、謂鴨姓奚、也、其傳亦久矣。

山蕭神異經、作獵一名山路、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

如五十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殺虎害。

人、燒人廬舍、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妮汪王。

三姓、其姓也。見續博物志

酉陽雜俎曰、號郡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類蝦蟇、圓。

如毬、見人以前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

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或。

曰謝豹人也、抱耻死、其魄為蟲、潛行地中、羞見人、掘之。

猶以足覆面、作忍耻狀。古今事物考

山中寅曰、稱虞吏者、虎也、稱富路君、狼也、稱東王父者。

麋也、西王母者、鹿也、成湯公者、狐也、社君者、鼠也。抱朴子

張鉞為巴西侯、所邀坐中有稱玄丘校尉者、明日視之。

乃狐也。宣室志

唐王綰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

節、孫文蔚、石媚兒、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

樹萱。

搜神記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
恠多自稱阿紫

白驃將軍玄宗登封封益州所進白驃開天傳信記

內黃侯蘭也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內黃侯
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踴躍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

詩人玉屑

太原尹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東河錄備

趙盾右軍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石軍方

熟眠謂湯燐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

紅渠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
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莫難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
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道山清話

靖節堯夫

莊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有滑稽
者改作外官各京官苞直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
匹好南京聞者捧腹

陶潛畢卓

景龍三年九日中宗臨華渚亭御製詩序陶潛盈把既

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文譜

琴高魚寧國府涇縣東壯二里有琴溪溪側石臺高一

丈曰琴高臺溪中別有一樣小魚俗傳琴高投藥滓所
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
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藝以為土宜舊亦入貢乾道間
始罷寶退錄

周禮輶人注鯢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
洞蕭賦幸得謚為洞蕭魚而稱字草而稱氏蕭而稱謚
皆奇

晉人有五百估客下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見三

日出白山羅列一是實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論衡

迦尸國有五百鴈為群侶爾時雁王名曰賴吒鴈王有
臣名曰素摩時此鴈王為獵師捕得五百羣鴈皆棄飛
去惟有素摩隨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我王以身代之

獵師不聽遂以鴈王獻梵摩羅王鴈王曰惟願大王放

一切鴈使無所畏五百羣鴈在王殿上空作聲時主
問言此是何鴈雁王言是我家屬王即施無畏不聽殺

藏經寶

和州歷陽淪為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
姥曰此縣門石龜眼出血此地當陷為湖姥後數往視

之門吏問姪故姪具答之吏以朱點點眼姪見遂去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述異記

九華

九華先生李建勳以司徒致仕營別署於鍾山放意水石或曰公欲復為九華先生耶答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九華安妃神仙也九華山在池初名九子李太白改為今名九華燈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於終南山下九華丹真誥太玄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退之貶湖州行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外生拜勞曰師在此山不得遠去問其師曰洪涯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桑金水玉作九華丹候火精微難於暫舍揮淚別去九華玉西京雜記高祖斬蛇劍有七彩珠九華玉以為飾維廁五色琉璃為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開匣拔鞘輒有風聲十二年一磨九華衾王侯所用者鮑昭行路難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玳瑁玉匣之瑤琴七乘美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九華臺三國時魏武作九華樓杜牧有九華樓詩晴光艷艷含淺沙高低遠郭帶秋花是也九華帳王維洛陽女兒行寶扇迎歸九華帳九華殿崔興宗賜櫻桃詩朱實初傳九華殿又李頎送康洽詩柳色偏濃九華殿九華觀陳子昂登九華觀詩白

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是也九華扇曹子建有賦序云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桓帝賜扇不方不員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是也九華半臂青陽記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菊亦名九華淵明九日閑居詩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是也茶亦有九華李德裕謝故人寄茶詩云劍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

北魏太武二年起九華堂

九華室元和中處士伊祁玄解鎮髮童顏上知其異人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雲之席飲龍膏之酒杜陽雜編

杜荀鶴自號九華山人有詩名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

上清真人呼日月為太寶九華見雲笈七籤道藏有九華經

壺中九華湖口李正臣所畜石東坡名以一方勺曰予不及見之但嘗詢正臣所刻碑本雖九峰排列如雁齒不甚峭崿而石腰有白脉若束以絲帶此石之病不知何酷愛之欲買之百金予恐詞人筆力有餘多假借物象以發文思為後人詭異之觀乎

鳥雙名

藝苑厄言載鳥之雙名者青丘灌灌又鷦鷯崇吾蠻蠻
萊山羅羅又鷽鷽周周行扈喈喈宵扈噴噴余攷鳳名
足足麟名舛舛薛道衡文所謂足足懷仁舛舛擾義是
也鷽鷽或謂之鷽鷽見方言冠雉泆泆即鷽鷽也秩秩
海雉如雉而黑燕燕玄鳥也見爾雅老扈鷽鷽見左傳
註○厄言萊山作藥山似誤灌灌或作濩濩其狀如鷽
佩之不惑蠻蠻狀如鳬一翼一目相得乃飛爾雅作鷽
鷽厄言以鷽鷽為灌灌之別名亦誤禽經鷽鷽之智不
如鷽周周之智不如鷽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
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鷽不
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

來來李歸唐惜養來來歲月深言失鷽鷽也王建失却
來來三日哭言失釵也

鷽鷽鷽也一名野鳬形似鷽而小江東呼為鷽鷽見詩
韻音釋

鷽鷽郭璞曰今江東通呼鷽為鷽鷽見詩

喈喈爾雅翼鷽名喈喈喈喈鷽也五色線又有鷽鷽其
聲自號形似鷽鷽

雙雙公羊注雙雙之鳥

盧甲甲伏卯草澤中惡姑乘其出易以已卯至化為雞

則皆惡姑也於是惡姑所在甲甲群而逐之獵者羅取
惡姑係其足而膠其索設於蘆葦中甲甲來膠不得解
併而取之玄亭開話

獸雙名

獸雙名者招搖往往姑逐徹徹空桑軫軫泰山猗猗
猗猗猗霍山猗猗放臯文文又南海猩猩北海蜚蜚余
攷山海經譙明之山有獸狀如貍而赤豪名曰孟魂其
音如榴榴然則榴榴亦獸也又枸狀之山有獸曰從從
煙山有獸曰倏倏踰隅之山有獸曰精精北海又有青
獸曰羅羅南海之外有三青獸相并曰雙雙叔歐國有

黑蟲如熊曰猗猗若蜚蜚北海之素獸也即所謂蜚蜚
距虛者佛佛如人被髮迅走食人見爾雅大傳曰成王

時周靡國獻之周書曰州靡鬻鬻者人身反踵自笑笑
則上唇掩其面郭璞曰臯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

有贛水以有此物因以為名俗呼之曰山都○往往伏
行人走食之善走辣辣三角一目目在耳後從從如犬

六足猗猗狀如豚而有珠軫軫音靈見則天下大水猗
猗音猗見則大旱猗猗音猗狀如馬羊目四角牛尾見

則國多狡客猗猗如狸白尾有鬣養之可以已憂文文
狀如蜂枝尾反舌善呼放臯或作牧或作効厄言作枚

似誤軫軫作軫軫亦誤

佛佛王會圖作費費王會圖又有生生都郭所貢若黃狗人面能言

雲南蠻人呼虎亦為羅羅見天中記

禹禹善知生死飲其血則見鬼草又說文禹禹侯屬獸之愚者

霄霄八哇國山中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捉以果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群猴食其餘

出韻府續編

食具雙名

楚楚于寶司徒儀曰祭用楚楚音制呼為椶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桓玄蓄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

客至不復拭手出以示之故多染汚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亭雙名

江西古諭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陳越侍郎提舉江西日蕭邀飲徧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

洞洞蕭為不憚三柳軒雜識

堂雙名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得而過寧訕毋諂坡翁為劉壯與作是是堂詩云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諂用脩曰永叔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誠取退之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自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何所不至

魚雙名

魚雙名者剛山蠻蠻洛水庸庸楊州禹禹余攷山海經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鬣首其音如吠犬不言魚亦不言何物他例言魚則曰中多冉遺之魚或曰其中多鯀魚然魚之雙名

者亦不止此如涿光山鰓鰓之魚少咸山鰓鰓之魚鰓踵山給給之魚俱見山海經庾氏穴池養魚以木為凭欄登之者其聲堂堂每憑欄投餌魚必踴躍而出庾氏之池出不投餌但聞策策之聲魚亦出是庾氏之魚可名堂堂辛氏之魚可名策策見化書○鰓鰓音摺狀如鵲十翼鱗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鰓鰓之魚食之殺人厄言洛水當作食水山海經曰檄蟲之山北臨乾味食水出焉其中多鰓鰓之魚狀如犂牛音如羸鳴給給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其鳴自叫

禹禹按相如賦禹禹魼魼郭璞曰比目魚狀似牛脾細

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

蟲雙名

蟲亦有雙名者。蟥名蜻蜻。見詩經註。螻蝦或謂之蟥。蟥見方言。混胎丈人。研魔還精符曰。螟蛉之子。蝦目蟹腹。即即周周。兩不相掩。是謂體同而氣異。山海經有虫名。重垂各有兩首。郭璞註。虹蜺。蜺也。音薛。隊隊形如壁。風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夷。緬甸諸國多有之。夷婦有不得于夫者。飼于枕空中。則其情自洽。合土官目。把富夷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見遊宦餘談。

山雙名

山雙名者。亭亭。雲雲。夫夫。山海經云。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手。操兩蛇。常游於江。洲有光。

國雙名

外國雙名者。蠕蠕。丹丹。丹丹。國出辟寒香。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述異記

一統舊志。貴州夷人種類非一一曰羅羅。

史記宋世家。西伯昌滅阮。阮國徐廣曰音者。

後周書外戚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

近漳南商船有往汶汶者。亦海外小國名。

草木雙名

迷迷。唐志。迷迷。香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迷賦。古詩。氍毹。吾水香。迷迷。艾納。及都梁。檿。檿。爾雅。楓。檿。疏。山海南荒。經云。有宋山者。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桎。註云。即今楓香樹也。
鎖鎖。葡萄。今關中有此。果味似葡萄而小。
鎖鎖。四絕。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見輟耕錄。○此疑別是一木。非生葡萄者。

男子雙名

男子雙名者。甚少。偶又得一二。人黑黑。唐太宗時。西域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見太平廣記
和和。唐代國公主適萊陽鄭萬鈞。無子。僧和和謂萬鈞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生兩男。萬鈞如言。施之。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出紀聞錄
開元時有僕僕先生者。自言姓僕。名僕。東坡有僕僕先生贊。

陶八八以碧霞丹授顏魯公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即言

後魯公為盧杞所陷縊死希烈敗逆英貌如生偏身金

色瓜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後有商人過之于羅浮

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蠶頭

馬尾真得仙也續博物志

飛飛建中初士人韋生遇一僧于汝州呼其子飛飛出

見令韋生斷之捷若猿猴彈丸盡不復中僧曰郎君證

成汝為賊也陽

落落李克用子見梁祖傳

張天覺詩土木形容殷七七水雲情性許閒閒殷七七

名文梓嘗自稱七七

元丞相答麻第雪雪為御史大夫

張三平字玄玄余遊武夷山至雲窩有一隱者出迎自

稱吳借借能詩亦能書居山中十五年矣不知何地人

也借借之名亦佳

女子雙名

女子又有張紅紅善歌舞每聽歌聲一遍即記節奏入

宮號記曲娘見樂府

樂天詩蘇家小女名簡簡張祐妻亦名燕燕東坡詩公

子歸來燕燕忙

危言張虞卿妓英英按英英楊虞卿小妓曰張誤徽宗

義妓毛惜惜按一統志毛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榮全

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

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

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

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後人為立廟此妓中所最

難得者因錄出之

陶館公主名施施宣帝長女成帝姑尚于定國子永見

本傳李鄴文有高妹妹七歲死節太常謚之曰愍妹妹

父濮陽守彥昭也詳鄴碑中并州于女子雙名載之詳

矣乃施施帝女妹妹烈女而不及何耶

元余忠宣女安安同母蔣氏死于并見張校死節記

唐李當當名妓也姿藝超流翻然若有所悟遂着道士

服有段天祐贈詩曰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

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蕭鳳

下綺窓雲散鏡驚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

頭

真真危言云沈將軍妾不知所出麗情集有柳將軍妓

唐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鄭調西都

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視之

卷終不息柳謂鄭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讀公一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即當送賀公欣然賦之云洞房出神仙清聲當管絃輕白帶調歌楊碧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公大喜俾真真拜謝鄭公至京拜伊闕令乃書寄柳柳即送真真赴約鄭既見執手而喜曰柳公信人也長吁一聲絕然而卒不得全好真真守節終身厄言豈因沈姓而悞耶抑別有沈將軍耶

唐文宗御宴宮妓辭河滿子是沈翹翹其詞云浮雲蔽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念君臣值奸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玉環遂問其由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自因國亡沒入掖庭易姓沈因配樂籍本

藝方響乃白玉也以響為槌紫檀為架制度精妙國所出以賜妾也乃奏梁州曲音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禁欲適人翹翹不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

秦誠聘之出宮之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數年之後誠使日本久而不歸翹翹執王方響登樓自為一曲名憶秦郎聲音悽愴方響應二十八調唐史

神雙名

人身中神雙名者三部一其中有神人衣赤衣長九寸

冠九德之冠着綠瑤之幘名曰啍啍肝中神人衣青衣長八寸名曰藍藍膽中有神人長三寸衣白衣名護護脾中神人衣黃衣長六寸名裨裨胃中神人衣赤衣長五寸名旦旦腎中有白人長四寸名漂漂見太清真入絡命訣

別名

韭生於陸謂之草鍾乳花生於水謂之水硫黃性皆煖宜衰老者服之博物志補

石菖蒲生石磧上一名昌陽疑之以層水曝之以烈日

歲寒猶青葱可愛本草云服之可以輕身韓退之故曰

昌陽引年也博物志補

牛亭曰芍藥一名將離人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文

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名忘思

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丹棘也青裳一名合歡欲蠲人之

忿則贈之以青裳也博物志補

杜蒙一名黃昏后山詩黃昏湯即此

附子一名溪毒見意林

說文解字云配鹽幽菽也三倉解龍字云龍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盆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冥果也

果幽寂冥果取名于幽冥見其與生寂生果異也

忽雷鰐魚也見洽聞記又因鰐魚吼聲稱琵琶故樂府

雜記有大忽雷小忽雷博物志補

水居一名魚伯大水有之狀如人乘馬衆魚為之導從

漢末有人於水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其

手足耳鼻極似人也博物志補

率然巨蛇也物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其中

則首尾俱至故孫子以此將之三軍果然獸類也人取

一果然則數十可至古人以此人心薄俗有不如者率

然見山海經云出常山果然見國史補云出揚州

莊子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吳錄地里志云九

真浦耳縣有獸名果然後魏也南州異物志云交州以

南有果然獸其名自呼尾長過其頭脅邊斑文皮集十

餘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煖姚令威曰魏鍾毓有

賦余讀我朝王文簡公淮應制賦果然則云娑羅之國

溟海東茲物於世不常有

肅然山名見武帝紀

不借草履也不托卽饅飴粉食也俱見方言螳螂一名

不過見禮記月令註疏不周風也易緯立冬不周風不

算莊子羊奚化乎不算不律筆也不其山也亦縣名如

淳漢書注曰不其山名因以為縣不夜城名亦縣名卽

今文登縣不來漢書封禪書注狸一名不來不更秦魯

四言不預更卒之事也左成十七年麻隧之戰晉獲秦

成差及不更女父不而韋皆縣名漢地里志樂浪郡

有不而縣古哀牢國漢武帝於此置不韋縣不第姓也

潛夫論宋不第氏不韋不空不惡皆人名不空梵僧玄

宗時泥龍止兩者平紀有劉不惡不洛酒器也樂天送

春詩銀花不洛從君勸馮王家有水晶不落一隻見清

異錄

李賀為白玉樓記集僊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樓記又

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河故坡詩凍合玉樓寒起

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乾腰子裴鈞大宴有銀河受一

斗飲器也

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天庭發雙華仙源彰陰邪清

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獨宋來子疑其僊人追逐十二

年此翁授以中仙之道乞食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也

手為天馬鼻為仙源註

爾雅云駒小馬也蟻曰玄駒夏小正黑鯉曰玄駒古今

鄒陽傳夜光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月名

夜光

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梁簡文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
魚腸金母之名

列子韓娥歌音繞梁樂書繞梁樂器也與笙篪相似宋
武帝大明中沈懷遠為之懷遠亡其器亦絕矣又楚莊
王琴名繞梁

古今注莫難珠色黃出東夷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莫
難

胡桃仁曰蝦蟆見酉陽雜俎

夏小正十月雉入於淮為蜃注蜃蒲盧也詩果臝實之
註果臝蒲盧也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沈存中曰蒲葦

夫容

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
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鉞如列星之行
山峯亦名夫容

辛夷

木筆名辛夷芍藥一名辛夷山海經

肥遺

大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大旱英山有鳥亦名肥遺食
之已癘

鵠

食蛇者名鵠食蜚者亦名鵠山海經瑤碧之山有鳥名
鵠狀如雉食蜚

硯

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唐李衛公收硯至多其尤
妙者名結隣言與相結為隣也拾遺太公金匱書曰石
墨相着邪心讒言毋得汙白硯其來尚矣

稱名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
謂妻也南史張彪傳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王魏郎
雜歲云家人有嚴君馬井竈之謂也是以父喻井竈故

東坡答陳季常書云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

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看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鄉里稱
妻井竈喻父甚奇

史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宛若祠之其室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索隱曰
今妯娌也楊慎曰先後兄弟妻宛若其名也

古樂府集砧今何在藥砧喻夫也

呼妻父為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
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進一階張說為封檀使
說婿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

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
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為泰水呼伯叔丈人為列
岳謬誤渝甚晁氏語

東坡生日子由婿王郎以詩賀云竭來冰叟來遊宦蓋
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時謂婦翁冰清女聳玉潤故云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
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賔退錄

古呼治獄叅軍為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
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

居為嘉名
最能負舟水手之名子美有最能行長年舟子之稱蔡

夢弼曰峽中以舟師為長年舵工為三老子美擬閻詩
長年三老遙憐汝

糯米

王君玉琪金陵飲酒詩云蜀江浪雪來天際一派泉春
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

擁劍

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云游魚擁劍來姚令
威曰擁劍彭蠡之類一鰲偏大故名非魚也

弩矢

金僕姑矢名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顛踣弩名
見晉令黃間亦弩名晉灼曰黃肩即黃間大者曰大黃
見李唐傳

盛弓弩矢器也國語曰兵不解醫於計切
弩矢服後漢禮儀志

相如傳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
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之箭服也

漢書輿服志抱弩負蘭如淳曰蘭盛弩箭服也風俗通
曰箭服謂之步于實曰今謂之步义左氏謂之冰注曰

橫九也廣韻謂之端邪凱曰杜預以冰為箭箭初疑其
不然及觀詩大叔于田抑釋擗忌注擗音冰所以覆矢

也馬氏云橫圓蓋也今韻畧注云箭房之蓋棚通作冰
乃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箭簾箭室○率皮篋盛弩也音服張安世傳
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公目風俗通曰白間

古弓名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

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
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

步搖後訛為慕容因為氏焉丹鉛

甲冑

鞞聲冑名即兜鍪

犀渠甲名左思賦戶有犀渠關君之甲見說文註

幡

吳都賦建祀姑注幡名麾旗屬○啓張旗名左傳取公之啓弧以先登

唐詩春樓不閉蕨蕨鎖又望見蕨蕨舉翠華蕨蕨旗名鹵簿中亦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蕨蕨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輶

輶鼓廓也見月令條輶鼓注輶斧柯也齊人謂斧柯為輶

夷庚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論旋皇與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夷庚者藏車之所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議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樽

柳嬰樽也曹植詩我有柳嬰歟藤輪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輪

綠沉

綠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兩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真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沉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

秒忽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

衣船

標紐為衣船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桃笙為簟柳詩蒲痛桃笙安可常方言簟宋魏謂之笙其自關而西謂之折其處者謂之簟條

落霞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為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今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解勃文殊可笑茲錄之特以見飛蛾名落霞耳

柘落著角

栝落盛栝或謂之豆筥著甬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筥或

謂之簾炊籩謂之縮或謂之簾或謂之匡籩

籩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塙居確機確自關而東謂之挺

礎或謂之礎言皆方

筥

葦方筥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筥為粧具下

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筥固歟篋也今珍用之

此天下人皆當有罪歟於理官也

櫛櫛

櫛櫛涼笠也以竹為胎蒙以帛若涼傘簷戴此以遮日

程曉伏詩今世櫛櫛子觸熱到人家

金吾

棒者崔正融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

為之黃金塗兩足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形似

輻故曰車軸曹操為洛陽此部尉乃懸五色棒于門以

威豪猾馬中義

錠

燈一名錠無足曰燈有足曰錠見呂靜韻集

竿

竿一名魚鬚子虛賦靡魚鬚之曲旃注魚鬚竿也

竿一名魚鬚子虛賦靡魚鬚之曲旃注魚鬚竿也

聚雪

陸魯望幽居賦著名聚雪琴號落霞

瑤珥

巫覡號曰瑤珥見本草不知其解覲音隙

僚風驚月

僚向也二者鳥鵲之類駱丞詩僚風帝迴日驚月達疏

枝

喚起催歸

二鳥名韓退之詩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斜

鬱鬱蒼來

公鬱鬱一作郁蒼來音易亂史記郁鬱

來聲相近也

繫迷

繫迷駭馬無當於車按檀打可以為車檀與繫迷相似

又似駭馬故里語曰斬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繫

馬梓榆繫迷一名繫迷

現邪代醉編卷之六終

現邪代醉編卷之六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名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經傳立名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或云
毛公嘗為北郡太守玄是北郡人故以為敬何休註公
羊傳曰何氏學或云休謙詞受學於師也見博物志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陸文裕公曰先恭兩漢間書名爾曰故者如毛詩故
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

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魏

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
曰字義聞章曰分數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

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

川土壤州縣鄉洛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
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

之也戊戌歲借錄於李文選閱先其書願與朱傳不合

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

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

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注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
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謝該通解左氏
疑滯名謝氏釋

石經

方仁聲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
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
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石經相
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篆書必魏世所立
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

復為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

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為蔡邕所作

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

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

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公鳩集所餘十

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

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

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
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
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

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
碑等各號者魏世用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
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
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
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
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
其於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
知矣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
於夷狄荒唐亂世之言晏然享天下厚奉歷千有餘歲
而未聞遭詆訶之厄彼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
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寶
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
有志於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泊宅編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石
立太學門外晉惠帝時裴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比史
劉芳傳芳造石經 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
質焉號劉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
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孟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宋石經胡恢所書蜀王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
楊用修云漢靈帝光和元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太學講

堂前此初刻也熹平四年帝許蔡邕等之請邕自書丹
於碑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
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
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
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
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

丹書

用修云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
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
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
律緣坐沒配為樂工雜戶者皆以赤紙為籍其卷以鉛
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
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
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
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余按用修
之說甚善然以左傳斐豹事及魏律證丹書為刑書則
似未確蓋丹書乃黃帝所以自警戒勝怠數句名曰瑞
書黃帝既作戒于丹書又作中几之銘又命孔甲為盤

孟等銘以稱縫其闕是丹書乃歲銘之類以丹書之故
成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周公舉此告王而王聞書之言
惕若恐懼退為戒書几席盥盤戶牖觴豆莫不有銘亦
如黃帝中几之有銘也蓋著于器者為銘書于策者為
書總是一物原無刑律之說用修之言似牽合耳然其
意則善之善者也

史記太任生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
赤爵嚙丹書入於鄴止于昌戶其書云然則丹書者
黃帝瑞書而赤爵嚙以授周為周之瑞其非刑書明矣
若刑書自是丹書不可強同

漢高紀丹書鐵券然則封功臣亦以丹書丹書之不可
強而一此又一證

太公丹書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甚備悉錄以遺好
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
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帝之道可得見與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
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
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

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
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以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
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
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之銘曰皇皇惟敬 生敬 生嘏 戕 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與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
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
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
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戇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履之
銘曰謹之勞勞之富觴豆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
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
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教以先時劬之
銘曰帶之以為服勤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予之銘曰造矛造
矛少問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
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
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

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

群書注中載武王銘又多與大戴禮不同後漢朱穆傳注引大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斜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

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簪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斜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履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志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視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

事有常賦歛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叅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又考古今原始載黃帝中几之銘曰毋掩弱無侮德母違同母傲禮母謀非德母犯非義此成周諸銘之始併錄於此

易林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珊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隅撓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莘就蓼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即詩人寔憂靡所騁之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鷄為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羨吏隱也五婆解墮頓斬獨宿憂為身福喜遠色也環緒倚釵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敝苟在梁魴逸不禁刺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煩

感戒多門也東風啓戶隱伏惟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
華不得實疾佞蔽也他如張維搏鳩鳥羆其災如從蜎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
舜所居如酒為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為智女如齟齬齧貧鬼相責如鳬雁
啞啞以水為家如精誠所在神為之輔如躑躅踟躕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脂多脂如戴瓠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為海如方口圓舌為知樞門如九雁
列陣雌獨不群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
馬蜿蜒其語尤奇山齋雜錄

東坡全集

卷之九

九

楊用修曰焦氏易林西京文字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
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
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
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妾如齟齬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
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
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
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
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
我胸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

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
睽九雁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
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鸞生鵠又文
山鴻豹肥脂多脂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為鴻之豹猶
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鴈如旦飢即詩怒
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
韓詩合可證調飢為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
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
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
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
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維
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辭登大
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為修辭之助而已

汲冢

汲冢周書乃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得之其文甚奇
而古雖間有駁者要非先秦以後書也周祝解曰角之
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又曰狐有牙而不敢以振
勢居小者不能為大又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
誰死誰生又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日雄維彼

忌心是生勝銓法解曰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武順
解曰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萬川東流人道尚
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
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命訓解曰正人莫如有極
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
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其言皆近道若克殷解世俘解
所稱斬射之酷馘俘之多不經甚矣山齋雜錄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尤異者穢人之前兒也良夷之在
子也周頭之輝玄也義渠之茲白也史林之尊耳也渠
叟之鼯犬也樓煩之星施也蜀人之文翰也夷之閭采
也康民之桴茲也州靡之費費也都郭之生生也奇翰
之善芳也高夷之嚙羊也不令支之玄模也不屠何之
青能也數楚之每牛也權扶之三目也前兒若獮猴立
行聲似小兒在子獸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霍鳴輝玄
去羊也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者身若虎豹
尾長三尺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星施者珥旄也
文翰者若鼻雞聞采生火中色墨面光其堅若鐵桴茲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費費即山都也生生若黃狗人
面能言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嚙羊者羊而
四角玄模黑狐也每牛者牛之小者也玉之有光明者

曰三目其形甚小嗟乎明王之世貢有經獻有令而又
何用此異物陳於赤奕陰羽之前乎其為後人之後言
也山齋雜錄按史林當是夾林尊耳當是酋耳獸身人首當
是鼯身令人不昧當是不昧善芳一作孟芳亦奕奕帳
也陰羽陰鶴也以羽飾帳也然王會異物亦不止此如
揚州之禺禺也俞人之雖馬也且旼之文蜃也共人之
玄貝也海陽之大鱗也區陽之鼈封也獨鹿之叩叩也
白州之北閭也魚復之鐘牛也禺禺魚名解隄冠雖馬
一角大者曰麟文蜃大蛤也玄貝黑貝也鼈封若鼈前
後有首叩叩獸似距虛負厥而走北閭其華若羽伐其
本以為車終行不敗鐘牛鐘而似牛形者乃其四夷國
名亦多古奧如以肅慎為稷慎韓穢為穢人樂浪之夷
為良夷東甌為且旼吳越之蠻為共人高句麗為高夷
至于自深貢柱規矩以麒麟西申以鳳鳥丘羗鸞鳥巴
人以此翼鳥方揚以皇鳥皇鳥配鳳者也方人以孔鳥
孔與鸞配者也卜人以丹沙倉吾以翡翠翡翠者所以
取羽其國名皆異官有彌宗郭叔為天子景幣要服之
內曰比肥外臺臺四隅張亦奕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
命之曰爰閭注侯稱爰末篇引伊尹四方令內有江歷
龍角注江歷珠名龍角龍解角也其夷有正北大夏句

奴樓煩月氏東胡等名與漢書同其來舊矣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輔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今錄其可取者與今傳不出者于此也六三象曰即庶無虞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誤作言此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隨大亨利貞無咎注相隨而不為利貞之道也今脫利字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作小利剥豕曰剥剥落也今脫一剥字无妄彖動而愈健今脫一愈字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脫一亨字大過九五老婦得其少夫定本少字蠱傷類于士字遂悞為士夫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大壯六五喪牛于易今作羊大壯之義莫先于牛義可見矣明夷上六至晦今脫至字悞增不明字蹇象君子以正身修德今作反字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作無魚姤女壯勿用取豕曰姤遇也彖遇剝也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繇辭取字下多女字彖辭取字上脫女壯字取字下多女字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九五似杞包瓜今

作以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脫風字婦妹彖女歸吉也多也字六五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多也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旅初六斲其所取災斲賤之義今作斯此之義巽彖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句誤作註渙彖辭利涉大川下脫利貞字節彖辭中正以通下然後乃亨也一句悞作注中孚彖豚魚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作已上繫辭不見利不動今作勸字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作與字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說卦乾以居之今作君字序卦始生必蒙今作物字蒙者蒙昧也今缺昧字此者親比也今脫親字雜卦蒙推而著今作雜字道藏中有此書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泰六四象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作失字蓋下是坤位本實之處故曰反實

乾卦其惟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句始作聖人見

陸德明釋文

有所疑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是陰盛抗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徑路必為布置阻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

何天之衢

何天之衢亨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俞玉吾集說引晦叔王氏曰荷當作行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

坎不盈

坎不盈祇既平祇鄭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晉如鼫鼠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三四五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艸指為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其來復吉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唐李鼎祚本有無所往三字

漸之進也

瀘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而名兩卦者晉進也漸非進以漸而進也之字當作漸字

坤為柄

俞氏曰柄當作杓杓性圜轉而曲坤性執方而直故乾園坤杓相反也

說卦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龍荀爽九家集解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演易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離初離初離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

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卦爻名義

易者廬壘之名守官是矣

守官即蜥蜴也與龍通故可

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

易者茅犀之名

名狶神是矣

易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狶神犀形獨

角知幾知祥是則易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

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

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杖

也木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

也所取於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解

楊用修曰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

杖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竊謂卦者圭也古者造律

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

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

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證義也古云圭

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為義從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

諸卦反對

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

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

之元本云太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

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順養

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

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

煥然若合符節矣

尚書錯簡

洪容齋曰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至于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以

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

五福之文者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余今考之似是又曰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今考書註亦云又曰武成一篇王荊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志然後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粲然不紊今書考定武城與此不同然亦有理

晁景迂經說

晁以道易規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化之類非一未常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剛承柔則吉柔承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非此說雖與諸儒大戾然易者隨時變易之意若

以一法觀易似失變易本旨晁說未必無見

以道之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彘于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為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拏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足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象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

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觀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為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

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矜候人永綠之序駢蔓無益摻木日月之序為自戾定之方中木火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語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說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洪景廬曰晁所當是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隱穆公之業日稱兵于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傳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

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詆厲以申佗亦為不可按景廬議晁二說誠是然朱子註說當時多不取小序則晁之諸說或亦一見因錄之

二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

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引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麗於地服牛乘馬為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寅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驪如天地網緼為壹縶縶有衣柳為衣絮用極馬壯為用拊僅牛之牯為之告古與切角著橫木所以告也已事過往為已事以往客

為避嗜乾載為食為的顙為駟維而不越為越再三寶

為驢夫乾確然為崔然書晉卦為晉巽為驛良為邑引

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寂

人為諛人_{也諛問}無若丹朱傲為果捷以記之為遽如顛木之有由藥為邑擲云邑木生條也从由弓聲孔直訓作用非方鳩僇功為傍救期三百為稊藻火粉米為粢

火粉米我興受其敗為受其退平秩東作為平艸直質反五品不孫為不慈又作唐書濬畝澮為容稽疑為卜曰貞曰悔為卦哉生魄為生霸普伯切斷斷猗為詔詔猗今汝聒聒為慇慇有夏氏之民叨憤為蟄蟄讀若擊

杆我於艱為救我在後之伺為在夏氏之詞尚不忘於
凶德為上不暮時乃糗糧為餓殍教胥子為教育子至
于屬婦為嫗婦婦音新有疾弗豫為不愈我之弗辟為
不僻又圍圍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擬及以
相陵機維緇有稽多巧言及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負
求得之傳岩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引詩既馮既禱
為既祠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援草為憲草牆有茨為
有聲棘人樂樂為鬱鬱江之永矣為萊矣得此感施為
醜亂伐木許許為所所僊僊侯侯為伉伉侯侯彈彈駟
馬又作彥彥赤鳥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音怪民之方殿
屎為方唵唵混夷貽矣為大夷咽矣陶復陶穴為陶窳
其會如林為其檜國步斯頻為斯噴滌滌山川為薇薇
憂心悄悄為忉忉从火千聲直蕪切公尸來止熏熏注
和說也為來燕醺醺嫗嫗在夜為斨斨在穴納於陰陰
為媵陰髮髮如雲為今髮注稠也屢舞 為娵娵注
即移切桃之夭夭為娵娵注女子笑貌亦有和娵字作
鬻會弁如星字作體禮記質明作晰明又有知天文者
冠鵠左傳女摯不過棗栗為栗栗从木辛聲側說切謂
之饗養為鈐諸侯敵王所愾為餽龍凉為隴涼莠夷為
發夷圭寶為圭翁澤之萑蒲為澤之日藥衷甸兩牡為

中仰一轅楸樹藉幹為楸部薦輸公羊闕然公子陽生
為規然注火冉切暫見也國語觥飯不及壺食為飢飯
不及一食論語弄善射為習善射文質彬彬為份份荷
蕢為荷史襲裘為結衣又有踰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
而來為源源音願徐也接浙為澆浙其兩切乾漬米也
成甌為甌曾西艷然為狀然从欠未聲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慈為是念
經傳考異
隨筆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
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者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見景
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在治忽今
文作采政忽史記作未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
忽鄭康成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
此于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是期旦冬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
漢五行志作涼陰太傳作梁闇于若觀火周禮注謂今
燕俗名湯熟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
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夷天難謀王莽

傳作天應集註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

戰國之晏晏行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休晏晏之晏無逸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

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昉大傳作

鮮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祥刑哀矜折獄漢

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愆民天齊子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陽尚書

母虐焚獨而畏高明太傳作無侮鰥寡而畏高明

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

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魯字費誓

序東郊不闢說文及古今字謂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

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為開

泰誓古文作大與大誥同晁氏曰開元問衛包定今文

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謬矣孔氏古文注大會以誓衆

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兩曰濟曰圍曰蠱曰剋詩齊子

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圍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

有五曰圍注云色澤光明孟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

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鄭以賈氏所奏古文尚書曰滄

曰罔與周禮注同

論語釋文予有亂臣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

亂十人無臣字

韓子云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安可無也當作無

為書為治也言不如不讀也

戰國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

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

爾彼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

漢人引經

何子容曰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尚書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王嘉引之作無傲佚欲教與數字意甚相

遠而教之意為尤長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劉愷則曰

上刑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

蕃時雍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書平章

百姓史記作便章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鄭玄

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賈山作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楊秉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詩大夫

是祿蔡邕傳作天天是如詩彼岵矣岐有夷之行朱浮

傳作彼岵者岐有夷之行禮記訪記曰君子之道譬則

坊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繆亦不為無之又不可以漢人所引為是蓋各得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石經異句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畧記之如書女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此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中爾謂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糲不糲子路以告孔子撫然今作糲而不糲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所已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韓退之論語解

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吾吳南潯都氏家藏古本韓文中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謂當作為言冉有為太山非禮也宰予晝寢晝當作晝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人之生也直德字之誤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子所雅言言作音字之誤三嗅而作嗅當作鳴鳴之賜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死當作先浴乎沂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時當作待鄉原德之賊鄉原當作內柔以上諸說朱子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退之有答侯生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周禮

王文恪公曰常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若族氏掌覆夭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夭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草莽以薰蠹虫蜃炭以攻蠹虫牡鞠以瘠龜鼃牡擇牛貫象

齒以殺水虫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
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期年而至國指
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
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城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
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材多藝孔子謂之才之美其謂是
耶震澤長語

麻衣心法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掇於老佛醫卜之
說然其立論甚奇如謂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
無於周禮注脚下盤旋周禮猶謂之註脚况後世之紛
紛乎卷之九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
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葦宇宋乾
道中南詔使者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
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
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
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聖天子德威遠播梯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有隨王
帛而來者此千古大快事也

帝王遺書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顏頊曰至
道不可道也至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
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吾非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
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嘗曰緣巧者之
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
脩其財而身尊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于
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
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
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
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
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
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
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
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
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
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
而就火之於室也可以見小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

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

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明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

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

子尸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則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說宛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驪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聖賢遺言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見尸子曾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見金樓子呂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孔子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不絕於耳政事惡諱而善肅說死曰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沸政之諱也甚矣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恠諱名李固奏記梁商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威

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

可以觀美見大傳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正此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

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

喙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孔子

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

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余

口張不能喙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餘糧棲畝本於此

河間獻王曰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說苑○按論語乃冉有事今日子貢記異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大戴禮宰我云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見公羊傳

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魯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博物志又

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大戴禮

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

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教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

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漬

來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

澆浙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接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

楊子脩身篇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見坊記鄭注今

本云五十而慕

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皇甫謐注史記六國表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

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

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又曰堯

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弗思之耳又曰吾於河廣知德

之至也今本無

意林孟子曰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

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上二句

說苑孟子曰人皆知其田而莫知其心其田不過

利苗得粟其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其心博學多聞何

謂易行一欲止淫此等語似非孟子口氣鮑照河清頌

引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

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

生失之若其死

三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為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

逸禮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僞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列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

白虎通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

逸論語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璣魯之寶玉也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璠若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璠璣收猶暴飲中原也皆揚虎欲飲平子一事

說文引逸論語如王之瑩又玉璠之璠其璠猛也

逸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營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旂詰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亡恐未然賈子君道篇引書曰大道重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亦逸書也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亦逸書也說文逸書不列不列以成鳥獸又士民分之标注均分以祿之也讀若箕又朕實不明以俛叔父

孔子三朝

王伯學紀聞載孔子三朝一書引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凡七篇今不知世間有此書否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裔民執功百草咸淳馬融廣成用蜚征本此虞戴德篇曰昔商老彭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仲虺不知何人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禹碑

凡七十七字文云承帝曰嗟異輔佐卿州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與又旅忘家宿嶽麓展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仲程鬱塞昏徙南濱行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寶舞永存此揚用脩所譯一本略有異同今與古文併錄于左

飫歌

武王克商作詩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以爲飫歌名之曰支禮之立成者爲飫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武周制作大備而遺訓尤詳於歌咏所以入人深而歷世長此詩不見於雅頌作於克商之後亦可以見應天順人之舉不得已也